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〇册目次

史部・別史類

季漢書六十卷正論一卷荅問一卷

〔明〕謝陛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季漢書五十六卷》提要

季漢書叙

季漢書者新都謝生少連取陳壽三國志而更張之以蜀為漢以吳魏為世家以其臣為外傳以無所附麗者為載記為雜傳以系于漢者為本紀為内傳蓋純然以正統予漢以僭竊斥吳魏矣稱季漢者以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及後主

謚忠武詔策言建殊勲于季漢也書雖因于陳氏而其所錯綜擬議辯名實覈是非酌豐約審徵闡不但竊取其義而且損益其辭則少連氏之所苦心極力歲十更而草屢易信陳氏之忠臣而史家之正印矣書成將懸之國門而先以示余曰子史官也史之瑕瑜得失于子

裹焉能無為吾一言余受而讀之歎曰漢魏之際世運一大變也盖自漢而前得天下者有征誅而無簒弒間有簒弒亦名之曰簒弒耳至魏氏父子幽縶其君戕其君后而奪之位乃自詭于禪讓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歷五季唐宋凡竊國之盜皆祖其術以唐虞聖帝揖遜

之盛舉為亂臣賊子攘奪之先資恬然相襲不知怪也故夫漢以上簒臣少以其跡顯而其勢有難以徑遂漢以下簒臣多以其機秘而其辭有可以諱避此操丕之逆為千古之魁首也以吾夫子春秋之法律之其為誅討不知當何如者而陳氏徒以魏晋相承之故乃使其

正帝號承漢統偃然得附于神明之祚而涑水復以其私伸魏而抑漢史家謬戾至此極矣襄陽紫陽後先矯正于是魏氏父子詘而所謂漢統帝號神明之祚者舉而歸之中山之帝裔偏安一再傳之蜀而世共稱快也然陳氏之書世稱其簡質善叙事自史記兩漢書外此

為巨擘徒以統緒舛錯為正論所不滿而其所為三國之名稱鼎足之基業臚列瓜分于一家之言者卒莫之能合以故操丕之罪若誅而不盡誅而赤帝如綫之緒寄于蠶鳧之區四十餘年而不墜者若伸而不盡伸今謝生此書行于是魏氏父子愈詘國不三而足不鼎向

之臚列瓜分者較然辨黑白而定一尊而世愈稱快也嗟夫此豈一人之私一己之見足以易千百年來天下人之耳目哉綱常禮義之在人心不可磨滅故雖其人之智力雄暴能刼奪神器一旦加之以甚醜而不得不受雖其人之困敗危弱不能自存一旦抗之以甚尊而

亦不得不受此天道也蓋周之東遷至孱矣號令所及百里而近然夫子必尊而奉之列國僭王之上而春秋一書蘇氏徒知其以天子之權予魯耳不知夫子蓋慮夫射肩問鼎之徒或斬周之祀而魯為文武之子孫即起而繼周無不可者故曰吾為東周不言魯而言周此

春秋之微指也善夫謝生之言曰孝獻昭烈一可當周之赧一可當周之魯彼吳魏者不過秦之惠文越之句踐而已以此斷三國事真與春秋合矣而或者猶以封彊之大小統馭之完缺為疑至近世趙文肅著統論乃謂三國既裂九圜不綱昭烈雖賢史臣不能先天而與

人以統若深病朱元晦帝蜀之非者亦獨何哉然則謝生者又紫陽之功臣也抑余於是有深慨焉宇宙間惟治統道統相提為兩大事治統紊則亂賊肆道統紊則異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統之害及于人心世道者尤甚今正教衰微諸以詩書起家號稱孔孟弟子者皆推

崇二氏貶抑尼山使洙泗之真傳幾等
炎劉之厄而流沙天竺家言其凌駕吾
道不啻如吳魏之抗衡也其爲誕謬乖
剌寧不千百于陳壽哉儻有如謝生者
鋤而闢之斷斷乎春秋之所予也余愧
未能余日望之矣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
郎前左庶子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侍
讀纂脩
正史管理
誥勅
東宮侍班官福清葉向高撰

季漢書叙

昔宋涑水氏纂述資治通鑑嫡魏廢
昭烈正統濇襍識者譏焉其原盖出
于陳壽壽之爲三國志也僴然以正
統予魏壽晉臣也晉承魏禪尊魏所
以尊晉也然其書尚以三國爲名三
國敵體之稱也壽亦心知漢統之必

不可奸而其勢又不能不尊魏故特
存敵體之名以見意然使後世憒然
于嫡庶之辨而因以開夫亂臣賊子
竊鈎問鼎之謀則壽寔爲戎首矣新
都謝生少連發憤五車博綜群史謂
陳氏予奪舛謬不可以訓世於是發
憤著書窮年矻矻數易稿而始就其

書以嫡統予昭烈以支庶分魏吳作孝獻昭烈後主三帝紀以明一尊而以諸臣之翊戴漢室者為內傳以附之作魏吳世家以明僭竊而各以其臣之推波助瀾者為外傳以附之又作表呂諸雄載記以存一時崛起之跡而亦各以其臣之追非孰惡者為

襍傳以附之名之曰季漢書蓋取後主詔策之文并楊戲所作季漢輔臣贊而定名也其思苦其力深其文錯綜離合于陳氏舊史并裴氏舊註故簡質而不俚其事貫穿上下于范曄習鑿齒以及張敬夫朱考亭之紀述故詳贍而有體不特可以糾陳壽之

謬亦可以正涑水氏之失不特可以正涑水氏之失亦可以竟劉知幾范祖禹謝翱諸君子未竟之業斯不亦稱藝林之鴻寶史家之正鵠也哉而謝生又言季漢四十餘年君臣行事紀載尚虞疎漏而武侯勳樹爛焉南服嘗擬西走蜀南走滇歷覽遺蹤幷

及金石殘文或故老口實庶幾採掇一二舊事以補成書闕略余聞其言嘖嘖歎賞蓋謝生力以明統緒刈僞亂為已任故用意詳密若此非夫世之茍且一編以幸終事者所可匹埒也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丕權僭王于法決當討陳氏阿賊黨逆擅

更正統其所著僞史于法決當黜今
主上稽古右文業
詔北雍繕刻前史儻是編一旦得塵
清燕之觀犁然有當于
上心特
命列之學官以代陳氏僞史此亦千古
人心所同快者余何幸旦莫遇之

賜進士第右春坊右中允掌南京翰林
院事前翰林院檢討直
起居注編纂六曹章奏同脩
正史管理
誥勅
經筵講官西京王圖撰

謝氏季漢書序

昔者仲尼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明王道叙人紀垂萬世法自其時及門之士不賛一詞左氏僅爲之傳而漢司馬氏作史記其自叙則曰有能紹明世繼春秋者意在斯乎何其去聖遠而自任篤也然則司馬氏之志於是爲不可幾已司

馬氏又曰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爲人臣子者不可不知春秋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嗚呼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曷甞不由禮義之失得哉夫惟禮義亾王迹熄有國家者以智力持世執史筆者以成敗論人遂使僭僞之跡爛然溢世名分紀法幾爲棄物則何怪乎盜竊

亂亾之相尋而不已哉故史法之壞起于儒者見義不明而其害乃在世道以空文貽實禍至烈也今夫漢統之正上繼殷周四百季閒王莽一竊其璽而光武興當塗再移其鼎而昭烈奮其仗大義以起事由宗哲而纘緒一也而論者徒以基業之宏隘謬為軒輊竟謂峨峨

之疆不足杞漢配天寧以其統予曹魏棄同即異背順奬逆不已甚乎是故陳壽之書簡而質雅稱良史才而終不見予于君子者此也且壽既帝丕而紀魏矣復以三國名書進退失據夫其私心亦有不自安者歟習襄陽别之于前朱紫陽格之于後編季之大義既明而列

傳之詩辭未易尚使僭偽之編瀆亂正史此誠千古之關典史官之墜業有志于春秋者所必正也友人新安謝少連氏自蚤歲嗜學于書無所不覯而尤邃于史慨然顯黜陳志自為季漢一書余得而讀之見其義例森嚴體裁確正離合進退備有微旨信乎其有司馬氏之志

而得春秋之遺意也蓋至是而正論始盡伸僭瀆不復容矣書所以名季漢者蓋以王澤斬于桓靈神器戕于董卓孝獻立而後神人有主社稷有奉凡曹魏父子睥睨而久却昭烈君臣之正名而討賊皆以有孝獻在也故初平炎興寔為終始苟天命未改人其遽而奪之苟

大義有歸天其遽而棄之方其在許則天之所以畱漢統也及其在蜀則漢之所以寄天統也托始之義斯已精乎凡為帝紀者三為內傳者十有七扶微繼絕之業忠臣義士之志盡在是矣降二方于世家黜其臣于外傳復為載記為襍傳以志其不成為漢且不成為魏吳者杜預所論春秋之旨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者庶幾有之嗚呼備矣陳子曰余讀謝氏書而知為史官者尤不可不知春秋為史官而不知春秋未有不蒙黨惡之誅者也彼夫儕竊之雄既已公然為政于天下而我復操筆而佐其後後世且豔慕而稱之是俾

羿浞爭驅而操莽接踵也陳壽獎篡之罪浮于華董諸人謝氏反正之功光于出師二表矣余懼讀謝書者徒以其傳習舊聞錯綜往事或嘉其言而不察其志畧為序之云爾

萬曆癸卯孟秋望日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高安陳邦瞻撰

靜滄洲之學則小苦樂而紀於欽乞
而後知傳者之作用在褒貶而貶不為
褒諱善而善不為諱其直以正統即
學脉所系閔系力焉故因論其之法次
之大較如此余又聞論史之書後而論
最井程巨源輩讆理具成醖酒為
本贊一時所便為貴至謝啟陳氏三
古人以所取嚮公天示激權矣也因附
書之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謝興祝
世禄撰並書

季漢書自序

夫子于易詩書禮樂均任其述而獨作春秋故曰吾志在春秋也顧當其時周室衰矣異姓諸侯置弗論矣諸姬之國吳強而盟會不通晉強而政權不一亦姑舍是魯雖弱姬實秉周禮且有舊史可以取裁矧是周公之胤而同姓諸侯之大宗也故又曰吾舍魯奚適矣于是以天王尊周以宗國主魯以列國賓諸侯而春秋成焉弟子左氏乃為之傳爰肇編年之體其後荀悅袁宏張璠鄧粲各以一代之史遵之迄涑水氏考亭氏方合歷代之史而成通鑑綱目矣司馬遷崛起立家特創列傳之體而班范以

下諸史又遞導之陳壽亦其儔也夫三
代而下漢得天下為正卜世歷年強半
于周雖至三國鼎分而孝獻虛位猶號
天王昭烈偏安猶稱帝冑若在周季一
則為周之赧一則為魯之隱彼魏吳雖
強毋論非魯尚非晉吳不過秦之惠文
越之句踐而已藉令夫子而作漢春秋

斷然以正統予昭烈矣况忍奪孝獻三
十年之帝曆而亟以予曹操乎異哉陳
壽既嚥諸葛責辱之讐復阿司馬繼統
之旨遂夷孝獻以帝曹操歷紀五世馴
漢為蜀從而冠之涑水祇緣先世典午
之後因循不改章猶格帝操而始帝丕
更反蜀而仍為漢此亦其公道之有在
也先是范曄作後漢書不聽陳壽所擾
奉帝曆以歸孝獻其中書法大略與班
史前漢之季相似庶不倍春秋之義善
乎習鑿齒之作漢晉春秋也若曰曹氏
漢賊耳二帝漢宗也堂堂有晉公為漢
室刈曹而于一年無統之中直接其統
安得云魏晉相承而曰魏晉春秋乎此

于春秋之義深為得之惜矣涑水賢者
而所見僅同范氏不及習氏也張栻作
經世紀年直以昭烈上接孝獻為漢而
列魏吳于下方考亭綱目因之帝昭烈
而寇魏吳是皆陰刷國志之陋顯釐通
鑑之訛即二子生平服膺君實而于此
確有所不惜焉編年一史則二書固已

大正名分括張鄧諸子而接左氏矣然而三國志竟與諸列傳之史列在學官劉知幾持論徒託于史通范祖禹陳亮欲改而未暇蕭常作續後漢書楊奐然駁正漢書謝翶作季漢表而俱未成逮

至

昭代作者如林雲蒸霞蔚諸集竝出諸體並工無不家擁連城人懷綆水而獨于史學大是寥寥近世如武進唐順之南昌魏靖國建昌鄧元錫錢唐邵經邦亦皆倣鄭樵而合列傳之史以成一書欲以配涑水考亭二史其于三國之時稍稍裁易尚未犁然顧皆未嘗獨改國志爲漢書也遂俾塾童里老漫藉俗史

快爲口實而靡聞學士大夫稍窺正史甫及此書而即屏又有騷人詠客沒溺三祖陳王鄴中諸子之才華亟尸祝之而罔辨故雖以陳志之簡質可以濟美扶風而卒不能使人人閱之者徒曰列在學官而實常束之高閣耳是豈特季漢君臣之不幸遭其貶黜久之始明而實亦陳壽之自不幸爲此悖史以永遺後世之棄捐矣乎余髮覆額即耽繙史一閱及此不勝拊膺猶然愛其文章而且亮其遭際故隱忍終篇而更不嫌屢展卷也竊不自量乃即其書而宰割之綜其實事削其誣辭易其名稱彌其脫落斷自孝獻皇帝起直繼以昭烈皇帝後

皇帝尊漢三朝為帝紀以漢室諸臣為內傳等魏吳二國為世家以魏吳諸臣為外傳别袁呂諸雄為載記以田陳諸人為譙傳仍訂定裴松之註參傳其中題之曰季漢書葢十餘年于茲易草者數矣嗟夫此豈余小子一人之私心又豈今天下一時之公論固常摽陳壽之

隱衷于其微言别例亦有自不容泯者當時公論自典午以還其所左袒于昭烈忠武關張者豈不人人然乎但未有為改正之書泯使昭烈稱僭主炎漢呼偽朝忠武被冠名關張諸臣蒙賊號歷千載以至今日尚未昭雪而陳壽失圖曲筆身後孰與贖愆兩者均如數有所

待則余小子其何辭焉敢謂尊漢予蜀紹明尊周主魯之法而其志則不敢自信于夫子矣客有朔余奉心張朱摘指司馬余亦所不必避而竊欲于列傳之史接踵范氏春秋之義比肩習氏奚不可抃陳壽有知固當心服地下矣書成引其大端而節目數十則具于續簡

萬曆壬寅年長至日

季漢書正論五篇

正帝曆第一

論曰人主居位享國曰曆其在天子則曰帝曆而王公侯伯不得干焉即使彊臣擅實弱主擁虛而曆數未終年號仍屬史官豈得輕假魯昭公失國八年無主魯史不以季氏紀年也周赧王失天下三十五年無主周史不以秦伯紀年也夫以二君播遷降屈俱不在位二史猶然虛以待之矧夫有國有位者乎孝獻雖云弱主然而稱制則天子也曹操雖云強臣政權一歸其手儀注一如至尊然而魏臺始建僭爵爲公進爵爲王北面没身未篡天子之位追

至後嗣篡成追謚曰太祖武皇帝而已陳壽奈何遂作魏武帝紀而以漢獻帝初平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盡屬之於其下乎甚矣其悖也上於魯昭周赧既已不協從此而下宋武帝齊高帝梁武帝陳武帝四君終篡帝位而當夫四臺始建史官猶以弱主紀年不遽斬以予彊臣待其即真改元乃始易書也至於魏氏更有可言曹丕篡漢位僅七年曹叡繼之僅十四年二十年間可筭魏國耳曹芳以廢曹髦以弑曹奐以亡所紀二十五年之魏皆司馬懿與師昭所有何啻曹操在獻帝時陳壽曷不斬正始以後之元遽以歸晉如魏武故事乎迄至唐室君臣晉書雖作晉宣景文紀其實傳體而未奪魏氏紀年也古今史官無如魏收之穢所作魏書盡以追謚諸帝作紀然而南北兩朝各君其國各紀其年不相凌奪即收亦何嘗斬司馬氏以予拓䟦氏乎甚矣陳壽之悖也范曄後陳壽而作後漢書以魏還漢斯卓然矣余所以斷自孝獻皇帝起者非於范史屋下架屋正以削國志之武紀以正孝獻之帝曆耳

正帝系第二

論曰司馬光作通鑑至昭烈而有疑族屬疏遠無可考據因而黜爲僭國不以正統予之駁之者曰以千載而下之

宋儒欲考千載而上之漢譜誠亦難矣然而何必考也昭烈忠武初見隆中一則曰孤漢室宗子一則曰將軍帝室之冑一時君臣交稱審矣不則昭烈何人肯作王郎忠武何人肯輔盆子光即勿論其他曷不考信於此是故可以袪其蔽矣以余考之不止此一端而已也孔融陶謙陳登呂布袁紹張揚徐庶司馬徽公孫瓚無不以帝冑推之夫文舉元龍猶曰其所誦義者也陶呂袁張其所同仇者也德操元直其所歸心者也公孫幽州其所同學者也使非真知所自亦不至冐以推之况夫獻帝自爲劉氏宗社計使非以昭烈宗子有扶漢之心肯以密詔令討賊爲此不

測事乎此又其一徵也劉荆州劉益州自爲其國計使非以昭烈同宗有親親之義肯以孤託之以州迎之乎此又其一徵也昭烈忠武入吳求援孫權以下如魯肅周瑜張昭程普一皆以帝胄推劉豫州夫江東將相崛強不肯下人而周瑜爲甚使昭烈非宗子肯推之以共抗曹且表之爲荆州牧乎此又其一徵也凡此數端涑水豈不俱所覩記而昌云無可考據也雖然此猶陳壽之所槩志者也即以陳壽作先主傳大書曰中山靖王勝之裔祖雄父弘世仕州郡朗然無疑至作魏武帝紀則云父夏侯嵩中常侍曹騰養子且云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是則疑似之說矣夫

陳壽有疑於曹操無疑於昭烈而柰何涑水倒置之甚邪秖欲以先世承魏統一蔽至此耳宋儒有云君實質粹而氣未清所以行篤而識未徹故有見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之評亦或然矣

正帝符第三

論曰帝王受命而起先兆禎符白魚躍舟烏火流屋有自來矣素靈輿嘆高祖開基赤伏陳詞中興復祚此則漢家之故事昭然其徵應者也迨及漢季王綱棄柄神禺蝕鐺大盜垂涎羣奸獻讖爲魏氏之讖者曰兩觀闕當塗高言象魏義也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言魏當興也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言魏昌許也黃龍數見鳳凰仍翔麒麟首臻白虎效仁言魏瑞徵也歲星在大梁言魏分野也其在吳氏黃龍元年羣臣稱天命符瑞勸稱尊號皖口言木連理重以請之權兩不許黃龍元年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羣臣復以勸進權乃即皇帝位是皆二主篡竊之勢已成羣臣樂推之懷已亟故託天禎以星物飾地寶於風謠無非矯誣之圖俾會之語雖可暫愚一時之耳目豈能終易千古之覩聞乎然則昭烈後帝殿漢四十餘年亦豈無符瑞之足徵也曰有之章武元年譙周三引洛書甄曜度寶號命録運期皆與昭烈諱字相合一引孝經

鈎命决歷數西南黃氣景雲祥風加以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如此諸說陳壽悉載不一而足一如魏氏之詳猶曰當昭烈即真時其兆始見或亦羣臣樂推之意乎至考季漢一時宗子出牧劉虞得幽州劉表得荆州劉焉得益州先是焉圖交趾侍中董扶究極圖讖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亟亟勿失焉遂更圖益州得之陰有異謀豈知易世之後劉璋闇弱適以益州爲昭烈之資乎是雖人謀之不同而實天意之有定然則漢家之帝符遠在魏吳之先於時靈帝未崩獻帝未立昭烈方生前者爲無心之占後者爲

無心之應豈若魏吳之矯誣傅會者哉或者又曰黃權傳注蜀記權荅曹叡熒惑守心文皇帝崩徵之天文魏正統也考陳志黃初四年三月月犯心中央大心心爲天王王者惡之四月先主殂是豈不足徵昭烈之應天乎黃初七年但云正月許昌南門自壞五月帝崩并無熒惑守心之文夫壽先紀星占後紀星應可見實録互存良心不泯而黃權詭對乃王隱誣辭松之繆引又皆壽之罪人矣

正帝統第四

論曰正統之辯聚訟久矣夏殷以前之統隋唐以前之辯且姑置之自宋歐陽修以迨明方孝孺諸公其中甲是乙

非入蒼出素何所適判也以余案之古今有有統之世有無統之世有分統之世有統之世復有全統之世有偏統之世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有統之世也周赧亡後之戰國江南鄴下關中之三國五代末趙宋前之十國無統之世也南北兩朝分統之世也周秦八代是卽全統之世也元帝之晉莊宗之唐高宗之宋偏統之世也三國之時爲有統乎爲無統乎爲分統乎蓋無統而有統也無全統而有偏統也無分統而有正統也豈不卓然在昭烈哉陳壽乃以正統主魏而以僭國賓漢吳豈非以土地之廣甲兵之強中原之國又有關剪羣雄奉戴漢帝之功以是歎者而崇之乎余以爲挾天子令諸侯豈足言功卽功曷足以贖弑皇后屠皇子之罪至於土地甲兵在所勿論建都之地何必中原東晉南宋豈以江左而失統乎假使漢祚告終劉宗盡殞地醜德齊衆之而十國少之而兩朝無統可也分統可也亦安得以正統獨歸魏乎幸而炎精雖朒餘燼猶騰則正統舍昭烈而奚適也爲漢裔者乃以寇而爲漢賊者乃以帝其悖不亦甚哉雖然此猶就昭烈而論昭烈耳卽如所云劉宗盡殞而袁呂諸雄有能若吳氏而與魏鼎立者則又當從丘悅三國典略陳齊周之例各分紀之而無適統亦不必以正統予魏也況昭烈帝胄豈他姓之

可擬而反帝魏以寇之乎雖然猶有說焉國家統祚猶人家本支不幸求繼則自近屬以逓推疏屬同姓盡矣乃及他姓掌譜政者豈得利其資黜其屬而以與他姓乎當漢之季昭烈少振後帝僅延亦云幸矣正統安得不歸余又以爲何必昭烈卽使昭烈不興於涿郡忠武空老于隆中或者劉琮終據乎荊襄又或劉璋終守乎岷益亦能抗魏與吳成鼎足之業則余亦必以正統歸之何也表焉雖僭猶皆帝胄原與昭烈同例非他姓比蓋本春秋主魯且先同姓之義卽如人家繼祀或以疏屬而越近屬縱爲失次尚未奪宗豈不勝於爲盜有乎吾猶恨昭烈不早取荊而

徒取益也或者又曰以昭烈而抗曹也正統固歸之矣假使昭烈而能爲操也後帝而忍爲丕也則予之乎不乎曰予之昭烈有夾輔之功而不失忠順之節則上可以配周公而當封禪於蜀以比魯使昭烈而但能襲操以禪爲丕則如蕭梁之於蕭齊簒固不恕統則歸之豈至帝北朝之魏以冦南朝之梁哉論而至是正統之義自謂無復遺恨矣

正帝號第五

論曰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名之不正分所由紊分之不正統所由淆陳壽帝魏冦漢固爲可恨而其所以最可恨

者則以貶漢爲蜀耳余既以帝統歸昭烈則必正其名號而乃伸其分義焉請先以情理斷之而後以事跡証之上下古今以五代之劉高祖其去高光一何遼邈且援漢後號國爲漢豈以昭烈顯是中山之裔與復漢室固乃不號漢而號蜀乎此猶一統之君也隋末漢東之黒闥梁初南漢之巖一何么麽且以漢姓號國爲漢而況昭烈乎此猶中國之雄也西晉匈奴左賢王之淵一何索虜且以漢甥號國爲漢而況昭烈乎此猶冐漢之姓者也當時遼東太守公孫淵一何荒僻且以漢斷不祀乃稱紹漢元年而況昭烈乎凡此皆斷之以情理而知昭烈忠武之建號改元必以漢而非蜀矣諦繙國志其存漢號於陳壽本文及裴松之注不可悉舉大約標之則如先主傳即位爲文有云漢邦將湮於地又云惟神饗祚於漢家一也羣臣勸進安漢將軍糜竺二也譙周上言讖云漢位在西義之上方三也梁王劉理傳後主封策云朕統承漢序建爾於東爲漢藩輔四也諸葛亮傳對先主云漢室可興五也前出師表云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六也後主詔策謚亮忠武侯云惟君體資文武將建殊功於季漢七也馬超傳先主封策云以篤漢祜以對於天下八也費詩傳奉詔拜關羽爲前將軍云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九也楊戲傳季漢

輔臣賛云先帝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十也張裔傳輔漢將軍十有一也李恢傳安漢將軍十有二也王平傳安漢將軍進封安漢侯十有三也李平傳輔漢將軍十有四也諸葛亮表李平云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十有五也蔣琬傳琬上疏云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十有六也姜維傳諸葛亮與蔣琬書云伯約存心漢室才兼於人十有七也以上本文之見於蜀志者也孫權傳與西朝盟曰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一也孫慮傳慮封建昌侯顧雍等薦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二也以上本文之見於吳志者也諸葛亮

傳注習鑿齒漢晉春秋後出師表云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云此曹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一也霍峻傳注襄陽記羅憲義不降吳而曰且漢已亾吳何得久二也費禕傳注別傳禕對孫權云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三也楊戲傳季漢輔臣贊張南注傅肜罵吳人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四也李邵注常璩華陽國志李邈安漢將軍五也以上注之見於蜀志者也諸葛恪傳注習鑿齒漢晉春秋恪使李衡說西朝同舉伐魏云吳攻其東漢攻其西一也孫皓傳注陸機辯亾論云漢王亦憑帝王之號乘危騁變二也下篇云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三也

以上注之見於吳志者也毋丘儉傳注文欽與郭淮書約同討司馬懿云今日之計公侯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宜使漢軍克期制要此則注之見於魏志者也夫如上所列彼皆當書蜀字而乃俱書漢字版章如此蓋其中有必不可改者即陳氏裴氏無如之何然而尚有可改者二氏何爲不改聽其爲漢而與國號相倍乎夫裴氏無心貶漢也不過因陳氏舊文耳勿論可也陳氏之罪在於貶漢爲蜀然而志中漢字層見疊出或者陳氏若曰余不得已阿晉世之旨陽雖易其國號而陰則點綴含藏於行目之間以俟後世觀者摘而出之尋復爲漢不亦可乎余序中所謂亮其遭際者也或者又云陳氏鄙夫安得有此天奪其鬼彼自逗脫紕漏自相矛盾而罔覺耳嗟夫如後所識則固天理之有在如前所亮則亦人心之不亾安知司馬公通鑑非有見於此而改正乎出師後表既賴張儼之默記辨亾二論又賴昭明之兼收此皆陳氏之所不及誅者矣要之蜀志諸葛亮傳後主詔策追謚忠武有云建殊功於季漢而楊戲傳著季漢輔臣贊則是季漢之君臣自稱其國號如此而實由陳氏之所筆而不削大書特書者也凡此皆以事跡証之而知昭烈忠武建號改元業以漢而非蜀矣國既號漢則統不歸於漢而奚歸哉

季漢書荅問二十篇

荅王風之問第一

問曰周自平王東遷黍離周雅乃降爲風且居邶鄘衛之後漢室將傾孝獻之夷於魏也昭烈之藩於蜀也亦王降而霸之時也子能兢兢然升之乎荅曰夫子當周之衰嵩目於平桓以下諸制於是有東周之慨反魯刪詩不能反風爲雅而春秋作焉所以爲魯也正所以爲周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旣作繫王於天繫周以魯蓋在詩雖降而在史則升矣然曷嘗以某國之風升之於雅乎詩自夫子刪後風雅俱無其在天子

則有詔令亦雅之類孝獻之際凡有詔令俱出操手陳壽顯紀魏公魏王范曄則以孝獻不能出曹氏不得稱故盡削之此正無雅而有風矣黍離諸篇不得不降矣余今於建安中則從范氏例章武後則特起例爲二帝稱制蓋亡於作而作嘘炎精之熄而復然也何不可升之有乃若爲操丕等傳所當削者僭乎雅者也所當存者似乎風者也是又有微權焉

荅曹操有功之問第二

問曰李郭刼爭乘輿播越關東諸侯各擁彊兵據大郡並無一人奉迎天子者而操以一旅之師一東郡之地披荆棘而求王卒之芟袁戡呂定繡降琮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奉孝獻其功可謂大矣子何反以爲罪乎荅曰人臣之事君也事功其畧也而忠順其心也曹操以彼其畧用兵如神挾詐如鬼故能攬延梟悍蕩定鯨吞然而其心則無君之心其志則圖漢之志也兗州方起而孔文舉已逆知其必爲漢賊可憂不減袁紹陳琳爲袁氏一檄言言實録事事罪招卽曹操讀之有不汗下乎許田之役雲長有剚刃之意恨昭烈不忍發耳孝獻寄命其手陰虞酖而陽虞兵日以爲歲迫至伏后娠皇子枯而帝命旦夕矣何必其功何必其奉哉操之罪萬萬在漢而其功一一在曹耳

荅曹操取天下之問第三

問曰孝獻之東百官僅從無復尊制羣雄割據無復勤王不過白板天子而已張翹呂布袁術易與耳袁紹括青冀幽并四州之衆而來若掀河北之濤以潑河南區區之沫使當時非操努力以當之則無漢矣孝獻將立於何地乎此司馬公所以謂操之取天下蓋取於羣雄之手非取之漢家也荅曰英雄與奸雄有異英雄之舉事也正大而光明奸雄則閃倏而暗昧當時操等果謂桓靈失德獻生不辰有能奮起一師驅除衆敵諸臣勸進五位卽真亦何不可何必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然後陽以身奉之而陰

以子攘之乎然而操非不知乎此蓋有所不能也孝獻之初袁彊曹弱而曹卒勝袁固其畧有不同要之在曹則奉天子以討不庭名義甚正袁雖移檄以數操終抱空券而無質也然則孝獻乃操之資所謂奇貨可居非此不能驅除衆敵迫敵除而後攘其位此所以謂之漢賊也操豈能舍漢而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乎劉裕未受王命以一匹夫糺合徒衆徑勦桓玄反正安帝此於曹操大畧相當或者以爲當時即可稱帝不必復晋反以其異日之簒爲罪是亦不知劉裕夫豈無見於此蓋亦以爲此日非奉晋天子則不能討不庭桓氏雖滅將何以當盧循徐道覆之抗衡

哉時至勢成急於受禪雖得關中付之幼子失亦不惜矣夫操裕奸雄等耳其舉事大槩如此史家之筆豈爲所欺

答曹丕當帝之問第四

問曰史稱孝獻延康元年自知天命人心並屬於魏漢祚已訖無復延理遂慨然以位遜丕詔冊與表章凡十數往反而後丕受焉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夫漢絶魏興魏承漢統昭然明甚子乃不此之帝而乃以昭烈偏安一隅之蜀遥以繼漢不亦迂乎答曰五帝官天下者也故有禪受之事夏禹以後則盡家天下者耳其所謂禪乃簒之別名曹丕何人乃敢以禹而自居乎必欲援傳往事則何不曰孺子嬰王莽之事吾知之乎夫孝獻絶耳漢未絶也有昭烈在焉則以偏安之漢繼三分天下有二之漢何必論其一隅之蜀哉晋懷愍蒙塵五胡猾夏中原已無主矣晋元帝興於江東則即以之繼晋統矣當時豈得以劉石符姚慕容而繼與午氏哉趙宋南渡豈得以汴京失守即出高宗乃以金人所立齊劉豫楚張邦昌而承統哉毋論齊楚壽㡬不成君金源撫有函夏弟姪天水氏而史家亦不得出宋以帝金也至於崖山蹈海君臣胥溺乃始帝元說者猶採合尊之事而云順帝乃天水遺孤當表爲後宋楊廉夫名士尚以爲快而不爲迂遡以余之帝昭烈者爲迂

乎且孝獻當日兢兢僅免曹操之手亦云幸甚乃復敢求免於曹丕之手乎故不得不以黃屋之至尊徒爲牖下之黔首曹丕之帝如取如携何至爲詔冊表章十數往反吾誰欺欺天乎欺人乎舜禹之事豈真如此劉子玄引而嗤之歐陽永叔大儒反以置論遂令後人有藉口者抑又何也

答昭烈之問第五

問曰曹操之爲奸雄誠如何顯許劭所言矣乃若昭烈果王者之度真若高光之儔而無復遺議乎當時有目爲猾虜者有目爲梟雄者有目爲亂人者一依張揚再依公孫

猶二依呂布而尋擠之四依袁紹五依曹操六依劉表七依孫權八依劉璋而卒取之此其無賴何必祇曹瞞乎荅曰語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又曰真主不死夫昭烈之起也甚微豈特不如孫權承破虜討逆兩世之烈即比曹操之初起東郡亦大不侔其所以依人者不一而足而其不免人手者亦不一而足然而昭烈蓋真英雄也有時而結人心則以長者自處有時而開人忌則以弱夫自全有時而據要津赴機會則蹶然而起脫兔而射隼矣當其依人也正高祖隱忍關中光武盤桓河內之時及至得忠武於隆中邀吳援於江左不得不取益州

以自王耳使當時不取劉璋近之適以資張魯終亦適以資魏不則資吳於漢何有蘇洵有曰先主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吾然之恨之而實不然習鑿齒云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以為是乃昭烈王業之本蓋仁聲義問一著而豪傑景從益州破竹矣是其不取荊州乃所以取益州也余曾持論英雄圖王不失大信不必全小信但不可自為戎首為人藉資耳假使項羽不亟弑義帝赤眉不亟弑聖公則高祖世祖豈終為之臣而不帝其上乎可笑羽眉戎首而兩為漢資也故昭烈不能為操以無其時不得不韜晦於羣雄之間然終不得不取劉璋以其數則過其時則可耳豈可以梟雄猾虜亂人目之乎

荅鄭如幾魏春秋之問第六

問曰鄭如幾魏春秋之作仍以魏紹統其復張九成書曰系而不絕者謂之統春秋列國之君雖篡弒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暴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畧準春秋僕作魏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不沒其實以暴其罪為萬世亂臣賊子之戒云云而又責昭烈以不迎孝獻於曹陽不報王命於密詔不奉貢職於王畿於漢室無纖毫之功故託流言為孝獻舉哀定謚以誑羣聽且滅同

姓而乖義舉納宗婦而亂人倫不知昭烈將何以自解乎

荅曰春秋之君以篡弒而得統夫子不沒其實者皆同姓也至於列國始有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方異姓耳且在春秋後耳夫子曷嘗以統予之乎司馬遷作世家始予之耳然當時姬姜漸滅盡矣果其姬姓宗子獨立於曲沃之旁姜姓宗子獨立於營丘之側有若昭烈之與曹魏抗也夫子不以統予之而遽斬以予田氏六卿乎司馬遷創史記以項羽作紀正當無統之時嘉羽有一統之功以呂后作紀則當假帝之時著雉有二君之罪是亦權宜之制非一定之規大都遷之為此別自一體不準春秋故其本紀世

家亦皆草創自相牴牾迨至班固則定以皇帝爲本紀下至歐陽脩則定以覇國爲世家而東觀漢記與唐君臣晉書則新市平林十六國之載記出矣鄭如幾曷爲不作季漢春秋而乃作魏春秋乎不知何以異於陳壽三國志又何以勝於三國志之無法乎不審如幾曾見孫盛魏氏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乎至云暴其罪以爲戒此非合於春秋之法僅合司馬遷吕紀法耳然則自殷周秦漢晉隋唐宋一統之紀皆所以暴其罪以爲戒乎斯又不通之甚矣且其責昭烈有罪無功則又太酷孝獻板蕩曹陽間關陝洛關東兵起兖冀交爭於時左右之功皇甫酈楊彪爲第

一奉迎之功則楊奉董承在曹操之先諸侯兵散曹操始得鮑信之衆用荀彧之謀以迎大駕於時昭烈雖云領豫州刺史有名無實曷嘗擁重兵據方面其勢曷足以自通其言曷足以動衆而迎天子乎考其時正依楊瓚之間寄命人手且叵自存至得徐州於陶謙而天子已在操掌握矣與袁紹連兵亦與擒許以奉孝獻不虞紹之剛愎自用一敗塗地遂成曹氏之強乃南奔而依劉荆州卽欲協之以圖操而不可得然後跳而入吳方能協力破操由荆取益州足僅成盖自許田一面天子之後昭烈曷嘗一日忘孝獻而曷能一日覲孝獻哉至於與董承密受衣帶之詔事在毫髦成則無操有漢敗則有操無漢奈何董承一身當之孝獻豈不險哉昭烈豈不險哉此或天意尚未絕如燔之炎精耳昭烈從此長往不復投操穽中矣如幾乃以是而責昭烈不太酷乎迨夫既得漢中僅能駐足貢獻之物頗能自備昭烈忠武夫豈無見於此徒以爲帝假天子耳操真天子也卽脩貢職將何爲辭卑遜於曹祇以自屈且置帝何地抗章於帝祇攪瞞心操也有不斬來使乎此在孫吳則不惜謙卑遜順稱藩受爵於曹氏之手而昭烈何必乃爾哉卽孝獻亦不以此望昭烈而如幾何望之深也如此爲罪卽起昭烈而面數之必不色受肯心服乎又

謂於漢無纖毫之功余謂紹統於蜀以稱季漢託孤忠武與魏國相始終後皇帝享國四十年坐視司馬氏之魚肉曹氏也差足吐氣豈非昭烈之功於漢乎漢中傳聞孝獻被弑實理之常幸而無恙乃理之變舉哀定謚豈所以誣羣聽乎然當時亦自立爲漢中王耳未敢遽稱帝也迨曹丕顯篡孝獻作賓昭烈始卽真耳如幾不責丕而乃責昭烈乎乃若同姓之滅昭烈不得不然余前所謂一失於荆州不可再失於益州卽如如幾二程之談是欲昭烈終爲布衣獨夫耳此又豎儒之小信豈英雄之大畧哉獨納宗婦一事論者已自不滿不待如幾饒舌推而恕之則如齊

桓之美晉文之羸二君俱不以此害霸漢高之於父光武之於兄唐太宗之於婦三帝俱不以此害王又何責於昭烈但謂昭烈以此貶賢則可而法正一言成主過則又責有所歸矣要之如幾魏春秋之帝魏出漢總無法也不則余豈黨昭烈者哉若謂系而不絶爲統必欲以魏系漢則亦偏枯之說余於正論辯之審矣

荅東漢之問第七（五代史原稱東漢而諸書皆作北漢今仍從五代史）

問曰孝獻三十年之帝曆曹操不得而有之昭烈後帝之帝統曹丕以下不得而干之固矣子既引東晉後唐南宋爲例而曰土地甲兵在所勿論然則亦有與季漢同例者

如五代漢高祖隱帝得天下稍正周太祖滅之劉崇尚據太原十二州稱漢帝前後建號三十餘年論者以爲雖基壤褊小而名義則正蓋蜀漢之比子亦將以此例而帝東漢以冦宋乎荅曰東漢之於季漢顧雖稍似而實不侔也孝獻之似隱帝也不必言矣季漢土地雖不敵魏然與孫吳抗魏鼎足三分夫豈太原彈丸黒子之比劉崇雖云崛彊亦嘗謂其臣曰顧我是何等天子而劉承鈞亦遣諜報宋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其詞甚哀藝祖遂憐而置之是以歐陽公作東漢世家每三致嘆而書法視九國獨變文起例

艮有以矣考亭論本朝得正統亦當在太原既下之後陳桱作通鑑續編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大書正統蓋本考亭意也余則以爲周既滅漢雖未混一然而十有其九則東漢既與季漢三分有一爲殊迫及繼恩繼元乃漢孝和養子則東漢之外勢雖全内脉實絶而孝和一叚漢氏巳亡堂堂有宋赫赫藝祖豈得復爲之下哉矧繼恩繼元少延國脉皆屬藝祖包荒姑息之中安得反踞其上哉我朝續綱目於宋開寶八年即大書正統斯爲得之其書東漢如歐陽公足矣不必如朱子陳桱之說子又安得責余以季漢之例而帝之乎盖東漢之不當帝不得妄相牽

引以害季漢之當帝也

荅諸葛亮之問第八

問曰陳壽評忠武末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子或以爲嗛之之辭也蘇軾非壽比也乃亦有云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絶曹氏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也此猶惜之之辭也俞文龍云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孔明之心謂之忠於昭烈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説有四一者昭烈疏屬不當委身且孝獻在上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二者昭烈隆中數語其志甚偉自孔明霸業之說而昭烈志移無復

以孝獻爲念三者入吳求援無一語及孝獻後說以罔足
之說不若周瑜漢賊之罵義正辭嚴四者傳聞孝獻遇害
不能說昭烈如說高祖爲義帝發喪而遂偃然即位遠愧
董公近慚荀彧信如斯言孔明似難置喙子安得曲爲解
嘲乎荅曰承祚有嗛諸葛則誠有之乃若其評則深予之
詞不易之論其於忠武爲相一段一百四十餘言曲盡其
詳確綜其實一匡三傑華袞允宜而終之曰應變將略非
其所長人皆以爲貶詞余獨以爲非貶蓋忠武王者之師
魏延詭計格而不行以其非正兵也至於定南方服孟獲
則如搏蛟弄螭時露一奇是則應變將略矣承祚之意若

曰諸葛公將略長於持正而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余益之
曰應變即長亦所不用斯爲盡忠武矣不則七禽七縱南
人以爲天威豈有天威而無變哉承祚上忠武集表極其
揚詡一則曰逸羣之才英霸之器一則曰左將軍資其奇
策一則曰孫將軍敬其奇雅則固以奇許之矣所謂奇謀
爲短者非無奇也至於論其見思則比之召公論其敎令
則比之周公是又何止管蕭之亞匹哉余竊以爲承祚志
中之所最推尊者無如忠武一人矣郗超拜北府王徽之
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郗家子弟爲之不平超笑曰此是
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夫復何言是嘉賓以得

此爲幸矣子瞻推尊忠武者也乃亦不能無議信義不全
指取益州智謀不奮則云不能於操死後讒間其大臣骨
肉夫益州之取諸人或歸責於忠武之陰設而士元陽施
之或以爲忠武實所不與是皆詹詹之論夫隆中數語大
策已定跨有荊益指誰氏乎而可云忠武不與謀也忠武
以爲取益州則士元孝直佐主上足辦而東門鎖鑰則非
亮不可耳王弇州以爲必所與謀與謀亦無不可然則安
在其信義之不全乎至於智謀不奮以讒間未行斯又委
瑣之論矣夫時無蘇張孰爲縱橫時無隋陸孰爲遊說然
且各有時數夫天之方與曹也即骨肉如丕植非無隙而

終不搖天之方厭曹也即大臣如懿爽孰與讒而偏就頹
忠武即智謀於此二者亦將安施余於止昭烈東征謂法
孝直或能以術移主上而忠武不用也魏延詭兵尚所不
用而肯爲是妾婦事哉子瞻磊落人也而乃以是責忠武
耶他日論三國名臣能兼兩漢風節權略之士而孔明巍
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出師二表謂與伊訓說命
相表裏斯得之矣而奈何與前說相左也陳蘇二公知忠
武者余當闢而闢之俞文龍陋士而乃以蚍蜉撼大樹耶
夫忠武之才其識時務在所勿論大義未明是何說也漢
賊不兩立大義一言決矣且大義豈有出於時務外哉所

謂忠於漢室當作何忠忠於昭烈卽所以忠於漢室也乃欲忠武舍昭烈而忠漢室耶據其四者之說雖各不同總之歸重孝獻皇帝耳夫孝獻假天子耳所謂祭則寡人也其曰昭烈疏屬不當委身則自孝獻之外近屬何人而可委身乎光武兄弟同事更始而伯升已爲所屠夫孝獻非更始也可保無虞操虎蟒在旁十倍新市平林諸將忠武豈能與昭烈事之乎昭烈未得忠武之先業已事之亦幾不免其後出奔而得忠武則叵首君門九關萬里矣余所謂貢獻亦且未能夫焉得而事之文若才忠可亞忠武而識不足徒成操彊無裨獻弱卒以殺身此於忠武較輸一

籌假令時無昭烈則忠武沒身不出將星不殞於營中徒作少微星殞於隆中耳奈何以孝獻作更始也迂矣夫文龍之見也昭烈初心欲伸大義志真偉甚而其略則焉能出操上矧有天子爲之資乎則誠不度德量力矣割荆包益覇業僅成忠武筭定昭烈安得不從操死丕立數出王師星殞營中炎精奄熄天乎忠武何尤入吳求援徒語孝獻安足動權惟有鼎足之說可以動之江東君臣方在危疑之際而忠武吐屬如流無論他人卽周郎亦其所激也此是英雄當機之時理勢並陳一言從定豈豎儒小生子子之義悠悠之談可以定從乎其謂獻帝在上敢於自立

則更始未殁而光武已爲蕭王卽位河北矣昭烈襲其故智何不可乎且諸臣已遥表之非敢擅也及傳聞漢帝遇害昭烈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矣此志中之明文也文龍不之覩耶嗟夫三代而下相業如蕭曹房杜文章如楊馬韓蘇理學如濂洛關閩氣節如顧厨俊及武略如韓彭李郭風流如王謝殷劉並皆雜佩之璸琚八音之琴瑟矣忠武庶幾兼之議者謂申韓之學非吾儒正宗不知申韓得吾儒之一端忠武嚴而不刻是爲善用申韓而不爲申韓用非博大通儒不能也公豈特百代殊絶人物真三代以上人物哉

答漢君臣魚水之問第九

問曰昭烈三顧忠武於隆中卽以軍師禮之常謂人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信如斯言明良喜起無過於兹齊桓管仲燕昭樂毅曷足云擬然而隆中建策惟取荆益結好孫權荆州不取是孔明首建大謀昭烈輒已倍之伐吳之役不聞一商度於孔明亦不聞孔明止之迨其敗也而後孔明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東行卽行亦不至於敗則是孔明逆知其不能止且知其敗而並結舌不言卽其行軍之策亦孔明所未贊夫取荆伐吳此何等大事而昭烈如此孔明如此安在其爲魚水乎此覗曹操之

任賈詡騈息轉圜尚爲未及而易云齊桓燕昭劉明良荐起也答曰昭烈忠武之君臣不可以尋常目之上登喜起下瞰齊燕子猶可得而置喙也昭烈關張三人之君臣此曠古所無出於骨肉倫常之外大類孔顏師生古今僅有此對蓋孔顏師生而父子者也昭烈關張君臣而兄弟者也乃若孔明尚爲君臣而朋友者耳不取荆州昭烈別是一見不徒追景升之顧孔明亦宜聽之不必執隆中之言必其行此余已有說矣至伐吳之役昭烈斷在必行以爲余三人一體也關公殞失左體矣豈惜以其身併右體赴之一時真心真氣目中已無全吳豈復虞其敗哉孔明之

不諫是也連營七百里乃率然之勢非必敗之道曹丕悞中耳孔明十倍丕才而料豈不至此且亦自有天命曹操渭水之敗孫權濡須之敗身幾不免豈獨非天幸乎然而忠武所不能止法孝直何以能止也豈昭烈信孝直深於孔明待孔明薄於孝直故有聽有不聽乎未聞昭烈於孝直有魚水之歡也余意孝直譎人也其於昭烈必將以術制之昭烈在其術中而不知若夫孔明正大光明人物開誠布公其於諸人皆爾劉主上乎當言則言可言則言何至以術制主上乎夫昭烈有孔明信猶魚之有水而孝直之術衹云餌耳孔明有是哉嗟夫孔明不過昭烈水耳乃若昭烈之於二公則魚之比目寧俱失水不得分軀此其義更切一重不可以尋常目之子之所不得而置喙也故昭烈臨崩言於孔明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可君自取之此非貌言真心所發則是昭烈之於孔明寧割父子之恩而不少假二公兄弟之義然卒亦何損於魚水之情乎

答關羽之問第十

問曰陳氏既以國士許關公而又曰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然乎不乎何必陳氏卽如季漢後皇帝時追謚諸將相大臣武鄉侯得忠武張車騎得桓趙鎮東得順平以至黃馬

龐法諸公固皆美謚乃於關公而謚曰壯繆夫剛則爲壯而自矜取敗則繆矣陳氏之評或本於此答曰論季漢一時之人物最難而論季漢君臣之人物爲尤難至於論公則難之難者是豈壯繆二字可以謚之陳氏數言可以評之乎余以爲公蓋曠古一人耳不必以他聖賢豪傑定品也夫評其勇不過萬人敵耳曠古有之評其略不過三軍帥耳曠古有之評其槩不過世虎臣耳曠古有之割骨瀉毒此公之堅忍也斬將報曹此公之微權也許田露刃此公之隱忠也叱吳請婚此公之盛氣也是皆不足以詫公亦不足以公詫曠古獨惜樊城之捷魏將旣禽魏軍全覆

由此而徑擣宛洛以擬許昌忠武提六師由斜谷出武關
而與公會天下事未可知當時至使操怖而欲遷都以避
其鋒夫操非怖人者以孤軍抗袁紹視如負嵎之虎以大
軍蹴孫權視如遊釜之魚而獨怖公則公之神威靈武有
以奪其魄而恫其衷也何物孫權從後圖之而公忽諸大
事去矣夫操巨蟒也公不難攘臂以搏之操且先自辟易
呂蒙虺也陸遜蝎耳公豈在意而竟遭其一螫解腕不暇
豈不惜哉王弇州贊公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衡操
後有伏權天乎數也公則奚憾旨哉言矣嗟夫此惜公耳
因公以惜漢耳公生於蒲遊於沛遂兄昭烈而弟桓侯有

逾骨肉史稱公與桓侯衆中侍立昭烈終日不倦艱難險
阻無不周旋昭烈陷袁而公陷曹曹公百計畱公而公不
一動此之一念豈但貫金石震鬼神真可以凋三光敝六
合古今有如斯君臣者乎有如斯兄弟者乎有如斯朋友
者乎汪太函以爲五倫而敦篤其三吾無間然矣嗟夫此
贊公耳因公以贊二公耳公殁猶生在所廟祀皇皇英爽
愈久愈昌自華達夷愈久愈廣王弇州以爲至誠無息惟
公足以當之直監三界橫亘四州翘存浩刼是又不可思
惟矣區區陳氏之評何足翻乎

答關羽守荊州之問第十一

問曰關羽之鎮荊州論者云漢扃天府而委之公似不能
無憾於昭烈又云坐視公一人北抗魏南抗吳當時盍德
孟起何不擇一人以掎角公及公舍北而南無復生地似
不能無憾於忠武又云公目中無人護前傲士難與夾輔
糜傅褊裨嗛憾叛去又似不能無憾於公然則此一蹶也
子將何所咎乎竊意剛而自矜以短取敗陳氏不爲盡非
也答曰是皆不免以成敗論英雄也夫昭烈之與公其恩
義爲何如者豈故忍扃天府而委之以待公之獨立而不
支乎盖真見公之忠勇可以獨當一面即不能北蹂操南
躪權庶乎足以自守迨公樊城之捷操且怖之何有於權

亦政不虞前格白刃而後中伏機天不祚漢昭烈其如公
何夷陵一師報怨是圖何惜敗績於此見昭烈之心矣英
雄舉事要在賈勇而前成敗利鈍非可逆覩若徒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哉天若有意於漢操果遷都權仍如約非惟
不用呂陸陰謀乃更遣一師以助之則操之將死游䰟安
知作何狀乎夫操在白馬津與袁氏角以一萬五千之師
抗四州數萬之衆正如公之抗曹也假使劉荊州用韓嵩
乘敝之謀孫伯符不死於許貢客之手則操且腹背受敵
非蹶河北則蹶河南耳此不亦公之反證乎盖公不幸而
操幸魏幸而漢不幸也忠武其如公何諦考忠武與公其

志同其忠同而氣調稍不合盖公生平惟下昭烈一人而次則桓侯卽於忠武公似不肯下之雖以昭烈魚水之喻公色受而心不受也忠武輔昭烈但能將桓侯以下諸將而不能將公荆州之領亦昭烈分土之意而非忠武之心然而謂忠武故不擇人以佐之使狃自敗則萬無是理是時孟起方領涼州益德亦有北門之寄忠武何以遣之其他人又非公之股肱也荆州諸將糜傅鄙夫耳卽不叛去何益於數郝普小有意而守不堅亦苦爲吳所紿公目中何得有之然則公之獨守荆州幾振而顛猶之乎忠武出師身在行閒僅有楊魏二將不能並用而食少事煩終以自賈耳盖天意去漢卽二公將如天何而於人則奚咎矣

答孔融之問第十二

問曰孔文舉志大而才踈氣高而量隘其守北海不能禦寇庇民使非昭烈太史慈左提右挈幾於破敗及其登朝不能與昭烈陰圖曹操則當如徐元直諸人循嘿自守固不爲操謀亦不中操忌庶乎明哲保身之道矣乃於曹操徒盛氣以驕之空言以觸之今日薦孝章明日詆郗慮今年沮禁酒明年救楊彪卒之殺身覆族此所謂身無寸戈片甲徒張空拳以摩虎牙捋虎鬚其何以脫虎口哉身爲先聖之裔而乃爲非聖之言謂子在母腹如物寄缻中此何悖也子乃以爲操之不身篡而遺子篡爲文舉文若之功何哉答曰人有有用之用有無用之用世有有功之功有無功之功有用之用有功之功人所易知無用之用無功之功人所難見曹操不畏四州伯之袁本初而獨畏一孤身之劉玄德乃文舉之求救於玄德也而玄德駭曰孔北海亦知海內有劉備耶則文舉之在當時眞有山立千尋河傾三峽氣槩嘘枯爲華炎吹生爲斧鉞其爲阿瞞所畏不啻王敦之面熱於周顗而已史稱操重孔融兼受其友禰衡之侮以後畏其議論漸廣凡事反其所爲深爲不利於已遂決策害之嗟夫公定死矣功於何有夫操本非畏名義者但畏公耳公在一日則爲操一日之鯁自公登

朝操之無將不道也固非一端要皆爲篡漢之計公必不少隱忍遇事輒言操亦佯諾佯呵且前且却史雖不悉載公詞而總之曰畏其議論漸廣則凡公所嘿奪而顯斥之者皆在其中矣其如前三者之事皆非操所關心獨殺楊彪則爲誅鋤名閥尋且及公而公力爭楊公僅免嗟夫操殺公之朕兆見矣公豈不知此一腔血竟灑操手哉公以爲操之權可以殺我而操之心則憚我我以爲不可操雖不能盡從而亦不能直遂我卽死於其手雖不能闕剪其勢而亦不無少殺其勢則言之而非空也死之而非徒也

操平生所畏公與劉玄德二龍而已業已逸一龍於海而
且擾一龍於庭二龍不死操豈能頃刻高枕哉操知公意
所左右天下從之雖能殺公之身而不能奪公之議故雖
陰僭天子之實而猶陽避天子之名皆公之所持也不則
弑伏后矣屠皇子矣其視孝獻杌上肉耳乃操竟以魏王
殁帝猶以山陽終是則公之於漢其功詎不大哉此所謂
無用之用無功之功非空言而徒死也千載而下張雎陽
臨殉向其同執者數十人慷慨大言曰毋悲毋懼吾與若
等身亡命盡之日即是志畢功成之秋惜哉我則名存而
若等名没耳雎陽死而人知其功成文舉死而人不知其

功成余故表而出之如此昭烈聞公被害語孔明曰嗟乎
阿瞞從此適矣孔明則曰雖然老賊終身不篡矣其真知
公者哉蘇子瞻生平最重公與孔明其敘樂全先生文集
常憾二公之文不見其全又爲孔北海贊一則曰公與操
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又曰天未欲喪漢則公誅
操如殺狐兔耳又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
之公庶幾不死此皆驚世之論而獨惜公功烈不見於世
則猶未灼知公不若余論之快也且當時陰圖不成若董
承魏諷耿紀韋晃數舉竊意諸公知公忠烈必且啓以諮
公公或者料其難成且誓許以不洩未可知也然則公之
不能生誅操而以死抵操蓋生平一念已決公臨終詩云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則公
之心事見矣彼政散民流才疏意廣物寄瓶中皆小人中
傷之語史臣誣罔之辭獄吏文致之案余置不辯

荅荀彧之問第十三

問曰語云文若之忠君子不貴考亭深然杜牧之論其作
綱目書曰侍中荀彧自殺責其於董昭未倡九錫之前凡
所以爲操建謀畫策無所不至亦無所不成操成而漢殆
矣九錫之加勢所必至而彧爭之遂至不免譬如有人於
此決堤開閘遂使巨浸橫流滔天倒海而後徐以一葦障

之則有與汨俱没耳是真劉穆之宋齊丘之比不得云忠
又安足貴乎何見而恕之耶荅曰建安初孝獻自河東還
洛陽始脫李郭之手以就韓楊之膺當時袁紹方挾四州
可以自殖無事奉迎孫策未定江東方牽制於袁術劉璋
在益劉表在荊勢俱可以奉迎而無其心孔北海劉豫州
有其心而無其力獨操久撫東郡新定兗州方議奉迎天
子以都許昌文若不於此時決策更何待哉衆議方囂而
文若一言遂決由是操始得挾天子以令諸侯芟袁馘呂
定繡降琮霸業成矣是孝獻之得以擁二十餘年之虛位
者彧之功也而操之得以垂四十餘年之分王者亦彧之

功也然與其有孝獻之功寧可無操之功則彧之功適所
以爲罪耳此其功罪彰彰明甚余安得而曲蔽之然則曷
爲而收之內傳乎曰余特於功罪之外而獨原其心耳夫
操非尋常人也其機數權謀出神没鬼天縱奸雄何難一
言盡之矣文若雖有王佐之才然實光明洞達之士知陽
而不知陰一見曹操遂以桓文期之謂其可以扶漢而至
其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則未之知乃操則陽示以公忠而
陰行其私詐文若蓋在操術中而罔覺也故其爲操建謀
畫策如始策冀州次策徐州次策兗州次策京州次策荊
州可謂算無遺策然皆所以成操之強總之奉迎天子則

其大策一定而大業遂成其後如振落矣乃其心則曰必
如是而後天子始安天子安而後漢室始奠國家不可無
曹公曹公不可無我也豈意侵潯不已今年操爲大將軍
明年爲司空明年爲丞相又明年立世子丕爲丞相副文
若以爲可以報曹公功矣可以止矣拊心漸不能平噬臍
則又何及豈不陰自念曰吾以爲曹公乃心王室耳追踪
桓文耳豈遽卽真高光哉吾奈何佐大盜以移神器哉及
董昭等謂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
彧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
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是言發事

寢而知曹公心不能無慊矣又豈不陰自念曰嗟夫昔悞
矣今晚矣我實爲之將誰諉乎惟有一死可以自明使百
世而下知我赤心耳文若死而昭等之議明年始行卽壽
志曄書同曰明年操遂爲魏公矣然則前此不得爲魏公
者豈非陰爲文若所持哉乃竟以王位終不敢遽行禪代
之事必至異世而後舉者余猶以爲孔文舉之功七而文
若之功三因以文若之功贖文若之罪豈不允當哉必如
朱子之典謂其前者有心助操篡漢至於其後殺身以明
已之爲漢而非爲操吾恐死者人之所恡卽壯夫志士必
得死所則死之且必與平生之志之事相合則死之乃若

生時知此事爲大不義反肆意爲之徒曰他日事成但明
之以一死足矣以生爲此以死爲彼世豈有若人哉此所
謂預知巨浸之潰必至橫流而故且決之徒留此七尺之
軀爲一葦之障胥溺塞責萬萬無是理也要之文若徒知
操略可以爲桓文而不知操心實欲爲高光坐鬬無識且
急於遇主而不重失身耳其心則真可原豈可與鍾繇郗
慮王朗華歆一槩視之哉大都論人當原其心庶彼心服
夫子誅心之法不寛於趙盾而孟子原心之論獨恕乎匡
章余於文若因功而定其罪因罪而原其心乃毅然而斷
之曰文若之生其功在曹其罪在漢而其心則實漢也文

若之死其功在漢其罪在曹而其心則本漢也仍收內傳
不爲過矣嗚呼以文若王佐之才生不如孔明死不如文
舉乃其心則實不倍於二公也此豈余一人之偏私哉前
代論者多矣姑不服舉近世王禕志林云簒逆之人將欲
移人之國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屠僇
之曹操之殺荀文若是也李夢陽疑賦云嗚呼噫嘻盗跖
橫行回憲則貧上官尊榮原娟厥身彧何以顛操何以振
飛何以屈檜何以伸王世貞懷古詩云文若本名家志在
匡社稷周覽六合間疇能託其跡降心事阿瞞相與圖勠
力訊掃羣雄盡彼奸愈得職九錫議方輿一死明夙昔寧

如寄奴相憂在後石畫死猶擅元功生不念王室夫弇州
閎博人也不然朱子之擬以爲宋齊丘鄙夫耳何足以黜
文若勿論可也所云寄奴相即劉穆之盖愿九錫之議不
自已出反從關中來遂以憂死乃文若則以沮格九錫而
飲藥自裁此與穆之正爲相反安得云相比乎空同少所
許可人也乃以文若比之顏淵原憲靈均武穆豈非深原
其心故略其跡哉則其不然考亭綱目之書可知矣忠文
死滇南之難忠肝義膽視死如生人也苟非深知文若之
心在漢而不在曹始爲操所愚而終爲操所忌也則方唾
罵痛責之不恕乃肯以正人賢士與之哉因考魏志正始

中以曹真夏侯尚二十餘人陪祀曹操廟庭後補荀攸而
竟不及荀彧裴松之以爲九錫異議且位非魏臣此可見
魏人二荀功罪之分其於文若顯黜之矣載考范史荀彧
傳彧卒帝哀惜之祖日爲廢讌樂謚曰敬侯夫孝獻寄命
虎口歆慮諸人皆其爪牙帝所芒刺竊意文若恂恂小心
恭順帝獨帖然安於其懷九錫抗議帝私心壯之而且爲
之悸將不免於操手至是果然矣帝豈不曰荀君於我功
罪相準而心則可原舉朝姑可爲我憑而爲操鯁者惟太
中大夫與侍中二人耳往殺太中大夫今又殺侍中我無
如矣致哀廢典而且易名帝公然行之不避操怒此其情

可知矣不聞劉穆之死晉安帝有此而徒聞劉裕痛惜之
曰穆之死人易我耳考亭觀此豈不惻然一動而乃書曰
自殺且比之劉穆之豈不冤哉文若有知必不心服矣

荅管寧諸公之問第十四

問曰荀文若復收內傳一　仍范史不爲偏矣自彧之外豈
更無人可並收乎曰有之管寧胡昭張臶王烈焦光扈累
寒貧邴原崔琰田疇王修袁渙劉馥張範張承徐庶是也
夫幼安清貞肥遯鴻飛冥冥後雖就徵而不受官爵即三
命屢加百僚恭讓而其守彌堅王弇州謂其以道存身與
孔明以身殉道爲三高爲綱目書曰管寧

卒於魏斯其爲第一人矣乎胡張二明彥方孝然伯重德林諸子抑亦其儔也根矩與幼安子魚共爲一龍幼安信爲龍頭子魚不免虺首而根矩龍尾差無愧焉不幸卒於魏軍中宜不得與幼安同書綱目矣季珪身事魏后而心乃漢朝氣盛難降髯遂上指其不免也固宜是當作配於文舉之次坐乎子泰始策劉幽州而終哭祭其墓始辟袁冀州而終吊祭其首寧丼刎頸而不受侯封叔治赴孔北海之難解二袁兄弟之爭兩人者真俠烈士哉曜卿執言於公路抗命於奉先悼心於昭烈可謂賁育不能過矣袁彥伯志魏名臣九人而曜卿與文若季珪爲朋余以爲此

三人者魏那得而有之哉元穎守揚州人以方之董晉陽公儀兄弟雖不免爲吏曹門而未常一與其家事可謂在淤泥而不染矣所可惜者元直負英雄大略庶幾兄臥龍而弟鳳雛乃以老母陷曹公不得已而東身歸之作喑終身天若祚漢聖善倘作陵母元直豈不能與孔明作股肱哉又使元直無至性而有忍忠則亦不失爲溫平南矣以上諸公品各不同而收之内傳信爲允矣

答魏諸臣之問第十五

問曰文若幼安諸公出魏而入漢吾知之矣乃若魏世家諸臣其人不同亦皆有品子豈得以非漢臣而槩斥之乎

答曰何可斥也統而論之夏侯惇曹仁以下諸親臣荀攸以下諸謀臣張遼以下諸武臣皆一時曹公所收風雲並起其於漢室併無所關吾焉得而斥之鄴中七子而下數十餘文人皆一時世子所收炳蔚相班且於魏室亦無所關吾焉得而斥之此外則有可言者矣分而論之有三等焉身僭漢爵心事曹公肝膽股肱夷漢爲魏如郗慮華歆諸人此一等也山陽已往魏室已興委質服休事魏忠魏如徐邈夏侯玄諸人此一等也當塗就圯典午方驤去冷赴暄背魏歸晉如王沉王業諸人此一等也此三等者景山太初之流逢資而行不爲首尾品之佳者吾則取之慮

歆之流詭遇求合不顧舊君品之下者吾則鄙之沉業之流上叛其君下賣其友品之最下者吾則深惡之雖然猶有出於此者陳泰王經嵇康阮籍范粲王凌毋丘儉諸葛誕或挺身以赴難或仗義以興師或冥節以引高或抗言以折逆陳嵇二公可方文舉承明可方幼安嗣宗可方元直彥緯若能挾沉業而佐高貴鄉公則天下事未可知然其不克而死亦無憾矣彥雲仲恭公休三公舉義遄振遄顛事雖無成而忠則已著又何愧於耿韋諸公哉所最可惜者以陳羣之名閥而一污至此豈惟上有慙於長卿下有慚於令子卽潁川爲恥矣陳氏一門四世如腰鼓然所

謂吾家玄乃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耶

荅吳諸臣之問第十六

問曰孫氏世保江東一時風雲將相林林茂又亦皆有品可得與魏臣提衡而論乎荅曰吳諸臣與魏諸臣又各不同無漢在前故無慮歆之輩無晉在後故無沉業之徒孫亮雖靡然尚出其本宗大非當塗典午之比故其諸臣亦各有品可得而言劉繇太史慈非開吳元勳而志列諸首因其時序而已余以爲正禮清朝尹牧非英霸之器幾不免於孫策又幾不免於笮融不幸早死猶幸不爲王朗姑以置之内傳子義則小具英霸之略既不幸而無年又不

幸而不得終事昭烈惜矣其居北海平原之間勇决忠義大自可見使終在漢當與趙鎮東比肩若終在吳則甘寧諸將當避一舍諸宗室雖多然少遜夏侯元讓曹子孝其人峻琳輩皆僨轅犢耳相則張昭顧雍諸葛瑾諸人頗爲濟美彼哉子布迎操一節幾令海内盡屬當塗大將則周瑜魯肅吕蒙三朱四陸代不乏人周郎妙年壯略海内無雙不能作臥龍當作蛟螭之奮使桓王不蚤死佐之以陰襲許昌則天下事未可知惜其量窄不能容人玄德孔明如丁在目不知孫劉不合可能獨當曹公不耶卓哉子敬激仲謀之怒斥子布之迎召公瑾之來協孔明之策而孟德敗還鼎足定矣偉矣黃蓋火攻之舉實其發謀而公瑾從之余以爲開吳元勳子敬爲首公瑾次之公覆又次之其餘皆不及也荆州之借子敬贊成仲謀以爲一短而論者反以爲長蓋荆州不借則昭烈無資何以與漢何以掎吳何以抗魏子敬此舉又實鼎足之權輿其功不在破曹赤壁下蓋非但爲吳忠臣而實爲漢忠臣忠於漢即所以成其忠於吳也考亭於吳主則奬孫堅於吳臣則嘉魯肅良有以也

荅吳世家之問第十七

問曰季漢之尊爲帝紀也曹魏之降爲世家也固云當矣

乃若孫氏僅跨楚越而塹長江土地甲兵既不敵魏且一則稱藩一則受爵一議質子一則貢珍一則請襲荆州以自効凡此數者其於曹氏若屬國然子又安得以世家與之使與曹氏埒乎荅曰孫權承父兄之烈憑將相之猷世有江東國險民附曹操重軍壓境使權少衂則吳爲沼而昭烈豈能姑借荆州進取益州以成鼎足之業乎權雖無功於孝獻之漢不爲無功於昭烈之漢赤壁之勝雖亦昭烈孔明之合謀而實賴孫權之决策權殆操之勍敵丕叡非其儔也其有時而稱藩受爵質子貢珍諸役皆陽以下之陰實抗之善乎趙咨之對曹丕也而終之曰屈身於陛

下是其略也所議質子終於不遣雖曰貢珍而旋得報重
幣雖曰稱藩受爵而南面稱孤自如雖襲羽獻功而荆襄
封殖自若名雖曰屈而實何少損哉卽魏人陰實雄之而
陽藉前數者以覊縻之虛張招携懷遠之勢而已矧以曹
芳三主弁髦之君尚不及孫皓之威福惟辟其等爲世家
又何忝乎劉知幾論三國推王道則劉順而曹逆計國祚
則魏促而吳長總之不當以帝與魏也則均之爲世家當
矣豈爲抑魏而揚吳哉

荅國志屬魏之問第十八

問曰陳壽一書名曰三國志而實魏志耳何三國之有共

六十五卷魏居三十卷吳居二十卷蜀居十五卷總之魏
得其六之半而二國共得三之半猶之乎當日三分之疆
土也至考其書則魏氏六帝有紀而蜀吳二國之主俱夷
爲傳外則與袁董諸雄等内則與夏侯賈郭諸臣等猶之
乎晉張軌元魏蕭詧耳何得云敵國若江南之陳鄴下之
齊關中之周之三國乎子欲以帝紀漢室世家魏吳奈魏
志實繁而蜀志太略尚不能等吳安望魏也毋論二帝之
紀寥寥至如關張趙馬黃五將共爲一傳而雲長秉燭待
旦一事又所不載子將何據以充實之卽使有如椽之筆
亦將焉施摶沙豈能飯乎荅曰蜀志雖略豈得漫增陳氏

本文裴氏采注錯綜成篇亦自斐然吳志煩簡稍當至於
魏志大自可裁夫名曰帝紀則外國大事皆當入之魏武
一紀仍歸孝獻而曹操一傳自有傳體昭烈皇帝後皇帝
二紀卽可采魏吳二國十主大事屬之荀彧王允諸公仍
爲内傳管寧崔琰諸公繼收内傳若夫袁董諸雄或爲漢
臣或爲漢賊此於曹氏何關魏志安得有之乃今別爲載
記則魏氏所得比舊本所省亦多而漢家紀傳爲不少矣
乃若秉燭一事僅見於陽節潘氏所云此乃掇拾稗官氏
之說陳氏裴氏俱所未有余曾持論曹瞞雖奸不至爲此
兒戲鬼計陷人不義且嫂叔不親授受鄉黨稍知自好者

亦知不爲說者乃以此而壯關公亦淺甚矣但云秉燭哲
於自明終屬謏陋此眞優伶作劇之爲豈史家之正簡乎
無據可也不書可也卽略不害其爲季漢書也

荅詞人尸祝魏君臣之問第十九

問曰子序中騷人詠客沒溺三祖陳王鄴中諸子之才華
亟尸祝之而罔辨子獨非其儕乎而乃爲此反復辯論不
少假借是何苦樹幟於漢而操戈於曹也荅曰子非敢以
騷人詠客自居然而竊嘗措足詞壇之側則所尸祝自晉
宋迄今皆有其人况於三祖陳王鄴中諸子則三百篇楚
騷漢賦之外孰有似其才華者而不以尸祝乎顧於統系

之間欲操史家之權則不容付之罔辨耳盖史之與集各自一部分路揚鑣兩不相趨亦兩不相廢固不以集部之文曲史部之筆亦不以史官之律掩作者所長不必遠譬卽如陳孔璋爲袁本初草檄數曹公罪後曹公得孔璋笑曰卿檄文佳則佳矣然辱孤足矣何至辱孤先代非但赦其罪而且不毀其文至於昭明得收入選夫以孔璋之文且不以罪廢況三祖陳王諸子之才華一時祖父子孫君臣兄弟琳瑯千古又豈得以史官之律而廢之乎人但知三祖陳王耳不知高貴鄉公之宏博亦大不可及也余又以爲陳王卽不爲帝亦可自雄卽三祖自雄何必爲帝堯

舜禹湯固皆爲帝孔子素王所不敢擬柱史園吏盲史腐令亦何必高位哉必艷其才華而以帝統歸之則南朝之君文采煒然南唐李主王孟蜀主亦俱好文安得帝之以冠元魏唐宋也況夫忠武一集人以擬之管韓而出師二表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昭烈熟於申韓關公深於左氏此其文又當何如而乃必名之爲僭爲寇爲賊乎奈之何以尸祝彼而罔辨此也余向作歷代文人史則又推尊曹氏蕭氏列祖稱制而以陳孔璋沈休文諸臣傳於其下是又不啻尸祝之而已要之所重各自有在也

答季漢書與同於陳氏之問第二十

問曰陳壽書法子既一掃而更張之大都反客爲主序中所云削其誣詞易其名稱是矣然而彌其脫落則似出於本志之外綜其實事則不出於本志之中夫以承祚簡質之目上之濟美孟堅下之雄視蔚宗子豈能以簡質而摹其簡質乎抑又能易其簡質而爲繁華乎答曰如子所云皆子所不能也然而皆有所不必也夫承祚此書大綱不正耳細目則不甚乖道法不明耳事辭則不至陋誣詞雖游削之始淨名稱雖紊易之始嚴脫落則彌之如以線而貫其珠實事則綜之如以絡而聯其璧盖全用其文者四之一半用其文者亦四之一參用其文者亦四之一而予

之所獨斷者則亦四之一離合出入時而用彼法時而用我法其簡質固在而繁華焉施不敢謂臨淮入汾陽之軍庶幾乎太尉呼劉氏之袒豈至如騎刼代昌國之將哉余序中所云塾童里老學士大夫騷人詠客總付之不觀余今改定更其道法用其事辭正其大綱條其細目方在脫草尚未災梨而聞者無不人人踴躍拭目以待殺青此季漢書行而國志之所舛悉發矣承祚之所長畢著矣九原有知當以余爲良醫而補其刖豈酷吏而舞其文哉

季漢書答問 終

季漢書凡例四十四條

凡例之立劉知幾以爲夫子修經始發凡例杜預于左傳則見注序而不別爲篇自是而後代有作者至張守節之于史記其說詳矣輓近撰定之書無不有凡例而詳畧不同余今改正三國志作季漢書蓋變文起例其說不得不詳觀者毋訾其贅

凡立國者止稱一字如周如漢之類作史者因其再立則表曰後如後周後漢之類所以別于前也陳壽三國志名實俱淆而余易以季漢書者非徒正名考實而實因後皇帝追謚忠武冊文中語楊戲季漢輔臣贊題目非

杜撰也

凡本紀始于司馬遷而呂后以女主稱制得之項籍以霸王主盟得之非正例也班固改稱帝紀呂后項籍並降爲傳范曄則並稱帝后紀而附以皇女陳氏尊魏氏爲帝紀皇后紀列蜀吳爲傳固是不通然而于昭烈後帝稱先主後主甘吳俱稱皇后至孫權則斥名之諸后則稱夫人而已是亦有微辨焉余今獨尊三帝並尊諸后附以諸王稱曰本紀酌史記後漢書之例云

凡傳始于左氏而亦有內外之稱然以其文耳非以其人也余今于漢家既首尊孝獻皇帝豈得有君無臣故王允孔融諸公采漢書也崔琰袁渙諸公移陳志也董承魏諷諸公升裴注也諸葛亮諸公仍陳志也而總名曰內傳馬則論其人矣

凡世家亦始于司馬遷雖皆有土王侯而旁及外戚班固以下皆不立至歐陽修復立十國世家陳志尊魏抑吳固爲不倫而蕭常續後漢書乃以魏吳二方並降載記似又太苦余今等爲世家蓋上則擬迹魏斯楊行密而下則雄視二袁二公孫矣

凡外傳正史之外則皆有之如漢武帝趙飛燕之類蓋摭其奇逸猶別傳耳非外之之也余今于魏吳二方諸臣雖

各有否臧而亦皆是君是臣雲龍風虎但惜其不能如孔明士元之本內元直季珪之外而內也則外之而已

凡載記創見于東觀再見于晉書蕭常以二方當之直視以草寇荒夷深惡之矣余謂董卓元兇仲家潛逆黑山羣盜公孫度僻壤何異于犢馬氏羌處以載記是誠允當至如袁紹始倡討卓之舉呂布終著誅卓之功張楊有奉迎大駕之勞陶謙有推戴昭烈之誼似于載記太苦然而諸雄彼善于此則固有之要之皆無義戰上之不能勤王中之不能創霸卒之爲不成君傳之亦不冊世世家不可列傳不可非載記而何

凡史傳原無所謂雜也五代史始有雜傳始之以王鎔終
之以趙延義百有餘人以其朝敵暮臣倏起倏仆故以
雜名之余謂李郭爲董氏羣兇田沈爲袁氏名將雖其
人亦有不同而皆始終一主似與五代諸人殊然旣不
可没他又無所附則以雜傳處之附于載記之下不必
如王猛張賓謝艾之各繫于其主也
凡失尊之君不受篡國之謚此史法也然亦有之如晉恭
宋順齊和梁敬之類以其無貶詞也孝獻逢篡之時昭
烈傳聞遇害乃謚曰孝愍皇帝夫以宗臣繼統而恭謚
舊君則史當遵之然而考之謚法聰明睿智曰獻魏人

以此爲謚固緣感其推位之情亦誠贊其主德之實細
閱袁范二紀帝于聰明睿智眞無愧也恨生不辰耳使
在孝文之終當居孝景之上是固當以獻與之不特恭
順和敬而已至于在國逢藉曰愍如晉愍之弑于劉聰
唐愍之弑于廢帝是也孝獻被篡未被弑也則愍字爲
虛昭烈君臣哀之耳余今不必遵之而但稱孝獻一如
袁范之說云
凡帝未即眞不稱其謚如司馬遷高帝紀初起時稱曰高
祖乃繼之曰沛公又繼之曰漢王至其即眞復稱高祖
班固前後因之而于即眞之中則稱帝稱上而已范曄

後漢書則世祖初起時即稱光武即眞之後間或稱帝
余今一從其例即稱昭烈使急別于操權迨其即眞乃
稱曰帝則如班史云
凡嗣立之君果其先帝所立即當稱帝陳志于二帝稱先
主後主非其法矣綱目改正昭烈皇帝旣已得之奈何
復仍後主也余今于後主則稱後皇帝若夫失尊之後
爲安樂易代之謚爲漢思又在所勿論矣
凡名字改正的確如韋曜爲韋昭之類及考吳人曹瞞傳
與郭頒世語諸書則曹操當爲夏侯操今若改正似恐
駭人且陳壽本文云曹騰養子嵩生操莫能審其生出

本末而操又以愛女子夏侯楙豈同姓而可爲婚乎則
夏侯氏亦非的也故仍從曹氏即劉知幾證以二氏合
傳而云爲夏侯氏不當據矣
凡正統已亡而僭國尚存則遺收後代孫休末年季漢已
亡則孫皓一世十六年于漢何關其在義例皆當削去
然晉書旣所未收余今改正國志且姑存之益準五代
史吳越諸世家之例
凡諸宗室史記兩例梁王世家吳王列傳漢晉二史各有
不同惟南北史列傳首后妃而次諸王本春秋先同姓
之義乃今諸王附諸后本紀矣于是內傳首以宗子季

漢宗子劉虞最賢故首列之劉表高名素望原在黨錮諸賢之中其與益州二牧雖各據一方適所以爲昭烈之地劉繇劉馥雖蕞爾郡伯不當屬于魏吳今並升諸內傳之首準李氏例也乃若魏外傳則亦先諸夫人次曹氏夏侯氏吳外傳則亦先諸夫人次孫氏從此例也陳志曹氏夏侯氏合傳誠爲有理而乃于孫氏抽出峻綝則又自破其例今並正之

凡內傳諸臣與獻帝周旋而無恙者如荀悅以下是也死李郭諸兇者如王允以下是也死曹氏者如孔融以下是也不死曹氏而亦不比曹氏者如田疇以下是也以

高逸終者如龐德公以下是也以學藝顯者如鄭玄以下是也俱並收之惟有盧植朱儁皇甫嵩雖在獻帝之初有討黃巾之績然其人勲庸品格多著桓靈間范史已詳此則不贅

凡傳本以一人爲一篇而間有二人以至諸人錯綜成傳者史記酷吏則已有之今內傳則有吉金耿韋外傳則有劉放孫資秦張杜黃等傳用此例也

凡傳以子繫父如种拂种劭以弟繫兄如馬良馬謖者固多然而有不盡然者則有別鍾毓于鍾繇鍾會陳泰于陳羣王肅于王朗獨賢之也別諸葛恪于諸葛瑾獨否之也別杜恕于杜畿均賢之也是又有別例焉乃若父茂子潛父彪子修兄瑾弟亮則又當別論矣

凡傳止于季漢三朝以綴吳孫皓一世其有傳首弁祖父于桓靈間者則少及之傳尾續子孫于晉武世者一切削之然而嵇阮范三公與王沈雖在晉書顧三公爲魏之忠臣貞士而王沈則魏之逆賊入晉一年而死則闗收之以示衮斧

凡本紀內傳文章如詔令表箋一切存之惟譙周仇國論正釋譏則削不收二方文章魏如王杜高堂之疏吳如周魴七札陸凱二十事之類並收罔遺惟曹植二表潘

勗九錫文已見文選而文且爲僞命故並削之

凡陳志本文一無所遺但易其名稱而已惟有共是一事裴注反爲詳贍而本文不免疏落則少節之而升補以注更覺可觀止削去潘濬一傳濬在荊州時無一長自效而降吳之後曲爲盡忠猶華歆在魏罪不容誅楊戲贊中深鄙之矣不削何爲

凡評從司馬遷來遷又祖左氏君子曰體劉知幾不然此體蓋傳中敘事美惡並收褒貶自見何容復贅即太史公之論或抽述軼事或旁及他事不專立義也下迨范曄復于論後作贊愈爲蛇足知幾駁陳壽諸評爲膚緩

不切則何足存哉國初宋王諸公纂修元史欽奉
聖諭不必作論矧余小子敢不從周而從杞宋耶不作可也不改亦可也陳氏諸評既已不收則裴松之所引袁子傅子徐衆孫盛習鑿齒諸人議論例當槩削猶有臆見則俟他日作季漢書緒論或間有所評耳

凡漢三朝君則稱帝稱上稱乘輿稱車駕稱朝廷后則稱皇后用軍則稱出師稱伐稱討軍勝則稱振旅敗則稱敗績晏駕則稱崩失尊則稱蒐惟羣臣則與二方一槩稱卒耳至若書魏之來攻也則稱西犯書二方之相攻也則彼此俱稱敵二方之臣寇邊塞者不得稱官但稱

魏將吳將而已二方相攻魏稱吳將吳稱魏將亦用此例三帝自稱曰朕昭烈未帝時稱孤不必別於操權矣

凡二方僭竊書其大綱至若名號官儀詔勅建置諸條細目皆彼國君臣張皇之文不必盡華亦所謂著其實也

凡書忠臣討賊義正辭嚴如耿韋諸公袁范等書稍有微義而獨一魏諷在在以謀反蒙譏寃矣寃矣今特表之而王陵毋丘儉諸葛誕爲魏討晉其義亦同久稱三叛並從此例而昭雪焉

凡人臣殊禮如周公蕭何霍光皆出人主本意至于王莽則矯竊之矣曹操爲兗州牧時遥表天子猶爲可恕至其在許則挾天子無所不爲自爲丞相爲公爲王冕十有二旒陳志皆稱天子命公果誰欺乎今一切改之曰曹操自爲丞相以至自號其妻爲皇后自以其子爲丞相副其于曹丕受禪則曰篡位奉帝爲山陽公則曰廢帝庶幾暴其罪焉至書孫權則惟曰僭而已與操丕又自不同

凡君臣各有分屬皆不相凌操丕于漢固爲僭篡至于曹芳之後爲司馬氏所魚肉雖是天道昭然受報不爽然而司馬氏之于魏又漢之操丕也故其于師書廢于昭書弑而于毋丘諸公則書討一從漢例焉

凡書寇賊則曰作亂曰反叛其率衆倡義則曰主盟曰起兵今書孫堅則曰起兵討董卓書孫策則曰移書絕袁術袁紹得書主盟呂布得不書叛而書曹操之于袁紹呂布劉表孫權皆不得同于漢丞相亮之出師伐魏焉至于操征烏丸權討山越不在此例

凡二朝本紀中所書二方大事如廢弑則魏曹髦吳孫亮皆嗣立少主也如封拜則魏司馬懿等吳顧雍等皆軍國大臣也如攻擊則魏合肥之戰吳東興之戰皆勝負大役也如殺戮則魏曹爽吳諸葛恪皆夷族兇殘也即不來告例得書之以尊朝廷之制其諸小事各見世家

不得盡贅
凡本紀災祥關天文者一切書之其于二方槩不得書天文之外有關改年如魏青龍吳赤烏則書之分合郡邑本紀世家俱得各書
凡紀年本紀則稱改元如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下書魏黃初二年明年入吳黃武元年後皆倣此然二方但書改年不許以元也本紀每年俱提頭中貫以時月日無事亦不必書每年先書本朝一切事其二方大事並有所見者則云是歲云云先魏次吳其獨見者或魏或吳矣世家紀年不提頭且月而不時不日以別于本紀也其

本無月而有時者則仍其舊焉
凡本人大事自當詳屬本傳雖或互見然各有所重如黃蓋建火攻之策是其生平大事吳國元勳當于本傳詳之而互見曾肅周瑜諸傳可也陳志乃詳于瑜傳本文裴松之引注亦傳其下而蓋傳則曰建火攻之策一句而已甚爲非體余今于瑜傳則用此句而移蓋策百數十言屬之于蓋餘亦倣此
凡注中事體恢宏言詞正大可與本文合者則升而接之其有委瑣細碎又不可棄者則仍存作小注焉
凡注升本文則易其名稱如魏武則稱曹操先主則稱昭烈丕權後主亦然若仍存小注則照其本文操或作曹公昭烈或作備之類小注共一百餘家而存作者姓名僅三之二初見則帶姓名如常璩華陽國志之類再見則去姓名其有本無者則初見亦竟書其書如獻帝記諸書而已
凡本文無傳或僅見諸傳中裴氏補注其下甚多除漢靈帝以前晉武帝以後一人具有始末如漢臧洪王烈諸人魏吳質王粲諸人吳趙咨張悌諸人不下數十人今盡升本文作傳各從其類焉亦補遺闡幽意也
凡注中之人始末不具而前後散見傳中如漢吉丕魏王

經諸公討賊死國大節於昭安可泯泯而已太醫令微官而有如許心膽袁范二史互有一詞陳壽弁于書矣至于高貴鄉公乃漫書卒深爲晉諱卽于主髦亦爾又何有于臣經使非裴注袁贊則彥緯罔死矣今乃薈撮始末成爲一傳合于玄伯是特例也
凡注有一事而諸注並載裴氏並收者甚多卽如高貴鄉公被弒一事玄伯昌言司馬昭之前遂有數種皆灼可觀不妨重出其有數種而良苦不齊則有所去取矣
凡裴注在魏志中者幾與本文相埒吳志則三分之一蜀志則五分之一論者謂陳氏固爲太略而裴氏又不免

大蕪亦似有理卽如郭冲五事裴氏于蜀志旣已引之而旋復駁之是何說也他如此類甚多逢其引之而駁者則兩削之至若曹丕篡漢時詔策表章見于禪代衆事十數往返幾數千百言裴氏豈不知其僞而乃盡收之乎余盡削之不爲過矣

凡裴氏所引諸注大約作者半在陳氏之先半在陳氏之後在其後者陳氏不及收在其先者陳氏或偶未見或見之而棄去不盡無見乃裴氏謂多多益善故不擇良苦而一網無遺欲以逞博耳中有一事並見於蜀記魏氏春秋最爲可恨至考作者之人一爲王隱一爲孫盛

二子皆東晉人去季漢將百年豈前人未載而留以待二子乎裴氏于諸注亦深惡二子之妄而又引之何其自相背也今亟削之

凡裴氏諸注可謂博采矣然裴氏實與宋劉義慶同時而世說新語則裴氏所未引者若干劉孝標注則又出其後矣勿論可也至考劉義慶卒于元嘉二十一年裴氏卒于元嘉二十八年則世說新語與三國志注相後先而裴氏不引不可曉也容止部魏武以崔琰代臨夷使劉知幾業已駁之王氏世說新語補夙惠部又有孫策年方十四在袁術坐不欲見劉豫州一事誠爲沁脾可喜余諦考之昭烈涿人首事踪跡多在徐沛間其後淮南與術相攻亦未相見建安六年方至荆州于時術策先後歿昭烈何緣見之此事時地皆繆余今于此不得輕引待他日作季漢書逸事卽僞不妨引之耳

凡裴注之引而復駁者與夫重出而苦者固皆削之然其中無大關繫而却有可駭可愕如陸氏異林干寶搜神記列異傳管輅別傳諸書雖不免怪誕奇衺而好古好奇之士則多喜之一切不削

凡裴注多有升而爲本文者然本文中有陳壽口語不類余今改作之文却不可改又不可棄則降爲注如陳壽

上諸葛亮集載陸凱上孫皓二十事之類然亦不多

凡志中疑悞如荀彧則漢紀作郁皇甫酈則漢紀作麗今俱從彧從酈盖更據後漢書一重案也張飛本字益德而俗作翼德但從益字袁曜卿之名則斷從煥王經之字則斷從彥緯惟吳中有兩孫慮則以尊卑之行而切近相犯此眞可疑却不可斷則姑存之其餘疑誤亦多非有確據不敢輕改存以俟考

凡志始于史記八書班固增改十志而表則同矣季漢兵爭不遑歷年並促陳壽宜其無志而奈何以志名其全書余今不必補作但作兵戎始末表人物生歿表以俟

考焉

凡諸史司馬遷首創史記而中有書班固繼改曰書而中有志陳壽繆改曰志李延壽繼改曰史其後五代準史記也宋遼金元準南北史也後漢以迨兩唐準漢書也而志則無有準之者余今以季漢而紹兩漢固宜名之曰書準班范也本紀三卷內傳十七卷世家六卷外傳三十卷載記三卷襍傳一卷總第爲六十卷之數又準史記例也或以余參用陳氏舊文不得云撰夫以蕭氏文選昭明未措一辭而亦名撰矧余此書其事則三國其文則平陽而其義則竊取于范習二家乎觀者亮不以爲僭矣

季漢書凡例終

季漢書目錄

四卷　季漢書七
孔融荀彧崔琰邊讓
董承魏諷金禕吉本耿紀韋晃劉陽
五卷　季漢書八
田疇張範袁渙王修　陸績太史慈
六卷　季漢書九
龐德公司馬徽徐庶　管寧王烈邴原
焦先張琰胡昭扈累寒貧
七卷　季漢書十
鄭玄荀悅袁遺應劭許劭謝該仲長統

張玄孫嵩楊豊鮑出　華佗左慈
八卷　季漢書十一
諸葛亮
九卷　季漢書十二
關羽張飛　趙雲馬超黃忠
十卷　季漢書十三
龐統　法正
十一卷　季漢書十四
董和　馬良向朗　費詩楊洪　陳震呂乂
十二卷　季漢書十五
蔣琬　費禕　董允　姜維
十三卷　季漢書十六
許靖劉巴杜微　譙周黃權羅憲　夏侯霸
十四卷　季漢書十七
霍峻王連呂凱　李恢馬忠王平張嶷
十五卷　季漢書十八
劉封彭羕劉琰　廖立李平　楊儀魏延（陳祗黃皓）
十六卷　季漢書十九
秦宓簡雍伊籍張裔
孟光許慈來敏尹默李譔郤正　周羣杜瓊

十七卷　季漢書二十
鄧芝宗預張翼　王嗣常播衛繼　楊戲
世家六卷　魏三卷　吳三卷
一卷　季漢書二十一
曹操
二卷　季漢書二十二
曹丕　曹叡
三卷　季漢書二十三
曹芳　曹髦　曹奐
四卷　季漢書二十四

季漢書目錄終

季漢書本紀卷一

歙邑謝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孝獻皇帝

孝獻皇帝諱協孝靈皇帝中子也（諡法曰聰明叡智曰獻　帝王紀曰協字伯和）母王美人懷帝畏何皇后乃服藥除之而胎堅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帝始生后酖殺美人而董太后養帝號曰董侯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卽位封帝爲渤海王徙封陳留王（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　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　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　劉艾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耶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九月甲戌董卓廢少帝爲弘農王王卽帝位遷皇太后永安宮改昭寧爲永漢丙子卓弒皇太后何氏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

所領諸署侍於殿上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董卓自爲太尉加鈇鉞虎賁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甲午以豫州牧黄琬爲司徒遣使弔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十一月癸酉董卓自爲相國十二月戊戌司徒黄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都護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初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

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驍騎校尉曹操行奮武將軍以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董卓弑弘農王荀悅漢紀曰卓使郎中令王儒進酖於王曰服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飲藥王自歌曰天道易兮運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往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爲帝王兮命夭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悼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坐者皆悲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爲吏民妻矣自愛從此與卿辭遂飲藥而死帝聞之降坐盡哀唐姬者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人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爲李傕所略不敢自說也傕欲妻之唐姬不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爲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爲弘農王妃李傕舉博士王儒爲侍中詔曰儒前爲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辭曰董卓所爲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帝終不用白波賊寇東郡二月乙亥太尉黄琬司徒楊彪免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珌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自留屯畢圭苑壬辰白虹貫日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己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戊午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夏五月司空荀爽卒六月辛丑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以大鴻臚韓融少府陰修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吴修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惟韓融獲免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冬十一月庚戌鎮星熒惑太白合於尾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

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討卓殺荆州刺史王叡南陽太守張咨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董卓自爲太師孫堅兵到魯陽與袁術會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治兵攻卓尋移屯梁東爲卓軍所攻堅潰圍出復收兵與卓將胡軫合戰于陽人大破之卓請和堅不許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袁紹韓馥欲立劉虞爲帝劉虞不敢當夏四月董卓入長安孫堅乃前入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六月丙戌地震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

爲司空太尉趙謙罷太常馬日磾爲太尉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畧魏郡東郡太守王肱不能禦九月蚩尤旗見於角亢冬十月壬戌董卓殺衛尉張温十一月青州黄巾冠泰山泰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黄巾轉冠渤海初中平中鉅鹿人張角自稱黄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以應之其黨寖延天下昭烈往擊失利遂奔中郎將公孫瓚瓚時大破黄巾於東光表昭烈爲別部司馬是歲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孫堅攻荆州刺史劉表於襄陽堅戰歿袁紹及公孫瓚戰於界橋瓚軍大敗夏四月辛巳誅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錄尚書事總朝政騎都尉呂

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温侯遣使者張种撫慰山東青州黄巾冠兖州殺刺史劉岱於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於壽張降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丁未以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並戰歿吏民死者萬餘人呂布亦戰敗走出武關李傕等並自爲將軍己未大赦天下李傕殺司隸校尉黄琬甲子殺司徒王允皆夷其族丙子前將軍趙謙爲司徒秋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八月遣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以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司徒趙謙罷九月李傕自爲車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鎭東將軍濟出屯弘農甲申以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爲司空並錄尚書事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祿大夫周忠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漢紀曰日有蝕之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晷過度無有變色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立司候不明疑悞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幽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微焉能不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不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丁卯大赦天下三月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温據淮南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夏五月癸酉無雲

而雷六月扶風大雨雹華山崩裂太尉周忠免太僕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下邳賊闕宣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擧兵尋殺之雨水遣侍御史裴茂訊詔獄原輕繫漢紀曰帝使侍御史裴茂之詔獄原輕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善士爲傕所枉者傕表之曰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于理詔曰災異數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解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絶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獻帝紀曰時長安中謠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褁衣

褰裳當還故鄉聖王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於天市司空楊彪免太常趙溫爲司空公孫瓚殺大司馬劉虞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溫免乙巳衛尉張喜爲司空孫堅子策從袁術請其父兵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是歲琅邪王容薨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改元甲子帝加元服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三年之戚禮不言吉朕雖不能終身思慕其何忍言後宮之選乎於是太尉朱儁司徒淳于嘉司空張喜奏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

改葬皇妣追上尊號曰穆宗恭宗故事甲申改葬皇妣王氏于文昭陵號曰靈懷皇后丁亥帝耕於籍田三月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劭戰歿夏六月丙子分涼州河西四郡爲廱州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大蝗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戊午太常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三輔大旱自四月至於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叛寇屬縣郭汜樊稠擊破之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司徒淳于嘉罷冬十月長安市門自壞以衛尉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十二月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揚州刺史劉繇與孫策戰於曲阿繇軍大敗策引兵渡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太傅馬日磾卒於壽春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二月乙亥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三月丙寅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夏四月甲

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漢紀曰伏后琅邪東武人也父完深沈有大度舉孝廉稍遷五官中郎將侍中以選尚陽安長公主主桓帝女也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次均次尊次朗后以選入掖庭爲貴人完遷執金吾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塢大旱五月壬午李傕自爲大司馬六月庚午張濟自陝來和傕汜秋七月甲子車駕東歸漢紀曰車駕出宣平門汜兵數百人前曰此天子非也左右皆將戟欲交侍中劉艾前曰是天子也使參乘高舉帷諸兵何敢逼至尊耶汜兵乃却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饑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河陽丙寅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封平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郭汜自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董承爲安集將軍並侍送乘輿張濟爲驃騎將軍還屯陝八月甲辰幸新豐漢紀曰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詔尚書郭汜除

汜曰朕遭艱難越在西都感惟宗廟靈爽何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宜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上曰祖宗皆在洛陽靈懐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轅日夜以冀臨河詔謂其廣望宋不謂其遠而汜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浦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張濟謂尚書河西太守劉玄欲以所親人代之上曰玄在郡連年若有治理迨遷之若無異效當有召罰何緣無故徵乎尚書皆謝罪上既罪濟所謂也詔曰濟有扳車駕之功何故無有表而私請耶一切勿問濟聞之免冠徒跣謝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爲長史詔曰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爲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專政令朕秉萬機豈可復亂官爵邪時上年十五每事出於胸懐皆此類也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將伍習夜燒所幸學舍逼脇乘輿楊定楊奉與郭汜戰破之壬寅幸華陰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張濟復反與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傕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殺光

祿勳鄧淵衛尉士孫瑞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傕等戰大破之詔使侍中史侍太僕韓融告張濟曰朕惟宗廟之重社稷之靈乃心東歸日夜以冀洛陽丘墟靡所庇廕欲幸弘農以漸還舊諸軍不止其競遂成禍亂今不爲足民在塗炭濟夙有忠亮乃心王室前者受命來和傕汜元功既建豈不惜乎濟其廪給百官遂究前勳昔晉文公爲踐土之會垂勲周室可不勉哉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詔曰傕汜自知罪重將遂唐突爲吏民

害可復待韓融還乃議進退承等固執宜進十二月庚申車駕發東傕等復來追戰王師復敗殺略宮人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戰歿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不聽是時虎賁羽林行者不滿百人傕等繞營叫喚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也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爲陜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無師乎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

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向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船船上人以刀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既渡河幸安邑漢紀曰既渡河到太陽止於人家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饑餓河内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胡才爲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鎭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是歲曹操自爲兗州牧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

二月韓暹攻衛將軍董承後將軍袁術攻昭烈昭烈拒之曹操表爲鎭東將軍封宜城亭侯遣將曹洪西迎天子自爲建德將軍封費亭侯尋假節鉞録尚書事夏六月乙未幸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謁太廟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楊安八月辛丑帝乃遷居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韓暹爲大將軍楊奉爲車騎將軍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間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梠或餓死墻壁間或爲兵士所殺辛亥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殺侍中臺崇尚書馮

碩等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曹操以洛陽殘破庚申挾帝遷都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己巳車駕幸操營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曹操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己以聽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孫策移書絶之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三月袁紹自爲大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饑江淮間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貢楊奉韓暹寇徐揚閒昭烈邀擊盡斬之

三年夏四月遣謁者裴茂率中郎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冬十月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十一月大司馬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呂布數與曹操相攻昭烈亦敗於布因歸曹操操表昭烈爲豫州牧使擊布復敗操遂自出兵與昭烈擊布十二月禽於下邳殺之昭烈與操還許操又表爲左將軍

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於易京瓚敗死輔國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夏六月袁術死初置尚書左右僕射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袁紹既併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攻許曹操迎敵出軍黎陽尋還許分兵守官渡

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秋七月立皇子馮爲南陽王壬午薨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敗走冬十月有星孛於大梁是歲孫策卒弟權襲其餘業曹操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卒于寘國獻馴象是歲越巂男子化爲女子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牧冬十月有星孛於東井十二月賜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賜以爲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衆降秋九月賜百官尤貧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於北斗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州獲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爲琅邪王十一月割東海之襄賁郯戚

以益琅邪省昌慮郡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冬十月辛卯有星孛於鶉尾乙巳黃巾賊殺濟南王贇十一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温免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爲丞相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勳郗慮爲御史大夫壬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月劉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荊州降操操因急追昭烈昭烈敗走得諸葛亮於隆中與之入吳求援孫權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師攻孫權昭烈說權抗操因合兵大敗操於烏林赤壁操奔還昭烈表劉表長子劉琦爲荊州刺史尋卒

十四年冬十月荊州地震昭烈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自領荊州牧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孫權徙治秣陵改名建業城石頭作濡須塢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洧水潁水溢螟八月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

北王敦爲東海王冬十二月星孛於五諸侯是年曹操殺侍中荀彧帝當祖日爲廢讌樂特謚敬侯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大雨水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益州牧劉璋逼於張魯且畏曹操遂迎昭烈入益州使備張魯推昭烈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提兵臨葭萌

十九年春正月耕籍田夏四月旱五月雨水昭烈從葭萌還破劉璋璋降昭烈遂得益州冬十月曹操遣將夏侯淵討朱建於枹罕獲之十一月丁卯曹操弒皇后伏氏及二皇子滅伏氏族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爲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孝弟力田二級賜諸王侯公卿以下穀各有差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請還荆州昭烈因與中分孫權攻合肥未下徽軍還爲魏將所襲僅免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内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進爲魏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匈奴南單于來朝是歲曹操殺琅邪王熙

二十二年冬有星孛於東北大疫孫權請降曹操操報使修好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死之被夷三族三月有星孛於東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夏五月昭烈定漢中羣下表爲漢中王秋七月魏諷謀討丕事覺被害八月漢水溢冬十一月孫權襲殺關羽遂取荆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曹操卒子丕襲位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曹丕篡位廢帝爲山陽公邑一萬户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爲列侯昭烈傳聞帝遇害乃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明年昭烈踐祚至後皇帝建興十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始薨自廢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魏人謚曰孝獻皇帝以天子禮儀葬於禪陵置園邑令丞太子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晉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歿於胡賊國除

季漢書本紀卷一終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昭烈皇帝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孝景皇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昭烈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昭烈以孝桓皇帝延熹四年生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邑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

人人皆然之昭烈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耶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昭烈相友瓚年長昭烈以兄事之昭烈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納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昭烈由是得用合徒衆解人關羽

亡命奔涿郡遂與郡人張飛同以兄事昭烈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昭烈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柳（五葬反）棄官亡命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毌丘毅詣丹楊募兵昭烈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孝獻皇帝初平二年爲高唐尉遷爲令（英雄記云劉備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兵衆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爲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爲別部司馬郡民劉平恥爲

之下使客刺之昭烈不知待客甚厚客不忍刺以狀語之而去且云防繼至者其得人心如此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昭烈內豐財施外禦寇難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袁紹攻公孫瓚昭烈與田楷東屯齊與平元年曹操攻徐州牧陶謙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昭烈俱往救之時昭烈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聚得饑民數千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之昭烈遂去楷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登請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

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保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昭烈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袁暐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明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昭

烈昭烈拒之於盱眙淮陰曹操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二年昭烈留張飛守下邳而自引軍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襲下邳張飛敗走布虜昭烈妻子昭烈聞之引兵還比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不利楊奉韓暹寇徐楊間昭烈邀擊盡斬之昭烈求和於布布許之令還州并勢擊袁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昭烈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諸將謂布曰備數反復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昭烈昭烈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

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布又惡之自出兵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表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操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操自將兵東出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鈔布怒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妻子復得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助昭烈圍布於下邳生禽布昭烈復得妻子從操還許操表昭烈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四年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操遣昭烈督朱靈路招邀擊術未至術病死昭烈未出時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

詔當誅曹操昭烈未發操從容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于時正當雷震昭烈方食失七箸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五年承等事敗皆被害昭烈遂守下邳靈等還昭烈乃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東海昌霸與郡縣多起應昭烈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操遣劉岱王忠攻昭烈大敗昭烈謂岱等曰使汝百輩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既而操自來攻昭烈敗走王沈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攻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

報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衆而走操盡收其衆獲昭烈妻子幷關羽以歸昭烈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來迎昭烈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先迎而身去鄴二百里與昭烈相見父子傾心敬重駐月餘日所亡失士卒稍稍來集操與紹相持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操應紹紹遣昭烈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昭烈操遣曹仁將兵擊昭烈昭烈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六年紹遣昭烈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操遣蔡陽擊之爲昭烈所殺操既破紹自南擊昭烈昭烈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

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昭烈因徐庶三顧諸葛亮于隆中亮傾心焉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疑之使拒夏侯惇等於博望久之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大爲所破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十三年操殺孔融昭烈聞之與亮流涕慨嘆尋操自來攻表會表病篤託國昭烈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昭烈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說昭烈攻琮荊州可有昭烈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

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典略曰備過辭表墓遂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及於當陽之長阪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昭烈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昭烈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虞溥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幷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卽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併力共擊操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昭烈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操聞

道而歸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昭烈昭烈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爲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昭烈昭烈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昭烈表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趙岐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爲備所攻劫死子禕事見魏武本紀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昭烈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昭烈至吳見權綢繆恩紀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

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昭烈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爲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劉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彊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于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操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操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操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昭烈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韋昭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昭烈留諸葛亮關羽等保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

昭烈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昭烈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昭烈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昭烈幷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昭烈北到葭萌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操攻權權請昭烈自救昭烈遣使告璋曰曹操攻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得志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實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

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搆矣陳述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修以此益奇之璋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昭烈昭烈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昭烈徑至關中質諸將幷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昭烈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爲從事皆破敗退保緜竹璋復遣李嚴督緜

竹諸軍嚴率衆降昭烈昭烈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鎭荊州昭烈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幷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蜀中殷盛豐樂昭烈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昭烈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

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昭烈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昭烈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操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昭烈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之郃等收兵還南鄭昭烈亦還成都二十三

年昭烈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爲操軍所沒昭烈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操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操自長安舉衆南攻昭烈遙策之曰曹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操至昭烈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操果引還昭烈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表於天子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鎭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

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鎭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

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臣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遊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在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鎭衛社稷光照萬世也奉

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昭烈昭烈上言天子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

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

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旣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

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鎭漢中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操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曹丕篡位改年黃初孫權稱藩丕策命權爲吳王或傳聞獻帝見害王乃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靑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按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

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群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塡星常從歲星相追近帝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于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

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

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爲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冑本枝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

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譙周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皇后吳氏皇子禪爲皇太子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以皇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害初帝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吳主權遣趙咨使魏尋盟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帝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

五谿蠻夷遣使請兵是歲魏甄夫人卒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帝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帝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音許交反）亭駐營自佷（音桓）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帝軍敗績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帝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帝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

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帝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使吳冬十一月庚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帝疾不豫舉兵拒守是歲魏遣太常邢貞持節拜孫權爲吳王以曹仁爲大司馬吳主權立子登爲嗣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黃元寇臨卭縣遣將軍陳曶音笏討元元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帝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遺詔勅後皇帝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

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夏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亮上言於後皇帝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季漢書本紀卷二終

季漢書本紀卷三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後皇帝

後皇帝諱禪字公嗣昭烈皇帝子也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踐阼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帝崩於永安宮五月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七尊吳皇后曰皇太后追尊母甘夫人為昭烈皇后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大赦改元

建興元年夏六月甲申太白晝見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嶲夷王高定亦叛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鄧芝使吳吳主孫權遣使來聘和親通好是歲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一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

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十二月亮還成都是歲魏主曹丕自將攻吳至廣陵而還吳主孫權遣使張溫來聘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是歲吳丞相孫邵卒以太常顧雍為丞相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三月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亾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敘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奄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者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

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
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三十萬衆董督元戎龔
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
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爲
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
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
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
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
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
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

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
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
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
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
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
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
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
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是歲魏主
丕疾篤召曹眞司馬懿受遺詔輔嗣主叡丕卒子叡立以司
馬懿爲大將軍

六年春正月丞相亮出師祁山不克冬十二月復出散關
圍陳倉糧盡引退魏將王雙來襲亮與戰大破之斬雙還
軍漢中
七年春正月丞相亮遣將陳式伐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
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魏主丕追
尊其祖考諡號併春安神三王于廟吳將周魴誘魏將曹休
吳主權使將陸遜大破休於石亭權尋僭稱尊號改年黃
龍遣使來盟共交分天下帝亦遣衛尉陳震使吳仍與盟
好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欲

寇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眞等皆還徙
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以梁魯在二國分
界故也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征西大將軍魏延破魏將郭
淮於陽溪是歲吳主權遣使備物乘海授遼東太守公孫
淵淵斬使送首於魏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
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亮大破
之射殺郃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十一月乙酉日
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鎭星
十年丞相亮休士勸農于黃沙作木牛流馬敎兵講武是

月乙亥日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是歲吳改年嘉禾

十一年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冬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是歲魏改年青龍

十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丞相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三月庚寅山陽公薨五月太白晝見秋八月丞相亮卒於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

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是歲魏以遼東太守公孫淵爲大司馬樂浪公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大將軍冬十月壬申太白晝見是歲魏以司馬懿爲太尉郭夫人卒立子曹芳爲齊王

十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帝至湔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巳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崩秋七月辛卯太白晝見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是歲公孫淵自立爲燕王稱紹漢元年魏改年景初毛夫人卒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改元大赦立皇子璿爲皇太子瑤爲安定王二月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秋八月癸丑有彗星見張宿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是歲魏以司馬懿征遼東破斬公孫淵吳改年赤烏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是歲魏主叡疾篤驛召

司馬懿與曹爽輔嗣王尋卒子芳立以曹爽司馬懿輔政

三年春使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是歲魏改年正始以司馬懿爲太傅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是歲吳嗣子登卒立子和爲嗣

六年五月朔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是歲魏主芳加元服立甄氏爲后吳丞相顧雍卒

七年閏月魏將曹爽夏侯玄等寇漢中鎮北將軍王平拒
興埶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爽等退夏四月朔日
有食之安平王蕤秋九月禕還成都是歲吳以上大將軍
陸遜爲丞相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崩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
守是歲吳丞相陸遜卒
九年夏六月太將軍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
馬蔣琬卒帝乃自攝國事是歲吳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
十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
衆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於繁縣汶山平康夷反

維往討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
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平之
十二年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
將軍句安李韶叛降魏是歲魏改年嘉平曹芳詣高平陵
司馬懿族曹爽等夏侯霸來歸以司空王凌爲太尉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是歲魏將王昶攻吳破
之吳主權廢嗣子和立子亮爲嗣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是歲
魏將王基陳泰攻吳破之王凌謀立曹彪事洩凌自殺懿

夷其族黨尋賜彪死司馬懿卒以司馬師爲撫軍大將軍
錄尚書事吳主權立潘氏爲后改年太元
十五年立子琮爲西河王是歲魏立張氏爲后以司馬師
爲大將軍吳主權改年神鳳尋卒魏將王昶胡遵毌丘儉
攻吳吳主孫亮立改年建興以全氏爲妃以諸葛恪爲太
傅滕胤爲衛將軍恪尋以大兵赴敵大破魏軍于東興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爲魏冦郭循害於漢壽夏四
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是歲魏李豐與
后父張緝謀廢置事敗皆死司馬師廢后張氏尋廢其主
芳而立曹髦改年正元吳主亮立妃全氏爲后大饗孫峻

殺諸葛恪于殿堂峻遂爲丞相
十七年春正月衛將軍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出
師隴西冬拔狄道河西臨洮三縣民居於綿竹繁縣是歲
魏主髦改年正元司馬師假黄鉞劍履上殿吳改年五鳳
十八年春衛將軍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大破
魏將王經軍却住鍾題是歲魏毌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
師師往擊之欽敗入吳儉敗死司馬師卒以弟司馬昭爲
大將軍錄尚書事吳將孫峻等率大兵攻魏至壽春魏將
諸葛誕拒破之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

會上邽濟失期不至秋八月維軍與魏將鄧艾戰不利引還成都立皇子瓚爲新平王大赦是年魏主髦改年甘露司馬昭自加號大都督假黃鉞吳主亮改年太平孫峻卒以從弟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

二十年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大赦是歲魏徵諸葛誕爲司空誕不就徵遂發兵討司馬昭殺揚州刺史樂琳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宦人黃皓始專政是歲魏司馬昭同主髦駐項而自將兵攻陷壽春斬諸葛誕吳主亮謀誅孫綝不克綝廢亮爲會稽王而迎立孫休改年永安尋誅綝

二年春正月日有食之夏六月立皇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璩爲上黨王

三年夏六月山陽公曹夫人薨秋九月追謚故前將軍關羽車騎將軍張飛驃騎將軍馬超後將軍黃忠軍師中郎將龐統護軍將軍法正是歲魏司馬昭進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魏主髦自發兵討司馬昭不克被弒其臣王經被害陳泰亦歐血死昭迎立曹璜改名奐改年景元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鎮東將軍趙雲夏五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姜維復率衆出侯和不利還住沓中是歲吳主休以濮陽興爲丞相與左將軍張布委之以事

六年夏魏將鄧艾鍾會分兵入寇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禦之大赦改元爲炎興衛將軍諸葛瞻禦鄧艾於綿竹敗績死之帝用光祿大夫譙周策出降于艾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亾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亾帝尋入洛陽降爲安樂公太始七年薨

孝獻皇帝伏皇后穆曹皇后

伏皇后諱壽琅邪東武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爲侍中初平

元年從大駕西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興平二年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度河走六官皆步行出營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幸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

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己之福而陰懷妒害苞藏禍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退避中宮遷於他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於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

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穆曹皇后諱節（謚法曰布德執義曰穆）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十九年並拜爲貴人及伏皇后被弒明年立節爲皇后曹丕篡位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帝既廢貶后爲夫人自後十八年後皇帝建興十五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舊制

昭烈皇帝昭烈甘皇后穆吳皇后

昭烈甘皇后沛人也昭烈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昭烈數喪嫡室后常攝內事隨昭烈於荊州產後皇帝值曹操軍至追及昭烈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棄后及後皇帝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帝崩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

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敎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敎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穆吳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后寡居昭烈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昭烈娉后昭烈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皇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崩合葬惠陵

後皇帝敬哀張皇后張皇后

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張皇后前敬哀皇后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漢亡後隨後帝遷於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甘陵王永安平王理太子璿北地王諶

劉永字公壽昭烈皇帝子後皇帝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于後帝後帝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漢亡後東遷洛陽

劉理字奉孝亦後皇帝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尊修典秩建爾於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

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蚤夭國嗣頹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漢亡後東遷洛陽

劉璿字文衡後皇帝長子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

十五立二十六年景耀六年冬漢亾明年正月鍾會作亂于成都璿爲亂兵所殺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瓚諶詢璩六人劉敗諶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漢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于成都也

劉諶後皇帝第五子也天性壯烈景耀二年立爲北地王深惡黃皓恣擅幾諫于帝不從悒悒不得志常壯姜維確有膽義必能立功而見譙周譏以仇國論乃駁之曰此先丞相所以委姜伯約意也乃反爲非耶因欲請出受維節度以身衛敵弗果而鍾鄧二軍已入內地周乃獻出降之計諶大怒曰若勢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于昭烈皇帝廟乃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季漢書本紀卷三終

季漢書內傳卷一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謝承後漢書曰虞父舒丹楊太守虞通五經東海恭王之後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温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衆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勑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

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寛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寛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爲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

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蒙險

間行奉使長安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丁浪反）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

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墻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狥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

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克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幷妻子還薊又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幷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埶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

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劉表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甚偉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緒恭劉祇田林爲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曰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晊字公孝爲八友　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詔書捕案黨人表亾走得免黨禁解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爲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爲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袁術之在南

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爲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答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下羨

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幷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悅服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命雅樂郎杜夔作雅樂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非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能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事曹操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操欲保江漢閒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

曰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皆歸之其埶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淮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奉使請許臨遣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

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操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附曹操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成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威德勸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操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傅子曰嵩詣許還稱朝廷曹公之德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

疑忌皆此類也昭烈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八年袁譚袁尚兄弟相攻表各遺書勸之譚尚盡不從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旌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膂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杌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冀州不弟之慠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

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踴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曹操之始征柳城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聽及操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君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建安十三年操攻表未至表疽發背卒世語曰表卒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

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讐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操操軍到襄陽琮舉州降昭烈奔夏口傅子曰傅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玄德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巽弟子嘏別有傳　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豫州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于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　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馳往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韓嵩等侯者十五人越爲光祿勳傅子曰蒯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公得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嵩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羲侍中羲章陵人先尚書令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曹公公賓客並會公問先劉

牧如何郊天也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公曰羣凶爲誰先曰舉司皆是公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卒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志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于今也公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荊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公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公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公心忌不疑欲除之五官將諫以爲不可公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其餘多至大官

劉焉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裔也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

司徒祝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幷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虞等皆海內淸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

伯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遥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幷凉騷擾西戎蠢叛宜敕公車特詔待以興禮諮謀奇策于是靈帝徵扶卽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爲蜀郡屬國都尉後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所長宓曰董扶襃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緜竹縣亦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

先殺緜竹令李升吏民翕習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閒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

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爲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唯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典略曰時璋爲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遣時征西將軍馬騰擁兵屯郿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

子又感祇災與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衆擊劉表英雄記曰焉以子璋代爲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朐䏰上蠢下如振反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爲讐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爲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爲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馬超與曹操相拒遣信相聞欲連兵擬操廣漢王商苦諫絕之

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幷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　益部耆舊傳曰王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聞著于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屬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爲脣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靖號爲誠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于官及聞曹操攻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幷雜御物於操操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操會操敗於赤壁松還勸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昭烈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昭烈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昭烈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勑在所供奉昭烈

昭烈入境如歸昭烈至江州北由墊音徒協反江水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昭烈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張松勸昭烈於會襲璋昭烈不忍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昭烈使討張魯然後分別明年昭烈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州從事鄭度說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稟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

昭烈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與
如正言謂其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
於是黜度十九年昭烈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
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
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
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昭烈遷璋於南郡公
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得荊州以璋為
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
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
土闡還吳為御史中丞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愛義有

仁讓之風後疾終於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昭烈定
蜀羲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啟蜀循昭烈以為奉車中
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漢吳

劉馥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
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曹操操悅之辟為司徒掾後孫策
所置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
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操方有袁紹之難
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
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
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
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
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
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
孫權率十萬衆攻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
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敵以破走
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
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

劉繇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

家焉繇伯父寵為太尉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繇年十九從父韙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
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
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
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
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
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
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
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
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

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朝廷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將奔會稽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閒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又使笮融助朱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劭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使宜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爲融所破更復招合

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本傳曰笮融者丹陽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操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偪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　謝承漢書曰融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與此不同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剌更以同盟還爲讐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兩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憾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嘆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喪盡禮故吏饋餉皆無所受後仕吳至光祿勳

季漢書內傳卷一終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王允黃琬种拂种劭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詣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瓆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任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

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弟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罪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

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

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泰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

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載記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

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

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于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害唯兄子晨陵得

脱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
陵令趙戩棄官營喪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
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
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隷校尉胡
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豎儒
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
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帝遷都於許思允忠節使改殯
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
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戸士孫瑞
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

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
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
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
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
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
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戩手曰
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黄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
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
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
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
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
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
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
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
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
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
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
師爲之謡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
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掌舉蕃琬

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
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
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
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
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
整家人莫見惰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
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
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
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
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内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

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駮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上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司徒暠之次子也初爲司隸從

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免復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种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种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歿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敗歿

沮儁官射聲校尉忠憤激烈護衛乘輿間關盡瘁李傕郭汜悔令天子東還張濟復與合謀欲留乘輿於弘農上遂幸弘農濟傕汜共追之儁激衛將軍楊奉等督疲兵力戰

乘輿與皇后僅得免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瞋目厲聲大罵曰汝等凶逆逼刧天子使公卿荼毒妃嬪流離自古至今亂臣賊子未有此也吾恨不能磔汝[illegible]苟活乎傕手刃之時年二十五其督戰皆置負其屍而瘞之上爲之流涕明年乘輿至洛陽詔曰射聲校尉沮儁歿節可矜其贈爲弘農太守且命改葬焉

禰衡　臧洪　陳容　趙昱　金尚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

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以爲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熈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

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閲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脱其故衣更著岑牟单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躍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絞而着之畢復參撾而去顔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説衡狂

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单衣踈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虚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及衡至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

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亦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

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衡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乃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羗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荅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多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轉拜長水校尉終大原太守）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補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天下義烈報恩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

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勠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

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
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洪在
州二年羣盜奔走紹嘆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曹
操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
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
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
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
而紹終不聽許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絶不與
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
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

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叙
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
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識鄙
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
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
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
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
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絶等倫受任之初志同
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
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

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
淚告絶若使主人少推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
已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喢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
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
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
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
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
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
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

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
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
圖像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
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
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
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
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
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
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
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

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嘆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起死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

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趙昱字元達琅邪人也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闚園圃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目不邪視耳不邪聽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爲耻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劉繇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金尚字元休京兆人也常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

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兖州刺史東之郡而曹操巳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

盛憲沈友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器量雅重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操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巳至公爲始滿融

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柄反）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識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也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卻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今將以裨補先王之教

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畧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荊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權遂害之時年二十九

季漢書內傳卷二終

季漢書内傳卷三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荀爽盖勳張儉鄭泰趙岐徐璆

荀爽字慈明一名諝潁川潁陰人朗陵侯相淑之第六子也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人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奏聞卽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黨

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卽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乃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内謀會病卒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並它所論序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俱有傳

盖勳字元固燉煌人爲漢陽長史與武都蘇正和有隙正和以涼州從事劾武威太守貪橫刺史梁鵠懼守權貴反欲殺正和勳諫曰夫紲食鷹鸇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復何用哉鵠乃止正和求見勳勳卻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君也黃巾亂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故欲奏誅儁勳爲言得免儁以黃金千斤謝勳勳曰吾以子罪在八議

故耳豈賣評哉終不受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兵救之爲羌所破勳被三創使人書木表曰使國家尸我於此羌滇吾素爲勳所厚乃以兵扞衆羌不敢害送還郡爲漢陽太守民饑相食勳出家穀稟之諸宮室因勳二千餘斛活數千人遷京兆尹董卓廢帝勳移書讓卓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人猶寒心足下小醜何以堪之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甚憚之勳又密語皇甫嵩討卓未行卓使人安慰之因徵爲議郎卓訪司隸校尉於王允允薦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復出爲潁川太守頃徵還公卿見卓皆拜勳

獨長揖與卓爭論衆皆失色而勳意氣自如朱儁數抗卓
卓曰我百戰百勝卿勿妄說且汚我刀勳曰武丁之明猶
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口乎卓乃謝勳與儁勳雖強
直而內厭於卓疽發背卒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
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
翟超請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
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毋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
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
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七人爲黨於是刊章討

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
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
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
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
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
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
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
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
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才產與邑里共之賴
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
逆節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
四
鄭泰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少有才略靈
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
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
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爲尚書侍郎遷侍御史
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
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慾必危朝
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
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爲陳時

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
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泰等與侍中伍瓊卓長
史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爲渤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
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拒之羣僚莫敢忤旨泰恐其
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
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懼乃詭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
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略陳其要今
山東合謀州郡連結民庶相動非不強盛然世祖以來中
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

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將各棊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

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埶猶以烈風埽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之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梁非不勝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榮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冦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

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爲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泰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晉陽秋曰泰子袤字林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袤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官光祿大夫泰始中以袤爲司空固辭不受終于家）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

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埶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後又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

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
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
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
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
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
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
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
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埶能
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
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

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
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丸鮮卑反
叛公卿舉岐擢拜幷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
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三輔決錄註曰是時綱維不攝閹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
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
車騎將軍張温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
進舉爲燉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
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
安（三輔決錄註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及獻帝西都復拜

議郎稍遷大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
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
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
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
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
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
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
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内分
崩惟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
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

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並心同力共獎王室
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
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
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
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
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
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
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曰我死之
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
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曰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稍遷荆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因埶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爲司隷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擊黄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官構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

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刼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温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卒於官

楊彪皇甫酈段熲裴茂楊琦趙温

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震之曾孫也祖秉父賜彪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黄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酤榷官財物七十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隷司隷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黄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世祖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世祖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

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郤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黄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

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卽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衞帝崎嶇危難之閒幾不免於害語在傕汜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

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爲侯者皆奪封彪見漢祚將移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曹丕篡位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害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建興三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皇甫酈涼州舊姓皇甫嵩之從子也有專對之才中平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嵩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進擊嵩不聽城凡八十餘日不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欲進攻之卓又以爲不可嵩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賊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

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朝廷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而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有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徙讓卓不能卽誅卓愈恨嵩嵩竟爲卓所挫非從子堅壽力救身幾不免乃太息曰悔不用酈之言乃得堅壽之力初平中酈爲謁者僕射帝遣令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傕

傕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爲凉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辦多不多又刼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傕有膽自知之鄘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強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旻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刼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爲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

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傕不納鄘言而呵之令出鄘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爲傕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鄘曰李將軍與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大尉李將軍力也鄘答曰胡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鄘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帷幄君辱臣死當佐國家卽爲李傕所殺則天命也上聞鄘答語切恐傕聞之便敕遣鄘鄘裁出營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鄘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

段煨武威人也時以中郎將屯華陰特修農事禁格虜略天子東還煨時爲寧輯將軍迎於道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迎乘輿不敢下馬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段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也必有異心於是太尉楊彪司徒趙温侍中劉艾尚書劉紹等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來在煨營詔曰何以知之文禎左靈曰弘農督郵知之因脅督郵曰今郭汜將七百騎來入煨營上稍疑之遂路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上爲詔上曰王者

攻伐當上叅天意下合民心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而欲令朕有詔邪不聽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乃輒攻煨營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定等攻煨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百官無有二意司隸校尉管郃以爲不宜攻煨急應解圍速至洛陽定等患之使楊奉請爲巳副欲殺之帝知其謀不聽詔使侍中尚書告諭之定等奉詔還營後以煨爲大鴻臚光祿大夫中郎將建安三年同謁者裴茂討李傕夷三族十四年卒

裴茂河東聞喜人世爲著姓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三年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誅李傕有功封列侯子潛

入魏
楊琦爲侍中趙温爲司徒與楊彪同侍乘輿初郭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亾告李傕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伏皇后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絶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上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餔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上大怒欲詰責之楊琦進言曰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

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黄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上納之初傕屯黄白城故謀欲徙之傕以司徒趙温不與己同乃內温塢中温聞傕欲移乘輿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仇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戸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仇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黄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蚤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温其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上聞温與傕書問侍中常洽曰傕不知臧否温言太切可爲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上乃悅

陳登

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父珪爲沛相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學通今古性兼文武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曹操以爲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

餘戸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請郡人陳矯爲功曹使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操到下邳擊布登率郡兵爲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

懼於後累夜將三弟出就登布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
甚得江淮開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
於匡琦城策初到旌甲覆水郡下咸以今敵衆十倍於郡
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
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
斯位能南平北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
之爲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
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
望形埶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門引軍
詣敵營步騎抄其後策將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

軍鼓縱兵乘之敵逐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
以萬數策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敵使功曹陳
矯求救於操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
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
稱慶若大軍到敵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
爲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繦負
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
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其後卒於郡年三十九後許汜與昭
烈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與昭烈共論天下人士汜曰陳元
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

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昭烈
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
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昭烈
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
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
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
牀之間邪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
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季漢書内傳卷三終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孔融荀彧崔琰邊讓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伷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

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蚤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遣劒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

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蚤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

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
慈求救於昭烈昭烈時爲平原相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
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
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其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
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
靖難而軍旅之事非其所長在郡六年昭烈表領青州刺
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
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
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
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初

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
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帥日磾深自恨
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
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
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
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
見脅爲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
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
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
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

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
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
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
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
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
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
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
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
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
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

之霸秦南雎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
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
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
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
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
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
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
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
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

忌噐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
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
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
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羣逆主萃淵藪郜鼎在
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執可見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
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蚤歿欲
爲修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
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覯故事前
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産昆弟
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

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冲齓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
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
不合禮義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鄴
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
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巳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
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丸又嘲之曰大將
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
可幷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
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操疑

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
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
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
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
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
國搆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
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
不愼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
崇好世祖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
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

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
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
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
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
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
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
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
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隣知之最蚤雖嘗陳其功美欲
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
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

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埶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它者奉尊嚴敎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

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

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殺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

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曹丕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丕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曹操爲司空威德日盛而

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勸融少遜融不從會融被害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曹操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後曹丕欲用之以其年老聽還家年八十餘卒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父緄爲濟南相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顒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元父令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彧謂父老曰

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從馥畱者後多爲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明有意數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爲操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彧收甄城任以畱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背操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爲一州之鎮往必危也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彧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說范東阿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二年陶謙卒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

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稸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畱兵則力不勝敵少畱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爲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埶願將軍

慮焉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彧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

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彧籌焉彧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及鍾繇郭嘉陳羣杜襲司馬懿戲志才等皆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紹與操書甚倨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彧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衆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彧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

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彧之籌事在袁紹載記操保官渡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漢楚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彧萬歲亭侯六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罷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問

彧彧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之彧言曰今欲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河西幽幷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

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彧功當增戶邑彧深辭讓操
復強之於是增封又欲授以正司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
於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彧所策彧曰今華夏以平荆
漢知亾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從之
會表病卒十七年董昭等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
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
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
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表留彧
帝從之遂以彧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
須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

卒時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爲之廢讌樂諡曰敬侯明年
操遂稱魏公云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
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
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
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
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
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
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
上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
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憯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
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於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
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於官
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
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曹操破袁氏領冀州牧辟
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
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
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
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
哉操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操爲丞相琰爲東西

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
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
曹往踐厥職後又拜尚書時操未立嗣愛子植而有才狐
疑者久之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
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統嗣琰以死守之
植琰之兄女壻也操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聲姿
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操亦敬
憚焉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操即禮
辟之後操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
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

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有白琰此書傲世怨
謗者操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
遜於是罰琰爲徒隷使人覘之辭色不撓操令曰琰雖見
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
琰死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遥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公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公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敕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敎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始琰與司馬朗善司
馬懿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跱殆非子
之所及也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

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
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
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
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蚤卒琰撫其遺孤恩若
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
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大將軍何進
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
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羡其風
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
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
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
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齓夙孤不盡
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
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
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
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
值仲尼則顔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
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

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
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
也邕竊悁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
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
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顔回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
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爲
九江太守不以爲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
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搆讓於操
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董承魏諷金禕吉本耿紀韋晃劉陽

董承河間人孝靈皇帝母董太后之姪孝獻皇帝舅也為車騎將軍李傕刼帝於長安傕將楊奉謀殺傕不果去傕傕衰弱張濟和解之帝乃得出長安郭汜復欲脅帝還都郿帝奔奉營奉擊破汜汜南走承與奉以帝還洛陽傕汜悔遣帝復相與和追及帝於曹陽承衛護帝間關險阻無所不至甫至洛陽會曹操迎帝都許奉驕蹇不法出奔而承小心惟謹見操舉動陰念曰拒虎投狼奈何尋受帝衣帶中密詔誅操因與昭烈合謀未發適袁術兵敗欲北就袁譚之迎操乃遣昭烈與朱靈要之兵已出矣承因轉與將軍王子服謀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

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子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成兵顧不足耶子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皆忠果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事洩皆被害昭烈遂據下邳不還

魏諷字子京沛人也謂有心計才氣過人相國鍾繇辟為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軍在長安曹丕在鄴諷以操欲危漢室乃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殺丕未及期禕懼告之丕殺諷坐死者數十人鍾繇坐免王粲子亦從坐

金禕字德禕京兆人也自以世為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睹國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大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韋晃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曹操甚敬異之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閒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昭烈時關羽強盛而操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邈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為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為邈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南城

會天明必猶在邈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操收紀晃等將殺之紀呼曹操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羣兒所誤耳與晃等皆死

劉陽沛國名士也為莒令與王朗善初陽以漢室漸衰知曹操有雄才異志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年三十蚤卒及操得志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操乂乃赦之

季漢書內傳卷四終

季漢書內傳卷五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田疇張範袁渙王脩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
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
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
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
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
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

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
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
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
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
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既取道疇乃更
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
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
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
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
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

報於我也疇荅曰漢室衰穨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
章表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
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
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
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
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
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讐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
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
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

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
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
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
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
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
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
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
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
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
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

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
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
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
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
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
者即舉茂才拜爲蓚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下水雨
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
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
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
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

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
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
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
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
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
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
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居難
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
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

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
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
攻荆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憾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
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
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
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
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
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
爲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
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

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
曾不能顧乎疇荅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
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
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
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荅操操
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爲司徒父延爲太尉
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
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
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

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閒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之術不悅是時操將攻冀州術復問曰今曹操欲以

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操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承詣操操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操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還之建安十七年卒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公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昭烈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閒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昭烈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昭烈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

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滅從歸曹操布之破也陳羣時亦在布之軍見操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操甚嚴憚之時操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憾之操益以此重焉渙言於操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縣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

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
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
夫乘變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
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旣勤
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旣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
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
操深納焉拜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
多逃亡渙白操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
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操從之百姓
大悅遷爲梁相渙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

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
今雖擾擾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
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
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
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義
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爲淵罪不足死長吏
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
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爲罪此
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
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

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
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
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
權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
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
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
儲綜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服
其清轉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又言曰今天下大難
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
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

來之操善其言時有傳昭烈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昭
烈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操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
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
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四子侃寓奧準準字孝尼最知名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
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
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
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
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
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

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
廉脩讓邴原融不聽荅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
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荅曰掾清身潔己
歷試諸艱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
爾於王庭其可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
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
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
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爲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
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

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
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
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
又辟脩除卽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
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
之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人舉州背叛豈
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
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
以統爲樂安太守譚欲復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
敗亾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志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

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鬭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
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
固將交鬭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
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
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曹操操既破冀州譚又背操操遂
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
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
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操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
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
之以脩爲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

安不從命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亾國之忠臣因解其縛
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操破鄴
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
十斛有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
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
稱之後爲大司農郎中令操議行肉刑脩以爲時未可行
操采其議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
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操在銅雀臺
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
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

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
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陸績太史慈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爲廬江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歛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
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
遺毋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
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
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
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
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
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
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陽受其官而實以避禍加有躄疾
又意在儒雅因而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
世豫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
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
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
二卒二子宏叡仕吳女鬱生以節著績於鬱林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寡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誄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
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
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

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
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
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
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
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
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
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荅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
通與未耳吾用意大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
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
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有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

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黄巾冦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昭烈時爲平原相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

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昭烈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

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昭烈斂容荅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黄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

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亾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擊之遂見囚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荅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親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大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　裴松之云案吳歷慈於神

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誤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亾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絶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亾慽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

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爲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亾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絶迹不復爲

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操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臨亾嘆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字元復仕吳歷尚書吳郡太守

季漢書內傳卷五終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龐德公司馬徽徐庶

龐德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嘗詣諸葛亮司馬徽及從子統嘗云孔明臥龍也士元鳳雛也德操氷鏡也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

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遂携其妻子入鹿門山采藥不反子山民亦有令名娶孔明小姊（襄陽記曰司馬徽年小龐德公十歲以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司馬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也有人倫鑒識居荊州兄事龐德公而友諸葛亮及德公從子統嘗目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德公亦然其言而因目徽爲氷鏡徽知荊州刺史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

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溫言荅之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陷於曹操未幾病卒

徐庶字元直汝南人也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

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殺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
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
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
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
韜南客荊州與諸葛亮麗親特相友善既薦亮於昭烈共
從南行爲曹操所追破操聞庶有智略欲得之而知其在
昭烈所乃先刼其母而後以使遥招之庶皇惑失據乃因
亮請辭於昭烈而指其心曰本圖與孔明士元共事將軍
以匡漢室者以有此方寸在耳今老母陷於曹公庶方寸
亂矣復何能爲請從此辭將軍勉之孔明士元不啻庶也

昭烈歎曰元直雄夫而有篤性孤且奈何遂聽之別庶又
辭於亮曰吾身雖歸曹公而心不爲彼用也孔明識之石
韜亦隨之而北後韜仕至典農校尉庶至御史中丞建興
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麗元仕財如比歎曰魏殊多士
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雖然元直別我荊州時曾有言矣
果然終身不爲阿瞞畫一謀阿瞞安所貴之庶後數年病
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管寧王烈邴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
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
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
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
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
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
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
廬鑿坏爲室時越海辟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
遷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
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
或爭井鬬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
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鬬訟鄰

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着凉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
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鬬訟之聲由是度安
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
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
密遣令西還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康外以
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
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
晏然若將終焉曹丕篡漢之四年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司
徒華歆薦寧丕即徵寧寧適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
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

而藏之既巳西渡盡封還之傅子曰是時康又巳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儒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丕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以疾辭曰臣聞傅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曹叡立華歆以太尉讓寧傅子曰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叡

遂徵寧本傳曰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考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於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又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巳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本傳曰疏曰草莽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鬱滯訖於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棨棁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閻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塡於衢路自曹丕以後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本傳曰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尩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復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

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曹芳立陶丘一等共薦寧本傳曰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郞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儁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巳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蓽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幷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巳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

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
動諮師傅若龍二圃招賢放典賓禮備薦以廣緝熙濟濟
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
偶歷觀前世王帛所命中公杖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
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
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
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
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
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
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復具安車蒲
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寧自越海及歸常
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初
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
之豈自遺之而違本心哉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
者違聖人之制非體命姓之意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

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
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
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
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
不化焉寧之亾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王烈字彥方平原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穎川陳太
丘爲師二子爲友時穎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
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
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
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
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
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
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
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爲善時
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刑戮是甘乞毋使王彥
方知之耳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旣
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
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
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
與布勸爲善也閒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以人代擔行數

十里將至家人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
劒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劒主於是
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前
者代擔人也老父擥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
今子復守吾劒於路未有君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
以告王彥方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
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
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
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
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縣乘適烈私館疇

諸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曹操累徵召遼東爲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

曰欲書可耳荅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亂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啟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

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請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其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其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

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荅是時王室陵遲政以賄成時黃巾作亂原乃將家人入海住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又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亾緹縈

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巳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不報遂與同郡劉政俱往遼東政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巳害今政巳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以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

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荅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巳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巳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原於是遂復反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巳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

之綱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士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曹操爲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雖在軍歷署常以疾病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原女早亾時操愛子倉舒亦殁操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徙署丞相徵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

親敬操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曹丕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操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轉五官長史操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丕燕會衆賓百數十人丕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丕諮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也丕亦不復難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

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凉茂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操攻吳原從行卒是後鉅鹿張泰扶風龐廸以清閑稱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閒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焦先張䃰胡昭扈累寒貧

焦先亦名光字孝然河東人也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於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閒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亾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曹髦時郡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攻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羖攊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羖攊謂魏於

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亾時年八十九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陜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汚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

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

張臶字子明鉅鹿人也養志不仕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幷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數百人遷居任縣曹操爲丞相辟不詣曹叡立招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曹芳初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亾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

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胡昭字孔明始避地冀州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崤澠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其信行著於鄉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亂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

興兵殺縣主簿作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境域狠等南走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其後趙儼荀顗鍾毓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厲風俗後特徵之會卒年八十九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曹丕時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甋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咏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曹髦時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縕故後一二年卒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咏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魏略曰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爲黃犢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

季漢書內傳卷六終

季漢書內傳卷七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鄭玄荀悅袁遺應劭許邵謝該仲長統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尚書僕射崇八世孫也（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言語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也）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使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為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

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

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蓺初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

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吾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

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兢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

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

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愼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孫盛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爲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負

卿無卿負我遂獻之

荀悅字仲豫淑之孫也父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沉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深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巳而巳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

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宗祖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袁遺字伯業紹從兄也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紹後用遺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曹操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

應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

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

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複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

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緗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人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隷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

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後卒於鄴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具在外傳中與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音預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與同郡郭泰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爲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同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

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内非眞正待吾雖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吴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

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説詩書光武中興吴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蓺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陳庭黄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去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説豈不偉哉臣愚以爲可推録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

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曠因作樂志論一篇詩二篇以見志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每論説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建安二十四年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熈伯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云

張玄孫嵩楊豐鮑出

張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温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温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温聞玄言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

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温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遽爾且出口入耳之言有誰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

孫嵩字賓碩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趙岐傳作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敕外為市買息又啓云中官子弟來為虎牙非德選不足為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敕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

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嵩閉車後戶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

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
刺史太僕而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
末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岐以太僕持節使
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嵩相遇相對流涕岐與劉表
陳其本末由是益禮嵩頃之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楊豐字伯陽初名阿若酒泉人也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
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
若至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
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
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
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
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
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
報仇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
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
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
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係云何昂謝慙
豐遂殺之豐後從燉煌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二十
餘年卒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

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
蓬實合得實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
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啖人賊數十人已略
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
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
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啖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
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到回從
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
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
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
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
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遥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
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
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
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
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
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辭曰田民
不堪冠帶母年至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其後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云

華佗左慈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曉
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
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
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九若疾發結
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旣醉無所
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
穢旣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閒皆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
使人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
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丑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

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
即作熱食而汗不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
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
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
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
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
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持將還
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
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
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閒三日發病一如

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
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
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
歲得病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
內養乳守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
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
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
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
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
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

日歸應時卒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
得下家人以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
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萍虀甚酸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
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
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者是也病者前
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
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
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
守瞋恚旣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
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

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
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
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
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
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
年當發遇良醫乃可救登至期果疾動佗不在遂死曹操
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人
病兩脚躄不能行轝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
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
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

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李將軍妻病呼佗視之佗云
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閒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
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
脉理如前當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
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
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
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黑佗之絕伎皆此類也然本作士
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又去家久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
因妻病數期不及操累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
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

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
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
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操後頭風未除甞曰佗能愈此小
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
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乃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
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
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
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歲有里
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
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歲成病發無藥而死佗死十

數年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數
見華佗其療病手脉之候其驗如神云劉勳為河內太
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
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
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脛使走馬牽犬馬
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拽計向
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
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
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
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

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

養藥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先是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人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牙齒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

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慈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

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慈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

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季漢書内傳卷七終

季漢書内傳卷八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也父珪字君貢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朝廷更選朱皓代玄玄素善劉表往依之（袁暐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卒劉表上諸葛玄代之治南昌漢朝遣周皓代玄皓求劉繇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後西城民殺玄）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時昭烈屯新野徐庶見昭烈昭烈器之庶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先主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漢之宗子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畧曰先主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先主者先主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先主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昭烈從其計故衆遂強表

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攻遣使請降昭烈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昭烈遂詣曹操昭烈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

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袁氏復得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遂爾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江東之衆與操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如水歸海苟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

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其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曹操曹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郞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

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鎭荊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外出亮常鎭守成都足食足兵延康元年曹丕篡漢次年亮等猶稱建安二十六年羣下勸昭烈卽尊位嗣漢昭烈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許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昭烈於是卽帝位改漢建安二十六年爲漢章武元年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尋領司隷校尉亮刑法峻急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荅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

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章武三年春昭烈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爲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

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强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三年春亮率衆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

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秖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非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憾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
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
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
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
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
谷魏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
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並畔應亮關中響震魏
主叡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
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

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
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
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
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或勸亮更發
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
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
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
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
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

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
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
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
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
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則
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
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
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
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
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
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
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
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
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
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

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
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
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
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
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虚圖之欲以
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
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
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
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
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
拒之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來追亮與戰破之斬雙七
年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
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
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
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
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
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是歲
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
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盟好亮曰權有僭

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
加顯絶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
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
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
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
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
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
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
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

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
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九年亮復
出祁山以木牛運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
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主叡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
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
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
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
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
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
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

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糧盡退軍與魏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司馬懿亦表固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孫盛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繁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相持百餘日其年八

月亮疾病卒於郭氏塢軍中時年五十四孫盛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及軍退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

令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

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

共工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
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
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
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
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
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
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祀祭
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
是始從之秋鍾會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
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
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
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
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
第四計筭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
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
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
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

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
十三軍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
十二字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
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
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
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
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
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
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
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
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
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
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
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
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
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
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
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
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
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

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
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
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
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
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
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
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
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
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
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
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
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
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繁而悉何則咎繇
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
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
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
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
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
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

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弟二子也本字仲慎與
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
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
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
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年二
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
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
後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
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
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

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竝平尚書事六年冬鄧艾軍至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常璩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晉咸熙中內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爲益州

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漢亡之明年春厥建俱詣洛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竝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季漢書內卷八終

季漢書內傳卷九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關羽張飛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好左氏春秋諷誦略皆上口亡命奔涿郡昭烈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昭烈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恩若兄弟寢則同牀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昭烈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偪昭烈

奔袁紹曹操挾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操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傅子曰遼欲白公恐公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公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

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赿昭烈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尋從昭烈就劉表表卒曹操定荊州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阪昭烈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王隱蜀記曰初先主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羽勸先主殺公先主不從及在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何有今日之困先主曰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邪）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操敗退昭烈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

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竝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方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羽因激水淹禁所督七軍一時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其將龐悳梁郟陸渾諸起義者雄衆遙受羽印號爲之聲援羽威震

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巳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操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巳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權送羽首於操以諸侯

禮葬其屍骸景耀三年追謚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猪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昭烈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昭烈從曹操破呂布隨還許操拜飛爲中郎將昭烈去操依袁紹劉表表卒操入荆州昭烈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昭烈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昭烈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昭烈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將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荅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華陽國志曰初昭烈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昭烈會於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

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昭烈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昭烈踐阼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於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

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
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
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帝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
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伐吳飛
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
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帝帝聞飛都督
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景耀三年追謚飛曰桓侯長子苞
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
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趙雲馬超黃忠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本郡
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
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
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荅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
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
遂與瓚攻伐時昭烈亦依託瓚受瓚遣爲田楷拒袁紹雲
遂隨從爲昭烈主騎昭烈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尋以
兄喪辭瓚暫歸昭烈知其不反捉手而别雲辭曰終不背
德也昭烈就袁紹雲往見昭烈於鄴昭烈與雲同床眠臥
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
隨昭烈至荆州及昭烈爲曹操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
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皇帝也保護甘夫人卽帝母也皆
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初昭烈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
昭烈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
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
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
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
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
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昭烈活之薦蘭
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昭烈入

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
兵縱橫不法昭烈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
昭烈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帝還吳雲與
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帝還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
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溯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
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
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
將雲駮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
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
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

後可役調得其歡心昭烈卽從之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
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黄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
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操揚
兵大出雲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
陣且鬭且郤操軍敗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
雲復馳馬還營迎著操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
圍内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疑
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操軍操軍
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昭烈明旦自來至雲
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

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昭烈大怒欲討權雲諫
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
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
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
一交不得卒解也帝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帝失利於
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
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
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
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
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鎮軍將軍亮曰街亭軍退兵

將不復相録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荅曰雲身
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
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
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景耀三年追
謚順平侯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旣著朕以幼沖涉塗艱
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謚
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旣著經營天下
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
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
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

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初昭烈時惟法正見謚後皇
帝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
寵待特加殊奬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
飛馬超龐統黄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爲榮子統嗣官至
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
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父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
時其父字子碩嘗爲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
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鄣山
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爲人長八尺餘身體

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爲軍行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爲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爲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爲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初國家紀綱始弛乃使司

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爲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爲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操爲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爲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爲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爲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操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操操左右將許褚瞋目盻之超乃不復動

操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超走保諸戎操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昭烈

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昭烈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魚豢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昭烈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於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歿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

曹操所殺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景耀三年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昭烈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昭烈爲漢中

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昭烈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昭烈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景耀三年追謚剛侯子敘早没無後

季漢書內傳卷九終

季漢書內傳卷十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龐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徽徽與語既而歎曰龐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昭烈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爲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

進能不苟齊荅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觀其形齒牙樹頰腮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腮音改雖智力不
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
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昭烈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
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昭烈書曰龐士元非百
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
言之於昭烈昭烈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昭烈
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
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
有之昭烈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
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爾時孔明諫孤莫

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
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統亞於
諸葛亮遂與亮竝爲軍師中郎將統說昭烈曰荊州荒殘
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
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
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昭烈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
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
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
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
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

日不取終爲人利耳昭烈遂行亮留鎭荊州統隨從入蜀
益州牧劉璋與昭烈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
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昭烈曰初入他國恩
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昭烈當爲璋北征漢中統
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
預防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
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竝使裝束外
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
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

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
大困不可久矣昭烈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
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
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昭烈醉怒曰武王
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
巡引退昭烈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昭
烈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昭烈大笑
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
十六昭烈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
亮親爲之拜景耀三年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

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祇爲祇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守遂不敢以爲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窻中闚其

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操還勸璋絕曹操而自結昭烈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昭烈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操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昭烈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昭烈曰以明將

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王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璋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

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

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
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
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
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
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
壞三分亾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
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
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
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
雒存亾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

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
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
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
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
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
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
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
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亾在近故不誅靖璋既
稽服昭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
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

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
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昭烈
於是乃厚待靖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
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
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
其威福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
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
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
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昭烈妹才捷剛猛
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昭烈每入心常

凜凜亮又知昭烈雅愛信正故言如此二十二年正說昭
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
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
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
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
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
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
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昭烈自
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
其地正曰可擊矣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

淵等授首昭烈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内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毎竒正之智術昭烈既踐阼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昭烈與曹操爭勢有不便宜退而昭烈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昭烈前昭烈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麋竺孫乾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

干寶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昭烈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昭烈出拒袁術因以兵襲下邳虜昭烈妻子昭烈轉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昭烈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於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操表竺領嬴郡太守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昭烈周旋昭烈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芳爲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昭烈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昭烈領徐州辟爲從事後隨從周旋昭烈之去曹操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毎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此昭烈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

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季漢書内傳卷十終

季漢書內傳卷十一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建安中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音髀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

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昭烈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藎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馬良向朗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昭烈領荊州辟爲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

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昭烈踐阼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

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帝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帝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昭烈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帝臨崩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憾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亦大流涕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

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良死時年三十六謖死時年三十九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昭烈昭烈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皇帝嗣位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坐謖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刋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條字文豹亦博學多

識朗兄子寵昭烈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帝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費詩楊洪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綿竹令昭烈攻綿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昭烈為漢中王遣

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不合廷議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主上不聽耳達曰孔明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帝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荅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

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還歸魏遣司馬懿攻之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達竟敗滅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沖者廣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沖為樂陵太守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昭烈定[illegible]

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
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為蜀部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
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
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
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
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
為益州治中從事昭烈踐阼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
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帝疾懼有後患舉郡反燒
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
啟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

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
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與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
有異奔吳求活耳勅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曶
綽承洪言果生獲元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
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
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
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
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効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
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
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憾與洪情好有損及

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荅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
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
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
忿憾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
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
奬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
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
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
憂公如家事繼毋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
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

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
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
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
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
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
此足矣初徙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
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衆人咸為祗懼祗密
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祗悉已闇誦荅對
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
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

驕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爲汶山復得安轉祗爲犍爲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爲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爲犍爲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陳震呂乂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

隨昭烈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僭號以震爲衛尉徃賀權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徃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應響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兖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昭烈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

劉幹等竝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繁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熈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

都令宸弟雅謂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季漢書內傳卷十一終

季漢書內傳卷十二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昭烈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

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昭烈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荅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皇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

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録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熈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荅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

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

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丞相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

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

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荅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成都既失斌詣會於涪會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

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曹爽來襲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卽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音盲)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昭烈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

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昭烈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皇帝嗣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荅終不能屈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幷論當世之務禕輙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荅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西朝恐不能數來也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荅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繁猥禕識悟

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後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

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長女配太子璿爲妃

董允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昭烈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皇帝嗣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

住漢中慮帝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責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帝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帝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帝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

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以父冏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

山時天水太守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
虔等從行太守聞王師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
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
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
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
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
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
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
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
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

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
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
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
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
剌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録尚書事是歲汶
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
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
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
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
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
不過萬人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
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
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
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
董亭圍南安魏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
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
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
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
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

人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陳泰進兵解圍維卻住鍾題十
九年春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
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
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
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諸
葛誕起兵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
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
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
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
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先帝畱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御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啟後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帝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耳）六年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

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鬬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破諸葛瞻於緜竹帝遂降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帝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帝勑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

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絶迹全功保身登峩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漢祚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被害（鄂頒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維昔所與俱至成都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没

季漢書內傳卷十二終

季漢書內傳卷十三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許靖劉巴杜微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爲冀州

牧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于仁厚孫策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

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嘆息旣至交趾太守士燮厚
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
文休英才偉士智畧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
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
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翊字元
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距而不許靖與
曹操書深自陳附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
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
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
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建安十六年

轉在蜀郡十七年帝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敦
爲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昭烈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
史昭烈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踐阼策靖曰朕獲奉洪業
君臨萬國夙宵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
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
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淸談不倦丞相諸葛亮
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歿欽子游景耀中爲
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
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幷子羣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

申陳舊好情義欵至文多故不載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祖父曜蒼梧太守父
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
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
攻之與戰敗亾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
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
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
史主記主簿昭烈初在荊州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荅曰
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
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

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
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表卒曹操攻荊州昭烈奔江
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詣操及操敗于烏林還北
時欲遣桓階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階辭不如巴遂遣巴
行巴謂操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操曰備如相圖孤以六
軍繼之會昭烈畧有三郡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
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値思
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
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

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昭烈深以爲恨巴復入交阯更姓爲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州牧劉璋璋延訪之既而璋遣法正迎昭烈巴諫曰劉豫州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豫州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昭烈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昭烈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

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尋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後吳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初攻劉璋昭烈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昭

烈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昭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産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昭烈踐阼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陳羣與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昭烈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

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

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𡚁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
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
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
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
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
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譙周黄權羅憲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
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
與母兄同居既長躭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

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
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
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
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
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爲
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帝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
後帝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
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
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
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游
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爲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
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
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
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繈負而至者
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
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
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
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

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
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
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
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
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
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勠力臣所不
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
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
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
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

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祇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王都本謂賊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帝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漢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

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帝猶疑於入南周復上疏於是遂從周策時司馬昭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

之功封陽城亭候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後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昭果卒晉室興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數年卒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周三子熙賢同入晉

黄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别駕張松建議宜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

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昭烈出權爲廣漢長及昭烈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始詣降昭烈假權偏將軍及曹操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昭烈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操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昭烈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踐阼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難退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帝自在江南及吳將陸遜乘流

斷圍南軍敗績帝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帝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曹丕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漢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或傳云權妻子被誅權知其虛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帝崩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丕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司馬

懿深器之問權曰成都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後卒于魏子崇留成都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帝立太子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爲領軍後帝拜憲爲宇副貳魏之來寇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帝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漢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漢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

北出告急魏將陳騫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司馬昭遣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憲降魏終于晉

夏侯霸

夏侯霸字仲權父淵歿漢中霸常切齒欲有報漢意曹丕時爲偏將軍子午之役召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漢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

心至曹芳時代夏侯儒爲護軍統屬夏侯玄玄於霸爲從子而玄於曹爽爲外弟及司馬懿族曹爽遂召玄玄東還霸聞曹爽被害而玄又徵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郭淮不和而淮代玄霸尤不安故遂來奔南趣陰平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朝廷聞之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爲妻產息女爲後帝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來奔後帝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

也厚加爵寵霸初來時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用兵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使得志終爲東西二方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竟如其言

季漢書內傳卷十三終

季漢書內傳卷十四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霍峻王連呂凱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昭烈昭烈以峻爲中郎將昭烈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

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昭烈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昭烈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帝末年爲太子舍人後帝嗣位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帝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

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
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漢亡弋與
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附魏咸因仍前任
寵待有加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帝以備敵既定
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
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上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
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歸未晚也若萬一危
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帝東遷之問始率六郡
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
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司馬昭

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
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巂
太守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昭烈起事
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昭烈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
既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
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
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
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
長史封平陽亭侯時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

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
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
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
聞帝崩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喩利
害闓但荅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
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
降於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
路壅塞與朝廷隔絶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
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
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
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
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
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於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
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内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
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
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
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
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

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凱威恩内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李恢馬忠王平張嶷

李恢字德昻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昭烈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昭烈遇於緜竹昭烈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昭烈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帝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帝崩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

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於緜竹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帝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帝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

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叅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

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護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操征漢中因降昭烈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叅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叅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曹爽

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叅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紀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

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儼無武
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
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古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
爵位亞平官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國人也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
節弱冠爲縣功曹昭烈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
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爲從事
時郡内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
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

盜軍資刼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難以
戰禽乃詐以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
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通厚嶷宿與疎闊乃
自轝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
皆此類也拜爲牙門將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
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
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
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
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

軍資給糧賞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
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
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邑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
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
馬忠爲督庲降討胄嶷復屬焉戰鬬常冠軍首遂斬胄平
南事訖牂牱興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内招
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氐王符健請降遣
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
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
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

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
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
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
巂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
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
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
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内侯蘇祁
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
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
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

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郛宇頹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

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㽛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帝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大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

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吳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平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

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此言有識之士以爲美談）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寖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

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遺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主慨然爲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
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
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巂民夷
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季漢書內傳卷十四終

季漢書內傳卷十五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劉封彭羕劉琰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之甥也昭烈至荊州以
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昭烈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
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溯
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
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昭烈昭烈因令
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

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斬其太守蒯祺將進攻上
庸昭烈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
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
都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
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
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
不承羽命會羽覆敗昭烈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
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昭烈率所領降
魏魏主丕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
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夏侯

尚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
破丞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
與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封既至昭烈責封之侵陵達又
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昭烈因
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昭烈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昭烈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爲議督軍是歲徙環扶風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
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
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

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
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賑之義於
是乎與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綿竹秦宓膺山甫
之德履傳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縕袍偃息於仁義之途
恬惔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
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
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羕仕
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
爲徒隸會昭烈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昭烈乃往見龐
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

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
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
遂並致之昭烈昭烈亦以爲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
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拔羕爲
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
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昭烈羕
心大志廣難可保安昭烈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
踈左遷羕爲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
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
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

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
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荅羕退
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
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
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
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士元斟酌其間遂得詣
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
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
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
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

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

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昭烈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昭烈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皇帝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帝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寥立李嚴

寥(音理救反)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昭烈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荅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丟自歸昭烈昭烈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皇帝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

丞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
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
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
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
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
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
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
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
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
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

誹謗先帝疵毁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
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
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於
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
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
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
表使歷諸郡縣曹操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
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昭烈
於綿竹嚴率衆降昭烈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

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音凄合
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昭烈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
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
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
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帝徵嚴詣永安宮拜尚
書令三年帝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
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鎭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
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
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
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

達書曰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八
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
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
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
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値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
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
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
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帝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
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
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

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巳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

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巳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巳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耻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奸俠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鄉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勸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楊儀魏延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傅羣主簿去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昭烈昭烈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

曹掾及昭烈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昭烈踐阼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憾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於軍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

已初儀爲先帝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曰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昭烈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昭烈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昭烈稱善衆咸壯其言昭烈踐阼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將費瑤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魏將夏侯楙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

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

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幷亮戍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與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愼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

陳祗黃皓

陳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代董允爲侍中呂乂卒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景耀元年祗死後帝痛惜發言流涕諡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國柄終至覆國及鄧艾至成都聞皓奸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

季漢書內傳卷十五終

季漢書內傳卷十六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秦宓簡雍伊籍張裔

秦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安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已以安人則宜卓犖

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愼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畫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昭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爲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燿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猨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

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

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
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
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
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
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
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
秦之術殺人自生亾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
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
老氏絶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
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

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
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
穎乎宓荅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
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裴松之云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録餘者所謂七篇
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
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
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
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耻革子成之誤況

賢於已者乎昭烈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
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苐舍纂將功曹
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
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絶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
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
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黄老作指歸揚雄見
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
於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願明
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

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
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爲民除
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
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
纂逡巡無以復荅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昭烈踐阼將東
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
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
校尉吳遣使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
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

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荅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溫乃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武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

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周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昭烈有舊隨從周旋昭烈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昭烈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昭烈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昭烈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昭烈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昭烈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昭烈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昭烈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昭烈大笑而原有釀具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昭烈之至荆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昭烈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靖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鍾元常之等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昭烈昭烈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昭烈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帝崩丞相亮遣鄧芝使

吳令芝之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亾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成都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毣嗣（毣音怡角反）歷三郡守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孟光許慈來敏尹默李譔郤正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太尉孟郁之族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毎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袁反咋音徂格反）昭烈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帝嗣位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

數施非常之恩以廣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毎直言無所回避爲世所嫌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幷其情性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

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安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猶正愼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毎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須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熈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

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昭烈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撼（撼虛皖反）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昭烈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傚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帝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後爲司空靈帝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荆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成都常爲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昭烈定益州署敏典學校討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帝嗣位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敎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

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愼論議於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愼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

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昭烈定益州領收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太子後太子嗣位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筭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帝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

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郡揖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内職與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辭多不載景耀六年後帝從譙周之計遣使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帝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漢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帝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後卒於晉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周羣杜瓊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爲師友從事昭烈定蜀署儒林校尉昭烈欲與曹操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無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張裕字南

和

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諫昭烈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昭烈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昭烈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昭烈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昭烈無鬚故裕以此及之昭烈常銜其不遜加忿其

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昭烈荅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篡昭烈之崩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昭烈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帝嗣位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荅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本傳曰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黃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帝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

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漢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季漢書內傳卷十六終

季漢書内傳卷十七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鄧芝張翼宗預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建安初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昭烈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帝崩於永安先是孫權請和於帝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荅

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帝崩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荅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漢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如此猶豫耳芝對曰東西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孔明亦一時之傑也西有重險之固東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絶魏脩好於帝遣張溫來聘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丞相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

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也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一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昭烈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

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
太守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
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
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
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
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
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
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
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熈元年入爲
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

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廷爭以爲國
敝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
維至狄道大破魏將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
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
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
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
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鍾會於涪明年正
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
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

衰來侵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
也朝廷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
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
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
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
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熈十年爲屯騎校尉時
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
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
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而預獨不爲屈後復
東使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

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乃還遷
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
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
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
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
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
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携持老
母晝夜西行會帝東征遇於秭歸帝大悅以化爲宜都太
守帝崩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
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

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猒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

王嗣常播衞繼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

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荅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頼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衞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衞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楊戲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

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

厚後儼痾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䘏恩好如初又
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
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
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
各早卒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冠以昭烈皇帝而
後列諸輔臣諸葛丞相等五十四人敘云昔文王歌德武
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
光於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
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
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

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
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
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
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乂扶攜翼戴
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於
後聽其辭曰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
期挺生傑起龍驤始於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
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
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闡慶來世歷載攸與（昭烈皇帝）忠
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

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
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憾於未夷（諸葛丞相）司
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許司徒）關張赳赳出
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於艱
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
惟輕慮隕身匡國（關雲長　張益德）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
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
反德託鳳攀龍（馬孟起）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於主是訓
是諮暫思經筭覩事知機（法孝直）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
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龐士元）將軍敦壯摧鋒

登難立功立事於時之幹（黃漢升）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
惟司民思其綱（董幼宰）安遠強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
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鄧孔山）揚威才幹欷歔文武當官
理任衎衎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費賓伯）屯騎主舊固節
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辦是裨（王文儀）尚書
清尚勑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劉子初）安漢雍容或昏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糜子仲）少府
脩慎鴻臚明真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王元泰　何彥英　杜輔國　周仲直）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吳子遠）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

國用用強李德昂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
贊時休美和我業世張君嗣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
遂事成竟偏任東隅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於内外念公忘私楊季休征南厚重
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趙子龍陳叔至鎮南粗強監軍尚
篤並豫戎任任自封裔輔元弼劉南和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
辭理斐斐有光秦子敕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愈造此
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李正方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
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魏文長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

大易之云楊威公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播播述志楚之蘭芳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
殷孔休習文祥國山休風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藏言時孫德果
銳偉南篤常德緒義強志壯氣剛濟濟脩志蜀之芬香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彊休元輕寇損時致害文進奮
身同此顛沛患生一人至於弘大馮休元張文進江陽剛烈立節
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君程季然公弘
後生卓爾奇精夭命二十悼惜未呈程公弘古之奔臣禮有
來偪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城奔北自絕於人
作笑二國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鄧方字孔山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蜀既定
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
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

費觀字賓伯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又以女妻觀
建安十八年觀參李嚴軍拒昭烈於綿竹與嚴俱降昭烈
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
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
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
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

還為州治中從事昭烈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昭烈為漢
中王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
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内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子厷
為丞相西曹令史隨丞相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
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為
朝中損益多矣顒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
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
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亮
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
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
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
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

自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顒死亮垂泣三日

何宗字彥英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爲犍爲太守昭烈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昭烈即尊號踐阼之後遷大鴻臚建興中卒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

吳壹字子遠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爲中郎將將兵拒昭烈於涪詣降昭烈定益州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

納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爲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昭烈時爲領軍後帝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陳到字叔至汝南人也自豫州隨昭烈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輔匡字元弼襄陽人也隨昭烈入蜀益州既定爲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劉邕字南和義陽人也隨昭烈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至尚書

衛文經韓士元皆失其名實

張存字處仁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昭烈入蜀南攻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昭烈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昭烈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

殷觀字孔休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昭烈本紀失其郡縣

習禎字文祥襄陽人也隨昭烈入蜀歷雒郫令廣南漢太守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秘書

王甫字國山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昭烈定蜀後爲綿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帝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李邵字永南廣漢郪人也昭烈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昭烈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

之邈曰臣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皇帝素服發喪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彊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帝怒下獄誅之

馬勳字盛衡馬齊字承伯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爲州書佐昭烈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齊爲太常張飛功曹飛貢之昭烈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常復爲飛參軍亮卒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伷字子緒閬中人昭烈定益州復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也昭烈定益州後用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楊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帝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郤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輙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李朝字偉南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隨帝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　華陽國志曰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龔祿字德緒巴西安漢人也昭烈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爲越巂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領軍

王士字義強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昭烈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

馮習字休元南郡人隨昭烈入蜀及帝東征吳習爲領軍統諸軍敗於猇亭

張南字文進亦自荊州隨昭烈入蜀領兵從帝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帝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

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賨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

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譏子郁宣旨索兵自助譏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搆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譏之所聞幷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譏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譏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羲知譏必不爲已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譏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帝征吳値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舡輕去乃可以免

譏曰吾在軍中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譏舡譏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南郡太守

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

郝普字子太義陽人昭烈自荊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昭烈入蜀以爲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季漢書內傳卷十七終

季漢書世家卷一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曹操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夏侯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飛鷹走狗不治行業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操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

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願以妻子爲託然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操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同雜語云曹公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公大笑）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從妹

夫濞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爲所害操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頴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絶者操到皆毀壞祠屋止絶官吏民不得祠祀及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嘗託疾

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外城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操操拒之芬等果敗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操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孝獻皇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

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皐呂伯奢伯奢不在五子皆備賓主禮操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陳留孝廉衞茲以家財資操遂合兵衆有五千人起於己吾將以誅卓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關東諸郡亦舉兵討卓衆各數萬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徙帝都長安自留屯洛陽遂焚公室紹等聞卓兵彊莫敢先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

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皐陳留太守張邈遣將衞茲分兵隨操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操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去及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

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埶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兵少乃與夏矦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夜燒操帳操手劒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内袁紹與冀州牧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操拒之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

於操坐中舉向其肘操笑而惡之二年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太守王肱不能禦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三年操屯頓丘毒等攻東武陽操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操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内黄皆大破之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兖州刺史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岱岱不從遂與戰果

為所殺岱既死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絶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兖州牧遂進兵擊黄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四年操屯鄄城荆州牧劉表斷後將軍袁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操擊詳術救

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術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操還定陶徐州牧陶謙與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取泰山華費略任城操以謙殺父之恨引兵擊謙下十餘城謙固守不出郭頒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曹公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兖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公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出嵩逃於厠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公定冀州劭時已死興平元年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攻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昭烈屯郯東要操操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曹瞞傳云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曹操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操不得進引軍

從泗南攻取慮睢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會張邈等與陳宮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操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布先以騎犯青州兵操陣亂馳布騎得操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操突火而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未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

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兵民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操還鄄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是時袁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操從之二年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操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昭烈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操圍雍丘冬操自領兗州牧雍丘潰超自殺操滅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操東略陳地建安元年操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操將迎帝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長沙太守孫堅操進軍擊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操自行建德將軍復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操

至洛陽覲帝遂自假節鉞錄尚書事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操徙帝都許車駕出轘轅而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以袁紹爲太尉紹耻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自領司空行車騎將軍用棗祗韓浩等議興屯田呂布襲昭烈取下邳昭烈奔操程昱說操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蚤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二年操到宛張繡既降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俱被殺王沈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絶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幷中公右臂 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

於公公故免初畀遇害操乃引兵還舞陰繡將來鈔操擊破之繡奔
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
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
許術侵陳操攻之術聞操自來棄軍走畱其將橋蕤李豐
梁綱樂就操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操還許操之
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操遣曹洪擊之累
敗退屯葉數爲繡表所逼操乃至宛攻破表將鄧濟於湖
陽生擒濟復攻武陰下之三年操還許自置軍師祭酒置
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詣操云田豐使紹
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操乃解繡圍操將引還繡兵來操軍不

得進與荀彧書策繡必可破也及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
險操兵前後受敵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
明繡謂操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
操還許荀彧問操前以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
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
昭烈操遣夏侯惇救之不利昭烈爲順所敗操東攻布屠
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
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援於術
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操連戰士卒罷
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

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擒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
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昭烈也霸等悉從布布敗
獲霸等操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初操爲
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
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操嘉之爲
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操曰夫人
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四年
操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
紹屯射犬操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
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畱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

仁相遇射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操遂濟河圍射犬洪尚
率衆降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操
舉种孝廉兗州叛操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操
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
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
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
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
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
爲吾奉也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
畱于禁屯河上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張繡率衆降操進軍

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
邳北過操使昭烈朱靈要之程昱郭嘉言於操曰劉備不
可縱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誅操
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操遣劉岱王忠擊
之兵敗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廬江太守劉勳
率衆降五年春董承等謀泄被害操將自東擊昭烈諸將
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
後若何操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
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東擊破昭烈昭
烈歸紹失其妻子昭烈將關羽屯下邳操復攻之羽被執

操還官渡紹不出乃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
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
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
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
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
至十餘里良大驚怖急來逆戰關羽為操前登擊破斬良
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操軍至延
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
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
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

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將兵五六千
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
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
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每戰悉禽紹軍大震操還
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得歸昭烈紹連營稍前依沙埵為
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合戰率敗紹復進臨官
渡起土山地道操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
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
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
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

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
不濟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
所殺紹運穀車數千乘至操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
之盡燒其車操與紹相拒連月衆少糧盡士卒疲乏操謂
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遣車運穀使
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
臣許攸奔操因說操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操操
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操
兵少出陣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
左右或言紹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敵在背後乃白

士卒皆殊死戰破之斬瓊等曹瞞傳曰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操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操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于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

郃等聞瓊破遂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乃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六年操擊破紹軍於倉亭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操還許紹之未破也使昭烈略汝南汝南人共都應之操遣蔡陽擊都爲都所破操擊破昭烈昭烈南歸劉表都等皆散本傳載操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操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五月卒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操攻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八年攻其郭乃出戰操擊破之譚尚夜遁操從鄴還許留賈信屯黎陽自南攻劉表軍西平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請救於操諸將皆疑荀攸勸操操曰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

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遂引軍還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九年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操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留曹洪攻鄴操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菹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毀土山地道作圍壍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

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刼圍操逆擊破走之遂
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操不許
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
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
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内兵
配逆戰敗生禽斬配鄴定操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
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初紹與操共起兵紹
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下爲何
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
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秋操自領冀州牧讓還兖州操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
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幷其衆操
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絶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
走保南皮操入平原略定諸縣十年攻譚破之斬譚誅其
妻子冀州平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
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初討譚時民亾椎氷令不得降頃
之亾民有詣門首者操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
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故安趙犢霍
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
操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走出塞操乃還鄴

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幷州牧操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
幹聞操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
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操攻幹幹聞之
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單于單于不受操圍壺
關拔之幹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海賊管承亂
操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初三郡烏丸
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戸袁紹皆立其酋
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
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操將征之鑿渠自呼
沲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泃音何鑿入潞河名

泉州渠以通海十二年操自淳于還鄴將北征三郡烏丸
諸將皆曰袁尚亾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
入攻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
嘉策表必不能任昭烈勸操行至無終大水傍海道不通
使田疇爲鄉導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絶不通乃塹山堙
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
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
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
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
乃從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

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三年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三蒼曰肄習也操自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自為丞相秋操南攻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昭烈屯樊城操到新野琮遂降昭烈奔夏口操進軍江陵以劉表大

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孫權為昭烈攻合肥操自江陵擊昭烈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退操至赤壁與昭烈及吳將周瑜等戰大敗奔還山陽公載記曰船艦為玄德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蚤放火吾徒無類矣玄德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十四年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屯合肥復還譙十五年作銅爵臺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

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

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

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十六年操自以
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
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操遣鍾繇擊之
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
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操遣曹仁擊之超等屯潼
關操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與超等夾關而軍
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度蒲阪津據河西爲營操
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
超軍超軍亂取牛馬操乃得渡曹瞞傳曰操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操猶坐胡

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操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操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操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循河爲甬道而南敵退拒
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
營於渭南敵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
河以西請和操不許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
割地求送任子操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
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
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操何言
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爲木行馬以爲防遏公然之遂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之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

并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陣精光耀日敵益震懼他日操又與
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
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騎夾擊破之斬成宜李堪
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操曰初
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
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
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
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
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
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

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
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
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敵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敵破之
後諸將問其故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
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
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乃自長安北攻楊秋圍
安定秋降操還留夏侯淵屯長安十七年操還鄴自矯帝
命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
梁興等屯藍田操使夏侯淵擊平之自以河內之蕩陰朝
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瘦陶曲周

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操攻
孫權十八年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
陽操還鄴自爲魏公建魏社稷宗廟納三女於帝爲貴人
少者待年於國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自
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又置尚書侍中六卿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爲尚書令凉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馬超在漢陽
復與羌胡合氐王千萬應超屯興國操使夏侯淵擊之十
九年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攻超殺其妻子超奔漢中韓
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淵
擊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操自矯帝命位

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初伏皇后以董承之
死與父完書辭語嚴正操恚領之至是遣華歆勒兵入宮
弒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
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
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
操遂弒后幷二皇子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操至孟津自
置旄頭官殿設鐘虡二十年帝立操中女爲皇后操西攻
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
攻破之遂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
操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凉州宋楊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楊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操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
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還賊見軍退其守
備解散操乃密遣解慓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
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操軍入南鄭盡得魯
府庫珍寶孫權圍合肥張遼等擊破之操自承制封拜諸
侯守相張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昭烈取益州遂有巴中
操遣張郃擊之操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
操還鄴僭耕籍田自進爵爲魏王以女爲公主食湯沐邑

以大理鍾繇爲相國復攻孫權至譙二十二年進軍屯江
西郝溪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操還留夏
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操僭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作泮宮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僭服冕十有二旒乘金
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昭
烈遣將張飛馬超等屯下辯討操操遣曹洪拒之二十三
年太醫令吉本等謀起兵討操燒丞相長史王必營不克
被害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亂操遣子彰擊破之操西
攻昭烈至長安宛守將侯音等執南陽太守保宛操使曹
仁圍之二十四年仁屠宛音敗沒夏侯淵與昭烈戰於陽

平為昭烈將所殺操自長安出斜谷至陽平不得入乃還長安自以夫人卞氏為王后是時魏諷謀襲鄴討丕不克被害初曹仁攻漢中將關羽於樊城復遣于禁助之羽激漢水灌禁軍軍沒獲禁遂圍仁操使徐晃救之操還洛陽計激孫權襲羽而自洛陽南攻之未至軍摩陂晃軍先至羽解圍退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公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公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二十五年正月操還洛陽權襲殺羽傳首至洛操尋卒諡曰武葬高陵年六十六 世語曰曹公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 曹瞞傳曰操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操躬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 魏書曰公自統御海內芟夷群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剏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 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公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棊公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郤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曹瞞傳曰操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殽膳皆沾汚巾幘其

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制操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操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扶麥以相持於是操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出兵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季漢書世家卷一終

季漢書世家卷二

歙邑謝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曹丕

曹丕字子桓曹操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魏書曰帝之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魏略曰公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操卒嗣位爲丞相魏王尊母卞氏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

五年爲延康元年二月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三月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尋卒五月追尊祖太尉嵩曰太王祖母丁氏曰太王后封子叡爲武德侯六月南攻孫權七月孫權遣使通好漢中將孟達率衆降丕十一月丕篡位改延康爲黃初廢帝爲山陽公以河内之山陽邑萬戶奉之以帝四子爲列侯追尊祖嵩曰太皇帝父操曰武皇帝母卞氏曰皇太后臣下封爵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十二月如洛陽營宮室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丕大怒陵減死罪一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丕黃初二年也正月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爲中都之地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

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六月殺夫人甄氏於鄴八月孫權遣使通好幷遣于禁等還丕使太常邢貞持

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十月以故太尉楊彪爲
光祿大夫彪辭嘗以先朝爲三公値世遭亂無尺寸之益
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丕不能奪其意以穀
貴罷五銖錢十一月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十二月築
陵雲臺三年丕詔許昌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
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
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
來通丕因置戊巳校尉三月立子叡爲平原王霖爲河東
王弁弟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

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四月立弟植爲鄄城
王五月以荊揚江表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
北諸郡爲郢州閏月帝軍東下伐吳樹柵連營七百餘里
丕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
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
矣帝果敗績後七日孫權書到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
書杜畿開倉廩以賑之八月漢將軍黃權率衆降九月詔
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
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
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立郭氏爲后十月表首

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亾也
椑音扶歷反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
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
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
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
墓祭欲存亾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
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
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
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
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

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
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
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
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
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
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
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
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
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
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孫權背丕復郢州爲荊州丕自許昌攻權權臨江拒守十一月丕至宛是歲穿靈芝池四年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築南巡臺於宛三月大司馬曹仁卒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爲而

至其博舉郡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六月任城王彰太尉賈詡卒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八月以廷尉鍾繇爲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論攻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户各有差五年正月初命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辯得失八月丕爲水軍親循蔡潁浮淮至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

改易諸將守十一月冀州饑丕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是歲穿天淵池六年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三月丕詣召陵通討虜渠還許昌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破之丕復爲舟師東攻權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丕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擊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七月立子鑒爲東武陽王尋卒八月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九月築東巡臺十月詣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氷舟不得入江乃引還魏書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

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于前勞役兼于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十二月自譙過梁遣使以大牢祀故太尉橋玄七年正月將詣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丕心惡之不入遂還洛陽三月築九華臺五月丕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鎭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丕尋卒時年四十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初丕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

將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于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頒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愼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　典論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中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并會黃巾盛于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敎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敎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動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

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腳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授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尚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曹叡

曹叡字元仲曹丕子也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曹操異之曰我基于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爲嗣故久不拜太子　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後皇帝建興四年丕黃初七年也五月丕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丕卒嗣立大赦明年改年爲太和尊卞氏曰太皇太

后郭氏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追謚母甄氏曰文昭皇后立弟蕤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羣議欲發兵救之叡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十月立子冏為清河王尋卒吳諸葛瑾張霸等攻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懿擊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十二月以大尉鍾繇為太傅

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眞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大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為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懿為驃騎將軍太和元年正月叡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擊斬之三月立甄夫人寢廟於鄴四月行五銖錢初營宗廟八月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毛氏為后封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以新城歸帝叡遣驃騎將軍司馬懿擊之二年春懿攻破新城達被害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漢丞相諸葛亮來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應之叡遣大將軍曹眞為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拒亮於街亭相亮敗績四月叡詣長安還洛陽（魏略曰是時譌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叡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赦繫囚非殊死以下論西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勑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九月曹休率諸軍至宛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大敗休尋卒立子穆為繁陽王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卒十二月相亮出軍圍陳倉曹眞遣將軍費曜等拒守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

不能拔（郝昭字伯道太原人為人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丞相諸葛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丞相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救至亮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

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三年四月元城王禮卒六月繁陽王穆卒追尊高祖大長秋騰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稱引亾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

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十一月廟始成叡使太常韓暨迎祖考神主於鄴以奉安之十二月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四年二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又詔太傅三公以丕

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以大將軍曹真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懿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太傅鍾繇卒六月卞夫人卒祔葬高陵省上庸郡遣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懿西犯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還十月令罪非殊死者聽贖各有差十二月改葬毋甄夫人於朝陽陵令公卿舉賢良五年三月大司馬曹真卒相亮出師天水叡遣司馬懿逆之亮引軍還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

主在位毋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毋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二月太尉華歆卒六年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徒九月叡詣摩陂作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衆攻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陳思王曹植卒後皇帝建興十一年叡青龍元年也是歲正月郟之摩陂井中青龍見叡往觀之於是改年爲青龍改摩陂爲龍陂三月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五月北海王蕤卒閏月改封宗室女

非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火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叡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勑軌以出軍者愼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擊之虜乃走漠北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懿遣將軍胡遵

等追破降之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狠泥等詣并州降朗還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公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噉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爲之儉　傅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欻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二月詔減鞭杖之制著於令四月大疫崇華殿火詔有司以大牢告祠丕廟丞相亮出師斜谷軍渭南叡遣司馬懿率兵拒之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使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魏氏春秋曰亮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辱司馬懿懿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勑懿及軍吏以下乃止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敵壽春叡不聽曰昔光武遣兵縣據洛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敵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勑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七月叡親治舟師東下權攻新城將軍張穎拒守力戰叡軍未至數百里權退議韶等亦退羣議以司馬懿方與西軍相持未解欲叡西還長

安叡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已制之吾無憂矣遂進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遣使者犒勞合肥壽春諸軍遂還許昌懿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懿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三年正月以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復置朔方郡郭夫人卒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是時叡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民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數切諫叡雖不聽常優容之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于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

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閶闔諸門闕外罘罳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於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權心者尠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舍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疾苦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則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書通上顧左右曰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七月洛陽崇華殿火八月立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十月中山王袞卒

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六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　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于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郡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形曰金當取之　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司徒董昭卒蕭愼氏獻楛

矢六月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井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郡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獄中使明朕意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

州十二月司空陳羣卒五年正月山茌縣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叡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魏書曰初曹丕即位以受禪於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叡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八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叡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羣藝厥義章矣其改之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一用殷禮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

宣時令中氣蚤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六月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尋卒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本志曰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七月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南界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擊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儉引軍還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

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又詔遼東將吏士民爲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淵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叡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是日毛夫人卒葬於愍陵十二月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郢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分襄陽郡之都葉縣屬義陽郡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 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 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

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聞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爲貝丘令清省得民心二年正月詔大尉司馬懿帥衆討遼東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叡曰然則三者何

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特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二月以大中大夫韓曁爲司徒尋卒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洨虹洨音胡交反虹音絳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幷五縣爲沛王國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致安樂縣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擊斬注詣首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斬之傳首於洛陽海東諸郡平十一月錄擊淵功太尉司馬懿以下增邑封爵

各有差初叡議遣懿擊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懿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懿還叡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以司空衛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十二月叡寢疾乃立皇后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復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人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勑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彊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涕泣固諫帝使肇勑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命爲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叡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三年正月太尉司馬懿還至河內叡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

手詔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懿頓首流涕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爲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後得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詔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即日叡卒于嘉福殿時年三十五葬高平陵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僞不許抑貧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

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季漢書世家卷二終

季漢書世家卷三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曹芳

曹芳字蘭卿曹叡無子養芳及秦王曹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來者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爲齊王後皇帝延熙二年叡之景初三年也正月叡病甚乃立爲太子是日嗣立明年改元爲正始大赦尊毛夫人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懿輔政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羣臣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污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而不滅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爲布以太尉司馬懿爲太傅持節

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七月芳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十月以鎭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正始元年二月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四月車騎將軍黃權卒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

供軍用二年二月芳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五月吳將全琮攻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攻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司馬懿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敵遠圍樊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懿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爲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軍今疆埸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攻芳親送津陽城門外懿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鋭募先登申號令示

必攻之勢然等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破之乃退六月以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軍三年正月東平王曹徽卒三月太尉滿寵卒七月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四年正月始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四月立甄氏爲后大赦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眞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其祖操廟庭十二月倭國女王俾彌呼遣使奉獻五年二月遣大將軍曹爽率

衆西寇五月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曹爽還八月秦王詢卒復秦國爲京兆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十月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祖廟裴松之曰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他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臣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十二月司空崔林卒六年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尋卒八月以太常高柔爲司空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十一月以曹眞等二十一人陪祀操廟庭十二月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

者得以課試七年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八月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撾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以後明申敕之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柤中斬獲數千柤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柤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纔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飢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

乎遂不徙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九年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不受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為司空延熙十二年芳嘉平元年也正月謁高平陵太傅司馬懿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有司承旨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謂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尋以太傅司馬懿為丞相固讓乃止四月改年丙子太尉蔣濟卒十二月以司空王淩為太尉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二年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卒十二月東海王霖卒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三年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是時聞太尉王淩謀廢芳立楚王曹彪太傅司馬懿東攻淩淩自殺六月彪賜死七月甄夫人卒葬于太清陵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太傅司馬懿卒以衛將軍司馬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驃騎將軍孫資卒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陪

祀廟庭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懿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勲鄭冲爲司空四年正月以撫軍大將軍司馬師爲大將軍二月立張氏爲后大赦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鎭南將軍毌丘儉等攻吳十二月吳將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昶等敗退五年五月吳將諸葛恪又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是時漢偒將軍姜維亦出師圍狄道司馬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

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毌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七月恪攻新城儉使張特拒守恪不能克乃退還魏畧曰張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鎭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毌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已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儲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鬭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自芳嗣立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六年二月鎭東將軍毌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敵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

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敵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中書令李豐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將軍司馬師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

皆被殺三月廢后張氏四月立王氏爲后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宜陽鄉君九月大將軍司馬師將謀廢立以聞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于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其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后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位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乃下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

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

曹髦

曹髦字彥士丕之孫也父霖封東海定王正始五年封髦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後皇帝延熙十七年曹芳嘉平六年也十月司馬師廢芳迎立髦至于玄武館羣臣表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髦不聽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髦下輿將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嗣立羣臣陪位者欣欣焉髦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司馬師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師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大赦改明年爲正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正元元年十月遣侍中持節分適郡國觀風俗勞士民察究枉失職者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二年正月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大將軍司馬師擊之車騎將軍郭淮卒閏月師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洛陽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詿誤者以鎮南將

軍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師卒于許昌二月以衛將軍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三月立卞氏爲后四月封后父卞隆爲列侯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漢大將軍姜維出師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髦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

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之曰小同又說以其手文似玄故名姜維引大軍還十一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或叛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詔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洮西戰處及水交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後皇帝延熙十九年髦之甘露元年也以是歲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故改年爲甘露正月沛王霖卒二月髦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髦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傑芟夷秦項包

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畧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於高祖臣等以爲優髦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高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隷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而高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翊日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

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譎慝不德於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高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髦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

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
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
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
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
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
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
以成篇永垂于後髦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
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
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四月賜大將軍司馬
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髦視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

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
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
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
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
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
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于其中也髦又曰若使包羲
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
不能答髦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
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
曰玄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髦曰若鄭玄合

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
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髦曰若
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
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髦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
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人寡而禽獸眾故取其
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眾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
裳以濟時變也髦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
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
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髦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

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
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
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
洪範言之肅義為長髦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
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今發篇開義以
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
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髦
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
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
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

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髦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髦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汩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髦問曰當堯之

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髦曰帝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髦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髦曰二者致化薄厚不

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喆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於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熅於堂照耀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熅之氣神之精也無菑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　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七月衛將軍胡遵卒漢大將軍姜維出師上邽鄧艾拒破之八月命大將軍司馬昭加號大都

督奏事不名假黃鉞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十月以司空鄭冲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毓卒二年四月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髦視學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勑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焉是月諸葛誕不就徵起兵殺揚州刺史樂綝因赦淮

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詿誤者六月以吳降使孫壹爲侍中
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封吳侯髦軍駐項司馬昭前臨淮
沛擊諸葛誕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
俱行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三年二月司馬
昭陷壽春城殺諸葛誕三月詔以丘頭爲克敵之地宜有
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五月大將軍司馬昭爲相國封晉
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故前後九讓乃止六月詔曰昔南
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衮功曹應余獨身捍
衮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
吏使蒙伏節之報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是時

吳蜀不賓疆埸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衮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至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衮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没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絶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修祭醊曹公聞之嗟嘆良久下荆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衮後爲于禁司馬見魏畧游說傳論淮南之功封爵刑賞
各有差八月以驃騎將軍王祀爲司空詔曰夫養老興敎
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
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
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
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
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是時諸郡龍數見于井中咸以爲
祥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
嘉兆也乃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四年六
月司空王祀卒七月陳留王峻卒十月分新城郡復置上
庸郡十一月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五年四月大將軍
司馬昭復進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髦見威權日
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
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
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
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

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衞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
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
詳髦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
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司馬昭昭爲之備
髦遂帥近侍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
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
南闕下髦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
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
即前刺髦刃出於背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
太傅孚奔往枕髦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魏太

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以王禮葬之時年二十司馬昭歸罪成倅成濟斬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曹叡後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爲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 六月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曹奐

曹奐字景明曹操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後皇帝景耀元年曹髦被弒司馬昭倡議迎立奐六月甲寅至洛陽見郭太后是日嗣立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景元元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自曹芳以來政歸司馬氏百官仰成嗣主擁虛位而已奐承髦後愈益兢兢司馬昭以大將軍自爲相國進爵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備物九錫　加殊禮昭三僞讓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尋卒十二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二年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趙王幹卒三年四月遼東郡言肅愼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十月漢大將軍姜維出師洮陽昭遣鎮西將軍鄧艾拒於侯和維戰不利引軍退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祖廟四年五月遣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東西並進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進九月太尉高柔卒十月立卞氏爲后昭始爲相國進爵晉公十一月大赦鄧艾鍾會兵各入蜀後帝詣艾降漢亡十二月以司徒鄭沖爲太保分益州爲梁州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

賦之半五年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郭夫人卒咸熙元年正月檻車徵鄧艾奐詣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特赦諸在益土者葬郭夫人三月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爲司空昭進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五月昭議復五等爵改年追命司馬懿爲晉宣王司馬師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王之文殆述所作也 初自漢亡之後吳人屯邊永安遣荆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

吳兵遁退八月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刼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厲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輔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以衛

將軍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萶復命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二年二月朐䏰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以虎賁張修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修弟倚爵關內侯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昭服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大赦八月相國晉王司馬昭卒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大赦司徒何曾爲晉丞相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閏月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十二月晉王炎篡魏廢魏主奐爲陳留王政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魏世譜曰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

季漢書世家卷三十終

季漢書世家卷四

欽邑謝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孫堅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吳書曰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姙堅夢腸出繞吳閶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

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馬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亂魏郡朝廷遣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凉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

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

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勑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
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郡尋討三郡肅然朝
廷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
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
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
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
政橫恣京城諸州郡竝興義兵欲以討卓堅聞之撫膺歎
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亦舉兵前進荆州刺
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張勃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

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卽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正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
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荅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
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
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
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

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
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
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竝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
數十先到堅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
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
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
攻城乃引還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
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
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
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

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
於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遂懷
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
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讐
堅與卓非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大
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
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還
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
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

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喁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言發涕下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時年三十七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僭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

孫策

孫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堅卒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策當嗣侯讓與弟匡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亾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乃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為丹楊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

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儁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楊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啟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

策無復回顧之憂興平元年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楊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嘗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

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
楊策從兄賁又爲丹楊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
陽繇遣樊能于糜陳横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
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
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曰家有舊恩在
東願助舅討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
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
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
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
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

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策攻繇
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
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
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
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糜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
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爲流矢所中
傷股不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
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
敵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僞走敵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
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敵

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
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
江乘皆下之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棄軍逃遁諸
郡守皆捐城郭奔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
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
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鷄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
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
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及劉繇笮融等故鄉部
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

者勿彊也旬日之閒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
匹威震江東形埶轉盛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
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
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
虎等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
聚衆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曰晟與故父
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
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
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
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

我見卯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有勇
力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
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
夫之志也乃舍之裴松之曰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楊太守
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
太守丹楊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
端等為謀主遣奉政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
獻方物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
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
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

供備貢獻萬夫解惑傾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
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
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
弘農王略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
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
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
表稱亂南荊公孫瓚炰烋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
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
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
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
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
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
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
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
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
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鬭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
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
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
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
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

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
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
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執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
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取五也
幼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
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
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
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
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
相權之重埶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
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
以報漢氏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
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
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埶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
不可不詳察者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
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埶以激群敵之氣以先衆人之心
公義既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
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
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
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

聽
曹操表為討逆將軍封吳侯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誧奉戊辰詔
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
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
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敕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
創凶逆造合虎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
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呂布上術所造惑
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
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
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
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
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
赴討策自以統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
及使人諷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
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埶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
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楊宣
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
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攻諸郡策覺之遣呂範
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吳錄
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布高澤不遺

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廿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公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

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討逆將軍封吳侯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操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幷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壻黃猗等畏

懼公不敢守壽春乃共舁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卽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幷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　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幷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

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猋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及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埽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

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幷江東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猘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

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塡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擧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卽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昬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害時年三十餘　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蚤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蚤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

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便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亾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閒使以印綬與白虎餘黨圖爲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創甚請張昭等謂

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胡冲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　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權僭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季漢書世家卷四終

季漢書世家卷五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朝廷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子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

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孝獻皇帝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擊黃祖於沙羨五年策卒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鄭玄禮記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操表權爲討

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鎭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怨讐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勑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操操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七年權母吳氏卒八年權西擊黃祖破其舟軍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等爲劇縣令長九年權弟丹楊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十二年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十三年春權復擊祖祖先遣州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分歙爲始新新定犁陽休陽縣以六縣爲新都郡荊州牧劉表卒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操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降昭烈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爲陳成敗昭烈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操新得表衆形勢甚勝諸議者皆望風畏懼

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操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普蓋建火攻之策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昭烈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操軍盡燒其船操奔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昭烈瑜等復追至南郡曹操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爲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曹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操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爲南郡太守昭烈表權行車騎

將軍領徐州牧昭烈領荊州牧屯公安十五年分豫章爲鄱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曹操將來侵作濡須塢十八年正月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操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操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操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曹操云春水方生公宜

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初曹操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叅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昭烈定蜀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

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昭烈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幷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楊未戰會曹操入漢中昭烈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昭烈昭烈歸而曹操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　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旣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爲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二十一年冬曹操次于居巢遂攻濡須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庱音攄陵反）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二十四年前將軍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操遣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已功牋與曹操乞以討羽自效曹操且欲使羽與

權相持以鬭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擊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荆州是歲大疫盡除荆州民租稅曹操表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於朝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二十五年正

月曹操卒太子丕代爲丞相魏王改漢元爲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酇筑陽（筑音逐）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是年冬曹丕篡位改年黃初明年四月昭烈皇帝踐阼嗣漢改元章武元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平安之世而刀劒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

親就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曹丕篡位後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丕策命權爲吳王權羣臣議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是歲帝帥大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率導武陵蠻夷受以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盡嚮應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丕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丕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幷獻方物立登爲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爲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爲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昭烈皇帝章武二年權黃武元年也正月帝東下伐吳陸遜部將朱謙等拒之王師敗績乃分軍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帝屢不利士卒奔

潰死傷降首者數萬人帝僅以身免權以使聘魏具上其所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幷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曹丕報使因致鞞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幷徵任子權辭讓不受至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眞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丕

報詔責以質子權遂改年因臨江拒守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等入聘於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魏主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改夷陵爲西陵後皇帝建興元年吳黃武二年也春魏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又推五德之運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三月曹仁遣其將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

引退四月權羣臣勸卽尊號權不許時帝崩於白帝權遣立信都尉馮熙入聘以弔喪也五月漢後皇帝嗣立改元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衆叛如魏魏以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等襲蘄春邵等生虜宗十一月朝廷使中郎將鄧芝來使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馬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入聘八月赦諸死罪九月魏主丕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爲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漢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辦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當在在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耶四年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權卽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皖口言有木連理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衆數萬人魏主丕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

部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丕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五年下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七月權方聞魏主丕卒攻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賊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警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

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
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
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
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
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謇哉若小臣之中
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
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
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何用多爲顧坐自守可
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
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

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
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六年正月全琮等獲彭
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七年三月封次子慮爲建
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僞叛以誘魏將曹
休七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
司馬呂範卒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去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請正尊號四月夏口武
昌並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僭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
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
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爲皇太子將吏
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昌
門出天子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督之遼東六月帝遣衛尉
陳震慶權即位權乃三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幷涼
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
綱失叙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
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
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麽尋

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
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
誰在夫討罪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
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
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
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
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
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
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
諶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

勠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
携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
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
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
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
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九月權復遷都建業因故府不
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等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二年正
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
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
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

海求蓬萊神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
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
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而
還三年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
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
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
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
生權喜十二月遂大赦改明年元為嘉禾元年正月建昌
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等乘海之遼東九月
魏將田豫要擊斬周賀于成山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

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幷獻貂馬權大悅加
淵爵位二年三月權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
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
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
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淵果斬彌等送其
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
嘗近為鼠子所前卻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
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
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攻六安皆
不克而還三年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

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歲漢丞
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主叡不能遠出而叡遣兵助司
馬懿拒亮自率水軍拒吳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兵
八月以諸葛恪為丹楊太守討山越賊十一月太常潘濬
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四年
夏遣呂岱討桓等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
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五年春鑄大
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界直設盜鑄之科輔吳
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鄱
陽賊彭旦等為亂六年正月下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
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
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
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
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
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
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寮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
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
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
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

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
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爲喪
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
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
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
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
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
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
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
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

皆破走之十月遣衞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
越事畢北屯廬江後皇帝延熈元年權赤烏元年也鑄當
千大錢呂岱討廬陵賊畢還住陸口八月武昌言麒麟見
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
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
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
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
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
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
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

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
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
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
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
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
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
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
至於此乎自孤與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
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
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

公私分討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
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
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
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
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
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
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
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

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
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二年三月詔令使者羊衜鄭
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還
五月城沙羨十月將軍蔣祕等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
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
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
唐咨等討之歲餘皆破三年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
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
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
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皆舉正以聞四月大赦詔諸

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十一月民饑
詔開倉廩以賑贍貧窮四年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
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
琮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
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五月太子登卒
是月魏大将司馬懿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諸葛瑾
卒八月陸遜城邾五年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
為嘉興四月詔禁進獻御減太官膳七月遣衛將軍聶友
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朱崖儋耳有司奏立后及諸王八
月立子霸為魯王六年春諸葛恪攻六安破魏將謝順營

軍收其民人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
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魏司馬懿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
城遷于柴桑七年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是歲步
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漢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
作舟船繕治城郭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漢竟自無謀如
權所籌焉八年二月丞相陸遜卒七月衛將軍馬茂等圖
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九年二
月遣車騎將軍朱然攻魏柤中斬獲千餘人九月以驃騎
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

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十年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
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五月丞相步騭卒十月赦諸死
罪十一年正月遣朱然城江陵十二年三月左大司馬朱
然卒四月以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十三年八月廢太子
和處于故鄣魯王霸賜死十月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
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
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
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
凱往拒之皆引還庾闡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三十里寇

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
以改年立后太元元年五月立潘氏為后始大赦改年初
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
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
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
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紡績與其神相
聞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齎
酒食往表說水旱諸小事往往有驗十一月大赦權祭南
郊還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
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二年正月詔立故嗣子和為南
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
二月大赦改年為神鳳潘夫人卒時諸將吏數詣王表請
福表尋亡去四月權卒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七月葬
蔣陵陵

季漢書世家卷五終

季漢書世家卷六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孫亮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爲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爲太子以全氏爲妃太元元年立亮母潘氏爲后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遺詔輔亮後皇帝延熙十五年四月權卒亮嗣立大赦改

年建興閏月以恪爲太傅胤爲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爲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魏遣大將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恪以大兵赴敵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韓綜桓嘉等二年正月立全氏爲后大赦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八月恪引軍還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爲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年五鳳元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二年正月魏毌丘儉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兵進於橐皐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曹珍遇於高亭交戰珍敗退留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皆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留略爲東海太守十二月作祖廟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

畔後皇帝延熙十九年亮太平元年也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大司馬呂岱卒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綝不聽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十月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大赦改年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

綝殺惇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朝三年二月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嘗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

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卽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吳歷曰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五月魏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部將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　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

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冑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殺異於鑊里綝自鑊里還建業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昭三年正月諸葛誕殺文欽司馬昭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出亮爲會稽王孫休永安三年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

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祀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或云休鴆殺之時年十八

孫休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琊王居虎林四月權卒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後皇帝景耀元年九月孫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

遂發十月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座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讃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年爲永安元年十月以大將軍綝爲丞相荊州牧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

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又詔曰丹楊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道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用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楊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衛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衛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衛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詣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衛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封孫皓爲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故屢詔褒之又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爲

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氣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

以隆風俗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司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法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

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之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三年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有司告會稽王亮有罪黜爲候官侯道自殺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四年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潔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本志曰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立朱氏爲后子𩅦爲太子大赦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爲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嘗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已爲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爲最不謙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莔莔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𩃬𩃬音如兕觥之觥字𩃓𩃓音如玄礥首之礥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𡨋𡨋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㷜㷜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𪚢易棄避其著告天下使咸聞之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

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昭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昭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昭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昭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

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正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嗣立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昭沖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大豬裴松之曰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六年五月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

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十月後皇帝以魏人犯闕來告休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將以拒魏及知成都不守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七年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故漢巴東守將羅憲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

章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魏將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大赦癸未休卒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霣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霣以託之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

孫皓字元宗和之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卒是時漢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霣為豫

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滕氏爲后皓之初立也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司馬昭爲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齎書陳事埶利害以申喻皓甘露元年三月皓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隨紹彧報書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魏國者故也四月蔣陵言甘露

降皓於是改年大赦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亾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司馬昭卒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魏亾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司馬昭及還儼道病死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彊敵新幷巴蜀有

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埶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閒諜以觀其埶皓陰納纂言且以巴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刼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爲徙土得計也使數百

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爲東陽郡分丹陽爲吳興郡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六月起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三年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

還合浦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二年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曰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七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三年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中國降人

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伏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涕泣謝其母母曰但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世家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　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致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鳳凰元年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爲布二年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司徒丁固卒九月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刼奪百姓

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爲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証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隅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側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亂國紀疇以噂𠴲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特赦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

作船𧪚凶時年四十皓嘉其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分鬱林爲桂林郡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天紀元年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爲司直中郎

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于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姦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三年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與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

草遂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虜郎皆銀印青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塗中安東將軍王渾楊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大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酔置黄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剥人之面或鑿人之眼

岑昬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益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四年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城陽都尉張喬于楊荷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楊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 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殿中親見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昬皓惶憒從之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請命唯垂信納以濟元元王濬最先到于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戸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伷以皓

致印綬於己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受晉封爲歸命侯 本志曰太康元年五月皓舉家西遷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皓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疋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兒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歸司馬加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而躍即以化矣仰面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漢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曰

弗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幷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

是歲也實在庚子

季漢書世家卷六終

季漢書外傳卷一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曹操卞夫人

卞夫人琅琊開陽人曹丕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操於譙納夫人爲妾後隨操左右至洛及董卓爲亂操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操凶問時操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夫人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夫人言操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夫人爲繼室諸子無母者操皆令夫人養之魏畧曰曹公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和公主劉早終丁養子修子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公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公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公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公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竟不應公曰眞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爲嫡加有子修丁視卞夫人母子不足後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公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卞夫人請公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公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　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公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公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曹丕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夫人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夫人當傾府藏賞賜

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建安二十四年繇策拜爲王后二十五年操卒丕嗣立尊夫人曰王太后及篡位尊夫人曰皇太后稱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曹叡立尊夫人曰太皇太后泰和四年春追謚夫人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夫人卒合葬高陵謚曰武宣

曹丕甄夫人郭夫人

甄夫人中山無極人曹叡母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夫人三歲失父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彷彿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殁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夫人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夫人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夫人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附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夫人留養姑及曹操平冀州曹丕納夫人於鄴有寵生曹叡世語曰曹公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

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擥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延康元年正月丕嗣立六月南征夫人留鄴黃初元年十月丕篡位獻帝乃以二女嬪于魏郭夫人李陰諸姬並愛幸夫人愈失意有怨言丕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曹叡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戸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叡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夫人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夫

人毋卒叡制緦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夫人舊
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
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夫人兄儼曰安
城鄉穆侯三年像卒追贈衛將軍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
暢弟溫韡豔皆爲列侯叡思念舅氏不已乃爲暢起大第
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
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卒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
嗣太和六年叡愛女淑卒追封謚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
立廟取夫人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
從弟德爲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爲平原侯襲公主爵嘉平

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夫人兄儼孫女爲齊王芳皇后
其父已沒封其母爲廣樂鄉君
郭夫人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
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
鞮侯家曹操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夫人有智數時時有所
獻納曹丕得爲嗣夫人有謀焉丕纂位爲貴嬪甄夫人之
死由夫人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丕欲立夫人中郎
棧潛上疏丕不從遂立爲皇后夫人上表謝曰妾無皇英
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
位處中饋之重任夫人自在東宮及進尊位雖有異寵心
愈恭肅供養卞夫人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夫人教
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
丕言其本末丕或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羣下
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明德馬后之爲人夫人蚤喪
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夫人外親劉斐與他
國爲婚夫人聞之敕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
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
妻夫人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
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常勅戒表武等曰漢
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五年丕攻

吳夫人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
請移止夫人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
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
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丕復攻吳至廣陵夫人留譙宮
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夫人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
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
者豈魚乎曹叡立尊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
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
尉其年又追謚夫人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
遷表昭德將軍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

起祠堂夫人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三年春夫人卒遺命薄葬于首陽陵西謚曰文德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仇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勑殯者使如甄氏故事

曹叡毛夫人郭夫人

毛夫人河內人也黄初中以選入東宮叡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嗣立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

皇后父嘉拜騎都尉弟曾郎中初曹丕爲叡始納河內虞氏及叡立虞氏不得立爲后卞夫人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擧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叡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擧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青龍四年追封夫人母夏爲野王君叡之幸郭夫人也夫人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叡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郭夫人曰宜延皇后叡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夫人知之明日叡見夫人夫人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叡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夫人死葬愍陵謚曰明悼

郭夫人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宫叡立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叡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芳立尊夫人爲皇太后稱永寧宫追封謚夫人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夫人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德出養甄氏德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

大事皆先咨啓於夫人而後施行毋丘儉鍾會等起兵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卒葬高平陵西謚曰明元魏略曰景王初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耶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宫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于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曹操二十五子

卞夫人生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劉姬生曹昂曹鑠環姬生曹沖曹據曹宇杜姬生曹林曹袞秦姬生曹玹曹峻尹姬生曹矩王姬生曹幹孫姬生曹上曹彪曹勤李姬生曹乘曹整曹京周姬生曹均劉姬生曹棘宋姬生曹徽趙姬生曹茂其鑠玹矩上勤乘整京棘九人俱夭其據林峻均徽熊六人無事可紀

曹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曹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

右曰丈夫一爲衞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操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操曰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操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隘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逐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操在長安召彰詣見彰自代過鄴曹丕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丕言歸功諸將操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魏略曰曹公在漢中而先主棲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公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

道西到長安而公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操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操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操卒魏略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丕嗣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瘠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都疾卒于邸謚曰威子楷嗣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彰忿怒暴薨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曹操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操悉將諸

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操攻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以爲嗣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曹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內外羣下並爲之說遂定爲嗣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

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操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植將行丕飲焉偪而醉之操召植植不能受命故操怒悔而罷之曹丕嗣位殺丁儀丁廙幷其男口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丕以母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都上疏不喜加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鐵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東路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六章六年丕攻吳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植邑戶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恨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叡輒優文答報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求還叡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徙封植爲陳王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

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僚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卒謚曰思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

曹昂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操南征爲張繡所害無子追謚曰豐悼改謚曰愍

曹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曹操欲知其輕重訪之羣下咸莫

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操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操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操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操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操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爲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甚多操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操親爲請

命及亡哀甚曹丕每寬喻操操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爲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太和五年加爵謚曰哀魏畧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

曹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曹叡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立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都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都冬十二月叡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叡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嗣

曹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旣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命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

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縣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都六年改封中山青龍三年秋袞得疾病叡遣太醫視疾手詔賜遺珍膳相屬又遣母兄林並就省疾袞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旣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

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懼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愼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卒謚曰恭詔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

曹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氏妾子良生而陳氏死曹公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公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爲涕淚）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操及丕爲嗣幹母有力丕臨卒有遺命是以曹叡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

曹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都六年改封楚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彪都許昌語在淩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彪乃自殺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國除爲淮南郡

曹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佷少無寵於曹操及丕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卒茂稱嗌

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坐罪削邑戶

曹丕九子

甄夫人生曹叡李姬生曹協潘姬生曹蕤朱姬生曹鑒仇姬生曹霖徐姬生曹禮蘇姬生曹邕張姬生曹貢宋姬生曹儼儼等七人俱夭無事可紀

曹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叡立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卒謚曰定子啓嗣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嗣

季漢書外傳卷一終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曹仁曹洪曹休曹真曹爽

曹仁字子孝曹操從弟也祖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仁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操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操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攻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操攻呂布

仁別攻句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操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操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操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操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操壯之遂破繡操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昭烈徇㶏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操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然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善其言遂使將騎擊昭烈破之仁盡復收諸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

出仁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粮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操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人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敵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敵

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敵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敵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敵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操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操擊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荆州侯音以宛背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

南將軍關羽攻樊激漢水淹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遂退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曹彰北征烏丸世子丕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嗣立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丕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命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卒謚曰忠侯時年五十六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寗陵侯泰卒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産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曹公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操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

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從攻荆州追昭烈於長坂獲其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卒曹丕篡位追謚曰威侯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操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操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卒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曹操從弟也洪伯父鼎爲尚書令任洪爲蘄春長操起兵討董卓至滎陽爲卓將徐榮所敗操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操操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操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温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温募兵將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操會龍亢操攻徐州張邈舉兖州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操攻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攻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曹丕篡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丕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

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夫人謂郭夫人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勑帝廢汝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畧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曹公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公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陳謝深自降抑洪先世功臣時人多爲觖望曹叡立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卒謚曰恭侯子馥嗣

曹休字文烈曹操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休

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及操起兵休乃易姓名轉至荆州間行北歸見操操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曹丕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昭烈遣將吳蘭屯下辯操遣曹洪攻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操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昭烈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彼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操得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曹丕篡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卒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丕親臨送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焚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愛重如此丕攻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曹叡立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悳屯皖休擊破之斬悳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叡爲二道攻吳遣司馬懿從

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吳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叡遣屯騎校尉楊曁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卒謚曰壯侯子肇嗣肇字長思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叡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叡意尋變命肇以侯歸第正始中卒追贈衛將軍子興嗣

曹眞字子丹曹操族子也操起兵眞父邵募徒衆爲州郡所殺魏畧曰眞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曹公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公攻劫公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曹操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公思其功故變其姓　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爲曹公所親信初平中公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公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公公避之而邵獨遇害操哀眞

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曹丕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操壯其鷙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昭烈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操憂之以眞爲征西護軍督徐晃等破昭烈別將高祥於陽平操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眞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丕嗣立以眞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眞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都以眞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攻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

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丕寢疾眞與陳羣等受遺詔輔政曹叡立進封邵陵侯遷大將軍漢丞相諸葛亮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之叡遣眞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眞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眞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眞以漢兵連出宜遂拒擊分道並入可大克也叡從其計眞當發軍叡親臨送眞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眞還軍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操遵讚早亡眞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操輒從之眞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眞病還洛陽叡親臨省疾眞卒謚曰元侯子爽嗣叡追思眞功悉封其五子羲訓則彥皚皆爲列侯

曹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曹叡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嗣立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叡寢疾乃引爽入臥内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

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少主叡卒曹芳立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畫策使爽白芳發詔轉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内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弟羲爲表曰臣以父眞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慚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爲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誠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内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于吉甫樊

仲課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爲宜以懿爲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下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詔以太尉爲太傅　初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㪅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出兵西犯立功爽從其言懿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

百里漢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懿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謐颺爲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懿懿遂稱疾避爽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産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

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翫充牣其家寵孌盈後庭又私取故宮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故倢伃教習爲技擅取宗廟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懿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

出爲荊州刺史往詣懿懿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十年正月曹芳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懿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

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衞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生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上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

遂得過去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因脅留芳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爲衞懿乃語弟孚主上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詣其所大司農桓範聞兵起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略將門候南奔爽懿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脅芳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懿歸罪請死乃通懿奏事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世語曰司馬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以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信之遂罷兵　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敕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匱乏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

皆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夷三族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爲新昌亭侯以奉真後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二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　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閻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　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曹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昏強迎歸將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乃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

滿床席舉家驚惶奔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名顯於世

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夏侯玄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曹操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操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操攻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迎呂布操家在鄄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

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刼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曹操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刼質者遂絕操自徐州還惇從攻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河南尹曹操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戶二十一年從攻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二十四年曹操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曹丕嗣立拜惇大將軍數月卒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丕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戶賜

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操以女妻楙即清河主也楙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充卒子廙嗣廙卒子劭嗣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河內人靈帝末兵起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操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操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卒操愍惜之)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曹操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
重罪操營救之得免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
活亾弟孤女操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
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
州軍粮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于禁
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
降淵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濟南安樂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
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粮穀
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操攻孫權還使淵督諸

將擊盧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
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
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汧氐與操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
操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
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
博昌亭侯馬超圍凉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
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氐反淵引軍還十九
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滷城以應之衢等譎説
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
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

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
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粮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
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
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粮追至略陽城
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爲遂
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
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
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
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
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

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
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洛陽進軍圍興國
氐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
粮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凉州亂自號河首平
漢王操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
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
西諸羌盡降隴右平二十一年增封戶邑還擊武都氐羌
下辯收氐穀十餘萬斛操西征張魯淵等將凉州諸將侯
王已下與操會休亭操毎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
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操還鄴留

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昭烈軍陽平關淵
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昭烈夜燒圍鹿角
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昭烈挑郃戰郃軍不
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昭烈所破淵遂戰死謚曰愍侯
初淵雖數戰勝操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
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
妻操內妹長子衡尚操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
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關內侯太和中賜霸四
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為征西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
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亾入漢以淵舊勳赦霸子徙

樂浪郡霸弟威字季權官至兗州刺史威弟惠字稚權樂安大
守惠弟和河南尹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
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
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
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
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
倒名聞魏武帝帝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
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
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
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
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
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
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
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有籌畫智畧曹丕器之與為布
衣之交曹操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
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曹彰
征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操卒於洛陽尚持節奉喪
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曹丕
篡位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荆州刺史假節都督
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
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
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
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曹丕詣宛使尚率諸軍
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
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

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
會大疫勑尚引諸軍還增封邑戶假鉞進為牧荆州殘荒
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
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閒降附
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
室曹氏女也故曹丕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
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丕聞而恚曰杜襲之輕薄尚良
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卒謚曰悼侯贈征南大
將軍昌陵侯印綬子玄嗣
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

毛夫人弟曾並坐玄耻之不悅形之於色曹叡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大傅司馬懿問以時事玄上議于懿皆切政理懿敬重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敗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素貴以爽故抑絀居常怏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師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張夫人父光祿大夫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旣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會中即誅司馬師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

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誡鑠等皆許以從命師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玄至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正色曰鍾君何相偪如此也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詔以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

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初夏侯霸將西奔呼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還都不交人事不蓄華妍大傅司馬懿卒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昭流涕請之大將軍不能得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以奉尚後

季漢書外傳卷二終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荀攸郭嘉蔣濟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

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誅得免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荆州曹操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操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之攘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操自宛攻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遂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

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操世家操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敵敵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奠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操操

乃留攸及曹洪守操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
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
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攻袁譚尚於黎
陽明年操方攻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操
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為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
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
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假
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
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
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

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陵
樹亭侯十二年增封邑戶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
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出軍常謨謀帷幄時人及子弟
莫知其所言操毎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
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
也曹丕為世子操謂之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
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
繇善繇言我毎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
輒復過人意攸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
就會卒故世不得盡聞也攸從攻孫權道卒年五十八子

適嗣操言則流涕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
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
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曹公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
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
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
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
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曹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
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
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

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傅子曰曹公謂嘉曰
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
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
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
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
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
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
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
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
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

克衆所歸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公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公曰然 操攻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操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遂急攻布禽之昭烈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劒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玄德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

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玄德來降曹公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公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是時公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公使玄德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公曰放備變作矣時玄德已去遂舉兵以叛公恨不用嘉之言 是時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傅子曰曹公欲速征玄德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公疑以問嘉嘉勸公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公曰善遂東攻玄德玄德敗奔袁紹紹果不出 從破袁紹紹卒又從攻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攻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攻表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操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昭烈襲許以討操嘉曰公雖威震天

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略

逵於事情操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交錯及卒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增邑戸謚曰貞侯子奕嗣後曹操赤壁敗還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操愈益重之奕字伯益通達見理爲太子文學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别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曹操攻荆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

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吳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楊太守操從荆州還以温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民有誣告濟謀叛主率者操聞之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漢前將軍關羽圍樊襄陽操欲徙都以避其鋒濟說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内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敗沒曹丕嗣立轉爲相國長史及篡位出爲東中郎將濟上萬機論丕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丕詔與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丕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

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丕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愼惟陛下察之於是丕意解遣追取前詔黄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攻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敵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内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卒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頃之徵爲尚書丕出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丕丕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敵易爲寇不可安屯丕從之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

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
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不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
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
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曹叡立
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晥濟表以爲深入虜地
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
至晥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敵示形於西必欲幷兵
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以敗盡棄器仗輜重退
還吳欲塞夾石遇救兵至是以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
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

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
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
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
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舍或能工
之今外所言輙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
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
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
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
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
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

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
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
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
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
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
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
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
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報嘉之就遷爲
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
者多而年穀饑儉濟復上疏曰今有所急務唯當息耗百

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
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
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
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
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躭害於精爽神太用
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
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曹
芳立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
日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
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
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
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

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
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訢
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
悉天明母重啟侯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大適適亦何惜不
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士孫阿果得之形狀證
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阿具語其事
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
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樂者與
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
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
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
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
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是時
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
其得失濟復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

於其明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
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
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懿屯洛水
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
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
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
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
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冐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
由此而廢固辭不許是歲卒初濟隨司馬懿屯洛水浮橋
濟書與曹爽言太傅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
之失信發病卒謚曰景侯子秀嗣

程昱賈詡董昭溫恢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
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
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
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
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
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
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
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

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
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
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
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
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
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與岱令遣紹妻子
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
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
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
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

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費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曹操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操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操攻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背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汜嶷取范吏民皆恐彧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僕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

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汜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操

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白曹公公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公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操與呂布戰于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操連和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紹連和誠有之乎操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

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天子都許以昱爲尚書兗州未若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昭烈失徐州來歸昱說操殺之不聽語在操世家後又遣昭烈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操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昭烈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自守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操從之紹聞昱少

兵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操會黎陽攻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威將軍封安國亭侯操攻荊州昭烈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昭烈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内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昭烈兵以禦操是後操勢漸強乃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曹公攻馬超太子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太子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太子曰善即白公公果不誅公還聞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操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曹丕篡位復爲衛尉進封安鄉侯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爲公會卒丕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曹公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曉字季明有通識時校事放橫曉上

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能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今外有公卿校尉總統諸署内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卒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

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軍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載記後詡爲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柰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郭汜樊稠互相違戾欲鬬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會

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鬬長安中復請詡爲宣議將軍獻帝記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耶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

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和遂南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曹操比征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取散卒復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尅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

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幷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

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紬從之率衆歸操操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操領冀州牧徙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旣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

東稽服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幷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操世家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曹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

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丕卽位以詡爲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穆爲駙馬都尉丕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漢吳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漢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

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丕不納後與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卒謚曰肅侯子穆嗣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癭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

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
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
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
間乘虛掩討輙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
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帝所至
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曹操領兗
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
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
結之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幷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
分楊於是通操上事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操操遺楊犬馬
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
建安元年操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
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
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
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
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
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
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
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

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
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
令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
昭曰將軍與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
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
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
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
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
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令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

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
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
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卽遣使詣奉
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操不應
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
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
繆尚城守待紹救操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卽日舉
衆降以昭爲冀州牧操令昭烈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
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操曰吾已許
之矣昭烈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操自攻昭烈徙昭爲

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擊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操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操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操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慚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

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言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昭有書與荀彧又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後操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

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敵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曹丕篡位拜昭將作大匠尋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昭弟訪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成不須爲念丕恐休便渡江驛馬詔

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可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敵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敵遂迸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敵救船遂至丕出軍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

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尙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敵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敵尙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願陛下察之丕悟昭言卽詔尙等促出敵兩頭並前大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丕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

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丕攻吳七年還拜大僕曹叡立進封樂平侯轉衛尉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末流之弊叡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卒諡曰定侯子冑嗣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曹操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楊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曹丕踐位以恢爲侍中出爲

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賜恢子生爵關內侯

季漢書外傳卷三終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張遼徐晃臧霸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靈帝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内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

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操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緑山諸賊及黒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操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攻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逆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傅子曰曹公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公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

以氐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旣攻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

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直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

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末操復攻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漢前將軍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救至仁圍始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親出勞之還屯陳郡曹丕嗣位轉前將軍賜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背盟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與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勑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丕篡位封晉陽侯黃初六年遼入洛陽丕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丕歎息顧左右

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丕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丕迎遼就軍親執其手餽遺甚厚疾小差還屯孫權復背盟丕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愼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篤遂卒於江都丕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

陽韓暹董承日爭鬬晃說奉令歸曹操奉欲從之後悔操討奉於梁晃遂歸操操授晃兵使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攻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内從破昭烈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濦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操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操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操善之別討毛城設伏

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攻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攻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擾亂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操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晃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操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氐與操會安定操

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操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昭烈於陽平昭烈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攻破之式軍自投山谷多死者操聞甚喜假晃節操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攻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操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敵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敵燒屯

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敵圍三丈所未攻操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敵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晃軍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操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操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操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曹丕嗣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逯鄉侯尋進封楊侯與夏侯尚攻昭烈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曹叡立拒吳將諸葛瑾於襄

陽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愼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卒謚曰壯侯子蓋嗣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爲帥屯於開陽曹操之攻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操既禽

布霸自匿操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
觀兄康等皆詣操操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
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操之在兗州以徐
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亾命投霸
操語昭烈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昭烈曰霸所以能自立
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
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昭烈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
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
守時操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操得專
事紹不以東方爲念操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

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操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
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
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
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
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
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
事謥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攻孫權
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
攻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
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

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
百餘里邀敵前後擊之敵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
是敵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攻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
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敵船稍進將士皆不
安遼欲請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
果有令遼至以語操操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僞乞
降操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曹丕嗣立遷鎮東將軍
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篡位進封開楊侯徙
封良成侯與曹休破吳將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
進每有軍事丕常咨訪焉太和初卒謚曰威侯子艾嗣

李典李通呂虔文聘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
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曹操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
袁術攻徐州呂布之亂操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
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操使乾子整
將乾兵與諸將擊破蘭封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
刺史整卒典從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典少好學不樂
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操善之欲試以治
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操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
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操擊譚尚

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操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昭烈略地至葉操遣典從夏侯惇拒之昭烈一日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敵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邃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遇伏敗典往救之昭烈望見救至乃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

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操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操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典故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卒後追謚曰愍侯子禎嗣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曹操於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操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操軍不利通將兵夜詣操操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

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亾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昭烈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前將軍關羽絕北

道逼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逼道得病卒時年四十二後追謚曰剛侯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曹操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亂與昌豨通操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母渠率及同惡數千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操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冦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亾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刧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操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擧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曹丕嗣立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曹叡立徙封萬年亭侯卒子翻嗣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卒其子琮立曹操攻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也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問曰來何遲邪

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操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昭烈於長坂操先定荆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攻漢前將軍關羽於尋口有功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荆城曹丕簒位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敵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觧去聘追擊破之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敵不敢侵封聘子岱爲列侯聘卒謚曰壯侯

樂進許褚典韋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曹操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昭烈於沛皆破之拜討冦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于

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操表帝稱進及于禁張遼等功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爲折衝遼盪冦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囘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操自征之乃拔操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却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攻昭烈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破之後從攻孫權假進節操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以

進數有功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卒謚曰威侯子綝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絶人靈帝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冦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値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輙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曹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攻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操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内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操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操上船賊急軍爭濟船船欲没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舡工爲流矢所中

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操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從超負其力陰欲前突操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操曰公有虎侯者安在操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荆州來謁操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慽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

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操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操卒褚號泣歐血曹丕篡位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操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劒客也曹叡立進牟鄉侯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卒謚曰壯侯子儀嗣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

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曹操攻呂布於濮陽布有别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操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操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敵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鬭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操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操攻荆州至宛張繡迎降操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操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操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操營操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

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操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操每過常祠以中牢

張郃龐悳于禁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靈帝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

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曹操與紹相拒於官渡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操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操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操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遣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操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操操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

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操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操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操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昭烈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昭烈屯陽平郃屯廣石昭烈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昭

烈不能克其後昭烈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昭烈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爲都督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要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昭烈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操在長安遣使假郃節操遂至漢中昭烈保高山不與戰操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曹丕嗣立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篡位進封鄚侯命郃與曹眞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眞並詣許昌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

渡江取洲上屯塢曹叡立復遣南屯荆州與司馬懿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丞相諸葛亮出師祁山叡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以拒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起應亮郃皆破平之司馬懿治水軍於荆州欲順沔入江攻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荆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亮復出師急攻陳倉叡驛馬召郃到詣都叡自臨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衞虎賁使衞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

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召郃還都拜
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
計敵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
行修遂擢湛爲博士亮復出師祁山命郃督諸將西至略
陽亮還保祁山司馬懿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
路歸軍勿追司馬懿不聽郃不得已遂進亮軍乘高布伏
弓弩亂發矢中郃髀卒謚曰壯侯子雄嗣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桓音道人也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
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曹操攻
袁譚袁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操使鍾繇

率關中諸將擊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爲軍鋒
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畧曰悳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悳晚後於韈中出一頭繇視之而哭悳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拜
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悳復隨騰征之破
白騎於兩殽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
尉悳留屬超操破超於渭南悳隨超亾入漢陽保冀城後
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操定漢中悳隨衆降操素聞其驍
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悳將所
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攻關羽樊下諸將
以悳從兄柔在漢中頗疑之悳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
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
射羽中額時悳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
使悳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
五六丈悳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
隄上悳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
降悳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
兵接戰悳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
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
吏士皆降悳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
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言

甚戇不遜遂爲羽所殺操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
爲列侯曹丕嗣立乃遣使就悳墓賜謚曰壯侯又賜子會
等四人爵關内侯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
從焉及曹操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
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操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
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攻呂布於濮陽别破
布二營於城南又别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
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
邵等夜襲操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

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操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操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操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刧初黃巾降號青州兵操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操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諸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

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録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操初攻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操壯之乃遣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操引軍還官渡昭烈據徐州操東攻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縁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操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操與紹連營起土山相

對紹射營中士卒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操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是時操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用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操每攻伐咸

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敵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操常憾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操在長安使曹仁攻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操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悳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曹丕

篡位權稱藩遣禁還丕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泣涕
頓首丕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爲安遠將軍欲遣
使吳先令北詣鄴謁操陵丕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
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謚曰厲侯子圭嗣

季漢書外傳卷四終

季漢書外傳卷五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劉曄華歆王朗陳羣鍾繇鍾會王沈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意人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
修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
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歿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
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亾母之言可以行矣渙
曰那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
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亾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
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

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傑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
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
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
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
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
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
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
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
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

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諭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睹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閒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內外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

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操操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操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操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操還辟曄爲司空倉曹掾傅子曰曹公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公公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公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公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公公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公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操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諸

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幷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昭烈雖斬之而

不能安也操延問暐曰今尚可擊不暐曰今已小定未可
擊也操軍遂還以暐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漢中
將孟達為昭烈養子劉封所虐率衆來降達有容止才觀
曹丕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暐以為達
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感恩懷義新城與吳漢接
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丕竟不易後終如所言黃初元年
以暐為侍中賜爵關內侯丕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
出報吳不衆議咸云漢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
憂懼無緣復出暐獨曰漢雖侠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
彊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

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昭烈果出兵
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羣臣皆賀獨暐曰吳絕在
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無故求降必為漢所伐既外
有彊寇又恐我乘其釁而征之一以却我之兵二則假我
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夫二方各保一州阻山依水
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
渡江襲之漢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
漢亦不能久存矣丕不從遂受其降拜權為吳王其後吳
將陸遜果大敗昭烈于秭歸權外禮雖卑而抗衡如故悉
如暐言五年丕出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

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
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暐曰彼謂陛下欲以萬
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
進退也大軍停住積日權果不至丕乃旋師曹叡立進爵
東亭侯叡命羣臣會議尊高皇之父處士君號謚暐議曰
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
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臣以為本朝追尊之義
宜如漢氏但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暐議同事遂施行
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暐以為公
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

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
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
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時議不行後淵竟
反暐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暐答曰魏室即祚尚
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枝葉於魏備腹心寡偶
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閒為大
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卒謚曰景侯子寓嗣
傅子曰暐能應變持兩端或惡暐於帝曰暐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暐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暐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暐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暐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毋丘.

儉之起也大將軍司馬師以問陶陶答依違師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操世家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

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敘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華嶠譜敘曰策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後策卒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相與歎服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操已假策廢伏皇后乃以歆副郗慮勒兵入宮收后歆就複壁中手牽后

出操攻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曹丕嗣立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篡位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 華嶠譜敘曰魏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丕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丕歎息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

患不得哉丕從其言黃初中命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
寧丕以安車徵之不至曹叡立進封博平侯轉拜太尉列異
傳曰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
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
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
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
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叡不許臨當大會
乃遣散騎常侍繆襲諭指又命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
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眞從子午道西犯歆諫止太和五年
卒諡曰敬侯時年七十五子表嗣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
尉楊賜賜卒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

季漢書三十一　外傳卷五　八

謙察朗茂才時獻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別
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
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
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
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爲
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
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
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
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雖流
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曹操
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漢晉春秋曰孫策
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
建安三年曹公表徵朗策遣之朗至公問曰孫策何以得
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
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
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魏國初建
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
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魏略曰曹公請同會
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値公問云何朗
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公
以孫權稱臣遣貢諮朗朗答曰孫權前後自說射討虜以
備前征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
金遂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爲治於魏西
吳東越化爲國民鄢郢既拔荊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
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曹丕嗣立遷御史大夫
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及丕篡位改爲司空進封

季漢書三十一　外傳卷五　九

樂平鄉侯時丕頗出游獵或昏夜乃還朗上疏曰夫帝王
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帷稱
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
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
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
乘之至慎也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
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方未殄將帥遠征故時
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命有司施行初建安
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昭烈交兵下議當興師與吳幷
取漢不朗議止之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篤行

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丕乃爲彪置
吏卒位次三公而復命朗起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
不至是時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攻朗上疏曰昔
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
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
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
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慍於登之
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
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狼殊無入志懼彼輿
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

禁令以愼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
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丕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
丕軍臨江而還旹散立進封蘭陵侯使至鄴省甄夫人陵
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言當以息役勸
農爲務宮室之作且須豐年尋轉爲司徒著易春秋孝經
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　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太
和二年卒謚曰成侯子肅嗣別有傳
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
名群爲兒時寔常竒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
更爲紀拜由是顯名昭烈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
卒徐州迎昭烈昭烈欲往羣說昭烈曰袁術尚彊今東必
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昭
烈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昭烈昭烈
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曹操滅
布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
操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操不聽後模逵
皆坐姦宄誅操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操皆用
之後吳人亂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

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
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時操議復肉
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
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
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
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
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
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今
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
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操深善繇羣

言以軍事未罷故且寢轉羣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
朝無適無莫推伏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曹丕在東宮深敬
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嗣
立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及篡位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丕攻
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丕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
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丕寢疾羣與曹
眞司馬懿等並受遺詔輔政曹叡立進封潁陰侯與征東
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眞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開
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太和中曹眞表欲數道西犯

從斜谷入羣以爲在昔大軍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
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
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
也叡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幷言軍事
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
以爲宜詔眞還叡從之後叡女淑卒追封謚平源懿公主
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
求厥中仿墓有不修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人動合天
地垂之無窮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
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

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
此臣等之至望也叡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民失農時羣
上言力諍叡於是有所減省初操時劉廙坐弟與魏諷事
當死羣言之操操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
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
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卒謚曰靖侯子泰嗣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
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愼之行未十里渡

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
得專學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爲廷尉
正黃門侍郎是時天子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
關東斷絕曹操領兗州牧始遣使從事王必詣闕上書傕
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
議留操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
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
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操使命遂得通操
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傕汜益虛心後傕脅天子
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

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幷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爭操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紹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

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爲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伏須罪誅詔不聽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操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魏國既建爲大理遷相國曹丕爲世子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數年坐西曹掾魏諷事罷就第曹丕嗣立復爲大理及篡位改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丕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慇懃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

說如此清河陸雲也曹叡立進封定陵侯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入見皆使載輿車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太和四年卒叡素服臨弔謚曰成侯二子毓會毓別有傳

鍾會字士季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書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襲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

今來見會闕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經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撫手歎息曰此眞王佐才也曹髦立賜爵關內侯毌丘儉兵起大將軍司馬師自擊之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昭爲大軍後繼師卒於許昌昭總統六軍會謨謀帷幄時詔勅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拜昭爲大將軍輔政會還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昭昭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及誕兵起髦軍任項

昭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昭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破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害皆會謀也昭以漢大將姜維與兵屢出欲大舉圖之惟會亦

以爲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司馬昭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攻吳者四年秋乃遣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於國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維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漢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

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張翼廖化等合守劒閣拒會會移檄漢將士吏民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田章等從劒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漢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劒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進攻

劒閣不克引退漢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綿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於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後帝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器杖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漢之羣司與維情合歡甚會尋進位爲司徒封縣侯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昭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令檻車徵艾司馬昭懼艾或不從命又勑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昭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

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漢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昭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一劉備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漢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漢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昭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作大坑白棓（棓與棒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音苦洽反）拜爲散將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告皆徧或謂會

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卒會

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辿
勅遣及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昭表峻辿兄弟特原惟毅及邕
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昭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
峻等云初昭遣會行西曹屬邵悌頗疑之密以語昭昭曰
我固知之卿無慮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昭將西悌復曰鍾
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昭曰卿
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
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漢晉春秋
曰司馬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
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
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
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

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
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
讐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會嘗論易無互
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
實刑名家也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匈奴中郎將父機東郡
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
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夷滅以故吏免後起爲
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
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時曹髦好學有文才引
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
林丈人及髦將討司馬昭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昭
以功封安平侯沈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排尋遷尚書
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遷征虜將軍持節
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寇漢之
役吳人大出聲爲漢援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吳人乃退
轉鎮南將軍司馬炎卽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
事中及炎篡魏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進爵
博陵縣公尋卒

季漢書外傳卷五終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和洽杜襲鍾毓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

有纔慝閒其中者遂南度武陵曹操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淸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淸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魏國旣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曹操操見近臣怨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操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操曰所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

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誡也操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直守之費操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曹丕篡位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曹叡立進封西陵鄉侯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叡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

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
節儉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
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敵虛實蓄士養衆筭廟
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
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
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敵聞之加賜穀帛
卒謚曰簡侯子禽嗣
杜襲字子緒頴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
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
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

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
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
沙建安初曹操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曹操以爲西鄂
長縣濵南境冦賊縱横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
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
就田業留丁壯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
城襲乃悉召縣中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
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
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
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
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叛遂收散民徙至摩陂
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闘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
事荀彧又薦襲操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爲侍中與
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操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
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
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
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操到漢中
討張魯還拜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

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昭烈所沒軍喪元帥
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
一衆心三軍遂定操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
所選多不當操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
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操而有
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操
横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
勿復言襲曰若明公計是邪臣方助明公成之若明公計
非邪雖成宜改之明公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闇乎
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明公謂許攸何如人邪

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貍是先人將謂公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暱於世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操曹丕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曹丕嗣立賜爵關內侯及簒位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尚書曹叡立進封平陽鄉侯漢丞相諸葛亮出師秦川大將軍曹眞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眞卒司馬懿代之襲復爲軍師以疾徵

還拜大中大夫卒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漢丞相諸葛亮軍祁山叡欲自往拒之毓上疏諫止遷黄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叡便詣許昌羣臣當並會許昌偪狹於城南以氊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興駱谷之役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既夷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毌丘儉文欽兵起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兵起大將軍司馬昭議自詣壽春擊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

未可必其不出也昭曰善遂將毓行淮南既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

嚴幹李義韓宣黄朗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一名恢皆馮翊東縣人也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辦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郭吉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樵採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

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隷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爲軍祭酒又爲魏尚書左僕射及曹丕篡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別有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爲公車司馬令爲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軍至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爲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後轉爲五官中郎將曹

叡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議于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仕進終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隷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韓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在鄴嘗于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曹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于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于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兄丕言以爲辯黄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于殿前已縛束杖未行丕輦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丕追念前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耶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褌腰不下乃趨而去丕目而送之

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曹叡時爲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暨爲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黄朗字文達沛人也爲人弘通有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爲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牀下朗始仕黄初中爲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對復爲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曹叡時病卒始朗爲君長自

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于忿怒亦終
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
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
毋如巳毋爲通度也

高柔劉放孫資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柔留鄉里謂
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
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
留吾恐變乘閒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皆以張邈與曹操
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在河北呼柔

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
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操平袁氏
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各召
復之還皆自勵爲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
操操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柔處法允當又夙夜匪
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操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
徐解裘覆之而去尋辟爲丞相倉曹屬操欲遣鍾繇等討
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大軍巳
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
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亂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

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
其妻子操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毋妻及二弟皆給官
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
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
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巳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
今在軍之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巳亦且相隨而走不可
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卽
止不殺金毋弟及他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
法曹掾時置校士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
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

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操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
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
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操殺之以謝於柔曹丕
篡位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時
民間數有誹謗妖言丕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
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
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
治道也丕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始乃下詔敢以誹謗
相告者以所告者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
數年之閒舉吏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

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國家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益丕嘉納焉丕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丕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曹叡立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今之

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淸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厲怠墮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敎以勸學者於化爲弘不納之後大興宮室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䜩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侯一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

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由于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叡報嘉之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叡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叡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叡意寤

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爲辭叡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叡乃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叡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

其命退不彰其罪閉置図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敵不聽竟使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産没官有能覺告厚加賞賜柔上疏切諫不報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

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不言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葬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域中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徙司徒及太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矯詔令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懿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滅進封萬歲鄉侯曹髦立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曹奐立又增邑戶景元四年年九十卒謚曰元侯孫渾嗣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曹操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威刑既合大勢以見此乃不俟終日馳鶩之時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操攻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爲郃陽祋音鐸祤

音詡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爲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操爲司空又辟資會兄爲鄉人所害資手刃報仇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爲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爲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

乎表留以爲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曹丕嗣立放資轉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及簒位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内侯資爲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内侯曹叡立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南鄭時議者以爲可因大發兵逆擊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橈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鎭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擾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

攝彊寇鎭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漢二虜必自罷弊叡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爲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叡欲邀討之衆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泥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資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令驛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放善爲書檄三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青龍初漢吳連和欲俱出兵邊候得孫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

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叡寢疾欲以燕王曹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見放資入臥内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懿以綱維國是叡納其言卽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叡意復變詔止懿勿

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爲詔叡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叡卒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門外不得復内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延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曹芳立以放資決定大謀增封邑戶又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

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
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
望位特進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
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
祿邪遂固稱疾詔褒許之令養疾于第賜錢百萬置舍人
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曹爽夷滅後復以資為侍中
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卒謚曰敬侯子正嗣資復遜位歸
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卒謚曰貞侯子
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
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
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

季漢書外傳卷六終

季漢書外傳卷七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桓階徐宣常林韓曁崔林裴潛盧毓孫禮王觀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階
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
堅擊劉表戰歿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曹操
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
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
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
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
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杖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
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
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
表遣使詣操操大悅會紹與操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
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
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操定
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
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操未定嗣而臨菑侯
曹植有寵階數陳曹丕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

後愬至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
善儀屢言其短賴偕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
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爲漢前將軍關羽所圍操遣徐晃
救之不解操欲自往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
矣偕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
二人遺力耶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敵衆多而晃等
勢不便耳偕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
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
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大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
操善其言駐軍於摩陂敵遂退丕簒位遷尚書令封高鄉

亭侯加侍中偕疾病丕自臨省徙封安樂鄉侯後偕病篤
遣使者即拜太常卒丕爲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嘉尚
主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
子翊嗣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
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
於太守陳登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
奔宣家密送免之曹操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
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辟爲司空掾屬除東
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亂大
軍西出操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
得清公大德以鎭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
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操卒于洛陽或言可易諸城
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
沛而沮宿衛者心曹丕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丕旣簒位
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
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諸軍乘舟風浪暴起丕船回倒宣
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丕壯之遷尚書曹叡立
封津陽亭侯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
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

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
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淸雅特
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
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丕遂以宣爲
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叡詣許昌總統留事丕還主
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
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叡皆
手詔嘉納之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
矣乃固辭疾遜位叡終不許青龍四年卒遺令布衣疏巾
歛以時服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常林字伯槐河內温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
生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
咸共嘉之林少雖單貧自非手力不取性又好學靈帝末
爲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相敬如
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
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
父撾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
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毋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
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
用今主上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

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
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
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
匡匡乃原之林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
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
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謀
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
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
緯曹操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
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曹丕爲五官將林爲功曹操西征田
銀蘇伯反幽冀扇動丕欲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
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
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
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丕
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
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丕篡位遷少府封樂
陽亭侯魏畧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爲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嗷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嘲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亦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曹叡立進封
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太傅司馬懿以林鄉邑耆德每

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
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
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
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卒追贈驃騎將軍葬
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時嗣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
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
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
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
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

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房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曁懼應命除宜城長曹操平荆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排音蒲拜反爲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曁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勑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曹丕篡位封宜城亭侯黄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皆在鄴都曁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

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以曁爲司徒夏四月卒臨終遺言歛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愼勿有增益謚曰恭侯子邦嗣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晩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曹操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操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幷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爲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旣建稍遷御史中丞曹丕篡位拜尚書出爲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鎭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國家嘉其遠至褒賞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閒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眞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喩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曹叡立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

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廷議林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禀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頃之又進封安陽

鄉侯魯相上言先代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裴松之曰孔子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古今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爲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眞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

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正始五年卒謚曰孝侯子述嗣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茂之子也少不修細行由此爲父所不禮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曹操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操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操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操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

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曹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操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曹丕篡位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曹叡立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入爲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卒追贈太常謚曰貞侯 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爲公會病卒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又潛爲兗州時常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輦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

材奏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㵎爲人材傳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曹丕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亾法罪及妻子亾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

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操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爲吏部郎曹丕纂位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丕以譙舊鄉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境埆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丕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叡不悅毓進言爲隆解之遷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叡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叡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叡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

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即勑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寧不就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曁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丕乃用曁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曹芳立賜爵關內侯時曹爽

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懿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曹髦立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毌丘儉兵起大將軍司馬師出軍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讓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甘露二年卒謚曰成侯孫藩嗣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曹操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

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操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琊太守從大司馬曹休攻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曹叡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叡奇其意而不責也叡獵於大石山有虎

突出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叡臨卒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懿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

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皐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懿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言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案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屨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

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横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爽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二云嘉平二年卒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曹操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酇任令所在稱治曹丕篡位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以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勑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曹叡立詔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　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叡詣許昌召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懿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懿夷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曹髦立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曹

奐立進封陽鄉侯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卒於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悝嗣

季漢書外傳卷七終

季漢書外傳卷八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毛玠徐奕國淵涼茂邢顒蘇則衛臻徐邈胡質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曹操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操曰今天下分崩皇上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一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

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操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曹丕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幷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操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

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臣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於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時操未立嗣而臨菑侯曹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操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

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司寇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墨之刑存於古典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

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髫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宛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劒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求玠玠遂免黜卒於家操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

微服還本郡曹操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攻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爲丞相長史鎭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僞乎且姧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出爲魏郡太守操攻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強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爲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操征漢中魏諷等事起中尉楊俊左遷操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操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曹丕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爲人以其族子統爲郎奉奕後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淵始未知名師事鄭玄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必爲國器後同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篤學好古常講學于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

舊土操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操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操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操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操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

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旣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乂客諭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操以其子恭爲郎

凉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曹操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閒襁負而至者千餘家轉爲樂

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又以操遠征欲將兵襲鄴茂昌言折之度乃服後徵還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曹丕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茂名在八友中

邢顒字子昂河閒鄚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曹操定冀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與之俱還操辟顒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操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操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時顒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操嗣

未定而曹植有寵丁儀並贊翼其美操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深察之操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曹丕篡位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卒子友嗣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略曰則世爲著姓典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曹操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氐

通河西道從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戸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操卒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曹丕以其功畓問雍州刺史張既既答以則既有恤民之效又有和戎之功誠宜加爵邑以勸忠節遂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内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

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絶武威太守毌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變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重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

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丕簒漢皆發服悲哭丕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丕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不以則前治遍使西域致徑寸大珠不復索之則對忤旨不默

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丕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又力請以爲不可丕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卒謚曰剛侯子怡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曹操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爲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操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

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會奉詔命聘貴人於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
舊勳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曹丕嗣立爲散騎常侍及
篡位封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
授之義稱揚漢美丕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丕出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
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
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
曹叡立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
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

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
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
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
馳騁而起矣漢丞相諸葛亮軍臨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
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西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
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叡方隆意於殿舍臻數
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
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
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
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曹仁上朱然

等軍已過荊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
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叡欲自往擊臻曰權
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主上可無親
征以省六軍之費叡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毌丘儉
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二方恃險未可卒平聊
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
非王者之事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
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
外撫夷狄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
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

垣侯初操以不立嗣而方奇貴臨菑侯植丁儀等爲之羽
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曹丕嗣立東海王霖有寵
丕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
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
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
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卒追贈
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曹操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
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
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

人達白操操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
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愼偶醉言耳竟坐得免
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曹丕簒位歷譙相平陽安平
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丕詣許昌
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
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
傳而臣以醉見識丕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
將軍軍師曹叡以涼州絕遠南接漢境以邈為涼州刺史
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漢丞相諸葛亮出師祁山隴右三
郡應之邈輒遣三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破之河右少

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
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
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
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
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
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
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狥是
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
叡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
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人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

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
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
八以大夫卒於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國家
追思清節之士以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
皆忠清在公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賜邈等家穀
二千斛錢三千萬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
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
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先世之
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
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

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
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
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
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曹操操問曰胡通達名敏長
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
於精良綜事過之操卽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
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
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
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

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温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
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
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
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
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
周平操辟爲丞相掾屬黄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
任東莞士盧顒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
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
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
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荆州刺史加振威將

軍賜爵關内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車赴之議者皆
以爲敵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
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
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
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
内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卒家無餘財惟
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謚曰貞侯
子威嗣晋陽秋曰威字伯虎有父風武帝嘗賜見語及平生數其父清因曰卿清孰與父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

季漢書外傳卷八終

季漢書外傳卷九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何夔楊沛辛毗楊阜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安帝時官至車騎
將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
嚴靈帝末閹宦用事夔從父衡爲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
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
命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
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曹操固守術以夔彼

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
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於
我哉謀遁匿潛山術知夔終不爲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
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
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操
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操問夔曰君以爲信
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
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
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操曰爲國失賢
則亾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

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出爲城父令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喩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

離散之旬月皆平是時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勑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或恐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操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

南界州郡苦之操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於操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操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巽謂夔曰

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僞敗曹丕爲世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世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丕丕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還太僕丕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丕篡位封成陽亭侯疾病屢乞遜位不聽尋卒謚曰靖侯子曾嗣

揚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

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䔍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曹操爲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操甚喜及操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撾折其脚遂殺之由此操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鬭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操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操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操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

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沛辭去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爲令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亂操往擊之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操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撾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操操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亾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曹操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于平原譚使毗詣操求和（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亾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有逃去彼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荅辛佐治可譚遂遣

毗詣曹公）操將攻荊州次於西平毗見操致譚意操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矣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亾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

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
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
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
樂未有國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
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
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
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
大焉操曰善乃許譚平次於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
議郎久之操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軍還
爲丞相長史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

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盛毗與羣臣俱求見丕知
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主上欲徙士家其計
安出丕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丕曰吾不
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
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
得怒臣丕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丕遂奮衣不還良
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
無以食也丕遂徙其半嘗從丕射雉丕曰射雉樂哉毗曰
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丕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
大將軍曹眞攻吳將朱然於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

侯丕欲大興軍攻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
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
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
不服也方今國家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
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
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
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
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強壯未老童齔勝戰兆
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曰如卿意
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

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丕竟攻吳至江而還曹叡立進
封頴鄉侯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
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
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
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
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
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
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叡以
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欲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
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

衛尉叡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惟陛下爲社稷計叡報曰二方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叡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叡乃止靑龍二年漢

丞相諸葛亮軍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懿數請與亮戰叡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懿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懿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亮卒復還爲衛尉尋卒謚曰肅侯子敞嗣世語曰敞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憲英衛尉辛毗女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弟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世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殺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耳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目大將軍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大將軍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大將軍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懿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爲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漢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毋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矣琇固請司馬昭昭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愼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太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

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所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戰敗渭南走保諸戎曹操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閒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果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

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内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爲撫夷將軍領兵屯歷城阜少長敘家乃西至歷城見敘母及

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勅敘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弒君之桀賊天地豈久

容汝而不蚤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曹操封平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内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操不聽及征漢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昭烈遣右將軍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並應之操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大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

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昭烈定漢中以遏下辯操以武都孤遠欲遂移之恐吏民戀土阜恩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於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曹丕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丕卒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嘗見曹叡著帽被縹綾半褏袖阜問之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叡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指

陳災譴之由皆從心恣欲所致其語切直又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阜又陳九族之義以諷焉敝詔報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西犯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二方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敝覽奏即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為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

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禮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而反與小吏為密乎敝聞而愈敬憚阜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縱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敝感其忠言手報嘉之每有會議阜常侃然以國家為已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休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季漢書外傳卷九終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任峻杜畿司馬朗司馬芝鄭渾倉慈梁習時苗劉靖孟康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靈帝末兵起關東皆振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公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

發兵會曹操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操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操操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操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操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操使峻典軍器糧運敵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敵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定許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不幸蚤沒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　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孫據字道彥入晉 表封峻都亭侯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操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卒子先嗣丕追謚曰成侯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之後也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

耳今我無物射我何爲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守也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于朝曹操以畿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操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操謂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

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勇能折衝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易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音豆津

渡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范先聞畿至乃云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畿必爲後患乃欲殺之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

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千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

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韓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遂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操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操下令褒之增秩中二千石操征

漢中道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
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爲曹公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公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雖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國既
建以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
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
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
年常爲天下最曹丕嗣立賜爵關內侯徵爲尚書及簒位
進封豐樂亭侯（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所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守司隷校尉丕攻吳以畿爲尚書僕射
統留事其後丕詣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樓船於陶河試
船遇風没丕爲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常見童子謂之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追贈
太僕謚曰戴侯子恕嗣（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九歲客有道其父字者朗曰
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

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
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
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
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
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
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山民之心
而開奸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
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
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
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

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
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
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交境之內民不安業
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
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
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朗知卓
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
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
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
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爭戰之地難

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
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
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
屬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
陽及河内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
關東兵散曹操與吕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温時歲
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
十二操辟爲司空掾屬除成皐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
治務寛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内者
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

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
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
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内威不軌於策爲
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
是以至今令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
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
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
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覿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
後覿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大
平以朗爲伊顔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攻吳到居巢軍士大疫
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
以時服州人思之曹叡立封朗子遺昌武亭侯
司馬芝字子華河内温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
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
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
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曹操平
荆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
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
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

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
毎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
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
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
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
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
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爲屬託芝不報其
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
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
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

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
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
不亦可乎操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
中入爲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曹內官欲以事託芝
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
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
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
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
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
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

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
寢勿問曹叡立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常與臨
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夫人遣黃門詣府傳令
芝不通輒勑洛陽獄考竟而上書自明叡溫荅之且勑之
曰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
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坐諸王詣都與都人交通免
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
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
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方未寧師旅
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建安中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
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
所宜也故傳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
天時而盡地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
爲務於國計爲便叡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
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荅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
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
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
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
數歲不決叡勑從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
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

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
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
圭泰嘗以言迕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
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
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
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
五子肇嗣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儒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渾將泰小子
袤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

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曹操聞其篤行召爲掾復
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
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
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
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
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
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
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
弱也乃聚歛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
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

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
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
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
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操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
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
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磑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
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
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澤皆平民安產業轉
爲上黨太守操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
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者

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
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
者操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曹丕篡位爲侍御史加駙馬
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
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
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
率吏民興立工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
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
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
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

得財足用饒曹叡聞之褒嘉布告域中遷將作大匠渾清
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劉靖馥之子也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
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河內遷
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
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
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
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
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

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
風毋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上言陳儒
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
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
避役高門子弟耻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
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
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
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
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
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

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
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
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薊南
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卒追贈征北將軍進封
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曹操開募屯田
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黄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
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
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
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
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
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决多集治下慈
躬往省閲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决刑曾
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
絶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
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
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
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
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
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遥共祠之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

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滀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耬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耬犁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興利可以亞之終魏之世魏郡太守陳國
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顔斐弘農太守
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
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魏略曰顔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黄初轉爲黄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閒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

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又
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
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
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
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裴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
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
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裴以白于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
市候便於裴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裴共坐以為裴宜
謝乃私推築裴裴不肯謝良久乃曰裴意觀明公受分陝
之任乃欲一齊眾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
欲令裴謝假令裴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
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
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
行至崤而疾困裴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裴病甚勸
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裴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
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
碑於今稱頌之也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
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
毛城中會曹公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
當斬公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

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
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率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
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
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
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
歲卒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
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
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
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
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
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
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
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淩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為
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　孔乂字元儁孔子之後曾祖
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
像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乂父祖皆二
千石乂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
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曹操為司空辟為漳

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
屬幷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幷州刺史時乘高幹荒亂
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
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
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
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
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
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
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
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操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眞

長老稱咏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
州幷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
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
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
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
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
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
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
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
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

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操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閒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操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爲關內侯曹丕篡位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

門亭侯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曹叡異之禮賜甚厚四年卒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操指操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罷應受死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駮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陽施畏魯郡倪顗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敕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閒闚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欄閒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

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淸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軬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

不能寛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爲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亾也

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黄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閒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宂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駮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

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勑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勑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賔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

季漢書外傳卷十終

季漢書外傳卷十一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劉廙劉劭衛覬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頴川司馬徽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

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道路爲牋謝表曰考匑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微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匑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戸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遂歸曹操操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曹丕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

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停白屋如
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
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
國初建爲黃門侍郎操在長安欲親西犯廙上疏曰聖人
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蓋欲博采必盡於衆也韋
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
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
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夫以劉備
孫權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方未捷非闇
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

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
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明公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
國廣農桑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曹操遂前進
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
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事起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
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初廙弟偉與
諷善廙戒之偉不從故及於難廙後徙署丞相倉曹屬乃
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値時來之
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
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

陳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曹丕嗣
立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
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
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
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
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
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勅朝會於舊日亦不蝕御史大
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黃初中爲尚
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曹叡

立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
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
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
兵擊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
先世之効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
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
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叡美之命劭作許都洛都
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
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
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敵衆新至心專氣銳寵

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刑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敵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敵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寵從之兵比至合肥敵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淨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

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國家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主上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燿日新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叡卒不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著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曹操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操攻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鎭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

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初朝庭遷移臺閣舊事散亂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操使荀彧問覬覬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爲慮彧以覬議呈操

操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操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操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曹丕嗣立徙爲尚書頃之還朝庭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丕篡位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曹叡立進封閿鄉侯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

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之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方於貍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固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諸凡侈靡之費皆罷慮所宜裁制也覬歷前後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覬卒謚曰敬侯子瓘入晉

高堂隆杜恕王肅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

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曹操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曹徽文學轉爲相徽遭操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曹叡傅叡嗣立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方叡之初立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叡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叡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魏略曰太史上漢曆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

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
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法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
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
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然今之小人好說先代之奢靡
以蕩上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
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敕詔上方隆與卞蘭
從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
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
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
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

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敕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
令崇華殿火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
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
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
爲災臣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然今宮室
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
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陛下消復之良術也敕問隆吾聞
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
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
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

江充巫蠱殺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臣
以爲宜罷散民役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
蓮莆嘉禾必生於此地矣敕竟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
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敕以問隆隆
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
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斯乃上天之
戒也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敕爲
之改容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
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
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

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
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資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夫
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
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
切之訓陛下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
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移風易俗在於宣明道
化今有司不本大道而務糾刑書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
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
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
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

化泥于後嗣斯盡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夫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敍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敍愈增崇宮室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敍乃躬自

握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毛夫人卒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爲厄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夫亾國之主恒自謂不亡然後至于亡賢聖之君恒自謂當亾然後至于不亡今人民彫弊家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

投命虜庭矣敍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言曰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聞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且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鎭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敍手詔慰勞之未幾而

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言宜遵古封禪敍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敍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使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

杜恕字務伯畿之子也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在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毘等器重之時公卿以

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方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以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夫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帀所以統一州之

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先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荊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郡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

擇人也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此陛下之所當察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

之輔矣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絕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

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自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愼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今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涖位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人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

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此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

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敎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羡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

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爲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冠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恩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須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

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為父幾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己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顧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耶是僕諧也呼為非耶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己也四年卒

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曹髦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云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西犯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敵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世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

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帝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

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叡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家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之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陛下當幸洛陽發民為營

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為遠近所疑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叡嘗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

大怒側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又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郞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愼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

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師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倡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兵起師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師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縗絰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炎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炎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頗傳于世

季漢書外傳卷十一終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應璩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曹操操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竝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時又絕無玉珮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粲嘗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筭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攻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二子從坐魏諷死後絕操

時在漢中聞粲子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曹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瑒音徒哽反一音暢德璉東平劉楨公幹竝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淸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竝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

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袁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曹公曹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公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公適近出瑀隨從

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曹公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俱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典略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曹公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子籍別有傳幹琳瑒楨二十二年鄴中疫疾盛行一時俱卒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曹叡時歷官散騎常侍曹芳立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後入晉

繁欽路粹荀緯王象吳質蘇林

繁欽字休伯潁川人也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曹丕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路粹字文蔚陳留人也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曹操欲害孔融使粹爲奏承指文致融罪語悉融傳融死之後人睹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轉爲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不素與

粹善聞其歿爲之歎惜及篡位特用其子爲長史
荀緯字公高河内人也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世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王象字休伯河内人也少爲楊俊所知拔事悉俊傳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曹丕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亾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丕篡位拜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丕命撰皇覽使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乃成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文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

宗丕將詣宛豫命羣臣不得干豫郡縣及至宛而令不解肯閉市門丕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知俊必不免乃當丕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丕不答欲犨入禁中象引丕衣丕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丕言切乃縮手丕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卒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才學通博曹丕爲世子時甚禮愛之出爲朝歌長遷元城令臨菑侯曹植屢有奪嫡意而楊修與丁儀兄弟爲之地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質與謀修以白曹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推而無驗則罪在彼矣丕從之脩果復白而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操嘗出征丕及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質耳語丕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之權數多此類始質爲單家少遊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浮沉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丕篡位深爲舊事徵質會洛陽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都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四年入爲侍中質自以

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行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無行諡曰醜侯質子因上書論枉至正元中改諡威侯

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眞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詔優使說肥瘦眞負貴恃戚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爲瘦眞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作詩懷之

蘇林字孝友陳留人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

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
爲博士給事中曹丕典論稱之景初中以林及高堂隆秦
靜等並老無能傳業者勅以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
林等受四經三禮後以老歸第凡有國事每遣人就問之
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邯鄲淳楊修丁儀丁廙

邯鄲淳字子叔一名竺潁川人也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
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客荆州曹操素聞其名召
與相見甚敬異之時曹丕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
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曹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

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
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劒誦俳優小
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乃更着衣幘整
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
皇以來賢士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
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埶乃命厨宰
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
之材謂之天人而於時世子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
稱植材由是丕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
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丕以爲工賜帛千匹

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好學有俊才與賈逵王凌並爲
丞相主簿用事曹氏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世子曹丕已
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曹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
修數與修書修亦答書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
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與丁儀兄弟皆
欲以植爲嗣丕患之用吳質謀移操意事悉質傳每當就
植慮事有關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
次答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得狀及操自平漢中
欲因侵昭烈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
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鷄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

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命外
白稍嚴操於此廻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操又遣丕及植
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丕至門不得
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矦矦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
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

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曹操親善時隨乘輿見
國家未定乃與操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助之志今
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操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
詣許以冲爲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
爛腸死操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

則愛女妻之以問曹丕丕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楙操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主而與曹植親善數稱其奇才操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丕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

丁廙字敬禮儀之弟也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嘗從容謂曹操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

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操操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操深納之後與儀並誅

韋誕潘勗繆襲孫該杜摯王弼桓威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詞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於家

潘勗字元茂初名芝後避諱改名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勑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入晉

繆襲字熙伯東海人父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公府屢辟不就襲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

孫該字公達陳郡人強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杜摯字德魯河東人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毌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儉答詩而摯竟不得遷卒於秘書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也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

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
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
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也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
可以訓故不言无老子不免於有故恒訓所不足尋亦爲
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
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正始中黄門侍郎
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
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
請閒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
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病

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
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
横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
莫能奪也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
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
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
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
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
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
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

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
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
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
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
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以定乎胸懷之内
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
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
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
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
奪其黄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

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絶嗣弼之卒也
司馬師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隷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曹丕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桓威下邳人也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
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

董遇賈洪薛夏隗禧任嘏樂詳

董遇字季直弘農人也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
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

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獻帝委政曹操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爲冗散常從操軍西行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操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卽阼旣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操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曹叡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卒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

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黌舍親授諸生後馬超起兵刼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曹操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爲超作露布文故不卽敘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白馬王曹彪相善能談戲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卒時年五十餘時人爲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爲秘書丞數奏文賦曹丕異之出爲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遊逸東詣京師曹操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操已在冀州聞之爲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曹丕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秘書

丞丕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丕又顧其衣薄解所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入見時丕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至丕引入坐定丕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丕卒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也推吏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後數歲病卒勅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

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梠餘日則誦習之
曹操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黄初中爲譙王曹林郎中林宿
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林由是大得賜遺
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
明經又善星宫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
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
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
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
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
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卒

任嘏字昭先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父旐字子輿以至行
稱靈帝末黄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樂昌聞旐
姓字乃相謂曰任子旟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
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召舉孝廉歷酸
棗祝阿令嘏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
人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十四始學疑不再問
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是學者
號之神童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
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
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

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
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
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
所行豈可令任君知耶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曹操聞
而辟之爲曹植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曹丕篡位爲黄
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丕嘉
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
嘏爲人淳粹愷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
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
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南上官

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以貫羣言

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
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
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既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
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黄初
中徵拜博士於時學校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
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
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
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命與太史
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以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

不出爲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于舍門徒數千人

季漢書外傳卷十二終

季漢書外傳卷十三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賈逵滿寵王昶王基傳叙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幷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己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幷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

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
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
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
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曹操攻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
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
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哉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
藏亾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乃收之數以罪撾
折脚坐免然操心善逵以爲丞相主簿魏略曰曹公欲攻吳而大霖雨三軍
多不願行公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公受敎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
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公公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卽言我造

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卽著械謂吏獄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
械適訖而公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敎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
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
令醫割之公惜逵忠恐其不活敎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爲逵操
攻昭烈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
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操善之拜諫議大
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操卒於洛陽逵典喪事魏略曰時太子在鄴
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內
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
王又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
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
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喪還鄴曹丕嗣立
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爲鄴令月餘遷魏
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逵當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逵出門
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逵於車下逵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
祭酒逵嘗坐人爲罪操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逵功德親
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
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
史出監諸郡以六條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
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

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
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
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丕曰逵眞刺史也布告諸州當
以逵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
守戰之備敵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
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
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攻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
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太和初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
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
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

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幷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兩地無救若兩地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曹叡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大和二年叡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敵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勑司馬懿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敵無東關之備必幷軍於皖休深入與敵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休戰敗報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

敵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敵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敵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敵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曹丕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丕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也魏書曰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遂使主者勑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爲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逵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卒謚曰肅侯時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刻石立祠青龍中叡東出軍過入逵祠勑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也其布告域中以勸將來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於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曹操臨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

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操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

業建安十三年從操攻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漢前將軍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為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侯曹丕

嗣立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丕軍南攻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敵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敵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曹叡立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有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文烈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

敵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克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敵相遇敵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卒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敵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為今敵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

請兵馬迎之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書報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叡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叡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叡慰勞

之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敵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楊宜口敵聞大兵東下卽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靑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敵攻圍之得據水爲勢我兵救之當先破敵大輩然後圍乃得解敵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敵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

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之以弱且望敵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獻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令敵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敵遠水擇利而動擧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擧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敵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權於是引退三年孫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爲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爲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增封邑戶封子孫二人亭

侯正始三年卒謚曰景侯子偉嗣偉字公衡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爲大將軍掾曹髦之難以掾守閶闔掖門司馬昭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妻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昭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旣而羨因昭左右啓昭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昭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爲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
長昶兄事之曹丕爲世子昶爲文學遷中庶子及丕篡位
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
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曹叡立加揚烈將軍賜
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公室以爲魏承前代之弊法
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
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
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
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
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

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
家陷於滅亾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
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
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
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皆由惑當時之
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
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
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
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
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

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
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
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
物速成則疾亾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
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
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
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
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
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
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

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
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
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
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
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
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
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
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

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
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
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愼爲
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
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
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
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
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
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
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

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
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
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
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
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愼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
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
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
端一小心淸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
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懿以昶應選正始

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
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
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
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
平初太傅司馬懿旣夷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
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
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
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
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
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

有敍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
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
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
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
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
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漢吳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
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
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
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吳人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
于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吳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

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敵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毌丘儉文欽兵起昶引軍拒之有功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兵起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敗還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卒謚曰穆侯子渾嗣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琊

界游學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懿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曹叡盛修宫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顔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主上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界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常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内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内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

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要時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夷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荆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内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敵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叡欲攻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内故必全而後用也

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
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
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
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敵知我兵有經久之勢
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
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
不守如此二方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
可必矣於是遂止大將軍司馬師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
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
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

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
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
者也師納其言曹髦立進封常樂亭侯毌丘儉文欽兵起
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師會於許昌師曰君
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
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
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師曰善乃令基居軍前
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
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
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

執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
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
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
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
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
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既至復言曰兵聞
拙速未覩工遲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
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
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
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師欲須諸軍

集道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
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
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
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
遂敗欽等已平遷征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
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
報叔父撫育之德詔許之諸葛誕兵起基以本官行鎮東
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誕兵精詔基斂軍
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
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

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得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昭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昭勑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昭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

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敵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彌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先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背與立增封邑戶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欲來歸附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昭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昭累得基書於是遂罷軍報書嘉之後由等果不降是歲基卒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父充黃門侍郎伯父巽黃初中為侍中尚書嘏弱冠知名是時何晏以材

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

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曁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
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砌考課論雖
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亾禮之存者惟有
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貴
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
也大魏以來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
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
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
職清理民物所以務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

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
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
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
賢能於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
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州郡之民爰及京城未有
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
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
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
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義
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

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
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懿請爲從事中
郎曹爽夷滅爲河南尹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
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
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
大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
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
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
掾功曹典選職皆受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
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

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榎楚而
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
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嘉
平四年四月孫權卒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
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攻吳曹芳以三征計異詔訪於嘏
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
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
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
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
侮亾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

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立有
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
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
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
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敵之
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
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
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
難必施敵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
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壞之守與敵相

遠敵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
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
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
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
使還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
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
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
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
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
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

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
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
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
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
解安受其弊可坐筭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
謀士蚤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
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
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
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
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

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
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
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
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攻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
破衆軍於東關嘏常論才性同異會集而論之嘉平末賜
爵關內侯曹髦立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毌丘儉文
欽起兵或以司馬師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
肅勸之師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
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
時師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

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傒欽破敗嘏有謀焉及師卒嘏與
司馬昭徑還洛陽昭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傳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祕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會由是有自矜色嘏
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愼哉嘏以功進
封陽鄉侯增邑戶是歲卒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曰元
侯

季漢書外傳卷十三終

季漢書外傳卷十四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張既田豫牽招趙儼郭淮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
工書疏年十六爲郡門下小吏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
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
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曹操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
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操於黎陽遣所署河東太
守郭援幷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
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
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
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幷州反河內張
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
兵以應之操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
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
侯操將攻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操復遣既喻騰等令釋
部曲求還騰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偫
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
統其衆後超亂既從操破超于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

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尚書出
爲雍州刺史操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征
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操
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
于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操徙
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
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操將拔
漢中守恐昭烈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
北山就穀以避敵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
之操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

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三輔決錄注曰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
敬諾殷先歸勑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
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
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
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隷校
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
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
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爲蒲阪令曹操定
關中時漢興郡缺操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
興太守後轉隴西　魏略曰游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
在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
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
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
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等諸人
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
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
去必將敵兵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敵必去是爲一
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敵攻日急爾乃取太
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
西楚聞敵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
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
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顒鳴鼓擊之蜀人乃去
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軍還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
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
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
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
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
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
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
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
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
母及子詣操爲質求助操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
傲悖計定勢足後卽反耳今方有事于漢且宜兩存而鬬
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操曰善歲餘鸞遂殺俊

武王秘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
曹丕嗣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
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
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
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丕憂
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遣護軍夏侯
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
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
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
拒軍於鸇陰口既揚聲軍由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

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羅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勑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遂爲腹心建安中遂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　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

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曹公公見英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咽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　延康黄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遂建安初遂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爲遂所使詣曹公公厚遇之表拜犍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遂宣公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遂曰行亦爲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啟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遂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

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遂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遂爲都督及遂還超謂遂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遂不欲令與超合遂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公與遂交馬語行在其後公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遂還金城公聞行前意故但誅遂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遂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公果疑行會遂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遂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公公表拜列侯　丕甚悅徙封西鄉侯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旣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

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旣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旣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魏略曰初旣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旣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旣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旣雖知旣貴顯終不肯求於旣旣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

酺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旣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黄初四年卒
曹叡立追謚曰肅侯子緝嗣別有傳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昭烈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
少自託於昭烈昭烈甚奇之昭烈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
求歸昭烈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
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
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
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
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慚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
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

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
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曹操
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穎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
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
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
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
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亂衆數千人大爲郡患
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
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
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内清靜具以狀上操善之黄
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
解儁幷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
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
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
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
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幷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
單將鋭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
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
胡見烟火不絶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
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

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鋭自北門出鼓譟而起
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
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
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
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
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
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
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幷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
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
安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

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曹叡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孫權遣使與淵相結丕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浪着岓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叡實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敵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敵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詔從之會敵遁走後吳復來侵豫往拒之敵卽退諸軍夜驚云敵復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故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以爲豫克壯書諭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卒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卒也悲之旣爲畫像又就爲立碑銘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

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卽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嘉平六年下勑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

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紹奇其意而不
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圍鄴尚遣招至
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致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并
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
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並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
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操操領冀州辟
招為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奇助譚操以招
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
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
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

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
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
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
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
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
彊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
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
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
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
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
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勑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操滅
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
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操
義之舉為茂才從平漢中操還留招為中護軍事罷還鄴
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
率東土寧靜曹丕篡位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
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
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
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
款塞大軍欲攻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為鴈

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民
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
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
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
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勑令還擊
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
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
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
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叛亡雖親戚
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

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與郡所
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
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内民賴其益曹叡立
賜爵關内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
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幷
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輙
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
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
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丢比能復大合騎來到
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漢軍數出而比

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
漢軍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
首尾叡乃詔招使從便宜擊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
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
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
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内令兵田儲畜資糧秋
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
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于田豫百姓追
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
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

艾入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
同計合爲一家曹操始迎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
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
持老弱詣操操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
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
是恩威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
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戸調儼見通
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
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

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
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
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綿
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
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
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
所歛綿絹皆俾還之或報曰輙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
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内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
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
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操攻荆州以儼領章陵

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馬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卽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别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

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軍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操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蚤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漢前將軍關羽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遇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敵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絶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

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之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幷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絶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卽解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退恐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曹丕嗣

立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矦孫權擾境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矦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攻吳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曹叡立進封都鄉矦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曹芳立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叉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取不還司空卒謚曰穆矦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

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父縕鴈門太守建安中淮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曹丕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曹操還留征西將軍夏矦淵拒昭烈以淮爲淵司馬淵與昭烈戰淮時有疾不出淵敗死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昭烈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便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敵可破也既陣昭烈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操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曹丕嗣立賜爵關內矦轉爲鎮西長史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丕簒位淮奉使詣郡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丕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矦于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矦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丕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矦五年爲眞安定羌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欵曲訊問周至咸

稱神明太和二年漢丞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西軍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懿率衆出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西軍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

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漢偏將軍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衆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為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西犯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埶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漢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應之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

羌外折敵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于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趨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載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埶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

西及胡漢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敵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于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時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漢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于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

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于主者覲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正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子統嗣

季漢書外傳卷十四終

季漢書外傳卷十五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陳泰王經

陳泰字玄伯羣之子也靑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遊擊將軍爲幷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漢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侵

偪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護軍徐質汝南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幷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遂還兵安等孤縣遂皆降淮卒泰

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枹罕徐質向祁山泰量敵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勑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敵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

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衂於西敵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敵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

郡此我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懸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敵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渡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敵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

三日施伏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居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昭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昭語荀顗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敵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爲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巳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之起壽春司馬昭率大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氏兄弟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司馬昭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巳任者不

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屢增邑戶曹髦之被弒司馬昭會朝臣謀其故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急誅賈充以謝天下昭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更言景元元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侯（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於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卒）

王經字彥緯清河人也少起田間卽爲崔林所賞識遂與

許允俱稱冀州名士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賢明婦人也問經歸狀經以實對毋以經典兵馬而擅去遂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始經爲郡守毋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復歷二州刺史其在雍州用兵取敗釋不問徵爲司隸校尉甘露中爲尚書高貴鄉公曹髦討司馬昭經切諫不從乃扈髦出語在髦世家髦遇弒而經被收辭毋毋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根之有初經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及經刑東市雄附

而哭之感動一市毋亦同刑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一時兩義之

嵇康阮籍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蚤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情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尤好老莊與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禀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嵇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常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常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

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司馬昭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爲証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除之遂復收康先是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昭

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毌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毁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昭既昵聽信會遂幷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昭尋悟而恨焉初康遊乎洛西暮宿平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

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入晉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喩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疾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野歲餘而爽夷滅時人服其遠識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懿卒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曹髦立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時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司馬昭初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昭輔政籍嘗從

容言於昭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宴會必與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

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奕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昭每

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虎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意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籍回顧之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萊蕪長丹之孫也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司馬懿輔政遷爲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觀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

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鎭輒去職有司尤之左遷樂涫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從事中郎曹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是時司馬師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師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召爲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於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司馬炎篡位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

病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
帛百匹子蕃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
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王淩毌丘儉諸葛誕

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司徒允之從子也允及被害淩及
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亾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爲發干
長遇事髠刑五歲當道掃除時曹操車過問此何徒左右
以狀對操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爲
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操辟爲丞相掾屬
曹丕簒位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

攻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淩與諸將
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
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淩布政施教賞
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攻吳與
敵遇於夾石休軍失利淩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
豫州刺史咸得軍民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
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淩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
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
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攻芍陂淩率諸軍逆之與敵
爭塘力戰連日敵退走進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是時淩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
並典兵專淮南之重淩就遷爲司空司馬懿旣夷曹爽進
淩爲太尉假節鉞淩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嗣位楚王彪
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
白馬與彪相問往來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
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
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
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
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
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

廣樹勝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
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
要未易亾也淩不從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
病死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刺史　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淩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二年熒惑守南斗淩謂斗中有
星當有暴貴者魏略曰淩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淩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淩計遂定　三年春吳人塞涂水淩欲因

此發大赦諸軍表求討之詔報不聽淩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取淩先下赦赦淩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爲書喩淩大軍掩至百尺逼淩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淩面縛水次懿遣主簿解縛反服見淩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淩至項飲藥死魏略曰淩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淩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淩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淩行到項夜呼掾屬與决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　干寶晉紀曰淩到項見賈

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淩逵爲癘甚惡之遂卒

懿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山陽人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爲別駕固不樂爲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爲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反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爲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固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朝議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淩愚罪宜如舊典乃發淩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栢一州之士愧之進弘華爵爲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從容問蔣濟濟曰淩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魏末傳曰淩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爲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來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毌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雍州刺史張既表薦之入爲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曹叡立爲尚書郎遷羽林監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諫止不報遷荆州刺史青龍中叡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景初元年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郡朝貢封其渠率

二千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綵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
不利引還明年復遣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
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
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
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梁音渴）口宮連破走儉遂東
馬懸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
者名得來數諫宮（裴松之曰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
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
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
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

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
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
餘人穿山灌溉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
領豫州刺史轉鎭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
儉對換誕爲鎭南都督豫州儉爲鎭東都督揚州吳太傅
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
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
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
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
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

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
大將軍司馬師移諸郡國舉兵討之檄諭淮南將守諸別
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爲盟分
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
外爲遊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
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
賴之懿欲討滅二方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
而懿薨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
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彊兵無有臣禮朝臣
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
撻克期有日師爲大臣當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業哀
聲未絕而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
東關坐自起衆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
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
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

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
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爲難苦甚莫過於
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
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
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
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
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
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廢君
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
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
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
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
踐祚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
而師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
自衛陛下即祚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
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鎭北以
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餘殺天下聞之
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
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杖充聚本營天下所聞
人懷憤怨譌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

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强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
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
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
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
皇帝創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
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
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驅命以完
全社稷安主爲効斯義苟立恩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
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
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宥師以侯就第
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國不
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
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
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
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碏戮子季友鴆兄上爲國計下全
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
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
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
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
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

臣義士不悔於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
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
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
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衆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
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
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
宜從事須定集上也師統中外軍拒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
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
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
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
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
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師遣兗州刺史鄧
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師尋自洙至

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魏氏
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字鴦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
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俶率壯士先
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
還魏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侍
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啓云
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
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
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
欲爲曹氏謬言君侯何苦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
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
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
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師縱
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
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
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

屬封侯秀重走入吳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
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誓付天下此遠
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役可爲
痛心奈何奈何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
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
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傅既亡
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遂放主弒后殘戮
忠良包藏禍心以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欲以名義
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毌丘
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
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閒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
孥之痛即與毌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
持王室埽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望高子不足論
急大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
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
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
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賢豎所不忍爲也況當塗
之上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
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皆原但當長
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毌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爲誤

諸軍使蹢死解毌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
過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毌丘進兵討之卽時克破所向全
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春後
走狼狽顚閻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
員耳不若僕隷知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
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
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
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川欲俱舉分分中國不
願偏取以爲己有公侯必欲共恐帥胸懷宜廣大勢恐秦
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
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誅思鄙言若愍計可從宜使護
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
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　儉子甸爲
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尚未知故有此書
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山將家屬逃走新安靈
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邪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
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
軍惡其爲人也及儉起兵問屈頫所在云不來無能爲也

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以儉風至零陵太守　欽亡入吳
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鎭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欽降吳表曰稟命不
幸常隷魏國而絕於天雖則伏閣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
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喩欽累世受魏恩烏
鳥之情猶懷顧歸在三之義期於斃仆前與毌丘儉郭淮
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懷愚管所執智
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係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
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
展萬一僶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惣儉荀
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
臨表惶惑伏須罪誅　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嘏建
安中爲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
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嘏故赦
之太和中爲五營校督出爲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
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爲淮南牙
門將轉爲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
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
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
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爲
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
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毌丘儉往
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
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
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爲
滎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爲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於岸絕而復蘇　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
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愼其
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事者
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曹叡惡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
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

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衞臻子烈三人咸不及
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
免廢錮　會叡卒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
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謀也司馬懿潛軍東
下以誕爲鎭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
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拒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鎭南
將軍後毌丘儉文欽舉兵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
其使司馬師攻儉欽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
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
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
復以爲鎭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

據耶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轉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淩毌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治以活之甘露元年冬吳人欲向徐堨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司馬昭微知誕有自疑心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昭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

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吳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蹔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蹔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門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於臨湘爲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也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司

馬昭挾曹髦自出至項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禦之昭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壍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遊軍備外寇欽等數出衝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昭漢晉春秋將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幷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

孰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翼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昭乃使反間以奇
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
知所爲三年正月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
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
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
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被地血流盈
塹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
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
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

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鴦虎單走
踰城出自歸昭軍吏請誅之昭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
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
乃赦鴦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
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鴦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
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
突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
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數百人
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其得人心如此

時人比之田横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
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陣而死唐咨
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初圍
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昭以爲城固而衆多攻之必有力
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
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
誕以二年五月舉兵三年二月破滅干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季漢書外傳卷十五終

季漢書外傳卷十六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楊俊鮑勛

楊俊字季才河内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
以兵亂方起而河内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
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
知故爲人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懿
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
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

理但有優耳後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隷
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
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别曹操除俊曲梁長入爲丞
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
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坐魏諷事詣操自
劾罪免又以戕辭世子曹丕丕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
高遠邪遂左遷平原太守丕簒位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
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
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
不倦外寛内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
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静無所展其智
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
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
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
初臨菑侯植與俊善操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竝論丕
植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植猶美丕常以此恨之
黃初三年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
懿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丕不許俊曰吾知罪矣
遂自殺衆寃痛之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司隷校尉宣九世孫也宣後嗣

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大
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歸曹操身以遇害語
在操世家董卓載記建安十七年操追録信功表封勛兄
邵新都亭侯辟勛丞相掾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
二年立世子以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
都尉世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操
時在譙世子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爲庶子守正不撓丕固不能說及重此事恚望滋甚
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勑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
史建安二十五年操卒丕嗣立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及

丕篡位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丕將出游獵勛停車上言諒闇之中豈宜有此丕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在昔魯隱觀魚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丕怒作色罷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

馬懿並舉勛爲官正官正卽御史中丞也丕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丕欲攻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二方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丕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丕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鎭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毘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國求請勛罪丕不許遂殺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丕亦卒莫不爲勛歎憾

桓範鄧颺丁謐畢軌李勝何晏

桓範字元則沛國譙人也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曹叡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

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鄭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鎭北而鎭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

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
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慽
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
雖彊毅亦知範剛殺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
真後於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
不甚親也及司馬懿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
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主上在外不
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承吏皆止範
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
吏也範呼之舉手中板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

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
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
遂避側範出赴爽司馬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
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見爽勸爽兄弟以主
上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弟羲又無言範自謂羲曰
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
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
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
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
皷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行者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
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曹芳
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太傅知爽首免而已向
範云今日之事縱令失權歸第猶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爽
等既免芳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司馬懿
下車叩頭而無言懿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芳入宮
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
說範前臨出所道懿乃忿然曰誣人以反爲法何應主者
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
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鄧颺字玄茂高密侯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曹叡時爲
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
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
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
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
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
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
丁謐字彥靖沛國譙人也父斐字文侯曹操以斐鄉里特
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爲典軍校尉總
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建安末從操攻吳斐隨行自以

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操
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操笑
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
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
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
病亾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畧太
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
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臥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
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曹叡收謐繫鄴
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叡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

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爲叡稱其可大用會叡
卒爽輔政乃拔謐爲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謐爲人外似踈
畧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駮臺中患之事不得行
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
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於時謗書謂臺中
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
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甚也
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
令還淮南皆謐之計司馬懿由是特深憾之

畢軌字昭先以才能少有名聲曹叡在東宮時軌在文學
中黃初末出爲長史及叡立入爲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
殷富遷幷州刺史其在幷州名爲驕豪時雜虜數暴害吏
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
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
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爲美器今失幷州换置他州若入居
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主上察之至
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
善每言於爽多見從

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將軍休
爲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休見魯精兵數萬人有

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
會魯破曹操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
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
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曹叡禁浮華而人白
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
故得原禁錮數歲叡卒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
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
出由是司馬懿不悅於勝屢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
所宰守未嘗不稱職出爲荆州刺史爽等令勝辭司馬懿
并伺察焉懿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

詔閤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懿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懿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胷勝愍然爲之涕泣謂懿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懿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乃復陽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荆州非并州也懿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

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荅曰輙當承教須待勑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悞口不攝盃指南爲北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初勝爲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撾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有荆州之命未及之官而敗也

何晏字平叔大將軍進孫也母尹氏爲曹操夫人晏長於宮省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竝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蘇性謹愼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尚主好色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其主選舉凡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晏婦金鄉公主賢謂其母曰晏爲惡日甚何以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司馬懿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懿懿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故特原不

殺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師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初懿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懿曰凡有八族晏疏曹爽兄弟及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七族懿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懿曰是也乃收晏遂與諸人同族

李豐張緝許允

李豐字安國建翊人故衛尉恢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淸白識別人物海

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
然遂令閉門勑使斷客初爲曹叡文學及叡立得吳降人
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
爲黃門郎叡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叡曰豐名乃
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叡卒後爲永寧太僕以
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
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輙
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主豐雖外辭之
而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
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爲慎及司馬懿久病偉爲二

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爲恃寵
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於時有謗書曰曹
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
以爲豐雖外示清靜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懿夷爽
住車道上與豐相鬪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
四年懿卒後中書令缺大將軍司馬師諮問朝臣誰可補
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
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令與太常夏侯玄及后
父光祿大夫同郡張緝陰謀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
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

玄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
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
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
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
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
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
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
捷即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
等荅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主上
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

密白此意鑠等曰主上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
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
此滅族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
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豐遣子韜以謀報
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師聞豐謀舍人王羕請以
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羕一人足以制
之若知謀泄以眾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主上登
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眾如此羕所不及也師
乃遣羕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羕而至師責豐豐知禍及
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

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而已韜雖尚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韜賜死獄中（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勑之乃受常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世語曰李豐弟翼爲兗州刺史豐死遣使收翼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荅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入晉）初豐與傅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之敗卒如嘏言

許允字士宗高陽人也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曹爽時爲尚書選曹郎爽疑其選郡守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爽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爽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衣又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與李豐夏侯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師後豐等事覺被收允欲往見師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師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詔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着繡晝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

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曹芳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芳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芳別涕泣歔欷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樂浪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

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嘗收兒以語母母荅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胥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 魏氏春秋曰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曹操破荆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

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大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爲掾世語曰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說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相艾後爲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敵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叅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漢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敵去未遠或能

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軍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

日跰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録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吳大將軍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

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夷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曹髦立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舉兵遣徤步齎書欲激動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師至遂拔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

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敵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杖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

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敵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破之甘露元年詔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攻漢大將軍司馬昭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

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
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
道欲出雍州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
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
引還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敵摧折宜遂乘
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
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
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
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
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

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
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漢守將馬邈
降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
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
曰敵未可擊艾怒曰存亾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
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
遵等首艾進軍成都後帝出降艾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
納人民使復舊業遂深自矜伐嘗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
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進艾爲太尉增邑户
封二子爲亭侯艾言於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

漢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
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漢兵二萬人
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
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漢主以致孫
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彼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
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
爲可封漢主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
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内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
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
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

之策西土已寧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若待
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漢連不可拘常以
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
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
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
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
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衛瓘
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
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

之曰體無完皮初艾當出軍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漢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後竟如其言嫡孫朗入晉

季漢書外傳卷十六終

季漢書外傳卷十七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郭憲龐淯閻溫張恭吉茂沐竝

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遂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遂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遂病死而田樂陽逵等就斬遂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操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遂首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樂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亾正始中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兵欲來縛淯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勑遣不殺聽使行服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為

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
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
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𢱊歿淯乃收歛𢱊喪送還
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辟爲掾屬曹丕篡位拜駙
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卒子
曾嗣初淯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
同時病歿壽家喜淯母娥英自傷父讐不報乃幃車袖劒
白日刺壽于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
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
赦得免州郡歎貴刻石表閭皇甫謐爲之傳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
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
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
淵超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軍見其迹遣人追
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
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
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
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
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
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

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
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
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
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
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曹操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
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埶就至酒泉爲華所執刧以白
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
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
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
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

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
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
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
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
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
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
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耻惡衣惡
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
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

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繇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卒自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表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爲郡首不名爲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

亦復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卒自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爲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爲畏繇或以茂爲髦士也

沐竝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彊禦曹操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成皐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槀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竝之閤下呴呼罵吏竝怒因躧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竝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乃髡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吳將朱然等葛瑾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也爲長史八年晚出爲

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及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怳惟忽壽爲欺魄夭爲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

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
長幽桎桔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
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
玉床象袵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
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
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兕而野有狐貍之齒
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
無效代匠傷指狠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
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

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
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
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埳戒氣絕令二人舉
屍即埳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拚洽
粟米之奠又戒後亾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朱建平周宣管輅馬鈞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曹操爲
魏公聞之召爲郎曹丕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丕
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
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
而當有厄厄若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
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
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
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亾子幼繇經紀其
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
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
卿阿騖耳何當此子竟齧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騖
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黃初
七年丕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
吾其決矣頃之果卒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

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則遺令及送喪之
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
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
眞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
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
幷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
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
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
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
妻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

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丕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丕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丕膝丕大怒卽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曹丕問宣曰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

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丕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丕已遣使賜甄夫人死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丕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丕重問之宣對曰自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丕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卞夫人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或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愼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敍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景初中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

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星名夜不肯寐父母禁之不能止常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父爲琅邪卽丘長輅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得見輅輅父卽遣造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皆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

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醇酒三升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令飲之酒盡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語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甚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太史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已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

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為神童及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論難踰於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筮吉凶初無差錯又從義博學仰觀二十日中通夜不寐語義博曰君但告我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闇君至論之時恐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

毋當叔毋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於是義博涕泣曰實有斯事但願斯疾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筮之曰命在八月辛卯日中之時奉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

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無所憂也後卒無患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王基即遣信都令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弓箭久遠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家中皆愈輅鄉里人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

論怪云老書佐爲虵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
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
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
常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
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
能如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虵者
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
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虵烏不亦過乎清河王
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
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

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相呼婦
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
應行至項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在梁
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携豚一頭酒一壺主
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
慎火而射鷄作食箭從樹閒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輅
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
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隣婦
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勃海劉長仁

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
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
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
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
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
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
襄失德六鶂退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大融風巳
發赤鳥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
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
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

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
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
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
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輅至
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
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
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
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升斗建申申破
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
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

登直內鈐柱頭直大以不安今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爲勃海太守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蠭窠鼅鼄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屋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蠭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鼅鼄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衂自言吾睹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

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之於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紓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於海歸骨於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即辟輅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輅初應州召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徵復舉輅秀才輅辭徽徽謂輅曰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至殆破秋豪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

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豪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談者十二月到京吏部尚書何晏請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在晏許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止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

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埶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亾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巳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决青蠅可驅颺曰此老生之常譚

輅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果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舅氏復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於是舅氏始服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其才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

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義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

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石苞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

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以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芑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巳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機孳孳温故而索隱行怪

未暇斯務也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鷄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祖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大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閒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大動到一鼓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修主人禮共爲懽樂調輅言誤中耳輅

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三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閒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民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絕世爲博士居貧常思綴機

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隆朗以白曹叡叡使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時服其精妙鈞居京師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其後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叡以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叡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搆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

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鷄變巧百端叡大悅之鈞見漢丞相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凡鈞之制造其巧妙雖古公輸班翟王爾亦不是過傅玄嘗為之序云

季漢書外傳卷十七終

季漢書外傳卷十八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孫堅吳夫人

吳夫人孫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慚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楊太

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攻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昭烈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誧（音浦）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

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畧權譎類皆如此建安七年臨卒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爲將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封新亭侯卒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與張温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卽滕胤女也胤被殺并遇害

孫權謝夫人徐夫人步夫人王夫人王夫人潘夫人

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官尚書郎徐令（煚子承撰後漢書稱煚幼以仁孝爲行明達有令才煚弟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

權母吳爲權聘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眞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眞生琨琨少仕州郡靈帝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卒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爲泭佐船渡軍琨具啓策策卽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策表琨領丹楊太守初袁術遣從弟胤爲丹楊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委廣陵來東以景前任丹楊寬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寬衆乃復用景召琨還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僭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

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靈帝末其母携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僭號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卒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葬於蔣陵

王夫人九名盧琅邪人也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
次步氏步氏卒後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
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
怒以憂死和子晧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
侯

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
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
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
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

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己者
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
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妬容媚
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卒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
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
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
卒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爲騎都尉授兵
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

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
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爲潘
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立爲皇后以尚爲城門校
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
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爲侍郎騎都尉宿衛
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
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熈謀泄見
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爲會稽王後又黜爲候官
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

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赤烏末權爲休納以爲
妃休爲琅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
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爲太子時全主譖
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
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
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
中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
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
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爲皇后休卒羣臣

尊夫人爲皇太后孫晧立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卒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塚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塚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

何姬丹楊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爲南陽王居長沙孫亮立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

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立尊和爲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監軍爲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譌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爲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爲空會夫人卒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塚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塚中以爲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滕夫人

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疏遠徙邊郡孫休立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娉牧女爲妃皓立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

表疏如故而晧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晧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晧遷于洛陽

孫登孫慮孫和孫霸孫奮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章武三年魏以權爲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其

悵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僭號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休右弼譚爲輔正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愼刁玄羊衜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吳錄曰愼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爲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從治甚憚之詔曰愼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爲太尉愼自恨久爲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衆營爲之隕涕鳳凰三年卒子耀嗣玄丹揚人衜南陽人吳書曰衜初爲中庶子年三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衞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豫章楊廸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

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愼衜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見咎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衜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權徙治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勑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爲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卽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殽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毋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

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齒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爲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爲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脩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

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爲爪
牙范愼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
材刁玄優弘志履道貞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修虞䜣志
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
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
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
師旅未休當歷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爲衆衆以財爲寶
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
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
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

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
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爲
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
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附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
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豈況臣登其能已
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
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爲
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
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

宣太子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子
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
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
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
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向日新比
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
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
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鎭衛建昌侯慮

禀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
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姧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
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鎭軍大將
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
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
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
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置宮
衛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
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蔡穎

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顏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壹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憯怛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都尉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

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搆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

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昭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敎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等皆爲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

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無事忩忩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跱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沖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世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寃之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南陽

王遣之長沙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四月權卒諸葛恪秉政恪卽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治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晧爲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卒晧立其年追謚

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楊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晧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日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晧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晧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翊日拜廟薦祭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和四

子晧德謙俊孫休立封德錢塘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晧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刧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卽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裹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晧晧酖之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辨惠爲遠近所稱晧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

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

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
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與
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
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
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
淸地晏萬國幸甚奐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
圖危太子譖毀旣行和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
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
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
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

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
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
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
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
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晧立追和霸舊隙削基
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武
昌權卒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
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
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讐有
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
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
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
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
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
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
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
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
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
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

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
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
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
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
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輔導大王旣不
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
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勑
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
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
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

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臣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牙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牋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

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建衡二年孫晧左夫人王氏卒晧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晧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晧聞之車裂俊夷三族殺奮及其五子國除

季漢書外傳卷十八終

季漢書外傳卷十九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孫靜孫瑜孫皎孫奐孫峻孫綝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破

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楊太守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暠瑜皎奐謙暠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孫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

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守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説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顔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操數出濡須皎毎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府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爲毎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

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涙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説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襲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

亂所殺儀為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尊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徙治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驚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

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峻字子遠靜之曾孫也靜生暠暠生恭為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為侍中權臨卒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羣

臣上奏共推峻為太尉議胤為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為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為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為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事泄死二年魏將毋丘儉文欽共舉兵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是歲朝廷報使將軍孫儀孫邵林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

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

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刼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文士傳曰華融字德蕤黃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蕣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蕣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講談俄而溫爲選部尚書乃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諝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晉秘書監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爲近道故皆爲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死魏遣其將諸葛誕舉兵壽春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又遣其將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又遣其將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

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間道以歸而魏將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於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

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綝綝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

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慧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自於事爲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　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瑯琊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迎休以帝爲會稽王遣將軍孫耽送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立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併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休引見慰喻又下詔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

器咸令給與吳錄曰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壽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亂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

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孫賁孫輔孫翊孫匡孫韶孫桓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産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卒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

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黄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爲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修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盖北巡中州士

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爲阜陵長亦見江表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鄰又有子曰述爲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諸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入晉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

孤斫孫馬數令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
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
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
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
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他人輔
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
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亦名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郡舉孝
廉司空辟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到

郡初禮致嬀覽戴員而二人之親近邊洪等數爲翊所困
常欲因權出征遂其姦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妻徐
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
徐言卦不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
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
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爲洪所殺洪逬走入山徐氏購募追
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
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姬妾欲復取徐徐紿之曰乞
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姑聽之徐潛使親信語翊
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略婢妾今又見偪所以外許之

者姑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
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
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
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誓合謀晦日設
祭夫人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
帳言笑歡悅示無慼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
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
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夫人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夫
人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
員夫人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

異權至悉收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
殊其門戶翊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善與人交輕財好
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
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
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
豈有望邪黄龍三年卒漢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旣受東
朝厚遇依依于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
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

流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干寶晉紀曰秀在吳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爲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爲前驅後領左右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

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楊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楊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卽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僭號進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去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攻還治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

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卽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爲車騎將軍封丹楊侯吳平降爲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義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擢爲武衛都尉從襲關羽於華容

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衆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帝帝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拔刀奮命與遜戮力帝遂敗退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帝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秣陵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桓弟峻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二年卒長子建襲爵將軍少子愼鎭南將軍愼子丞字顯世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皓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承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

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爲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爲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爲司馬與機俱被害

季漢書外傳卷十九終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顧雍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　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雍之所歎因以爲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

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

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卽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久之呂壹

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宮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以明著舊勳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入晉邵字孝則博

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敦字叔方靜字玄風）等皆亞焉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絰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

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謂至輿軍中郎將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郡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陸機爲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彦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絶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愼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

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絶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孝文帝使愼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爲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屢言芍陂之役爲典軍陳恂詐增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爲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言其興乎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承

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與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爲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阬拜昭義中郎將入爲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數少游學有脣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啟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操相見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

將義固盤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操厚
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
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
會卒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弟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爲
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
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
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
加襲起對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
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
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
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
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
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
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
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

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
稱善之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己遂見拘執昱
傾身營救方以得免靈帝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
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得昭甚悅命爲長史撫軍中郎將
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
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宜之
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
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
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
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

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
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
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昭復爲權長史授
任如前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
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
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
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
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
在左右爲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昭烈表權行
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

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
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
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
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
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
以爲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曹丕篡漢之二年遣使者
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
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
乎貞卽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昭與孫紹滕
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

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僭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駮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更拜輔吳將軍班

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于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朝廷使來稱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

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

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典略曰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爲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爲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爲步隲所薦昭不願

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連有功効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相友善權爲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爲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爲人壯毅忠謹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爲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爵侯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

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辭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婚承生女權爲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爲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爲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顧承俱以芍陂論功事

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僞險詖休素所忿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諸葛瑾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　裴松之曰風俗通云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因并氏焉此與吳書不同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建安初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

通好昭烈昭烈與其弟亮俱與瑾公會相見兄弟彼此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麤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雖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携老弱披

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後從襲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帝東伐吳權求和瑾曾與帝牋不答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西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魏曹眞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

攻浮橋眞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爲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乎舌解釋難異也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

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

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亾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權僭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世家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漢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畧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爲章句博而不

梢性寬容多技藝數以中禍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郡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毘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卒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兼攝表舊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摴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權卒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拒西兵恪旣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被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字子旗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長其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漢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歸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

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帝東下武陵蠻夷應之權逆命騭上益陽王師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攻擊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僭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漢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

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隲於是條于時事在荆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奬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

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僚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二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

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吳錄云隲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隲所言云每讀步隲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

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于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陵亭侯鳳凰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晧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終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一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張紘嚴畯程秉闞澤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爲掾皆稱疾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爲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

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爲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吳書曰紘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爲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爲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爲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操聞策卒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

厚之操從其言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吳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紘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眞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授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

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爲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鎭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叔孫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淸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鎭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抑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頼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値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

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都秣陵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昭烈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

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玄子尚

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勑使學之後晏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己不悅又嘗問尚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鶖小者有鷦鷯皓性忌勝己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為畯喜畯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又試畯騎上馬墮鞍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僭尊號畯嘗為衛尉遣入聘丞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之

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畯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畯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畯而穎得免罪久之以畯為尚書令後卒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畯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桓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

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于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于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貂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

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僭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遂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曹丕即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字子正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

薛綜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本傳曰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前不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代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

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
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
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
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
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
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刺史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
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
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
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
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龎二縣皆兄死

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
倮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
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
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
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
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
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
好髮髠取爲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
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
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

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亾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
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
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褎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
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
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亾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
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
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
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
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
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

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
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
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
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
依作寇盜專爲亾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
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
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
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
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
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

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鎭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鉄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

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洸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亾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

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勑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傅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珝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

卒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珝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珝弟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卽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晧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晧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乃獻四言詩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晧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晧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

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
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
差韋昭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
有本末昭廣先亾韋昭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
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
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
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爲冠首今者
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爲國惜之
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塡溝壑
無所復恨晧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

禕以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
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
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
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
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
軍征晧晧奉書於司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
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瑩子兼入晉

　是儀胡綜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郡郡
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後依劉
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從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
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
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襲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
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
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
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
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
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權遷秣陵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
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

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訟如舊典校
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
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
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
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
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漢
丞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入朝申固盟好奉使稱
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
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
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

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其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王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

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卒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帝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

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皖口於是權僭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朝廷聞權自立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世家權徙治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

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詞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

觴捭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
命隣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内外多事特立科長
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
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
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
中爲中書令

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一終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二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太尉父
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
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
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楊太守瑜往省之會策
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
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

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
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
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
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
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孝獻皇帝建安三年也
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又
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
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楊發衆及船
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
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

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復進尋陽破劉勳攻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鎭巴丘五年策卒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于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

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煑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

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操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時瑜已因魯肅所薦召至對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

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
此天以君授孤也遂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
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
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
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
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
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
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
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

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
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
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時昭烈爲曹操所破欲引南渡
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
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昭烈幷力逆曹操遇於赤壁初
一交戰操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建
火攻之策操軍大敗退保南郡昭烈與瑜等復共追之操
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
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
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

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
馬擽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
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
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
江陵昭烈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昭烈詣吳見權瑜
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
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
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
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
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

方當廣攬英雄又恐昭烈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
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
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
得蜀而幷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
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
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
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
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權
母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
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

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遊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濶幷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

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昭烈之自吳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叙別肅等先出權獨與昭烈留語昭烈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曹軍也曹操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

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昭烈曹操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僭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

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荊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於宗廟傳於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匄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

臣展其後效權荅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横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儔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騭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

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幷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亦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横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荅然其計葬畢還曲阿

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卒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荅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搆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權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

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
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
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
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黄祖進伐劉表
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
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
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踈未可用權不
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
劉表卒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
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

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
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
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
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幷
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
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
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
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操昭烈惶懼奔走欲南渡江肅徑
迎之到當陽長阪與昭烈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强固勸
昭烈與權幷力昭烈甚悅時諸葛亮與昭烈相隨肅謂亮

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昭烈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
反命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
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
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
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
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
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
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
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
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

校尉助畫方略曹操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
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
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
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
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昭烈詣吳見權求
都督荆州呂範勸留昭烈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
曹操威力實重初臨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
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卽從之曹操聞權以
土地業昭烈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瑜以凡
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於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

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
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
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
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
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
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
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
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
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
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

並勸權取蜀權以咨昭烈昭烈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
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
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昭烈西圖璋留
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
埸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昭烈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
昭烈不許權遣呂蒙率衆進取昭烈自還公安遣羽爭三
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
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
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
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見從語未竟坐有一人曰夫土
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
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昭烈遂割湘
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
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
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
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
肅為之冠權僭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
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為終當
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
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焉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
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
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
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餧
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
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
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
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賖貰為兵作絳

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攻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勤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操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留淩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

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撫其

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不宣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幷蒙蒙固辭

陳啓顧等皆勤勞國士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擕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初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操不能下而退遂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

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攻晥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仍退權嘉其功卽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

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擊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昭烈令關羽鎭守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昭烈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

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昭烈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昭烈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攻合肥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衞後曹操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操操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操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幷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

等以爲曹操尚存禍難始搆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
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
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
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
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
存也今不於强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
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
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
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
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

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
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
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
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
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
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
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
精兵䑩䑸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
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將軍士

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
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
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
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
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
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
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
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
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
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

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
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
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
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
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
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
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
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
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

徑路卽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幷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於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

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蔡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旣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鬬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卽駮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

於子敬子敬荅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二終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三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黃蓋程普蔣欽凌統徐盛陳武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卒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置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楊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

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於赤壁建策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操特見行人問之口勑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瑜等率輕鋭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操退走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

人思之圖畫盡形四時祠祭及權僭尊號追論其功賜子
柄爵關內侯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畧
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
城野戰身被創夷堅卒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
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糜等轉下秣陵湖熟
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
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
錢塘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
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

季漢書四十九 八外傳卷二十三 三 四百四十六春

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
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
策卒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
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
周瑜爲左右督破曹操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
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
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
權分荊州與昭烈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權僭尊
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癘百餘日卒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

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
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
冶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擒合狼五縣平定
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黟賊欽督萬
兵與齊幷力黟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
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
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疏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
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
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
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操出濡

季漢書四十九 八外傳卷二十三 四 四百五十二春

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
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
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彊有
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
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欽幼而失學其後因權之論痛
自斧修權復嘉之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
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
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權襲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
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
壹封宣城侯領兵拒昭烈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

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淩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

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晥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

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

曾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操出濡須從權禦之魏曾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盛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幷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

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帝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主丕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丕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命以其所愛妾殉復客二百家子修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新兵多有逃叛而修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修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

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

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
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權不許嘉
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
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
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
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
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
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
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
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

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
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
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
四百人敖卒修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
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甘寧周泰丁奉董襲韓當潘璋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
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
卽知是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
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
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人見斷維亦知是寧人與相逢
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
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
攻劫頗讀諸子乃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
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
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
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
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
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亾寧欲去
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爲之置酒

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
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
欲白子爲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坂轉丸乎寧曰幸甚飛
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
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
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
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
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
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
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

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
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
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寗謂昭曰國家以
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
屬寗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
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
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寗兵屯當口初權破祖先作兩函
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寗寗曰飛若不言吾
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寗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
疇昔舊恩寗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

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
君致之若走云何寗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
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寗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後
隨周瑜拒破曹操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寗建計先
徑進取夷陵卽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
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寗寗受攻累日敵
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寗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
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鎭益陽拒關羽羽號有
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
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寗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

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卽是吾禽
肅便選千兵益寗寗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
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寗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
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寗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
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寗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操出
濡須寗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殽寗
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寗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
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寗引白削置膝上呵謂
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寗甘寗尚不惜死卿何以獨
惜死乎都督見寗色厲卽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盌至

二更時銜枚徑詣操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
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寗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
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卽賜
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
住月餘北軍便退寗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畧輕財敬
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
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
凌統及寗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
寗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寗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
毅然權尤嘉之統怨寗殺其父操寗常備統不與相見權

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誡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

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晥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操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操出濡須泰復赴擊操退留督濡須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鬭處以對畢使復服因把其臂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吾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已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

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鬭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

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
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
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
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
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
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
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
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于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
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
園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

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卽位與張布謀欲誅
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休召
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
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
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
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西
犯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援之勢漢亾軍還休卒奉與丞
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晧遷右大司馬左軍
師寶鼎三年晧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
書搆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

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晧怒斬奉導軍三年
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晧追以前出軍事徙
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孫策入郡襲
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
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
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
陽伐黃祖于江夏策卒權年幼初統事母憂之引見張昭
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否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
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

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
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隲蔣欽各别分討
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
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
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
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
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
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
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曹操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
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

使襲出襲怒曰吳人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
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
厚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
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
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爲別部司馬及孫策東
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
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
瑜等拒破曹操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
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漢軍於涿鄉大破之徙

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
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
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
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
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
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刼畧
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爲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
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
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
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歃血與共盟
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
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
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
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
愛之因使召璋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
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
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
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
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

備陳武鬬死宋謙等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
謙等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
校屯半州權襲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
璋部下司馬馬忠獲羽并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
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
甘寧卒又并其軍帝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
斬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
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
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
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

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借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三終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朱治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卒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

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幷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策母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敗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卒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治每

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操子婦及操破荆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朝廷剖符大郡兼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豫州遠布腹心求見拯救

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操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鎭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爲校尉領兵旣嗣父爵遷偏將軍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

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爲將至鎭西將軍

朱然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襲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獲羽遷昭

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
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
假然節鎭江陵黃武元年帝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
陸遜幷力拒軍然別攻破前鋒斷其後道帝遂敗績拜征
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眞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曹丕
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
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卻退郃
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
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纔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池
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

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
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
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
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
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
不能禁然卽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
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項之以兗州在蜀分
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漢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
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
年征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

然後質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合便
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九年復征
柤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
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
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
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
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
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
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
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

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
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
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
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
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篤權晝爲減膳夜爲
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
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
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
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績字公緒以
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

潛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荅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

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漢使爲兼幷之慮漢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與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朱桓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食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

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皋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

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晥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

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

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因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憑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眞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桓性護前恥爲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

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驥騄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

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愴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幷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還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敗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

爲孫綝所枉害

呂範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策母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母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於麋下小丹楊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吳遷都督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荅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

其大將陳牧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卒奔喪於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操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昭烈詣吳見權範密請留之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襲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

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

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爲先不足

爲損避袁術自歸于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爲都督辦護修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畯乃服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

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于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四終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縣連

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

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

行兼使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少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

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漢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漢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卽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

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漢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鎭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昭烈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帝從巫峽建

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並欲迎擊帝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顚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帝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復上疏諸

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促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屍

徼漂流塞江而下帝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攻帝前鋒於夷道爲帝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畧大施帝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帝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敵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

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帝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帝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帝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

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筭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帝尋病崩太子禪嗣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後帝及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晥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

械畧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並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鬭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

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愼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勳祚功埀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

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讐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

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敵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闗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躍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

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則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

闞敵乃自斫殺巳民然後得闘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以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携而歸者鄰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頥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 逯音錄 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埶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

以免罷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卽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 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慼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嘆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將而遭闘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　吳歷稱[illegible]謝厷[illegible]辯有詞術

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

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

昭侯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甥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

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

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
闞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
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帥向江陵諸
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
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
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
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陵督張咸作
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
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
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損功力晉巴東

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
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
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
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
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
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
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
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
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
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

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
得將士歡心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
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
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
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
相還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
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諸將或諫抗答曰豈有酖
人羊叔子哉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孫晧聞二境交
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
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

抗爲失臣節兩譏之尋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
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
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
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
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
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
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
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
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
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

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承運席捲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

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

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濼身好學著書數十篇（張衡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爲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爲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晧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入晉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

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立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晧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晧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晧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晧世家寶鼎元年遷左丞相晧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晧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晧聽凱自視晧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

其樂彌長樂身者不樂而亾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亾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兾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

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

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
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
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鎭撫百姓之心此猶
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繈負
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
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
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
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
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
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

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
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
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
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
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
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鎭方外公卿尚書
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
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淸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
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
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

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
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
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
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
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
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淸白忠勤或姿才卓
茂皆社稷之楨榦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
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
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亾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
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

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
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
名將以鎭戍之臣切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嘗銜凱數犯顏
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
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
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
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
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
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吳錄曰舊拜廟
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衞凱欲因此兵以圖之令選曹
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蹙兼然宜得其

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
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猪入丁奉營此凶徵也
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陳壽曰予連
從荊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
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
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
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於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
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
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
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
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
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于天
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
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謡縱令陛下一
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
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
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
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
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
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

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
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于彧已豐于器已溢而
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
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于嬰孩民無妻
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
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
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
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于中風
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
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
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
無高臺物無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
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
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
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
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
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
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
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
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

以重資僮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
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
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
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
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
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
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
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
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衆者不虛受
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
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
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
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
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
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
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
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
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
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
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

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
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
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
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
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
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於立敢諫之鼓武公九
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
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
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
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
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
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
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
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
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
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
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
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
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
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

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耇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已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與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備衞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

惟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惻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陸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爲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爲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爲果然乃斬竺後爲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沙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

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携貳不煩兵衞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五終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六

欽巴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士燮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穎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

至宮已免黃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鄉里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䵋音于鄢反領九真太守䵋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䠶玩春秋爲之註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或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搖消之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武先歿朱符遇害後朝廷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卒表又遣吳巨代之

與恭俱至朝廷聞張津卒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

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荅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黄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

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壹䵋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爲庶人數歲壹䵋坐法誅廞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

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搆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

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

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齊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幷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卽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

臨水縣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軿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

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操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楊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鎭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攻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

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闘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爲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耻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景爲滅賊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爲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迕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

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也父柔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楊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數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獲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杖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没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

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于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初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卽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琮有大臣之節也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

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顔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

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寋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鎭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

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

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徼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徼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旣定交州復進討九眞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

咨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嘉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擾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幷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

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布巾褠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魯王相意七世孫也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駰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齓時號爲遲訥駰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

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常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覽往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高凉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揚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絶不可得

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漢亡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

朝吏曰巴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

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沉於侯也牧笑而荅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

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劒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爲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次子盛亦履恭讓爲尚書郎弟徇領兵爲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

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徇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周魴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勠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荅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覿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啟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

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遥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宜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

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嫌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隲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

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雖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敕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見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

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怳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與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互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

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饑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

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赦以往則功可
必成如見赦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逡
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
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敢耳願使君深察此
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
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
諸魁帥獎勵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兵吏
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
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輙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
省魴牋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

啟事蒸仍乞未罪怪魴因別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
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
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
無效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
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
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
譎休於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
輙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
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伀蹤狼狽懼以輕愚忝負
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

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
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
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
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
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
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
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
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賊
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等郡並受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
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

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
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
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才幹天紀中為東觀
令無難督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六終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門不受翻

往說之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訊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荅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褠葛巾與歆相見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荅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荅云當去翻既別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

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儻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策卒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時策弟孝廉權統事定

武中郎將昺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翻使人諭告昺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昺退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曹操爲司空辟皆不就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邪遂拒不受翻與少府孔融書幷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騎都

尉翻數犯顏諫諍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毀謗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

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曹丕常爲翻設虛坐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

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

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幷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

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已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妻子得還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睹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依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楊子雲等上書薦之槃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禀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士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鄮縣侯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于難楊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

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鄉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于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遺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

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
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
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粲盛則御史中
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
士鄮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仲庚上虞
樊正咸代父死罪其汝則松楊柳朱永寧翟素或一熊守
節喪身不顧或遭盜劫賊死不斷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
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
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
此育對曰劉賈爲荆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
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
以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
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
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
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
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遷拜清河
太守加位侍中推
刺占射文藝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
從選曹郎爲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會稽

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綝廢幼
主迎立瑯琊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
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
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
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群下搖蕩衆聽
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
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
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汜弟忠宜
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
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亂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
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
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
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城
潰被害忠子譚字思奥入晉 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
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
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
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
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
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與依已成所毀依
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

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會稽典錄曰昺字文翻第八
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
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
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彊扶弱甚著威風 丁
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
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精微潔淨門
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
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
闞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
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同僚書
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
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爲左御史
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
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譚光祿大
夫 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
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
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爲
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
童亂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

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效力請平爲丞猜遷武昌左部督
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初平爲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
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
別爲他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
皆此
類也

張温

張温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
孫權東曹掾卒温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
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
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温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
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
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

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入使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於漢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産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入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

宇内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疎但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朝廷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温稱美漢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艷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温權幽之將軍駱統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

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内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

者也國家不嫌於鹽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鹽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漢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

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

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濶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别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

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出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駱統陸瑁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時饑荒鄉

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
寡居無子見統其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
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
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
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
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
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
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
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
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淩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

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
疆土爲强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
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
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
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
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
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
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寖寡又
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
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

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
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
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
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
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
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
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
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
非期月之戌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
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

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
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
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
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
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
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
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
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
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
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

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
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
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
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
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
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
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
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
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大一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

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
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
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
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
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
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
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
以加之者非加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
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
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

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
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
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
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
遠忿以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
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
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
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
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
眾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

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
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
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
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
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
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他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
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
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諭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
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
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

權再覽玥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玥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修惟玥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玥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

吾粲朱據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黄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絶漂没著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没沈

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没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黄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敎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死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黄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温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黄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

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悟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搆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七終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王蕃樓玄賀邵韋昭華覈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去官孫休立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遺使入朝朝臣稱馬還爲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迕意積以見責寶鼎元年丁忠使晉

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轝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徙治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荅卽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皓立與王蕃郭逴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彧陳親密近識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宮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

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

殺之據到交阯病卒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殯斂奕於器中見勑書還便自殺（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玄鴆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孫休立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晧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晧凶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

錯眞僞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鎭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燿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隷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

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

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

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本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

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晧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晧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並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

年四十九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昭論之其辭甚美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立諸葛恪輔政表昭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立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昭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昭侍講儒士又性精确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昭竟止不入孫晧

立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
在所承指數言瑞應晧以問昭昭荅曰此人家筐篋中物
耳又晧欲爲父和作紀昭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
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昭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
乞欲陳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晧終不聽時有疾病醫
藥監護持之愈急晧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
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昭素飲酒不過二升
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
見偪彊輙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
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晧諱輙見收縛至

於誅戮昭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
故但事難問經義言論而已晧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
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昭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昭因獄吏
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
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
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或多虛無在
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
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
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
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

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
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
泯没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秘府於外料
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昭
與以此求免而晧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昭昭對曰囚
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被問寒
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
疏救昭曰昭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
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勑
昭昭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

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昭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昭
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
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昭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
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
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昭
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
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
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昭輩依
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昭
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序贊未述昔

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序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昭年以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晧不許遂誅昭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漢亡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

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晧立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晧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者一及流涕者三長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世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

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漢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西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

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
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
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
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
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
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
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所投處
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於他餘錙介之妖
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
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

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
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
功畢竟與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
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
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
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
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
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
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
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

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
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
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
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
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
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
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
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
間者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
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

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
仰觀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
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
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晧不納後遷
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晧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
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
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
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
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
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

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輙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氷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

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狢而後温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貌美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

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晧以覈年老勑令草表覈不敢又勑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璅是憑毖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氂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勑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册元年以微譴免數歲

卒昭聚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八終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九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諸葛恪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

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漢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漢者陛下之外廄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

此類也權甞饗漢使費禕先逆勑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
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
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
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
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甞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
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
又問卿何如滕胤恪荅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廻籌轉策
胤不如臣恪甞獻權馬先鑴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
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荅曰母之於女
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甞嘲恪諸葛元遜可

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
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曾有白頭鳥集殿前
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
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甞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
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
父昭不能荅坐中皆歡笑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
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
祥祥卒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
而恪性踈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
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卽轉恪領兵恪以

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
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
衆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
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甞入城邑對長
吏皆伏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
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
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覯間隙出爲寇盜每致
兵征伐尋其窟藏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
覊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
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

領丹楊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
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
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
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輙縱兵
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
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
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胡伉得
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
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
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主上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根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遥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歆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

晥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大將軍司馬懿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熈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

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奬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纏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尅苛尅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復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

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戸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荆州事久之權有疾而太子少召羣臣議所付託時羣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引入卧內屬以

後事受命床下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爲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卒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

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慼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脣齒近漢之世燕盖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勑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

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徙治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攻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于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勑其諸軍作浮橋度陣于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

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幷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恪使司馬李衡西入朝說偏將軍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

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幷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于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幷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荆州當時雖

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幷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漢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

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尼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大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

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甲胄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

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
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殁志畫不立責令來
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
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
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
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
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鋭觀釁而動今乘此
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
論後爲書荅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
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

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耀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
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
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
從其計廻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
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
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計而耻城不下
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
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
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
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

田於潯陽命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黷興
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
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
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
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勑兵嚴
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搆恪欲爲變與亮
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
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
如初意悁悵不悦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
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

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
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
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
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宫門峻
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
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荅曰當
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
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
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旃未見今上
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劒履上殿謝

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厠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蹷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

石子岡葬者依馬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落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此岡時年五十一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大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靖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雪日月滋甚將恐蕩摇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討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

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稚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

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
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宜愚情以露天恩
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
葬遂求之於石子岡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
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
恪亡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
悌豫章人也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
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爲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
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

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爲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
胤年十二而孤單煢立能治身厲行爲人白晳威儀可觀
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弱冠尚公主
年三十起家爲丹楊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胤上表
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
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
有窮寃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大元元年權寢疾召爲太常
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立加衛將軍恪將悉衆
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
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
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
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
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
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
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
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
哉以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
通曉不寐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
委下孫峻死從弟孫綝代知朝政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
駐武昌呂據報胤欲共廢綝綝勑文欽諸將擊據又告胤

取據併給胤宜速去意胤反劫綝使丁晏華融爲書難綝
綝不聽表言胤反胤與據期不至綝兵大會殺胤夷三族
事詳綝傳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靈帝末避亂江東官至長
沙太守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
以五官中郎將入聘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琊王休官會稽
興深與相結及休即位徵興爲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
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里塘詔百
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爲可成遂會
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

姒大怨之與遷爲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卒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與布立晧於是與布廢休適子而迎立晧晧既立加與侍郎領青州牧俄或譖與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晧因收與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季漢書外傳卷二十九終

季漢書外傳卷三十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趙咨沈珩鄭泉馮熈陳化紀陟弘璆張儼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也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爲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王丕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丕又問吳王何等王也咨答以聰明仁智雄略之主語甚英勃丕頗壯之詳權世家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國家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遣使魏魏王丕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

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丕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愨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國家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攬延英俊獎厲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殽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

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權遣入聘帝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謂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帝嘿然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熙歷東曹掾先遣入聘還為中大夫後使於魏曹丕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旍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丕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教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丕

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主丕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丕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

命光國拜犍爲太守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
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
蚤亾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
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
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
操能計筭衞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
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
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屛風隔其座
出爲豫章太守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孫權外甥也陟璆

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
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
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曹奐
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
寮陪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羣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
者安樂公也某者單于匈奴也陟曰西王失土爲君王所
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
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
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
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
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爲之禮
張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
鴻臚使於晉晧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
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
鑢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
荀勖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
禎並結縞帶之好焉

畱贊張悌秦旦張羣杜德黃疆

畱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
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

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
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
躄在閭巷之間存亾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
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閒贊乃以刀自割
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
足足申創愈以得差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
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
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
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
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

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砍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爲大將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冦漢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攻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

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亾不憂其本也況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巳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係以慘虐内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巳久矣故淮南三亂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漢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劒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漢果亾晉來伐吳晧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率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中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

將亾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亾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

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
秦旦張羣杜德黃疆四人同使遼東初張彌許晏等俱到
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公孫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
置遼東諸縣以旦等四人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
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
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疆
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
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
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疆等然之
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部中

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
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
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
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
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
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
句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爲遼
東所攻奪官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其年
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
鷄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

吳範劉惇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
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
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
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
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
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卽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
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分
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
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

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昭烈
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
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遣使僞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
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
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
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
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
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
之備帝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
如此權以範爲都騎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

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亾則身棄矣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

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偪終不爲撓初亦迕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湍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大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大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大王之軍師也至是日果卒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

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殽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

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眞以相授矣飮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卽尊號令達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

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廻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爲引筭自校乃歎曰吾筭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彌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芝陳梁甫能書甫恨逋芝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吳再從子也圍棊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屛風誤落筆點數因就以作蠅旣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眞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洌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王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旣見而言曰臣昨侍從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卽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累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卽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鵞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眞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鵞亦有鬼也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王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

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中須臾果得鯔魚吳王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旣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

季漢書外傳卷三十終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旣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内官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内曰袁本初

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爲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佐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于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彊兵將有異志今不蚤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遂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

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紹猶稱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内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

瓚屠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與循等袁術亦執殺
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
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
忌方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
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
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
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
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
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說紹要公孫
瓚南攻韓馥因遣辯士說之使讓冀州紹然之卽以書與

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
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
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
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
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
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
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
埶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
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幷力
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

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
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
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
都尉沮授聞而力諫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
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
將彊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渙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淸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閒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
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

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
御引沮授爲別駕卽表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
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
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
議因共耳語馥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其冬公孫
瓚大破黃巾還屯廣宗威震河北署置守令冀州長吏無
不響應紹自往攻之合戰於界橋瓚兵三萬餘列爲方陳
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旌
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精兵八百爲先登彊弩千

張奐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皆伏楯下同時俱起瓚軍大敗斬其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圍紹數重弓矢雨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入牆閒豈可得活乎遂使彊弩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英雄記曰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

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因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居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於是引軍南還到薄落津三月上巳方與賓徒大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言笑自若不改常度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州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等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於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麴義自恃有功驕恣紹乃殺之而并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當迎大駕紹不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

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之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

奉職寇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
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一心赫怒以
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諸臣
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强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
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
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
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
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
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
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卽臣

勃海中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介之嫌若使苟欲滑
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
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
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埶絕臣軍
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
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
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
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
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亾故韓馥懷
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

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
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
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
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
埶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
專之不疑故身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
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
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
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
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

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
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
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
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
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
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
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
闚覬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
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
欷於杜郵也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

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
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讐敵交鋒接刃搆難滋甚臣雖欲釋
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
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
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絶之刑若以衆不討
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
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
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絶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
下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獻帝春秋曰紹耻班在曹公下怒曰曹操

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公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二年使將作大
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
青幽幷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
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溼洛陽殘破宜從都甄城
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謂紹曰徙都之計爲彼所拒今更
宜蚤圖許奉迎天子紹不聽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
事在瓚載記紹既幷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
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
意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
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

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
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以爲宜息
師獻捷務農逸人以圖後舉郭圖審配沮諧之紹乃分其
軍權五年昭烈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抗操操懼乃自
將攻之田豐說紹宜襲操軍紹不聽及操破昭烈紹又欲
攻之豐又以爲不宜紹惡其沮衆遂械繫之乃宣檄曰蓋
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
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
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内寒
心於是絳矦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

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
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横傷化虐
人父嵩乞匄携養因贓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
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
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兇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劒
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
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
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
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蹙威柄冀獲秦師
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正言直色論不阿諂身被
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
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徬徨東裔
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
援旍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亾之患
復其方伯之位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
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
局故使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
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
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羣譚

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
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
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
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
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
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
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
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
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

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
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
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
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
征討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
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
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
固乃欲運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黄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
埶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黄河以角其前荆州

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
蓬覆滄海而注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
弛紀絶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内以拘質懼
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
會也可不勗哉先遣顏良攻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
兵至黎陽操救延斬良紹乃度河壁延津南復使將文醜
挑戰操又擊破之斬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大震操還屯
官度紹進保陽武沮授欲以持久困操紹不從連營稍前
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敗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
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

霹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
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
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授說
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時許攸亦進
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埶必空弱若分遣輕
軍徑從他道星行掩襲許拔而得天子則操成禽如其未
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感不用會攸家犯法審配
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
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
斬瓊等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

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
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
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
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
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
授被禽操撫降之後謀歸袁氏被殺紹外寬雅有局度憂
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于敗及軍還
恥失田豐之言而敗乃反殺豐方紹之敗於官度也審配
二子俘於操孟岱譖配必反逢紀力明不然配得無恙冀
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卒未及

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于譚
審配逢紀皆比於尚俱各有隙配紀稱紹遺命立尚出譚
又少與譚兵譚遂殺紀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
大戰城下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
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
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
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
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
之所搆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
南皮別駕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

修曰計將安出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鬭而斷其
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
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鬭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
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
不聽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
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又與尚書
諫之並不從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
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
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九
年三月尚攻譚時配守鄴獻書於譚譚不納操攻鄴配將

馮札爲内應内操兵配覺之以大石擊殺三百餘人操乃
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
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
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
聽尚還走藍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
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
中城中崩沮配激使固守又以伏弩幾中殺操配兄子榮
開東門内操兵配拒戰被禽不降被殺全尚毋妻子還其
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
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閒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

譚乃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操攻譚軍其門譚夜遁
奔南皮臨淸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
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
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
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
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
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
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亾智不能救勇不能
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
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
以厲事君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
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十一年操自征幹幹乃留其
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亾欲南奔荆州上
洛都尉捕斬之十二年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
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
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
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
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
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閒寒不
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

送操

季漢書載記卷一終

季漢書載記卷二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呂布張邈張楊陶謙公孫瓚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載記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

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數旬布亦敗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背曹操迎布為徐州牧敗操軍於濮陽操復擊布於鉅野布東奔昭烈語詳邈載記英雄記曰楊及郡內諸將皆受傕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傕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又曰布見玄德甚敬之謂玄德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玄德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玄德為弟玄德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操滅張氏後昭烈東擊袁術布襲取下邳昭烈還歸布布使屯小沛而自稱徐州刺史英雄

注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遁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門城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楊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鬬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操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曹公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公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曹公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曹公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藉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曹公

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

登陰合部衆以爲内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脅同曹公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

暹奉從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曰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袁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　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爲術遣高順攻昭烈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昭烈爲順所敗操自攻布至其城下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深沮其計獻帝春秋曰曹公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公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

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曹公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曹公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如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　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操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

五日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玄德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閒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曹公圍下邳成遂領衆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

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操有疑色昭烈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操頷之布因指昭烈曰是兒最叵信者英雄記曰布謂曹公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公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　獻帝春秋曰布問曹公明公何瘦公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公曰然孤亾之矣所以瘦恨不早

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寛乎公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寛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寛也公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曹操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操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操袁紹既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操殺邈操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操操之攻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恚邈畏操終爲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操復攻謙邈弟超與操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背操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劒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操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鄄城東阿范爲操守操引軍還與布戰

於濮陽操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操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昭烈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眥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

都欲以槩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曹操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度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

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奉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繕脩宮室七月帝幸洛宮因名之曰楊安殿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復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操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操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曹操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衆也典略曰固字白兎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兎而此邑名犬兎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戰死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羸錢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

去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改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

以慰其意時温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温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介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絶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别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嵩初平四年操攻謙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郯操以糧少引軍還興平元年操復攻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

謙恐欲走丹楊會張邈背操迎呂布操還擊布謙病用陳登計遣糜竺徃迎昭烈爲徐州牧尋卒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詞甚贊美之二子商應皆不仕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太守竒其才以女妻之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亾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温討涼州賊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煑弩楯

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隧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饑困還走柳城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毎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掃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

其車重數萬兩奔丞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
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
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
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
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
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乃上疏曰臣聞皇羲已來
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
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隷值國
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媚
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爲亂始

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
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亾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
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
門縣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
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
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
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輙皁囊施檢文稱詔書昔
亾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
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
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

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
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
貢紹以貪惏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
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
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
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丞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
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絶其糧不得深入使董
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
諸侯皆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
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

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輙與諸將州郡共討紹
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
紹於是冀州諸城悉應之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
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
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
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
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
巨馬水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
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
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

乃遣子讃爲青州刺史瓚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害劉虞
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
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
遂徙鎭焉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
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
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
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
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
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斬首二
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

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輜
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
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
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
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
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
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
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
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
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

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
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
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
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
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
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
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
若舍之而出後無鎭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
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
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

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義而推猶爲否
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
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鳥厄歸人滀水陵
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騶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
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
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亾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
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
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
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
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

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

季漢書載記卷二終

季漢書載記卷三

欽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董卓袁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

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拜

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愼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溫乃遣周愼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說愼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愼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愼運道愼懼乃棄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

討先零叛羌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隝以爲捕魚而潛從隝下過軍（續漢書隝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斄鄉侯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遂乃殺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自擁兵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遂等復共廢國而

刧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恥爲衆所彊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寒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寑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惟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太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

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並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刧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

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
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
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
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太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
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
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
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
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劒有敢沮大議
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
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

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
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
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
之節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
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
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
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卓尋自進爲相國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丞令是時洛中貴
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産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
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

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
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
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
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
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
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
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
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
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使吏部尚書周珌
侍中伍瓊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

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
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
伷爲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
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等各興義
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珌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
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
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
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
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珌又固諫
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

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責卓也卓何用相負乎遂斬瓊珌
而彪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
爲罪卓既殺瓊珌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
遷天子西都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
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蹴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
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窑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
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
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勑司隷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續漢書曰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
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光武受命更

都洛邑此其宜也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大怒百寮皆恐怖失色 初長安遭赤眉之
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
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
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
中悉燒宮廟官府居人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部將
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
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
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
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獻帝記曰卓所愛胡恃寵
放縱爲司隷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叱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隷都官撾殺之時河內

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
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
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
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
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
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
陽宣陽城門更擊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
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
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戇諸將軍宜慎
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

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
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
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時人號竿
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獻帝記曰卓既爲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
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
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金
華皂蓋車也 以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
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齔
男皆封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
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

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閒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衞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

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愼少有名聲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及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闋辭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郤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耶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簒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見害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旣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衞周帀令

呂布等扞衞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衞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屍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屍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草爲

之丹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
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後卓部曲將李傕等歛
葬于郿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
紈素奇玩積如丘山（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有董逃之歌卓當入會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
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
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
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
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荊豫

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還遣其將
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
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
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
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
書云紹非袁氏子（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紹聞大怒初平
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于襄陽堅戰歿公孫瓚使昭烈與
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
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操戰於匡
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
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
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
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
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
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
國璽遂拘堅妻奪之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
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
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
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
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

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
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
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
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因謀
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
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
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
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
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
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

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自孫堅卒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

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荊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

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愼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張勳橋蕤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閒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

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妬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焉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

孚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奬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操使昭烈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䙺術女入孫權宮子燿仕吳為郎中

張魯張燕公孫度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

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卒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 典畧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畧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靈帝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

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曹操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操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操遂

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為子彭祖取魯女魯死謚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採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亂不肯從超破之後詣曹公公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公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公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

張燕常山眞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眞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廮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衆

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寖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畧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　張璠漢紀曰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攻冀州燕遣使求佐軍拜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燕死子方嗣方死子融嗣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

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讖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河

徙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曹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操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操世家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曹丕篡位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淵脅

奪恭位曹叡立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叡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爲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叡聞之怒遣其將毋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復遣太

將司馬懿征淵軍至遼東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其將胡遵等擊破之懿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逆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

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時有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十餘日後淵衆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

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季漢書載記卷三終

季漢書雜傳卷一

歙邑謝　陛撰
長興臧懋循訂

田豐沮授逢紀審配李孚

田豐字先皓鉅鹿人也天姿瓌傑雄略多奇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袁紹得冀州引爲別駕甚見器任建安二年紹既拜大將軍說曹操移帝都甄城以自近操拒之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蚤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嚮號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紹後欲出攻許因以豐爲謀主五年曹操攻昭烈於沛

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及昭烈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尅也今釋廟勝

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以豐強諫忤已謂爲沮衆遂械繫之及紹軍屢敗而還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今既敗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初與耿武閔純俱事韓馥馥懼袁紹之彊欲舉冀州讓之授乃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衆支十年紹以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鼓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不從紹遂領冀州闢授有謀略乃引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

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恩志竭力命與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奮威將軍

使監護諸將與平二年帝還于曹陽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稿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于瓊等沮紹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于時爲宜若不蚤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時紹欲以少子尚傳嗣授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議

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不從紹既幷四州提兵十餘萬大出攻許授說紹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欲紹時取之恐後難圖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

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
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蚤定大業所謂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亾也監軍
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
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
臣與主同者亾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
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建安五年紹引兵至黎陽攻操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
以與之曰埶存則威無不加埶亾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
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

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尅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汰軍之
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乎
及紹軍爲操所敗乃度河壁延津南授臨船歎曰上盈其
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
恨之復省其所部幷屬郭圖紹又使將挑戰操復擊斬之
紹軍大震操還屯官度紹進保陽武授又說紹曰北兵雖
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
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及軍大潰授
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
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

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
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
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蚤相得天下
不足慮也遂撫而厚遇之授尋謀歸袁氏遂見殺
逄紀字元圖初袁紹去董卓與紀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
計策甚親信之恃爲謀客是時起兵誅卓者既多附紹獨
韓馥疑忌之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值馥將麴義反畔馥
與戰失利紹乃結之紀因說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
自立今冀部強實韓馥庸才可密邀公孫瓚將兵南下馥
聞必駭懼幷遣辯士爲陳禍福使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

位紹從其策遂有冀州後紹敗於官度審配二子爲操所
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等紹前譖之紀與配素亦不睦
紹以問紀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
以二子在南爲不義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
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遂不廢配其不以私害公
也如此先是辛評郭圖皆比於袁譚而審配逄紀皆比於
袁尚俱各有隙配紀稱紹遺命立尚出譚又少與譚兵譚
乃殺紀紀死而袁氏兄弟遂相圖卒爲操所滅
審配字正南魏郡人也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
冀州以配爲治中別駕後統軍事出攻曹操於許時有謂

紹不宜攻操宜以遥坐定者配與郭圖進曰兵書之法十
圍五攻敵則能戰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
操兵埶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紹納之初配與紹
護軍逢紀不睦及官度之敗配二子爲操所禽孟岱與配
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
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
守鄴紹復問紀紀爲白之賴以不廢於是二人復協紹未
定嗣以配忠鯁不撓託以中子尚辛評郭圖皆比于長子
譚而與配有隙及紹卒衆欲立譚配與紀恐譚立而評等
得以爲害遂稱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自稱車騎將軍出屯

黎陽尚少與兵譚求益兵配議不與曹操攻譚尚助譚與
操大戰于城下兵敗譚以甲鎧不精故爲操所敗欲易甲
尚疑不許譚乃大怒評等因以爲配所構也譚然之遂引
兵攻尚建安九年三月尚使配守鄴自攻譚於平原配獻
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
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
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
得已也昔衞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
衞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
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

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
上告祖靈下書譜諜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
叔父海内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
居廬而將軍齋於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
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
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
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
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
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衞旌麾戰爲鴈
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

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
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埶禦寇
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
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
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横易冀州之
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
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
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
告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
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大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

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
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損
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
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
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
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
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將
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
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
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

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
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
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
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蚤
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
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懸軍
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譚得書登城而泣既
切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鮮曹操因此進攻鄴配
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
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又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

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
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
聞配急救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潰城中崩沮配令士
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軍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
圍配伏弩射之幾中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
內操兵配拒戰初譚之去鄴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
評家獨被收及榮開城門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操
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辛評家是
時辛毗在操軍聞開門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
操軍生獲配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
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

已能殺生我邪及操見配謂曰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
也操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
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于袁氏亦
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
歎息而辛毗等號哭不已操乃斬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
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
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殺叱持兵令北
向曰我君在北

李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與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爲諸生

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謂能行意後爲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爲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鬭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曹操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三人不語所之皆勑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

投暮詣鄴下是時操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操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比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操進攻譚譚戰死孚歸操操使撫內新降城中以安乃還報操以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爲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爲李

陳宮高順

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曹操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下邳敗操軍士執布及宮操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操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操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

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操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操厚待其家

高順呂布督將也爲人淸白有威嚴少言辭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人號爲千人鎧甲鬬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布敗與陳宮俱被殺

李傕郭汜張濟張繡

李傕字稚然北地人郭汜小名多張掖人張濟武威祖厲人俱屬董卓子壻牛輔爲校尉以兵屯陝輔爲卓所親信乃分遣傕等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魏書曰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鈇鑕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 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幷州人幷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賈詡時在傕軍說傕等宜率兵西行攻長安傕等然之語詳詡傳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而歸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傕隨收兵北至長安已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傕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敗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傕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布戰敗出奔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自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幷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各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傕又自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濟鎮東將軍並封列侯

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
詡固辭乃止更以爲尚書典選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
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
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
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涼州刺史种劭中郎將杜
稟合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既
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
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範劭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
等又追之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
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

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
是傕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
參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傕汜稠乃參分城
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明年春
傕因會刺殺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治兵
相攻袁宏紀曰李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傕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汜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擿藥示之曰一棲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
將也懼傕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卽
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
彪詣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
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傕營彪等皆
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
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
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
閒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
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
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
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
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

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
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譬汜汜卽從命又
詣傕傕不聽酈壯語折之傕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
殺之昌僞不及酈得以免事詳酈傳傕乃自爲大司馬與
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
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十反乃
許車駕卽日發邁漢紀曰張濟自陝來和解傕汜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何在帝患之乃使侍中劉艾謂賈詡圖方略詡乃召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乃引去傕由此單弱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

等兵乃却既度（士衆咸稱萬歲）橋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
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
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
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傕
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
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
十餘日不下而煨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傕汜
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煨因欲刼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
亾奔荆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
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

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
沮儁被創墜馬罵傕遇害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
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
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
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
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
死者甚於東澗承奉等夜乃潛議奉天子過河同濟唯皇
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及宮
女皆爲傕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衛尉士孫瑞爲傕所
殺傕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

子去耶帝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
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
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
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二
年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三年遣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
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濟族子繡當靈帝末邊章韓
遂爲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儁繡爲縣吏間伺
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
傕等擊呂布爲卓報仇語在卓載記繡隨濟以軍功稍遷
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

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曹操南軍淯水繡等
舉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操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
漏繡掩襲操操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傳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曹公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公欲因左右刺之遂反 吳書曰繡降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曹公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各各被甲公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公公不備故敗）操比年攻
之不克操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
傳繡至操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
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征烏
桓於柳城未至卒諡曰定侯（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那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從坐魏諷

季漢書雜傳卷二終

季漢書五十六卷（内廷藏本）

明謝陛撰陛字少連歙縣人其書遵朱子綱目義例尊漢昭烈爲正統自獻帝迄少帝爲本紀三卷附以諸臣爲內傳吳魏之君則別爲世家而以其臣爲外傳復以董卓袁紹袁術公孫瓚公孫度及呂布張揚陶謙諸人爲載記凡更事數姓與依附董袁諸人者則爲襍傳又別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歿二表以括一書之經緯卷首冠正論五條答問二十二條凡例四十四條以揭一書之宗旨中間義例既繁創立名目往往失當如晉之劉石苻姚擅號稱尊各爲雄長自當列之載記董袁之屬旣非其倫五季更五姓十主爲之臣者不能定以時代自當編爲襍傳董袁之賓客僚屬亦殊是例陛乃沿襲舊名實不免於貌同心異又西京之祚迄於建安續漢之基開於章武雖綿延一線實事判兩朝陛乃於帝紀中兼及山陽其後漢書晉書已有專傳者陛亦槩取而附入之尤爲駢拇枝指傷於繁複薛岡天爵堂筆餘稱其改蜀爲季漢爲今人作事偶勝古人然陳壽季漢輔臣贊已在其前未爲剏例沈德符敝帚軒剩語稱世之議陛者謂吳中吳尚儉已曾爲此書不知元時郝經宋時蕭常俱先編葺（案宋史藝文志又有李杞改修三國志六十七卷不止蕭常此未詳考）不特謝書非出創見即吳之舊本亦徒自苦其言誠當矣

晉史刪四十卷（一）

〔明〕茅國縉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晉史刪目錄

卷之一 帝紀

卷之二

光逸
卷之九
曹志　郭象
庾峻子珉 敳　庾純子旉
秦秀　皇甫謐
摯虞　束皙
郤詵　華譚
袁甫
卷之十
愍懷太子子霖 臧 尚

卷之十一
陸機孫拯 弟雲 雲弟耽　夏侯湛
潘岳　張載弟協 元
江統　孫楚孫綽
馬隆　吾彥
周處子玘 孫楚
周訪曾孫彪 彪子光　胡奮
卷之十二
汝南王亮　楚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

長沙王乂　城都王穎
河間王顒　東海王越
卷之十三
解系　張輔
索靖子綝　周浚子嵩 從弟馥
荀晞　成公簡　劉琨兄輿 子群
祖逖兄納 弟約　邵續
李矩郭默　段匹磾
卷之十四
秦王柬　淮南王允

清河王遐　忠敬王遵
會稽王道子子元顯
卷之十五
王導子悅 恬 洽子珣 珉　劉弘子璠
陶侃　温嶠
郗鑒子愔 孫超 兄子邁 周翼
卷之十六
顧榮　紀瞻
賀循　劉隗伯父訥 訥子疇
戴若思　周顗

李密　盛彥
夏方　王裒
許孜　庾衮
孫晷　顏含
劉殷 張宣子　王延
王談　何琦
吳逵

卷之二十四

嵇紹 從子含　賈渾
韋忠　辛勉

劉敏元　周該天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弟望
沈勁　吉挹
宋矩　車濟
丁穆　辛恭
羅企生 弟遵生　張褘
王育　王諒 以上忠義
魯芝　胡威
曹攄　潘京

喬智明　鄧攸
吳隱之 以上良吏

卷之二十五

范平　文立
虞喜　劉兆
氾毓　徐苗
杜夷　徐邈
范宣 范甯　王歡 以上儒林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褚陶

張翰　袁宏
羅含　顧愷之 以上文苑

卷之二十六

羊琇　褚裒
王濛　王藴 子爽 以上外戚
孫登　夏統
范粲 子喬　董養
魯褒　氾騰
任旭　郭文
龔壯　孟陋

晉史刪目錄

晉史刪卷之一

唐文皇御撰　明吳興茅國縉薦卿甫刪

宣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祖儁字元異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

是使與太子游處尋轉丞相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帝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郡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帝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踈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

蒙所獲魏文帝受漢禪以帝爲尚書黃初五年轉撫軍假節加給事中錄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爲榮乃分憂耳六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眞陳群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愼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

侯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於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喩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

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

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於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泝沔而上至于朐䏰遂次丹口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

青龍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軍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

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
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
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
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
邪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
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
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
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
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
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

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
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
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
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
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
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
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三年遼東太守公
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
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
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

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預有
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二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
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
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
矣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
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
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
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
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
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

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
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
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
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
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
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遥爲
之聲援遺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
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
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
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

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

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禽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鎭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

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卽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魏正始八年帝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九年春三月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涖荆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

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

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内疎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帝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於御牀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内則僭擬外專威權群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

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勑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

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黃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蔣濟曰曹真之勳不可以不祀帝不聽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

司彥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兖州刺史
令孤愚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三年春正月
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
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
淩計無所出乃迎於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
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
耳即以淩歸於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
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收
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於鄴命
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

甚惡之秋八月崩於京師時年七十三武帝受禪上
尊號曰宣皇帝廟稱高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
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
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
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
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
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
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
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
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
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
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
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景帝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沈毅多
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
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
常侍累遷中護軍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
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
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

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
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及宣
帝薨以撫軍大將軍輔政魏嘉平四年遷大將軍加
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正元元年春正
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
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寶賢等謀以太常
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
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
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天子
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

咨諏魏永寧太后下令恭皇帝之過帝召群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群公卿士共奏太后依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帝以彭城王據太祖之子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於昭穆之序爲不次則烈祖之世永無承嗣

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帝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墮舉趾高帝聞而憂之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見於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於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於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於陳許之郊甲申次於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荆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

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諸軍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欽欲蹈縱橫之迹習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少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

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鴦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都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

恐蒙之以被痛甚齒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
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於許昌時年四十八

文帝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景帝崩天子命
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
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輔政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
事不名二年夏五月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
史樂綝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為質於吳以請救議者
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毋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

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
表奏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
遊軍皆會淮北師次於項甲戌進軍丘頭吳使文欽
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
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並
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
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禦之異退
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復進
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
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

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
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
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
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
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
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
王基並請攻之帝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
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
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
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

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
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
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於
吳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
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誘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來
降城中大駭三年春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
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
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鴦攻誕不克踰
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
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

夷三族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景元元年夏四月
天子旣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
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
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
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
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
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
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謂今日耳太子
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於車中
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輿

致之延於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
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
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夷三族殺尚書
王經貳於我也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
璜爲帝六月攺元景辰天子進帝爲相國四年帝將
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
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
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溼必生疾疫今
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
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

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
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
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
以屠城散銳卒以略野劒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
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
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
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
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
諸葛緒自祁山軍於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
自洛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陳師誓衆將軍鄧

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姜維與張翼廖化合
軍守劒閣鍾會攻之十月受晉公之命鄧艾自陰平
踰絕險至江油破蜀將諸葛瞻於緜竹斬瞻傳首進
軍雒縣劉禪降天子命晉公以相國總百揆表鄧艾
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咸熙
元年春正月檻車徵艾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於長
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
司事鎮於鄴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
遂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初會之
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

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三月進帝爵爲王始建五等爵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二年秋八月辛卯帝崩於露寢時年五十五

武帝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寛惠仁厚沉深有度量晉國建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

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文帝崩嗣相國晉王位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十一月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冲奉策禪位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設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

於是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税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封魏帝爲陳留王邑萬戶居于鄴宮魏氏諸王皆爲縣侯二年春三月吳人來弔祭有司奏爲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秋七月辛巳營太廟致荊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初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

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冬十月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徙陵十里內居人動爲煩擾一切停之三年春正月丁卯立皇子衷爲皇太子詔曰朕以不德託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胤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寛宥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咸使知聞三月戊

寶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五年春二月詔蜀相諸葛亮孫京隨才署吏鄴奚官督郭廙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爲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聞鼓言多祆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捨而不問八年春二月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九年秋七月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姻冬十月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咸寧元年春正月戊

午朔大赦改元二月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二年秋七月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四年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勑内外敢有犯者罪之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舉伐吳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至於建鄴之石頭孫晧大懼面縛輿櫬降於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櫬送於京都收其圖籍封孫晧爲歸命

侯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謙讓弗許二年春三月詔選孫晧妓妾五千人入宮七年冬十二月己亥河陰雨赤雪二頃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太廟殿陷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太熙元年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時年五十五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

青麻代之臨朝寬裕法度有恒高陽許允既爲文帝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爲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息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帝室

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爲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旣而寢疾彌留至於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荅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於斯矣

晉史刪卷之二

惠帝

茅國縉刪次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熙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以太尉楊駿爲太傅輔政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永平元年三月誅太傅楊駿大赦改元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金墉城六月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陽公衛瓘四年夏五月蜀郡山移五年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九年十二月壬戌廢

皇太子遹爲庶人及其三子幽於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三月賈后矯詔害庶人遹于許昌夏四月癸巳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害賈庶人于金墉城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亥趙王倫篡帝位遷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子臧爲濮陽王五星經天縱橫無常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夏四月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淮陵王漼勒兵入宮禽倫黨孫秀等皆斬之遂

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群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以齊王冏都督中外諸軍事李特反蜀太安元年十二月河間王顒表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奉乘輿攻冏殺之以長沙王乂爲太尉二年張昌反南陽攻破郡縣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爲大都督帥軍禦之巳巳天中裂無雲而雷冬十一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於金墉城永興元年春三月河間王顒表請立成都王穎爲太弟詔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

軍事丞相如故七月右衛將軍陳昣以詔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王穎司徒王戎東海王越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十餘萬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六軍敗績於蕩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穎帥群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於穎軍大赦改元爲建武八月匈奴左賢王劉元海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安北將軍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於鄴大破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賫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秔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麄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鷄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及濟河河間王將張方帥騎三千刼帝幸長安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河間王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於霸上以征西府爲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焉改元永安李特子雄僭號成都王劉元海

僭號漢王十二月以豫章王熾爲皇太弟以河間王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六月李雄僭即帝位國號蜀光熙元年東海王越擊走河間王顒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以太傅東海王越錄尚書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之於鄴十一月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四十八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

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絶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麪中毒而崩是歲日光四散赤如血地然可以爨

孝懷帝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孝惠之時宗室搆禍帝冲素自守門絶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永興元年立爲皇太弟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廬陵脩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其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氐羌飲馬於涇川螘衆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

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巳至尚書閤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爲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爲皇太后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二月東萊人王彌起兵反冦青徐二州并州諸郡爲劉元海所陷刺史劉琨獨保晉陽夏五月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色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以平東將軍琅琊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鎭建鄴九月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於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二年九月石勒冦趙郡冬十月劉元海僭帝號于平陽仍稱漢三年春正月東海王越勒兵入宮於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並害之以司徒王衍爲太尉劉元海冦黎陽遣車騎將軍王堪擊之王師敗績於延津死者三萬餘人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四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螘食草木牛馬毛皆盡六月劉元海死其子和嗣僞位和弟聰弑和而自立秋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京師饑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鎭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

莫有至者十一月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五年三月詔下東海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越尋薨石勒追越喪及於郡郡軍潰太尉王衍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大將軍苟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前六月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

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九月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乃共奉秦王鄴爲皇太子於長安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遂遇弑崩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於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爲皇太弟在東宮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卽位始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又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輙與群官論衆務考經籍黄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淸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孝愍帝

孝愍皇帝諱鄴武帝孫襲封秦王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豫州刺史閻鼎與雍州刺史賈疋迎衛達於長安奉爲皇太子賈疋討賊遇害衆推始平太守麴允爲盟主承制選置建興元年夏四月丙午奉懷帝崩問舉哀成禮壬申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二年春正月巳巳朔黒霧著人如

墨連夜五日乃止辛未辰時日隕於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内府四年秋七月劉曜攻北地麴允帥步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八月劉曜逼京師内外斷絕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大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及城未陷爲羞死之事

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十一月
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
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帝蒙塵於
平陽麴允及群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
聰臨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五年春
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蜺彌天三日並照三月琅邪
王睿承制改元稱晉王於建康秋七月大旱司冀青
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
十月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
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

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
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
帝遂遇弑崩於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
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
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
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
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
窘迫以至殺辱云

元帝

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
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
如始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
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侍中
嵇紹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
也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
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爲腹心股肱賓禮
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愍帝即位進位丞相大
都督中外諸軍事及西都不守帝移檄四方徵天下
之兵剋日進討于時有玉册見於臨安神璽出於江
寧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建武元年西陽王

羕等上尊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帝慨然流涕曰
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
之誅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
反國群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乃
即王位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始備百官
立宗廟社稷於建康太興元年愍帝崩問至於是即
皇帝位初置諫鼓謗木秋七月劉聰死其子粲嗣僞
位八月靳準弑劉粲自號漢王冬十月劉曜僭即皇
帝位於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
珥十二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等誅靳準送傳國璽

於劉曜二年十一月石勒僭卽王位國號趙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名龍驤將軍沈充帥衆應之四月六軍敗績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敦乃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閏十一月帝崩時年四十七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

市雀釵帝以爲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彩從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於孫氏四百三十七年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載眞人之應在於此矣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馬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明帝

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性至孝有文武才略及王敦之亂

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劒斬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元帝崩卽皇帝位改元太寧元年春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京師火王敦將謀篡逆諷朝廷徵已帝乃手詔徵之夏四月敦下屯于湖二年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

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也帝毋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敦遣其兄含及錢鳳等水陸五萬至於南岸帝躬率六軍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王敦憤惋而死於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詔王敦群從一無所問三年閏八月帝崩年二十七帝聰明有

機斷尤精物理於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强潛謀獨斷廓清大祲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强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成帝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明帝崩即皇帝位皇太后臨朝稱制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十一月二年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三年春六軍及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於是司徒王導等衛帝於太極殿賊乘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峻逼遷天子於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爲宮九月陶侃溫嶠庾亮攻峻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遂大潰賊黨復立峻弟逸爲帥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城中大饑米斗萬錢二月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逸等大破之含奉帝御於溫嶠舟群臣頓首號泣請罪將軍王允之追逸獲之是歲天裂西北五年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八年秋

七月石勒死子弘嗣僞位九年十一月石季龍弑石弘自立爲天王咸康元年石季龍寇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督諸軍御之二年新作朱雀浮桁三年慕容皝自立爲燕王八年夏六月帝崩時年二十二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然少爲舅氏所

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有愧於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於前烈矣

康帝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成帝不悆詔以琅邪王爲嗣成帝崩卽皇帝位封成帝子丕爲琅邪王奕爲東海王時帝諒陰不言委政庾冰何充改元建元二年九月立皇子聃爲皇太子帝崩於式乾殿時年二十三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踈乃言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爲嗣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

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穆帝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康帝崩卽皇帝位時年二歲永和九年春正月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五年石季龍死子世嗣僞位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十一月石鑒弑石遵而自立六年春冉閔弑石鑒僭稱天王八年苻健僭帝號于長安冉閔爲慕容儁所滅僭帝號於長安稱燕閔子智以鄴降獲其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十年春揚州牧張祚僭帝位太尉桓温帥師伐關中廢揚州刺史殷浩爲庶人十一年六月苻健死其子生嗣僞位升平元年帝始親萬機六月苻堅殺苻生而自立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稽首歸政帝不許飲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之三百焚其鳥於四達之衢四年二月鳳皇將九雛見於豐城五年五月帝崩時年十九

哀帝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穆帝崩百官備法

駕迎於琅邪第卽皇帝位隆和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減田稅畝收二升興寧元年夏四月揚州地震湖瀆溢二年三月帝不悆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以温桓爲揚州牧錄尚書事遣使喻温入相温至赭圻遂城而居之三年春二月帝崩時年二十五

海西公

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哀帝崩無嗣百官奉迎卽皇帝位太和元年以會稽王昱爲丞相六年

十一月桓温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温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即日桓温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初桓温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閟牀笫易誣乃言帝爲閹遂行廢辱初帝平生每以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

如其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勑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朝廷以帝安於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簡文帝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爲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永昌元年封爲琅邪王徙封會稽王廢帝即位以琅邪王絕嗣復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爲會稽王及廢帝廢大司馬桓温率百官迎帝於會稽邸咸安元年即皇帝位桓温奏廢太宰武陵王晞初帝以冲虛簡貴歷宰三世温素所敬憚及初即位温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温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

温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二年秋七月立會稽王昌明爲皇太子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內史是日帝崩時年五十三遺詔以桓温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温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温由此憚服温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

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郄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温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

孝武帝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簡文帝崩卽皇帝位寧康元年七月桓温薨八月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太元元年春正月帝加元服皇太后歸政大赦改元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八年秋八月苻堅帥衆渡淮將軍謝玄謝琰桓伊等距之戰於肥水大破之獲堅輿輦及雲母車九年苻堅將姚萇背堅起兵於北地自爲王國號秦十年姚萇殺苻堅

萇遂僭卽皇帝位堅子丕僭皇帝位於晉陽十一年慕容垂僭卽皇帝位於中山代王拓拔圭始改稱魏苻丕將苻登僭卽皇帝位於隴東十四年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賜百日廩其没爲軍賞者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十八年苻登爲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於湟中僭稱皇帝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慕容垂死子寶嗣僞位吕光僭卽天王位秋九月帝崩於清暑殿時年三十五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旣而溺於酒色始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初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有識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

晉祚自此傾矣

安帝

安皇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孝武帝即皇
帝位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隆安元年帝
加元服改元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二月呂光
將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單于國號南涼四月兖
州刺史王恭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爲名朝
廷殺國寶以悅於恭恭乃罷兵五月慕容寶將慕容
詳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寶奔黃龍九月慕容寶將慕
容麟斬慕容詳而自立十月慕容麟爲魏師所殺二

年秋八月慕容寶子盛僭即皇帝位於黃龍十二月
魏王圭即尊位年號天興三年夏六月慕容德陷青
州害龍驤將軍辟閭渾遂僭即皇帝位于廣固十一
月妖賊孫恩陷會稽内史王凝之死之五年夏五月
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督北涼州牧元興元年
桓玄反敗王師於姑熟劉牢之叛降於玄玄自爲侍
中丞相錄尚書事俄又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會
稽王道子爲玄所害二年冬十一月玄篡位帝蒙塵
於尋陽三年春二月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
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濟江玄衆潰而逃逼帝西上四

月玄敗於湓口復逼帝東下五月劉毅及玄戰於崢
嶸州大破之斬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於江陵閏月
桓玄故將桓振陷江陵帝復蒙塵於賊營義熙元年
桓振以帝屯於江津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
乘輿反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帝至自江陵
劉裕旋鎮京口三年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天王於
朔方國號夏六年春二月劉裕攻慕容超克之齊地
悉平是月廣州刺史盧循反寇江州刺史何無忌死
之五月衛將軍劉毅及循戰於桑落洲王師敗績循
遂至淮口内外戒嚴太尉劉裕率六軍拒之七月盧

循遁走十二年春二月加劉裕中外大都督秋八月
劉裕北伐姚泓冬十月泓將姚光以洛陽降遂修謁
五陵十三年春三月大破泓將姚紹於潼關又敗魏
將鵝青於河曲秋七月克長安執泓收其彝器歸諸
京師十四年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冬十一月赫連
勃勃大敗王師於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棄長安
宮殿奔於潼關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十二月帝崩年
三十七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
以辯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
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

詔之繼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桓玄篡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琅邪王安帝崩即帝位大赦元熙元年十二月劉裕加殊禮太史奏黑龍四見於東方二年夏六月劉裕至於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

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於琅邪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於秣陵帝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弒帝於内房時年三十六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既不慧帝毋侍左右消息温凉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

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后妃傳

茅國縉刪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皐人也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榦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艶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武帝卽位立爲皇后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絕於帝膝時年三十七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元后從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無子太子妃賈氏妒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妒忌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謂后搆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

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於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群公有司奏廢太后爲庶人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

刑詔曰聽麗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麗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絶膳而崩時年三十四永嘉元年追復尊號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

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勖並稱充女之賢乃定泰始八年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

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勖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爲皇后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

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初后詐有身遂取妹夫韓壽子尉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謡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

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聽視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賁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等皆伏誅

惠羊皇后諱獻容賈后既廢立爲皇后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

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成帝以后奕世名德拜爲皇后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崩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

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后毋
裴氏名穆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
王有三子俱夭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
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
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
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多稱其得道帝從
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
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
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

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
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黑色宮人皆
謂之崐崘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
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
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
陽長公主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
思文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
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
羸多患常居薄室帝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
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帝重芬辭藻每有方
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
后聰明有器識穆帝即位尊爲皇太后時帝幼冲太
后臨朝稱制帝既冠反政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
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
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前視
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
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
后意異悚動流汗及詔出溫大喜簡文帝即位尊爲

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太后復臨朝帝既冠
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今歸
政事于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年六十一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以升平元年立爲
皇后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纂
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
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
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
殷仲文奏后還京都永興三年崩年六十一

晉史删卷之三 終

茅國縉删次

王祥 弟覽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父融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

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别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舉秀才除温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泰始五年薨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傅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

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竟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泰始末轉太中大夫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

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强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孫道別有傳

何曾

何曾字頴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陽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愼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歿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

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及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

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進封頴昌鄉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泰始初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故事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爲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

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頴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稱曾何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頴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二子遵劭遵子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

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毎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石苞 子崇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

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隷也何卿相乎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荅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録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歴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

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頃之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封樂陵郡公泰始八年薨子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脩武令有能名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出爲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崇頴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荆州刼遠使商客

致富不貲頃拜太僕出監徐州諸軍事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産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餘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毎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

崇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悅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齏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齏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

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

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

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博學能屬文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

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文帝爲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事兼内外武帝受禪以佐命勳進爵爲侯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祜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

積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相闘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

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

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又祜嘗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毁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得專辟召初祐以伐吳必籍上流之勢又時吳
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
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
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
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
密令修舟檝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
是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
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
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
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

之化也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强此乃諸
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
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
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强弱異勢
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
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
言一夫荷戟十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
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
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
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

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
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
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
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
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
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
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
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
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
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

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
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
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
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
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
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
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
涼屢敗祐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
而議者多不同祐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
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祐

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其嘉謀讜
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
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
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且拜爵公朝謝
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
戴者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
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
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
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
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

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
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
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
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
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策帝
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
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
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
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
未可越也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

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
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
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
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
霑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
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
所感如此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
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
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

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
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
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
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
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
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
止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
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
焉祜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

太傅之功也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早卒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起家拜尚書郎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群臣卽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

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大舉預表陳至計帝未許預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

於夏口則明年之討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
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
野清晏國富兵强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
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
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等循兵西上授以節
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
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
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
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
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

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
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
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
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
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
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
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
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
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
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

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
并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
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
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
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瘿憚其智
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以瘿輒斫使白題曰杜
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鎭以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勤於講武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
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又脩邵信臣遺跡激
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

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
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
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
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
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
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
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
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
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
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

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讃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

恐為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卒年六十三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禮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害更緣生以示教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嘗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小山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故遂表樹開道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遵之子錫嗣　錫字世嘏少有盛名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切諫愍懷太子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

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子乂字弘理美姿容司徒蔡謨嘗言于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裴秀　子頠　從弟楷　楷子瓚　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襲父爵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

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受禪封鉅鹿郡公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子頠嗣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横一時之傑賈充即頠從母夫也表頠襲父爵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頠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頠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俄復使頠專任門下事

固讓不聽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能自保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愍懷太子之廢也頠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

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

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禮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時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為言帝乃出充為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

乃脩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眾人為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祇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傅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尋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

遐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後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令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儁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

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有子五輿瓚憲禮遜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脩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初侍講東宮後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恐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于浚官僚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

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楷兄子邵字道期與王導善後導拜司空歎曰道期在吾不得爲登此位

衛瓘 子恒　孫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閿鄉侯弱冠爲魏尚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遊其間無所親疏甚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

人蜀既平艾輙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
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
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
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
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
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
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
艾諸將圖欲刼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
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
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廨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

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
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厠見胡
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
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
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
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
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
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
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
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

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
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群情肅然鄧
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
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
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事平朝議
封瓘瓘以尅蜀之功群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
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不受瓘六男無爵悉
讓二弟遠近稱之咸寧初徵拜尚書令性嚴整以法
御下視尚書如參佐尚書郎如掾屬瓘學問深博明
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

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
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武帝勑瓘第四子宣尚繁
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
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
舉里選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
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
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
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
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
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惠帝即位以瓘錄尚書事

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黄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請距之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璪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

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恒字巨山善草隸書序四體書曰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

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恒竊悅其字勢信黄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又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

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奏之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秦既用篆奏事

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
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
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
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
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
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
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魏武帝懸著
帳中及以釘壁玩者以爲勝宜官鵠宜爲大字邯鄲
淳宜爲小字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
也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今大行於世云漢興

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後有
崔瑗皆稱工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凡家之衣帛
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
號悤悤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
仲將謂之草聖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
於西州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
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
法也及父瓘爲楚王瑋所搆恒因而遇害子玠玠字
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
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

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
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
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
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
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
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
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
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
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氷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
不就久之拜太子洗馬時兄璪爲散騎侍郎內侍懷

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
去也玠啓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
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
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
見之甚相欽敬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
貴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
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
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
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
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

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
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
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
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
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
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
名士海内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
論中朝人士或謂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
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為

有識者所重若此於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
時第一云

張華 馮紞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
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
優博辭藻温麗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脩謹
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
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
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除佐著作郎晉
受禪拜黄門侍郎封關内侯華强記默識四海之内

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
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
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羊祜謀
伐吳而群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將大舉
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
而未有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
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
執以為必尅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内侯張華前與故
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筭定權
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為廣武縣侯華名

重一世衆所推服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
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
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
上意所在微為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
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
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
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
虞朝議欲徵華入相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紞即恢
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紞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
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耶紞

免冠謝曰臣愚冗贅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
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
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漢高八王以寵
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
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
而太祖誇獎太過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
筭無遺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邁凶逆耳向令太
祖録其小能節以大禮則其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
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
宜思堅氷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

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
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
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内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
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以華爲太
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
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
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
會群臣於朝堂議之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絶文姜
今太后自絶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
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

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
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
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
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内外兵擾
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
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
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
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
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
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

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
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華之功也華
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
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及賈后謀廢
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
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於言色謐亦不能平
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
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
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
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

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
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
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
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
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
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
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
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
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
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

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
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
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
變詐姦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
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
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既還諂事
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
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
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寳及漢高斬蛇
劒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

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柏識者以爲不
祥華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
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
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
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
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
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
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
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
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

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
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忠心如丹臣不愛死
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夷三族朝野莫不
悲痛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
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
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机篋嘗
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
本以取正焉天下竒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
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
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凫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

嘗餉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

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

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

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

茅國縉刪

宗室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温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魏陳思王植有俊才以孚爲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

曰卿言是也時群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内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群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内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内出爲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荅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

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於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

者也遂從孚議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進拜太宰封安平王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詔以東園溫明秘器供喪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武帝受禪封譙王泰始二年薨子承元帝為晉王承制封承為譙王太興初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為己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搆難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眾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

等共盟誓因桓羆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内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振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尅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檝未備魏乂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閒揣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

不盡意絶筆而已卓軍次豬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内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没乂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甕子敬王恬嗣

恬字元愉累遷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科罪温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休之字季預劉毅誅以休之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爲亂上疏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執政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又絶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蹂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

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誣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
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
以利眞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閶闔
之門諸葛鰲於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
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
得算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
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
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書歎息示諸佐曰事人
當應如此休之以兵距裕戰於江津大敗遂奔於姚
興及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韓延之南陽

人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
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于
魏新蔡王騰嘗值大雪平地數尺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

宣文諸王

梁孝王肜字子徽宣帝子也清慎無他才武帝踐祚
封梁王父之拜大將軍錄尚書事肜嘗大會謂參軍
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
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肜曰長史大臠爲誰曰盧播
是也肜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
王法不可復行肜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

單衣補幰以爲清銓荅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
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幰以此爲清無足稱也
肜有慚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肜爲太宰
守尚書令及趙王倫篡位以肜爲阿衡倫滅詔以肜
爲太宰永康二年薨博士陳留蔡克議謚曰肜位爲
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
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
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
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
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飡之臣而況帝

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按謚法
不勤成名曰靈肜見義不爲不可謂勤宜謚曰靈肜
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
制朝野肜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
據克重議曰肜爲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王顛不能
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
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
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
異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
僞朝何至於肜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

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

齊獻王攸文帝次子武帝同母弟也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

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强飯

武帝踐祚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與攸奉觴上壽

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

王帝既信勗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乃下詔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攸不悅主簿丁顒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子冏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平原王幹字子良文帝同母弟也性理不恒而清虛靜退簡於情欲齊王冏平趙王倫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幹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闚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

晉史删卷之五終

晉史删卷之六

茅國縉刪次

王沉子浚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正元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沉既

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新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宜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廞褚䂮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䂮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

謇謇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沉無以奪之遂從䂮議武帝受禪封博陵郡公泰始二年薨沉素清儉不營産業子浚嗣浚字彭祖元康初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於是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興兵內

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頴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内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値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乆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旗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頴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頴

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永嘉中石勒冦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南陽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時劉琨大爲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於浚浚日以强盛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北海太守劉搏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由是士人憤慾内外無親浚之承制也參佐皆

内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僞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田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穀五十萬斛

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於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

荀勗 孫闓

荀勗字公曾頴川頴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軍事賜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義

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紞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

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勗論議損益多此類時帝素知太子闇弱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

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婿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

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中子藩藩子邃闓　闓字道明有名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與邃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史臣曰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

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遂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絶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發動静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貿絲因家乏王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内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痡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践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騖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賈閣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謡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紞外騁戚施内窮狙詐槃佞安賈交勗讐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繇獻壽空取尉於仁心紞之陳説幸牧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逵晩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累遷黄門侍郎叅大將軍軍事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鎭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説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鋭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

鄉侯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五等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寛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及受禪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充無公方之操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

羌反叛時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詔從之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會帝寢疾

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焉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兵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為諸軍節度王濬之尅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

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晧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慚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為之慟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為魯殤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

又生男過期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奉充後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母郭為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一名荃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佐命之功我有其分

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
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
其母充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
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
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群
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
愕既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
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
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
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腳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

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
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遣罵之侍者聞
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
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氏二女
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
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
也父韓壽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
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
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
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

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爲令通殷勤婢以白女
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
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
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
充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僚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
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
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
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
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
河南尹元康初卒謐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

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黃門侍郎
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
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石崇
歐陽建潘岳陸機陸雲繆徵杜斌摯虞諸葛詮王粹
杜育鄒捷左思崔基劉瓌和郁周恢索秀陳昣郭彰
許猛劉訥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謐
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
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
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與后成謀誣
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

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謐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將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

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顏色憔悴經日乃復及是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楊駿　弟珧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以后父超居重任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尚書褚䂮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

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而駿盡斥群公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

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其所欲乃謀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見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

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旣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魏舒 子混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

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公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饑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

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僚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

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太康初拜右僕射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卽眞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聽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

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年八十二薨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

李憙

李憙字季和上黨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憙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憙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徙還遂遭母喪論者嘉

其志節景帝輔政命憙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累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僚震肅焉及魏禪於晉封祁侯憙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

劉寔 弟智

劉寔字子真漢濟北王之後也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後叅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户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

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元康初進爵爲侯九年策拜司空太安初以老病遜位年九十一卒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内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内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

手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參文帝安東軍事武帝受禪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

大佃晥城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醧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攸於大晉姬旦之親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歷觀古今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

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帝不納惠帝即位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薨年七十五謚曰元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

書郎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

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

荅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棊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王濬 范通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晩乃變節疎通豪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除巴郡太守郡

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柹

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拜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

正月濬發自成都攻吳丹陽克之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克吳西陵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乙丑克樂鄉乙亥詔進濬為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

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乃請降壬寅濬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偽太子瑾等二十一人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

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
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
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
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
也王渾又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
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
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拜濬輔國大將軍封
襄陽縣侯邑萬戶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豪強
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
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

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
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
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
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
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
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遣
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帝乃遷濬
鎮軍大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
猜防如此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
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
乃敦悅經史初為郡門下掾累遷別駕奉使詣相府
計事於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
文帝帝以問其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
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
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
卿何以致辟對曰脩業陋巷觀古今之遺跡言滿天
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
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益州東

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
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
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
遂用彬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
屯據衝要為眾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自巴陵
沔口以東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
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
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
平封上庸縣侯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為使持節監幽
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

重祿震威耀武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摭
何等並遣侍子入貢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
城塞自温城洎於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
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
鎮莫之比焉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
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
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
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
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屑累高規郡國備禮發遣
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
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

晉史删卷之七

山濤 子簡

茅國縉删

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也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
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
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
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舉孝廉與石鑒
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
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
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
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
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久
之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
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又以母
老并贈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
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
而俱無恨焉咸熙初轉相國左長史帝以齊王攸繼
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
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
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

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及武帝受禪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病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帝再手詔不聽濤志必欲退因

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諭旨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白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太康初遷右僕射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辭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汙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

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愼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綬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準齊名初爲太子舍人永

嘉初出爲雍州刺史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鎭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僚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

王戎 從弟衍 澄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

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後遷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棊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

憂之楊駿執政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從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

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永興二年薨時年七十二諡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綴綴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旣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

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

旣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郎改更世號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歛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

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荆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黄鉞以距之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爲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冦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

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塡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

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重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

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

郭舒

郭舒字雅行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荊州刺史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脩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荊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

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稆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噉之世以此服其弘量王敦召爲參軍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掐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

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愍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强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彦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

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没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

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準咲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是

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内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絶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敕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縶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成都王穎

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

鄭袤 子默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高貴鄉公即位累官光祿勳及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征之百官祖送於城外袤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袤袤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鋭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泰始中以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年八十五卒謚曰

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武帝受禪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内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袤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

其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乆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駁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兄沖博愛謙虛

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色而猶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

李胤 文信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舡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毋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徵歷官司徒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身沒家無餘積

盧志 子諶

盧志字子道范陽涿人累官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

深然之以志爲左長史穎前鋒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懾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

朝廷封志爲武强侯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說欲內
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
冏滅穎遥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內
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荆州有張昌之亂穎表
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廻兵以討乂志諫曰
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
賞不當朝政之權賑陽翟饑人葬黃橋白骨皆盛德
之事四海之人莫不倚賴矣逆冠縱肆猶擾荆楚今
公擁清群難南士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
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乂死穎表志爲中書

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穎遣志督兵迎
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
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
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
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
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既
達洛陽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百匹
初河間王顒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
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
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絶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

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
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
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
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及
穎廢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永嘉末轉
尚書洛陽没志北投幷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
所虜遇害於平陽長子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
莊善屬文洛陽没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
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
粲粲敗走諶得赴琨琨爲司空以諶爲從事中郎建

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既害琨諶亦敗喪時南路
阻絶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
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弔
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
南渡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
龍所得歷冉閔誅石氏諶遇害諶名家子早有聲譽
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値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
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於
石氏恒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没之後但稱晉
司空從事中郎爾

華嶠

華嶠字叔駿平原高唐人少博學泰始初累遷侍中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禍於垂成福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轉秘書監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嶠以皇后配

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朝臣荀勗張華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風藏之祕府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

劉毅 子暾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幼有孝行少厲清節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爲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

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武帝受禪爲尚書郎咸寧初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

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

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
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
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
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
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
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毅
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
極論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
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
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之所式瞻然以峭直

故不至公輔及卒武帝撫机驚歎曰失吾名臣不得
生作三公子暾字長升有父風累遷侍御史初毅疾
馮紞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紞位宦日隆暾
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紞得無患後武庫火尚書郭
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
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
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
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
務從簡素惠帝復祚暾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
後為石勒所殺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
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
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
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
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
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入
為給事黃門侍郎遷尚書令武帝深器遇之舊監令
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
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轉侍

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
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
家事帝默然不荅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
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
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
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
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
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
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
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

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任愷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也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晉國建爲侍中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中正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愷惡賈充之爲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

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踈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紞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

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竟以憂卒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少以清厲顯名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遷

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巳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卒於官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武帝踐祚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奕用爲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爲知人太康中徵爲尚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太康八年卒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於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祚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轉議郎守廷尉時人以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按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

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脩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數千言詔荅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具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任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

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廢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爲光祿大夫尋病卒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衛尉陔沈敏有器

量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鑒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夜季夏不減常伯納言後皆如其言

晉史刪卷之八

茅國縉刪

傅玄 子咸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少孤貧博學善屬文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武帝受禪廣納直言玄掌諫職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轉司隸校尉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

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司徒左長史咸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

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如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

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

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荅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乃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

孫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具駿之見討發自天聰而論功者封爵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有

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徃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惟惟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恕亮不納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勑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小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

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

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
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
從之泰始中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
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
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
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
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淸議
十餘年纘無慍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

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
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
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
造意者衆咸懼塡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
去河間王顒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
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
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
來太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
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
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率取膏粱擊
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
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
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
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大盛所以
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
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官以文學爲名實
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弈豈有切
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
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
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

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
臺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
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爲之師
光祿大夫劉寔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爲之友置游
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使與共處使
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
前後莫非正人庶幾可全昔漢高皇帝數欲廢太子
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
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
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

使至於此廢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閽寺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犢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

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犢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官向令陛下郎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

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

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群臣皆得輒嚴須錄詰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則

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又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畏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竉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儆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一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

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縝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漢中太守

阮籍 子渾 兄子咸 咸子瞻 孚 從子脩 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餘稅乞廻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

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淸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

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内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

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

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内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

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内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胷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仲容者籍兄子咸也任達不拘與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

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絶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虚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

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瞻素執無鬼論物無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　孚字遥集其母胡婢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元帝以為安東參軍

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明帝即位遷侍中及帝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荅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内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

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遂苦求出乃除廣州刺史未至鎮卒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幾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性簡任不脩人事絶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

無擔石之儲宴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避亂南行爲賊所害　裕字思曠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大將軍王敦府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吏部郎不就卽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

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三卒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

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

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瞻仰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

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之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讎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絶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上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安以事繫獄幷收康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潁川鍾會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

因譖康欲助毋丘儉宜因釁除之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靳之廣陵散於今絶矣海內痛之初康嘗游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子紹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嵇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嘗經康舊廬時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感音而歎作思舊賦後爲散騎侍郎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

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

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
一朝萬物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
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
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
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
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盃漱醪
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
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
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
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爲

建威參軍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
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太傅
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鄰家高氏女有
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二齒時人爲之語曰任
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
歌避地於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
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儋然無懼色便於
窻中度手牽之腰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

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鯤不狥功名無砥
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
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
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
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
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
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
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
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
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

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
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
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
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
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
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
公舉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
弗知敦怒曰君麄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
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巳參軍王嶠以敦
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

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衆望以順群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子尚別有傳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為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卒時年四十九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少希放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為温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厩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

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饑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弟聃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鎭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曼任達頹縱好飲酒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黠伯凡八人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陽尹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狠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

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執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於篇云

晉史删卷之八終

晉史刪卷之九

茅國縉刪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爲嗣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於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爲鄄城縣公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入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

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臣聞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

桓文匡主終於譎而不正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雖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骾不存皮膚不充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之用竊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奏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於是有司奏收志等詔惟免志官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爲亂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定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

註秋水至樂二篇其餘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峻 子珉 敳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伯父疑中正簡素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踐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脩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

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舉秀才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武帝踐祚拜侍中疾世浮華不脩名實著論以非之九年卒二子珉敳珉字子琚少歷散騎常侍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敳字子嵩雅有遠韻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鵩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荅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敳有重名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東海王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有二

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被害初郭象善老莊與同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

庾純 子旉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累遷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

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印綬自劾詔免純官子旉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旉上表諫曰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

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旉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武帝以博士不荅所問荅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請收旉等付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旉等大不敬棄市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坐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奏留中七日詔丐其死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二子皆金貂卿校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行不履道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秀爲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齊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數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

下咸爲之恧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啟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暾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婞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所後叔母任氏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

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
不輟卷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
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
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遂不仕
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
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
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
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
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
塩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

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
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鄉
親嘗勸令應命謐乃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後武帝頻
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尫弊迷
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髪林皐人綱不閑鳥獸爲群陛
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臣惟頑蒙脩食晉粟猶識唐
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
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有十九載又服
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
冰當暑煩悶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

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
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
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
同器况臣糠麴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設
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
有明聖之主下有輪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
情之人惟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巖收
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
許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
閱不怠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

絶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
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
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
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
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
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
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孔子
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弃之如何政之失賢於
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
疾太康三年卒初謐著論爲送葬之制名曰篤終略

曰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此天地之性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亾者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而啓奸心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亦無不發之墓故吾欲朝死夕葬不設棺椁不加纏斂殯含

之物一皆絶之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遜除之外便於親土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謐所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謐初名靜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舉賢良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絶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及洛京荒亂遂以餒卒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惟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机清辯每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傳於世云

束晳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晳博學多聞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為晳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

以育我稷以生何以報之報束長生晳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性沈退不慕利榮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王戎辟晳為掾轉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盖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又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涤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

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

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晳才學博通所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召為征東參軍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慚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期歲而孤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太康中舉秀才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荅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甚禮之尋

除郎中再遷廬江内史以功封都亭侯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荅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

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太興初轉秘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譚每慷慨至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以疾辭免卒於家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虀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

有言魯僖甚憂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晉史刪卷之十

茅國縉刪次

愍懷太子 子彪臧尚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王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illegible]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

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密勅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太子所幸將美人生男道文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

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勸太子脩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人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

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謐嘗與太子圍棊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於

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知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

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决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决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麁犢車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明年正月更幽于許昌宮之别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謡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纒汝閡又曰南風起今吹白沙遥望魯國欝嵯峩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

太子之廢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踈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怒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

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恒自煑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illegible]與食宮中猶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厠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賈后表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册

復太子謚曰愍懷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虨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虨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臧字敬文立爲皇太孫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抆淚焉桑復生於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簒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尚字敬仁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孫尋薨

晉史删卷之十一

茅國縉删次

陸機 孫拯 弟雲 雲弟耽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簒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

機有駿犬名曰黄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
問笑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
搖尾作聲機為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
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
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
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
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
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
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
遇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

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
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人庸
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
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徼一
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
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
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
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説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
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
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

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
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
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
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
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悦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
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
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
父親莫暱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
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
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

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
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
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
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
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
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
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
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
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
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

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
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
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
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
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
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
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
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
之迹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
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

有悟云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
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
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
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
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
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
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
忌又羇旅入宦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
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
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

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
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
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
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
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
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
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
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
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
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

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
人直入機麾下奪之故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
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
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
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
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
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
車手決不開及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
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
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

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

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既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致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

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俄而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

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等上疏理之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邪前事也蔡克入至

頡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夏侯湛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郵隱爲急而緩於公調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惠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潘岳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

太尉府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楊駿輔政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

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毎候其出與崇輙望塵而拜構愍懐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没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僕少竊鄉曲之譽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當其敢

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税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初芘爲琅邪内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内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别曰負阿母初被收皆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美姿儀辭藻絶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毎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張載 弟協 亢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劒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又爲榷論及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轉河間内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冦盗協遂棄絶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娯擬諸文士作七命世以爲工永嘉初復徵爲黄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

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
雲曰二陸三張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
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襲父爵除山
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
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略
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
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
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
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
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
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
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
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
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
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
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
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
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

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衞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
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
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
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
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
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横暴
然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漢興都長安關中
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王莽之
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
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
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
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
羌氐以爲行衞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
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
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
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
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豈不
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
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熲臨衝
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

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
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
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
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
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
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
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
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
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
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
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
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
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
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
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
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
雖為寇暴所害不遠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

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
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
得成其功也哉又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漢
宣之世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
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
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去內掠趙
魏寇至河南泰始之初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
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
過於西戎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
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

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
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
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
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
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
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
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
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
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
深識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廢闕

朝覲又答廢退度多諸禁忌統上書切諫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於是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敘哀爲世所重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永嘉四年病卒

孫楚 孫綽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構苞奏楚訕毀時政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

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
君何如許詢荅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
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
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
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
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
著作佐郎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
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
之糠粃在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
欲經緯中原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

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
諫綽乃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
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
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
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自喪
亂已來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
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
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
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
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

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
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於空荒之地提
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
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
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
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
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
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
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今天時人事
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

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
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
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
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南北
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
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去小
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
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
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
理舉天下而一擲哉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

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之區區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温見緯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緯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緯爲其冠温王郗庾諸公之甍必須緯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泰始中選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温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隆到武威虜萬餘落還降涼州遂平卒于官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群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

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
之請增兵為備晧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
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
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
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晧所以亡
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晧之君吳昵近小人刑
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
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
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
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

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
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
帝嘗問陸喜陸抗誰多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
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出為南中都督威恩宣著卒官

周處　子玘　孫綽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
孤未弱冠膂力過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
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
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
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
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
老曰子能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
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
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
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
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
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
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
存義烈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及吳平王
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

無慼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
於後亡國之慼豈惟一人渾有慚色入洛稍遷新平
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
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
遣以母老辭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
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
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
骨在野收葬之後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
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
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

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
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
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
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
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
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
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
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
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
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

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
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
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
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爲國取恥彤復命處進
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
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
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
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
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
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

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
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三子玘靖札　玘字宣珮彊
毅沉斷有父風太安初妖賊張昌等聚衆反百姓從
之如歸昌別率石冰略有揚土玘潛結江東人士破
斬之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陳敏反於揚州玘又與
顧榮甘卓等斬敏後吳人錢璯謀反玘復率合鄉里
義衆討璯斬之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元帝嘉其勳
拜吳興太守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
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不得調內懷怨望復恥爲
刁協所輕時鎮東將軍祭酒王恢亦爲周顗所侮乃

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共奉帝後謀泄
憂憤而卒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
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　靖子莚卓犖有
才幹徐馥之役莚族兄續應之元帝議討之王導以
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郎周莚
忠烈至到意謂直遣莚足能殺續于是詔莚即日取
道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莚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
君有所論續不肯入莚逼牽與俱坐定莚謂太守孔
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座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刀逼
莚莚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舉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

築續殺之進不歸家省其長驅而去其忠公如此及
王敦作難詔進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進閣札開
城納敦憤咤慷慨形於辭色尋遇害

周訪 曾孫楚 子光

周訪字士達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
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
與結友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
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爲揚烈將軍與諸軍共征
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距之桔
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

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溢口遣督護繆蕤李
恒受訪節度共擊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
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
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
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
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
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
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
州王敦表爲豫章太守時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聚
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

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
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
勇冠三軍訪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
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
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
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
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
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
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

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
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
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荆州刺
史及是詔以訪爲荆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
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實用武之國若以
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
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訪投椀于地
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
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
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

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
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
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
卒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眾皆爲致死聞
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故敦雖懷逆謀終訪之世
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
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
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
六十一　孫虓字孟威少有節操歷位梓潼太守寧
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

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
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
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
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
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盛
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
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
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眾力
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
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說賊姦計太元

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
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
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
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
名矣遂撻之徙於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
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絜己
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
原　子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
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
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

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
以疾告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
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眾並
愕然其夕眾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
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
曲江男卒官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
不知所在過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其
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
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
山與訪訪父死葬焉自訪以下果三世爲益州如其

所言云（訪本汝南安城人以漢末避地因家廬江尋陽）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畧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以功累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

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

晉史刪卷之十一　終

晉史刪卷之十二

茅國縉刪次

八王傳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位天祿已終虛位無王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彊大於是罷侯置守

獨尊諸己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祀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虀土地封彊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葅醢次乃吳楚稱亂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

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莅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右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横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刈未加而害及初過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棋乘輿幽縶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緊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内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重存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扶風郡王三年徙封汝南遷太尉録尚書事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出鎭許昌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以亮爲太宰録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不聽遂爲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於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

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及瑋誅追復亮爵位

楚隱王瑋字彦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太康末徙封於楚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

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仍赦亮瓘官屬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遂執下廷尉斬之時年二十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

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涙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咸寧中改封於趙元康初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録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

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等使爲内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

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迎帝幸東堂

遂廢賈后爲庶人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仍收捕賈謐等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

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倫子荂馥虔詡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於是秀等部分諸

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卽帝

位大赦改元建始以世子荂爲太子孫秀爲侍中中書監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

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内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荂牋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於是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等率九千人自堮坂關出鎮軍司馬雅等率八千人自成皐關出以距義師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

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倫黨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勑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内輿自往攻秀斬秀等以徇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勑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黄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荂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荂等付金墉城梁王肜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

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荂馥虔詡付廷尉考竟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皆斬于東市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左軍將軍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内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

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謀起兵誅倫遣使告成都河
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咸使聞知冏也軍
陽翟倫遣其將閭和張泓孫輔出堮坂與冏交戰冏
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黄橋冏乃出
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率衆入
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
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冏於是輔政居攸
故宮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勑三臺選舉
不均惟寵親昵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
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内失望南陽處士鄭方露

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冏並不能用遂奏豹殺
之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
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
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
三百之卒决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
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囂塵之慘同將
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
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内著盟信之
誓升幽宫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
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
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
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
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
檻之困妃主有離絶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
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
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長沙成都國之親親與明公
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
於群后燿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垂拱青徐高枕營
丘則姬文不得専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
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

危外以權勢受疑内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
遥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潁翟之慮群下竦
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赴大王之義偏蒙識養
是以披露血誠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
之死賢於生也冏不納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
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顒誅冏因導以利顒從之上表
罪冏表既至冏大懼長沙王乂徑入宫發兵攻冏府
冏遣董艾陳兵宫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
及千秋神武門冏令黄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
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

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敗乂擒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永興初詔以冏前勳不宜堙沒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爲縣王以繼冏祀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及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乂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乂身長七尺餘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至洛拜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乂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爲內主冏遣其將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顒本以乂弱冏彊冀乂爲冏所擒然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己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乂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都詔以乂爲大都督以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獘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乂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乂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牙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乂子碩嗣拜散騎常侍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鎮鄴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長史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黄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穎用盧志策復大戰遂過河乘勝長驅時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穎遂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

入朝天子親勞爲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追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顔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加九錫殊禮穎固讓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乞發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黄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此

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於黄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石紀其赴義之功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穎入輔政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忿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内史陸機爲前鋒都督進軍河南陸機

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於是進攻京城會乂被執復旋鎮于鄴河間王顒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聄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動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乃遣舊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距于蕩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稾中超遂奉帝

幸鄴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時
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及烏丸羯朱襲
頴候騎至鄴鄴中大震頴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
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
不及而還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頴至洛
方乃挾帝擁頴歸于長安顒廢頴歸藩以豫章王為
皇太弟頴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
起兵以迎頴衆情翕然顒復拜頴都督河北鎮鄴頴
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頴以北方
盛彊懼不敢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頴自華

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收捕頴於是
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
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
執頴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
薨虓長史劉輿見頴為鄴都所服慮為後患祕不發
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頴死頴謂守者田徽曰
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頴曰卿年幾徽曰五十頴曰
知天命不徽曰不知頴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
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
湯來其二子號泣頴勑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

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頴之敗也官
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

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
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
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顒可以為諸國
儀表元康初為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肜為
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
顒於諸王為踈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
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
信要顒顒遣張方討擒奭斬之及冏檄至顒執冏使

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顒顒遣方赴之方至華陰顒聞
二王兵盛乃追方兵廻以應二王及倫秀已誅天子
反正冏論功雖怒顒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
太尉已而翊軍校尉李含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
驤等有憾遂奔顒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顒納
之遣使邀成都王頴以含為都督率諸軍次于新安
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以含為河南尹使潛圖
害乂皇甫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顒陰謀具以告乂乂
乃誅含顒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為名使張方督精
卒七萬向洛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

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乂死，方還長安，詔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顒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眕奉天子伐穎，顒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絶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顒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顒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

自留鎭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顒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據河橋以距越，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忿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顒，令送帝還都，與顒分陝而居，顒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顒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顒叅軍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顒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顒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顒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顒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鎭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内，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顒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廙等起義，討顒，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顒，至鄭，據有關中，顒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顒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幷其三子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討楊駿有功，封東海王，永康初，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啓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及河間王顒挾帝西幸長安，越唱義奉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

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
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凶
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事以寧社
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耶遂叱左右斬之帝始
親萬幾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
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
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要樞公宜自牧乃轉苟
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越恐清河王覃終爲
儲副矯詔收金墉城尋害之越還洛陽以太學爲府
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收延等殺之自

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
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
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
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
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
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
討石勒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
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
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職貢流通此
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

則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
惲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
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
檄四方莫有應者而苟晞又表討越遂憂懼成疾永
嘉五年薨於項祕喪不發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
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甯平城將軍錢端
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
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
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天
下歸罪於越何倫李惲聞越之死奉妃裴氏及毗出

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
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
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
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
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
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
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
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
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
陵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

以第三子沖奉越後

晉史删卷之十二終

晉史删卷之十三

茅國縉删

解系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父修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之辟公府掾累遷雍州刺史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之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肜苦爭之不得遂被害後齊王冏起義以裴解爲冤旹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彊弩將軍龎宗西州大姓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横輔復擊殺之後爲秦州刺史殺天水太守封尚復召隴西太

守韓稚會議未決稚以兵伐輔輔敗爲天水故帳下
督富整所殺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
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
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
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三百年事
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
不同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
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
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
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索靖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
張甝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
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舉賢良方正擢尚書郎與尚
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然靖有楷法瓘遠不能
及惠帝即位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
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
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戰敗被傷而卒少子綝
綝字巨秀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
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illegible]兄讐手殺三十
七人時人壯之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
東綝禦之斬其將呂逸劉豐及懷帝蒙塵模被害綝
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
賈疋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小大百
戰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爲愍帝綝拜侍中
衛將軍領太尉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綝爲大將軍持
節討曜頻破之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
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
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
乃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當發麴允亦欲挾

天子趣保綝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
奉朝廷百官飢乏採穭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
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
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
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
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
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
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綝
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於靈臺
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兵渭北城中飢窘

人相食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詵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蚤悟天命孤恐霜成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東市

周浚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也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

拜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斬僞丞相張悌進軍横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使白惲惲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尅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尅獲將有何慮若疑于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晧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浚牋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以功封成武侯移鎮秣陵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弟慎無爲小

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固吾鄉人武帝嘗問浚卿宗後生稱爲誰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後代王渾都督揚州諸軍事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別有傳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稱晉王嵩上疏忤旨出爲新安太守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

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更拜御史中丞及王敦爲逆既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尋遇害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少與東郡成公簡齊名俱起宗爲諸王文學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永嘉初出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以討陳敏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謂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銜之馥睹群賊孔熾洛陽

孔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於壽春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犇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

成公簡字宗舒家世二千石性朴素潛心道味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拜中書郎時馥已爲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後行兗州刺史没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晞練於官

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遷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　、左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

兗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詔時東海王越檀政懷帝密詔晞討越曾越薨詔晞都督青徐等州諸軍事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讃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群臣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讃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

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轝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柰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轝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illegible]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illegible]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

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温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讃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劉琨 兄輿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少儁朗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人士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

間號曰二十四友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及齊王冏輔政特宥之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温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illegible]以勳封廣武侯永嘉元年爲并[illegible]加振武將軍領[illegible]中郎將

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鬭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

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㐌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

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假節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憑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

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勠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崤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

厖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
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
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闚伺
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
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
誅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
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
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啟
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
歸志厭慝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

而無恨三年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
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
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
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
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
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
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
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
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
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

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
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
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
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
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
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喢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
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
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匹磾
弃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
而敗走之群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

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爲內
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
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琨曰意亦不疑
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
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
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中
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
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
攺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
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

閉門自守匹磾論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握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

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群嗣

群字公度少隨父在晉陽數領偏軍征討寇亂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群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劉群崔悅盧諶等咸康二年成帝詔徵之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群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群爲中

書令至冉閔敗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擢用至大官者唯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群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兄輿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范陽王虓之鎮許也以輿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越亦疑焉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

長史賓客滿筵文案盈几輿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論也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

祖逖 兄納　弟約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脩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帝徵為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

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

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逢陂塢主陳川自號陳留太守逖欲攻流人塢主樊雅遣使求助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頭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軍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

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

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

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

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　約字士少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及逖卒約以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無綏馭才不爲士卒所附又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遂懷怨望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以兵會峻及峻剋京都矯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於時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踰垣獲免後以左右數百人奔於石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陳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

斬丁公也今祖約猶存臣切惑之於是勒詐集約子弟及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殺之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逖兄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談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耶洛下將亂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啟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

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蹠引少則爲清薦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

頡參軍頡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頡不納時天下漸亂續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旣破浚遣乂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爲督護旣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鴦救續文鴦未至勒已率八

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而還匹磾旣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徙其徒依續帝以續爲冀州刺史假節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鴦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太興初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

使使徐光讓之續對曰釁鼓之刑因之分也更復何言勒曰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續旣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兼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群官久之竟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群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永嘉初洛陽不守行臺假矩榮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

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群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

日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長鮮
卑遂遝舉爲聲援矩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
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
之默遂率其屬歸於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
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特暢卒至
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
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
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産祠曰君
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
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

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
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
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
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
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
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
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
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
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
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

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
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
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太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
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
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
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
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
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
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
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封脩武縣侯矩以衆少不足

立功每慷慨憤歎後竟以失利南歸墜馬卒葬襄陽
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徙世爲大人父務勿
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
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
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
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
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
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

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鴦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末杯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

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復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

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鴦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

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還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

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鴦亦遇鴆死

晉史删卷之十三終

晉史删卷之十四

茅國縉删次

武元簡文諸王

秦獻王柬字弘度惠帝同母弟少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拜左將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及惠帝即位來朝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武帝李夫人所生初封淮南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刼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

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劒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鬭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

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追贈司徒

清河康王遐武帝陳美人所生字深度美容儀武帝愛之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沖太孫薨齊王冏表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脇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即位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沒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沒

忠敬王遵字茂遠元帝孫也父晞爲桓溫所黜及遵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

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疏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桓玄篡位貶爲彭澤侯遵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義熈四年薨時年三十五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簡文帝子也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太元初領司徒及謝安薨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娸姆尼僧尤

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既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晩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道子專恣

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貲貨累億又道子既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

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安帝踐祚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

付廷尉并其從弟緒斬之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強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衞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朝廷憂懼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

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
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已任尚之爲之羽
翼時相傅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
爲征討都督假節伐恭滅之仲堪知王恭敗死狼狽
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
元顯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
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
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
醉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張
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

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
自已法順屢諫不納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
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
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
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
矣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
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
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
侯廟爲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於北海桓玄復據上
流元顯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

氣既并殷揚專有荊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
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
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
顯曰爲之柰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
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
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
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
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
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及桓玄用事奏道子
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

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

晋史删卷之十五

茅國縉删

王導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

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

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

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饕竊名位政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

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自項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

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

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

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奪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

遺詔輔政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進位太保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因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

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導簡素寡欲倉無儲

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疋以供私費進位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

宜絕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子悅恬洽洽二子珣珉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導甚愛之甞共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中書侍郎先導卒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之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甞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斂箱篋

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謝萬甞造恬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恬乆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晒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晩節更好士善奕棋爲中興第一官至會稽內史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甞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安卒後遷侍中時孝武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以才學見寵珣甞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王國寶用事珣固止之既而恭討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

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瑯琊水陸軍事事平以疾解職歲餘卒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謂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獻代王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卒時年二十八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州所稱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以弘都督荆州諸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譴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荆州十餘萬戶羇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荆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

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陳敏冦揚州引兵欲西上弘遣江夏太守陶侃等以大衆屯于夏口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闚境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未及表上卒於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朝廷以高密王略代鎭冦盜不禁詔起弘子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

以過也

陶侃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

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夔察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會劉弘為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為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侃擊杜弢破之賊退

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鬭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賊王沖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沖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侃坐免官王敦表以

侃曰不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擊杜弢大破之敦
於是奏復侃官弢將王貢精兵三千出武陵江誘五
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
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
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衆震懼已而復挑戰侃遙
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
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
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
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王敦深忌侃功
侃將還江陵詣敦別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

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
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
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廻者
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决乎
因起如厠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
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
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
子瞻爲參軍侃既還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
我殆不免侃以功封柴桑侯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
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

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及王敦
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王敦平遷都督荊
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
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
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
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
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
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
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
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

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
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
養望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
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
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
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
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
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
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
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

纇也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
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
深以爲恨荅嶠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
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
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
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
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
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
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
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

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
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請夜脩曉訖賊見壘大
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
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
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
軍與峻戰陳陵東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初庾亮少有
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
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
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
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改封長

沙郡公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侃以江陵偏遠移鎮
巴陵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
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
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
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
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
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
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
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
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

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
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
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詣
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
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侃移鎮武昌凡
微時所荷一飡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
樊城走石勒將郭敬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
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咸和七年六月疾篤
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
世殊恩今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

但以陛下春秋尚富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
已已臣間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
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毋丘奥於巴東授桓宣
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願
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
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
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
年七十六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
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
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

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
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
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
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巳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
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施惶怖謝罪時武昌
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
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
年少會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
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廼
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

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
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廼致禍之由非禦寇
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
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
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
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
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
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
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
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

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
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
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
挂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
上天見天門九重巳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
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厠
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
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
手中指有竪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
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

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衄之祚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斌見舊史餘者並不顯

温嶠

温嶠字太眞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悦之年十七司隷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群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

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絶祀元帝初鎭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説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

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俄遷太子中庶子數陳規諷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

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辭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

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營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
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願思
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
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
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
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
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
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
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
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

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
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
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
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
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
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
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
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
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
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

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
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
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
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及帝疾篤嶠與王導
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
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荊楚
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
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
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
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

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
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
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
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
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
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
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等率舟師赴難及京
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
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
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

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
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
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
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
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
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
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檄
告四方征鎮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
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近已移檄
遠近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

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
實憑仁公德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
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
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以
大義言之則社稷傾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
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
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
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
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
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

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
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
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
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
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
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
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
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
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
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

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
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
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
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
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
豎爲海内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
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
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
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
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

誚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

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勳義感於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毎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

郗鑒　子愔　孫超　兄子邁　甥周翼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中書侍郎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

在饑荒州里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䘏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時明帝初

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絜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群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者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

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封高平侯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壼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師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

白馬大誓三軍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鑒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將軍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

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彊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更封南昌縣公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尋薨時年七十一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餇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

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子愔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徵為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

義乃遷愔都督徐兗諸軍事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己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祚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謚曰文穆子超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為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

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
珣爲温主簿亦爲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
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飲兵
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温欲共
奬王室脩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毁裂乃更作牋自陳
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温得牋甚喜卽轉愔
爲會稽太守温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
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
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温將伐

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温
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果有枋頭之敗温深慙之尋
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
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
都有慮不温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
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
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内温既素有此計深
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
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
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毋喪去職常

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
愔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
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
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初超雖實黨桓
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
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斃我亡後若大
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
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
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
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

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
未死見愔常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
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
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
者超爲之起室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
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
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
儁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晉史刪卷之十五終

顧榮

茅國縉 删

顧榮字彦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拜爲郎中歷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僚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

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彦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以世亂遂還吳屬廣陵相陳敏反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桀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蔕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及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已而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

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旣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諫曰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彊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儁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

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言陸士光甘季思殷慶元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卒官帝臨喪盡哀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旣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辟東閤祭酒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二帝失御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而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實所不取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病不堪朝請上疏屢辭不聽遂稱病篤上還印綬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

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疋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尋卒時年七十二瞻性靜默少交游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愼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

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贍素疎咸籍其高義臨終託後於贍贍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贍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

賀循 楊方附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父邵仕吳爲中書令爲孫晧所殺循少嬰家難操尚高厲童齔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廻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

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召補太子舍人轉侍御史辭疾去職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眾應之冰大將抗寵有眾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

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縶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晧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荅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眞耳當宇宙清泰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

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殄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群望顒顒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循猶不

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轝疾至帝親幸其舟側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謁於是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逕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建武初爲中書令又以老疾固辭於是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以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氷清玉潔行爲

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累表固讓帝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邪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

特苗鹵田之善秀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麗德公於畝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方在都邑縉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皆行於世以年老棄職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劉隗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少有文翰起

家祕書郎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東閤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

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勳忠良昵近仁賢而褎求贓汚舉頑用嚚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太興初爲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爲元帝所寵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

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

與之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携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有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閻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

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戴若思

戴若思廣陵人也有風儀性閑爽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劒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倫辟之不就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後出爲征西將軍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

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遂收若思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若思名淵以避唐高祖諱故稱其字）

周顗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媟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歎曰汝潁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顗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顗顗陶然弗與

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讌群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於死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

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
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
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
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顗性寛裕而友愛過人
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
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
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
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
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
嵇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

温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
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
舉兵以脇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
亂乎處仲剛愎强忍狠抗無上其意寧有限耶既而
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
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
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顗於廣室謂之曰
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
顗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
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

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
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
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
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
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
上害之時年五十四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
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顗家收得素簏數
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初
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群從詣
闕請罪値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

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
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語顧左
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
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
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
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
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
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
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
友

刁協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少好經籍博聞強記累遷太常博士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群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及王敦搆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令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

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　彝字大倫王敦誅後彝斬讐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卒于官　子逵字伯道逵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桓玄篡位並受僞職劉裕之起義也逵等謀舉兵襲裕裕遣劉毅討誅之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飢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荊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

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谿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壽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

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
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前
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
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 即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
格渡江詹與建武將軍趙 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
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 疾遷使持節都督江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詹將行 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
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
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粃之俗
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

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
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 此博采所以未精職
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共 其能否而與舉主同
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咨昔與缺有
功晉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爲賈之責古
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
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
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
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
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

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
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
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雖穢宜以舊望登敘
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
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
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
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
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
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
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

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
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時王
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
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
綣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
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
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
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
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
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聞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祭吾此
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三初京兆韋泓喪亂之
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
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位僻置
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
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
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爲吳
將祖述仕吳爲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

守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
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爲其
子景娶卓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
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楊
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
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傳首
於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其後討周馥征
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尋
遷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鎭襄陽卓外柔內剛
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西土稱爲

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
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
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
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
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
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
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
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
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來權寵非有害於天下
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

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
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
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
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
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
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
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
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
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
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

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荊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翕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

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眾籍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遡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

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

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勸令自警卓轉更很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畋而不為備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乃襲害

卓於寢傳首于敦

卞壼 父粹 [illegible]湯附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父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壼弱冠有名譽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壼上牋自陳曰壼年九歲先母見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壼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

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黶壼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壼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壼之去留曾無損益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爲世子師壼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帝崩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壼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叅機要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巳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爲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

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壼廉絜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壼固爭

謂亮曰峻擁强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温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温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群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諫必當相從今内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壼司馬任台勸壼宜畜良馬

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至東陵口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還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宫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瘡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没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眕子誕嗣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

劉超 附鍾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王章之後也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愼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於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絶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愼靜密彌

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税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特别付之使各自書家産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illegible]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米魚超

辭不受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輙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啟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謚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謟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初王師敗績鍾雅與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尅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子誕位中軍參軍先雅卒（雅字彥冑穎川長社人）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口訥好學有才識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參軍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名姓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

日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覩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
零根株乃斃今天子蒙塵豺狼塞路明公弘勞謙日
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將有濟世之才渭濱之士
含奇謀於朱脣握神策於玉掌逍遥川嶽之上以俟
真人之求能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
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伏在
川泥察情宸極謹先白牋以啓天慮明公指麾則五
嶽可傾呼吸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
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
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

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凡
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節之臣非
獨祕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
海注目國之存亡實在斯舉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
危亂之運竭其犬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
之鞬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得而
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
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爲
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越誅周穆等夜召參
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

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
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
文采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尋病卒時年四十
七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翘嘗爲石崇蒼頭而
性廉直有士風黄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
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
使謁十餘日爲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
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

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元帝作相列爲主簿建興初
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
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
親社稷是賴復端元日正始之初有識之士於是觀
禮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軌物有塵大教
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累
遷尚書左丞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
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及中興建帝欲賜諸
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
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

刺者不過近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
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
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冬雷電帝下書責躬引
過遠上疏曰被庚午詔書雖禹湯罪已未足以喻臣
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
而王化未興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
化素餐負乘秕穢明時之責也今二帝幽殯梓宮未
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
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
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今陛下憂勞於上而群官未

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
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
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
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
塗日開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
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三失
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
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
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
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
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
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求才急於
蹤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
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
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
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
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
職無救弊亂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
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敦至石頭諷
朝廷徵還乃拜太常卿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

史數月病卒

茅國縉刪

陳頵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檻拘邪時頵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潁巧辯恐不及靑徐儒雅也頵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後元帝引爲鎮東行叅軍事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

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淩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叅軍叅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頵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游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螘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頵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駮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巳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

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頗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太興初陳時務以爲宜開舉武略核試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兢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爲荊州參軍若有訓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尋卒年六十九

高崧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値歲饑悝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崧爲主簿轉驍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聽傳侯爵由是見稱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玆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坐爲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𠴲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

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累遷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于家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

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惡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

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

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

徵臣不揆淺見輙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
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
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
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者有
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
群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
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
爲法者也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譴譴不然恐將來
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
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

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
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
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慠者所以招患此
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
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
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
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陛下卽位以來躬綜萬機
勞逾日昃然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鴻
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
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

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
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愼
也臣竊惟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
之一言倚清靖以鎭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
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
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
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
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
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
庶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

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
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
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
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
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
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
時在歲首純陽之日月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
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
去徵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
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

有咎讁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滹沲結氷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以允塞天意下以弭息群謗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

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内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今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

妄者則當投畀豺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脩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凌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期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

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値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

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竟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温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

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

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註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葛洪　何幼道　郭文舉　鄭隱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

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咸和初干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

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兎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

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絶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予所著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餘曰外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

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鄧嶽子遐爲桓溫參軍嘗入襄陽城北沔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庾亮 弟懌冰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内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中興初侍

講東宮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顔遠矣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固讓不受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羕將有異謀亮

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
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
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
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决於亮
先是王導輔政以寛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
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
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温嶠
為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
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羕宗帝室近屬羕國族元
老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

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
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徵為大
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温嶠亦累書止之皆
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温嶠聞峻不受詔便欲
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
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
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於京都
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
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
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

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携其三弟
懌條翼南奔温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為
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為盟主侃至尋陽既有
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
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
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
啖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於
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既至石頭
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
謝侃侃荅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

爾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
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
數百級峻平帝幸温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群
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
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亮乃求外鎮
自效出為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
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反亮會
太尉陶侃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
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為君子亮曰元帥
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陶侃薨遷

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習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

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上疏願移鎮襄陽會寇陷邾城亮陳謝自貶三等尋拜司空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咸康六年薨年五十二亮將薨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

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　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假節鎮蕪湖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後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
　冰字季堅兄亮常以爲庾氏之寶累遷吳興內史

會蘇峻作逆冰不能禦奔會稽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illegible]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成帝疾篤時有[illegible]書符勑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庾

帝即位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爲尋卒時年四十九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撻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初冰之奔會稽也平浙江蘇峻賊之其從吳欽下卒引冰人臨以遣蘇峻之吟曾敦據沂沸而去每遂遣所以扶門臨目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遂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

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之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粮杖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代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於辭色將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起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

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群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瞻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

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跣雖驍果未必能固若此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且北進移鎮安陸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

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為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蹔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稸穀草不充並

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為艱阻計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下藉士民義慨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稸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兩

以來上參天人之微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啟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唯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

之宜立客館置典賓縣脩軍器大佃積穀冀如厠見
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永和元年卒時年四

十一

桓彝 子沖 徐寧 [illegible] 沖兄豁 豁子石虔 註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少
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
鑒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顗所重顗
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名
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
與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

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
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
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
清士因爲敍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
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
男丹楊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
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
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
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

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
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
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
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
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
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
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
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峻又勸彝偽與
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
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

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
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
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
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
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
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
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初彝與郭璞善嘗
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
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
別有傳　沖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

器之除鷹揚將軍從温征伐有功遷督荆州七郡軍事鎮襄陽又從温破姚襄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初桓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毋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薨孝武帝詔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已決冲既莅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

冲既代温居任則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群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鎮姑熟既而符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會張天錫陷没於是罷兵遷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軍事荆州刺史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章印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諮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武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符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兖州刺史張崇又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初冲之西鎮以賊寇方強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

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内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没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符堅盡國内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鋭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因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與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

冲本疾病加以慙耻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爲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郄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冲兄豁時喪不及冲而甚有器度踡附符堅國中有謡云誰謂爾堅石打碎豁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石虔最知名趫捷絶倫從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于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冲爲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于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咸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云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

茅國縉刪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子國寶 忱

王湛字處沖少有識度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輙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尋卒年四十七子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脩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

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
南陽樂廣焉永寧初値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東海
王越鎭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
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
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
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
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
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
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
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

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
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
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
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鎭東府
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
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
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
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
及父子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
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

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
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
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
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
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
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補臨海太守遷會稽內史
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毋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
刺史加征虜將軍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尋遷
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
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

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
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
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
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
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
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
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眞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
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爲州司
所檢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
甚不宜爾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

居州郡清潔絶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
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鷄子以筯刺
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
蹠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齧破而吐之旣躋重位
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
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
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不許述竟不起三年
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
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
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

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
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之
子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
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
也襲父爵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
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乃著廢莊論簡文帝臨崩詔
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
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
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
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初謝安

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
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
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
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
猶未悟之濠上耶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
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
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
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
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之令地優游
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

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
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
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
從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
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
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
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子國寶少無士
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
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

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毁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毁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

之於帝故得原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劒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其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及帝崩安帝卽位國寶復事道子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遂上疏解職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𡉏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

謂曰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鎭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衞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

覺形神不相親卒官

荀崧子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頵羽林右監安陵鄉侯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齠齔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洛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哭賊至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絶至夜方蘇葬母于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脩復山陵以勲進爵舞陽縣公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從弟旭早亡二息序廞年各數歲崧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胤廢絶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帝崩群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大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又領祕書監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二子蕤羨　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脩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　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征北將軍褚裒引爲長史旣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兖諸軍事假節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

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藺帝將封之羡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羡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苟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

范汪 子寗

范汪字玄平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此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

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解褐叅護軍事累遷中書侍郎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桓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温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肆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温温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巳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旣至纔坐温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温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家子寗最知名　寗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虛浮相扇儒雅日替寗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以譏之其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温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巳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巳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寗者也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寗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寗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寗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

身試死邪寗不信卜占固請行初寗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蓰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巳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旣免官家于丹楊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比之於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惔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為荊州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為必剋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為美士眾以此服其知人尤好莊老任自然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為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為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之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

獎伯年數歲至大寒毋方爲伯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毋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毋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我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累遷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己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改授太常未拜卒

王允之

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除建武將軍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隷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卒官

王彬

王彬字世儒少稱雅正中興建累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恠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敢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

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卒官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除佐著作郎累遷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

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鎭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彪之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

過之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脩器杖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無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悦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鑒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卿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會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歛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温

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静之宜自當諮禀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頃之爲僕射時温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温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温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温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

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奬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滞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内請停事遂不行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

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温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欲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

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逢安旨故以爲言
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
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
骸骨詔不許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
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
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
爲儉狹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
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
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
家豈以脩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

不改營焉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

陸曄 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
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
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
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元帝初鎮
江左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明帝即位爲尚書左
僕射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
命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
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峻平進爵
爲公咸和中求歸鄉里拜掃墓以疾卒時年七十四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元帝引爲丞相
叅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
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
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
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拜侍中尋而
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沒國
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拜有人詣
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之材以爾爲柱
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

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及
登公輔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
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
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

子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累遷黃門侍郎出
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
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
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
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
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

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温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勑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但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時會稽王道子

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儀同三司未拜而卒

何充　弟準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籍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成帝卽

位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及導薨與中書監庾冰叅錄尚書事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從之徙中書令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恐易世之後戚屬轉疏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

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荊楚國之西門戸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

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強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性好釋典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

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於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充弟準字幼道高尚寡欲充為驃騎將軍將勸其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

褚裒

褚裒字謀遠以才藝楨幹稱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裒懼禍及謂撫等曰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勠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為失禮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裒獲全明年東過江元帝為晉王以裒為淮南內史成帝初為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裒為侍中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裒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裒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裒令下裒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

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裒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裒收集散亡甚有惠政咸康七年卒

虞潭

虞潭字思奐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屢統軍衆尠有傾敗以功封武昌縣侯　孫嘯父歷官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鮆魚蝦鮓

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後爲會稽内史去職卒于家

晉史刪卷之十八終

晉史刪卷之十九

茅國縉刪

蔡謨 父克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慚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内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抜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吕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絶不仕謨弱冠察孝廉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領吏祠二部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

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
經典之制先帝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
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
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
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
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賊假息之命垂盡而
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
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强弱賊之强弱在季
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
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

及勒死之日將相内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
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内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
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
本内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
將不能也冠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
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
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
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
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朝
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

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
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
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
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
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
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
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
守所執六年穆帝臨軒遣侍中徵謨謨陳疾篤使主
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
顏咫尺不敢奉詔猶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

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
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
不來者宜罷朝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
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
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
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
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
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
叅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
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免爲庶人謨

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致位台鼎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以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謨上疏陳謝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卒年七十六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儉嗇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閒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經國之才謂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增恢秩中二千石徵爲侍中累遷尚書右僕射卒年六十二

殷浩 父羨 顧悅之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

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
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
三府辟皆不就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
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
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
生何建元初庾氷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
在藩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
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幷致牋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
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
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

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顧蹈
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
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
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浩頻陳讓自三
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
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
於溫遂參綜朝權潁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
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
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
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

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北
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及浩敗桓溫上疏罪浩
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出次壽陽屯
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
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許
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
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
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
不能以時擒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
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貫反以

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
之憂將及社稷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
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誡於將來矣
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
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
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
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
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
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
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

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遝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浩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詔追復本官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

孔愉　從子坦　從弟羣　丁潭附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年十三而孤養祖毋以孝聞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建興初始出應召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疏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後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後王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出爲

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脩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卒時會稽丁潭字世康歷位光祿大夫以清潔見稱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世以爲知言云　坦字君平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遷尚書郎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

峻反坦與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
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
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
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來是襲朝
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
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
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
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
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

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
果如所籌時郗鑒鎭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
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
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
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
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興內史封
晉安男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在職數
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
同家人坦每切諫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
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

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
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
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
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
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
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
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
抗威顧盻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
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
之所味詠慨慷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

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亮報書曰廷
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
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才中
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
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
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
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
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
何言謹遣報荅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　群字
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

峻賔從甚盛群與從兄愉同行於横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視衛衛怒欲办之愉下車抱衛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衛嘗因衆坐令衛勸群酒以釋横塘之憾群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任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其沈湎如此卒於官

陶回

陶回丹楊人也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與陶侃温嶠等幷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中護軍久之遷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絶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幷勑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頼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卒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顔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顔回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温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絶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

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歷任都督豫冀幽并四州卒年五十

謝安　孫混　安兄奕　奕子玄　羊曇附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

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絶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

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

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𠴲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于時縣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

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常棊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幷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置從事中郎二人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朞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放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

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有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先是

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謬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贈太傅謚曰文靖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斆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琰子混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

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與桓溫善後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

老兵亦何所在温不之責遷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
官　玄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
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
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
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桓溫辟
爲掾於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
將可以鎭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聞
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
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

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
軍桓冲禦之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
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
口欲遣間使報逯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
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
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
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
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
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
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

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等次堂邑既
而盱眙城陷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
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難引退玄率
何謙戴逯田洛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
牢之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
彭城下邳二戍進號冠軍將軍及苻堅自率兵次於
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
并繼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
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諸
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步騎崩
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慕容屈氏等收其
軍實堅進屯壽陽與平陽公融登城望之見晉兵部
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
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
陣玄軍不得度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
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
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
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
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

却陣因亂不能止於是玄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籍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詔使慰勞進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謝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經略舊都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

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遑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幷七州軍事封康樂縣公久之遇疾乞罷前後表疏十餘上乃轉授會稽內史輿疾之郡卒於官時年四十六子瑍嗣蚤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初玄至會稽時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始從玄征伐者戴逯字安丘處逵之弟驍果多權略逵屬操東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以功封廣信侯

萬字萬石才氣俊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蚤有時譽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簡文帝作相辟爲撫軍從事中郎

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咏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

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竟以敗還廢爲庶人年四十二卒

朗字長度父據蚤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遂流涕携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　子重字景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

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綯字宣映曾於公座戲調無禮于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

石字石奴淮肥之役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及苻堅之敗也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卒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瘥舐處甚白世呼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歛無厭取譏當世博士范弘之議謚襄墨公朝議不從單謚曰襄

邈字茂度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所執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之作乃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幷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晉史删卷之十九終

茅國縉删次

王羲之 子徽之 獻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隷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

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遷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

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後拜右軍將軍會稽内史時殷浩與桓温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内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時東土飢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

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
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
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
猶不能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
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
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
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
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
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

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
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
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
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
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
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
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
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
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
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

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
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
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
未必後之也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與羲之齊
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先是羲之常謂賓
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及述蒙顯
授羲之恥爲之下内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
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遂稱病去
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止足之分定之於今敢渝此
心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

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
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
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
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樂歡之趣朝廷以其誓苦
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楊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
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
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
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
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徉狂或汚身

稜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閒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敎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勿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

群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問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後爲黄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

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亾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亾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

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屐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

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慠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其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慠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櫈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徽拜中書令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于官時議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立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袠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以共遊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

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于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於洞虛縣之桓山餌术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

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義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察孝廉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昔〕以(謂)〔諸〕張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媿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爲寧州刺史與孟之鎮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十餘年間威行寧土李雄將李驤等渡瀘來寇遜使將軍姚崇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追至瀘水崇以道遠不敢渡遜怒其不窮追也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督將以軍功封亭侯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會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是以勝耳珉大笑後隨陶侃討杜弢有殊功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後驚創而卒

桓伊

桓伊字叔夏有武幹標悟簡率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建威將軍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等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

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
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會
稽王道子昏醟尤甚惟狎昵謟邪於是國寶讒諛之
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
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
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
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
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
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
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

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
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
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
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
得物情卒官

毛寶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爲温嶠平南參軍蘇峻
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參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
不能廻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
巳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
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
覺況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
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
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
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
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
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
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勳上
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
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

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
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
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
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杖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
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夜奔船所百
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
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
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温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
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
爲南北勢援前既巳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

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亾往者杜弢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旣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鬭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鬭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庾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

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爲豫州刺史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鑒等五萬人來寇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于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値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於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內史以預平蘇峻功封泉陵公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鎭淮陰咸和元年卒子肇年幼成帝以郭默爲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討平之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

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常侍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世爲名將寧康初持節鎭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

殺伯護狗之以其不忠也虔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
揆家堅疑揆收之虔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
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
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虔說謝石稱已
兵威虔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
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
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虔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
衆遂大奔虔乃得歸拜龍驤將軍戍洛陽衛山陵久
之以老病累表解職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
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
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
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
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
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
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
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
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
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
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
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
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
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元康七年病卒

王隱 虞預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
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
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
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
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

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
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
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
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
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
便爲没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
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
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
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
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

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幷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預字叔寧本名茂常論阮籍裸袒比伊川所以胡虜之徵過于衰周

孫盛 子放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庾亮引爲征西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幷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

秋幷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删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于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

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亮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illegible]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父瑩丹楊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元帝納焉寶於是始[illegible]國史著晉紀自

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習鑿齒 桓秘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官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

遠下人令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

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瑯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

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腳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官至大司農領著作勒成晉紀凡

四十六卷表上之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
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
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為
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士固不同時乃更
歔欷因辭衰耄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
十四卒于家

晉史刪卷之二十終

晉史刪卷之二十一

茅國縉刪

顧和 顧球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祖相臨海太守和二
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
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
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
事和嘗詣導導小極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
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
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導
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
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
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
為政導咨嗟稱善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
丞戴抗贓汙百萬付法議罪百僚憚之遷侍中先是
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
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
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
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

恩非先朝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帝從之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
勑諭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頃之母憂去職
居喪以孝聞既練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諭旨和每
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
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狥義吾在
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祗
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帝又下詔曰百揆
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
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

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
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
起服闋然後視職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
撓永和七年以疾篤卒

袁喬 孫崧 從叔耽

袁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爲桓溫司馬江夏相溫謀
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
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
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
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尅然蜀人
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脩攻戰之具若以精卒
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
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
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
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
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
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
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
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
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

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
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
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
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
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
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
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溫甚
悼惜之孫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
篇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
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

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

江績

江績字仲元有志氣陳留圉人以父灌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顗

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績從父逌爲殷浩長史攻姚襄營以長繩連雞繫火於足驅集襄營火發大亂隨縈破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至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累遷侍中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

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朝廷傷之

殷顗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也父康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

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顗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爲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憂卒

王恭 庾楷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

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太元中累遷中書令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君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幷徐州晉陵諸軍事假節鎮京口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國寶等愈懼恭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道子懼收國寶賜死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譙王尚之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

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尅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動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國寶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

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尅卽以卿爲北府道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説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輕騎擊恭恭遂單騎奔曲阿曲阿人殷確恭故叅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卽于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毎輟卷而歎爲性不弘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

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眞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于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諡曰忠簡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鎭廣陵時苻堅方盛大召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叅軍領精鋭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攻陷壽

陽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謝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直進渡水臨陣斬成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以功賜爵武崗縣男牢之進屯鄄城討誅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追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以軍敗徵還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自謂威德已

著雖杖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
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
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
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
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
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
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
陵軍事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擢恭位衆情不悅乃樹
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及孫恩陷會稽牢之乃率
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擊賊屢勝殺傷甚衆恩懼逃

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使參軍劉
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
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
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
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
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
都督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
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
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
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

勳業未卒而二主登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
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
種誅于勾踐韓白戮于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
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
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于闇世者而誰今君
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
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
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
謂握強兵才能筭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
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

忌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
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
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
既敗玄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乃歎曰始爾便奪
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
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
拒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
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
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
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爲劉襲所

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追哭奔高雅之將吏共殯殮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之長子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安帝反政以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西伐入自白帝所攻皆尅軍次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

師為有司所劾免官頃之還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為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楊佺期附

殷仲堪陳郡人也父師晉陵太守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冠軍謝玄鎮京口以為長史厚任遇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慚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授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飢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

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為盟主共興晉陽之舉仲堪以荊州道遠僞許恭而寔不欲下聞恭已誅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遺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為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衆勢無不尅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

于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脩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于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黜仲堪為廣州以桓脩為荊州于是仲堪失職倚玄為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

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為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還復本位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

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會玄諸軍至佺期衆盡沒單馬奔襄陽仲堪出奔為玄追兵所獲自殺

劉毅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玄既西走裕以毅為冠軍將軍追及玄戰於崢嶸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及玄死詔以毅為豫州刺史持節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及

何無忌為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脩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尅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于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熟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於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僅而

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俄進毅爲都督荆寧秦雍諸軍事荆州刺史毅表荆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于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畱而不遣又告疾困請弟藩爲副劉裕以毅貳于巳乃奏誅藩自率衆討毅前鋒王鎭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鋭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鎭惡以裕書示城內毅怒不發書而焚之衆知裕至莫有鬬心毅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姓皆伏誅毅剛猛沉斷而專肆很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絶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强伺隙圖裕以至於敗　遵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遵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遵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遵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遵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遵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遵詣門稱謁玄謂遵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遵對曰射鉤斬袪與遵爲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爲刑獄參軍後爲竟陵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遵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郡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以功封新淦縣

公義熙初鎭丹徒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及裕討劉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

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剋至日百司于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旿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鬪毛脩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于言色州辟從事轉鎭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時鎭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及桓玄害彥章于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簒位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

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勑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

導承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
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
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
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
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
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急攻之衆咸曰澹
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
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
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
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

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
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
崢嶸洲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都督江荊八
郡軍事持節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盧循遣
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
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
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
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
城以待之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
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

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
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
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
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
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
握節死之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
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
在遠舉事剋濟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
之事未晩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
筭略攻取爲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袁耽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
少時游於博徒資産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
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
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
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
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
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仕至歷陽太守

晉史刪卷之二十一 終

茅國縉刪次

張軌

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華子耀靈 靈伯父祚 重華弟玄靚 靚叔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與同郡皇甫謐善隱於宜陽女几山泰始初除太子舍人累遷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爲涼州刺史於時鮮卑

反叛寇盜縱橫軌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爲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永興中鮮卑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俘斬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亾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

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若寇賊消鴟若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

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鎭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寔思欽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衛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鎭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寔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鎭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遂討誅曹祛等遣治中張閬送兵五千及器

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飢匱軌卽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疋毯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于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言于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

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愍帝卽位進位司空固讓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功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軌卒州人推寔攝父

位愍帝因下策書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平公
蘭池長趙奭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
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
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而
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
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荅以
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遣督護王該送名馬方
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騭
率衆以援京城及帝將降於劉曜下詔于寔進都督
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

拜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
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
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
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
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
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
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
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等步騎一萬東
赴國難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
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

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
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
時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
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會愍帝
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
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耻而欲
自尊天不受其圖籙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
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
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
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

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
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寔自恃
險遠頗自驕恣初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
第五山燃燈懸鏡于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
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牙門趙仰皆弘
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
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收
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子駿年
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
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為涼州牧乃誅閻沙

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為西平公歲
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
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
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
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
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
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寔非士
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
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河西大震參軍馬
岌勸茂親征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

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
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
煩遠師遐邇之情寔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
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
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
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尅南安
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
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
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
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

為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護
軍率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擊曜走之未幾茂復大城
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固諫茂曰亡兄一旦失身
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
義士豈不欲盡節義于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
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
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邅之世紹無以對永昌初茂使
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
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
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

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
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
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
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
五年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既嗣位
遣參軍王騭聘於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
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
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
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
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

者之變況鄯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
得人禮而遣之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
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
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群心
咸悅駿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
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
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衞耳於是刑清
國富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
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
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立子重華為世

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
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
雄又有憾於南氐楊初淳因說曰南氐無狀屢為邊
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靖
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
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
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
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淳
於東峽蜀人橋賛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
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

義矜勠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
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為
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
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
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
司隷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
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
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
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
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雖有火山湯海無

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
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
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
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
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
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
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
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
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
以爲宜參軍王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

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爲俗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窒
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
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王君吾不聞過矣王君可謂
忠之至也于坐擢爲敦煌太守駿有討略於是厲操
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自軌據涼州屬
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
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
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
正朔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
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在位二十二年卒時

年四十及重華立乃自稱假涼王忠義將爲重華之
初立也石季龍使王擢麻秋等侵寇不輟涼州震動
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強以將爲主
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
未必妙盡精才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
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
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人情騷動主簿
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
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
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

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
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
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
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
諸寵貴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
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
遣晏以書誘宛戍都尉宋距宋距謂秋曰辭父事君
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距終不背主偷生於
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俄而麻秋進攻枹罕晉
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

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
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雹車
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
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
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
北隅璩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
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
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
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
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嘆

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眞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㡌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奮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頃之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内遣王擢略

地姑臧大震重華遣艾率步騎三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風吹旗東南指軍正索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于是康獻皇后遣使進重華爲大將軍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于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内

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吾又聞之有殊勳絶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埽趙魏脩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在位十一年卒　子靈曜年十歲伯父長

寧侯祚性傾巧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曜靈幼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曜靈而立祚祚尋害曜靈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淫暴不道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祚大怒斬之於闕下時祚宗人張瓘臨鎮枹罕祚惡其彊逼其將易

搖張玲龍之爲瓘兵所破祚衆震懼趙長等懼罪入
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爲主祚被
殺暴尸道左國内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
靚字元安既立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
祚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瓘兄弟彊盛負其勳力有
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靚
以混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
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
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
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

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
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
蚤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
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
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
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
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辮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
不尅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
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
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

稷我不惜死寔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
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
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自刎死於
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既尅邕
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天錫潛害
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　天錫字純嘏
駿少子也玄靚死國人立之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
廢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令曰吾非好行行
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
臣睹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

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
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時苻堅彊盛天錫甚
懼乃獻書大司馬桓溫晢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
奉表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
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
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
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姚萇等來寇天錫累敗
窘逼降于萇等即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
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

晉封歸義侯堅大敗於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復天錫西平郡公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卒年六十一

涼武昭王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父昶幼有令名蚤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

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郭謙沙州治中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于業告歸敦煌言于玄盛曰兄忘郭麐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稱藩于業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于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于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啗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于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乃罪狀嗣于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

乃殺嗣遣使謝玄盛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玄盛謂羣僚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今蒙遜鴟跱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于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

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詣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群寮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勖諸子曰吾負荷艱難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弱年受任常懼弗勉以貽咎悔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詩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

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于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謂羣雄所奉遂啟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及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當不復起夫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薨時年六十七國

人上謚曰武昭王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又著大酒容賦以表恬澹之懷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僚奉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境内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錄三府事且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赴之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蓼泉士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

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酒泉公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距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爲蒙遜所害蒙遜遂入於酒泉初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梧桐椎不中轂言

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晉史刪卷之二十二終

晉史刪卷之二十三

茅國縉刪

孝友列傳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亹亹忘劬集包思藝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頫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脩德竝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貟貟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被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大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棠領荊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緇窺縞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遷於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巳許李義之

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友于而
宜範自餘群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
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
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
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
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
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數使吳
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
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

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
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
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
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
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
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
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
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
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
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illegible]臣上道

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
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
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尫羸之
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
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
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
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
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

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
明知皇天后土實所覽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
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
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
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
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
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
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
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
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

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非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于家密一名虔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見捶

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栢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謙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年八十七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

耕計口而用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諂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裒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壟

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列植松柏亙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于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居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獲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隣人集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亦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毎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

美服既其袞乃刈荆若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内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㢑翁及翁死袞哀其蚤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爲涕初袞父誡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誓二十隣人褚德逸者善覘其親老而不倦袞每拜之甞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

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illegible]力背舍既而袞自取巳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illegible]守知其不屈乃歎曰

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於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

於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

大頭山九州之絶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衮乃相與登於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怞與之下山中途目眩瞀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絶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衮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怞蔑

澤捃在澤生故名澤因捃生故曰捃澤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蔑生顒安成太守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篮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慊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飢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嶼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將未及大斂有一老夫縕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

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知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毋

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旣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

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名起家太傅參軍累遷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涖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

公在事吳人歛手矣尋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

蓍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群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淸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歛喪在殯而隣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並有聲譽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

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
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
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
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
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
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
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
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群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
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
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

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
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
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
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
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
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
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
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豐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
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
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

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
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
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
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
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
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
終色養勑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疋穀
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風聞殷名以散騎常侍徵
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
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

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
殷幸遇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
神武屛姦除殘反正然聖迹稍粗嚴威滋肅殷若復
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
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没于劉聰聰
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
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
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
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
常有後已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有七子

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

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後屬天下喪亂沒於劉元海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於家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隣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童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

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隣共之鄉里遭亂姊沒入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爲事著

三國評論年八十二卒
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飢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旣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朞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于家

晉史刪卷之二十四

茅國縉刪次

忠義 列傳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故能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亾而不顧書名竹帛書像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薦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

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亾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觧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勉耻臣於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亮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壼劉超鍾雅周虓等巳入列傳其餘卽敘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

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謬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惠帝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

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紹誕於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紹從子含字君道好學能屬文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眞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

俗季眞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奬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嚴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誚粹有愧色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榮陽永興初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賢才常欲崇趙武之諡加臧文之罪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

荊州弘司馬郭勱殺之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為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賵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頠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頠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携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

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眞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為尚書郎及

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犢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脩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曆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刼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

元曰同邑人也窮窘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沒於劉曜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

承相見日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爲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於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於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乂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旣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

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
之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淺無
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
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
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
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
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後爲舂陵令刺史
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
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

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
兵資又關敦遣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捍禦累
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乂所虜意氣慷慨
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
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
雄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
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
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
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毎
約已而務周急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
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
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
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
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
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
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僞
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
就矣卓大然之乃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卓性
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

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爲敦參軍使卬求和
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
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
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
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爲
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元帝爲丞相
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
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悝爲長史未到
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

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
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
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雋智勇遠聞
古人墨絰卽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
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陜之任
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
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友悝兄弟豈受國恩敢不自奮
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
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
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

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悝爲長史望爲
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
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
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復爲乂所執
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
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
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勁當
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
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

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
洛陽上疏特薦勁爲參軍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
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
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
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
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
祐因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
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
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
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

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
暐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
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
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
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
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以距堅之功
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距之斬七
百餘級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
怒廻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鋭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

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祀不從友人遏奪其刀會賊執之祀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地以矩爲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于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

城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眞定侯累遷爲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事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眞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

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爲立宅屋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參軍尋病卒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

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

同顧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郎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卽日焚裘

張褘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褘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褘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甖付褘密令鴆帝褘既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閒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債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媿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鶻乎育執刀叱攸曰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耶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後爲劉元海所拘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少有幹略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自領交趾太守永興三年以諒爲交州刺史諒既到境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克碩遂率衆圍諒諒敗碩逼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尋憤恚而卒

良吏列傳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新川黃霸蜀郡文翁武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金惇史播其徽音良能以爲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勑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

之私請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者以苟得爲貴流遯忘反寖以爲常劉毅抗責官之言當時以爲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遠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偪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儁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替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庶繼前

史云

魯芝字世英扶風郡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曹爽輔政引爲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天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懦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爲幷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祚轉鎮東

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泰始九年卒

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荊州刺史威蚤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童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既至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

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
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
除吏名其父子清愼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安豐太
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
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淸對曰臣不
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淸恐人知臣
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
順入爲尚書威嘗諫時政之寛帝曰尚書郎以下吾
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
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太康元年卒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
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
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
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
勝苦楚乃自誣獄當决適値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
辯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
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
欲蹔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蹔歸死無恨也攄
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
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
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
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
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
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
果服以病去官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
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
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
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
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

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
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尚書令樂廣共談累日深歎其
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
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
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遣之令
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
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
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
長而以德行著稱辟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

為神君部人張兗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
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兗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
勸兗逃者兗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
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
是屬永嘉之亂仕於劉聰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為中庶子攸七歲
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
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以祖爵累遷河東太守永
嘉末沒於石勒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
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給車

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
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
與爭遂對以弟婦散髮溫酒為辭勒赦之既而胡人
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
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
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
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
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
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
去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

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
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表振
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斐慰
勞飢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詔原之攸在郡
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
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
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
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
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
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

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
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
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
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
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
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經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
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
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
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

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
人咸以爲孝感所至嘗食鹹葅以其味旨掇而棄之
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
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筯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
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
之遂階清級解褐補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
爲袁眞功曹眞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
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
妻自負薪入爲中書侍郎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
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

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
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
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爲
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
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
旣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
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
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
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
時人頗謂其矯然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

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罷歸裝無餘
資至家籬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錫
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爲
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
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
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
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隱之清操不渝屢被
優錫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
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
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

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
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爲鄱陽太
守

史臣曰鄧伯道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
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纏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
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
此乃有知矣世英澁飾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
之威奬忠貞之烈豈非旣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晉史刪卷之二十四 終

晉史删卷之二十五

儒林

茅國縉删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鈌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删詩書定禮樂賛易道脩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禀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彊晉存魯蕃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内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焬

罪先王徽烈雖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脩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武帝受終憂勞軍國猶復脩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貢以好禮居秩宗雖媿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寓乂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纘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埽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絃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訖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歎息者矣鄭冲等名

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内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

憲爲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
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
徙中畿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
望事皆施行後詔以立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爲
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
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
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
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
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
世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少立操行
博學好古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公車徵拜博士
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
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以博士徵不就咸和末詔
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管世務耽學
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
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
侍徵之又不起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凡所著述數
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也漢廣川惠王之後兆博
學洽聞温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
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
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
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
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
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
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
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
餘萬言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

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
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
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
武帝召補秘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
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
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凡所述造七
萬餘言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
郡守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
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性抗

烈輕財貴義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
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
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
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
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
二年卒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
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
百家之書筭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
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
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
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逼夷赴洛夷
遁於壽陽尋以胡寇又移渡江元帝以夷爲儒林祭
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
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
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
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
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
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
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太寧元年卒年

六十六諡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
頃雖見羈錄冠幘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
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屬永嘉之亂家于京口邈姿性
端雅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招延儒學太傅
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遷散騎常
侍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
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
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
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
此多邈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
風政幷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足下留
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
曹欲何所敷宣邪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
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
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
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
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昔明帝馬后未嘗顧
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
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爲帝

所任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遠
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
頗踈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
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𨑾媟之累而奉上
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内慰太后
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道
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
脩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
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
辭乃止隆安元年遭父憂哀毀不踰年而卒識者悲

之邈論議精密觸類辯釋備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
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
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所
注穀梁傳見重於時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
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
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與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
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
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詔徵博士散
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庾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

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
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竟以裸裎爲高
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
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
客曰君言不讀莊老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
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
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
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
二范之風也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
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
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
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
暐襲僞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爲
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
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
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經緯乾坤彌

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
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鶩揚玉軑而
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
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
綈槧俱摽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
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
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遒舉
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
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
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

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冲江右之才傑曹
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埜會川冲埒美
前脩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
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
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特有孝烏每集其廬舍
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又以賦者
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
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致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
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

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歷遷中書郎泰始九
年卒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
公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
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
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
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為
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
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
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

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
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
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
為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
辭張衡二京文過其義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
義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
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
焉故聊以餘思為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
之於典引也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
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

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
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
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
也遂輟筆焉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
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
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
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
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遊太
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

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
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
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
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
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
至向遼西占戶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
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
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
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群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迥
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
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
或乃廻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
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
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
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
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
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
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
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
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

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
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
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脩原
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
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
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
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崐崘使西倒
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
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
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晞葉華

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

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

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袁宏字彥伯父勖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

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後爲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嘗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

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

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事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辯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

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

羅含字君章杜陽來陽人也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采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羡後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羡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羡去職含送

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庾亮以為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溫臨州補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僚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荊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徵為尚書郎及溫封南郡公引為郎中令累遷散騎常侍侍中年老致仕門施行馬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為箏賦成謂人曰吾賦比之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棺豎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

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遥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

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癡絶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蒙記行於世

晉史删卷之二十六

茅國縉刪次

外戚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致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悊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旅勦絶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冊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

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

之固求出鎭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叅鎭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

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踐阼累遷中護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己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及齊王攸出鎭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既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鎭南將軍羊祜與䂮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除給事黃門侍郞康帝爲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裒女爲妃及康帝即位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在官清約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

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假節鎭金城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諸軍事假節鎭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

伐之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龕遣裒節度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太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詔還鎭京口裒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裒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慚恨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

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産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於色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甞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全

者十七八焉定后立以后父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復固讓謝安訓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於是乃受命鎭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蘊以姻戚不欲在内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子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

彊正有志力歷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執國權免爽官

隱逸

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紫探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間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是以古先智士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

耀玉輝水潔川亭嶽峙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徵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贄委於窐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

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其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毎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蟣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悖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言者大慚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儛又能隱形匿影甲夜

之初撞鍾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儛靈談鬼笑飛觸挑柈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

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塡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鯔躍後作鯆鯆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

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荅充又謂曰昔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卿頗能作卿土地閒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崩殂而葬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投水而死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充耀以

文武鹵簿覘其來觀又使妓女服袿襹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卅之孫也高亮貞正有卅風而博涉强記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西域流通無鋒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時望優容之粲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祚以二千石祿養病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頵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每覽國家赦書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地陷有二鵞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

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氾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後病卒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illegible]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縶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旭固辭以疾明帝即位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咸和二年卒

郭文字文舉[illegible]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室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有猛獸殺大麀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

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文不納颺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置之西園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

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病疾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溫嶠常稱曰文其柳下梁踦之亞乎居導園七年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及卒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字子偉巴西人也絜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終身不復至成都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

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亦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勑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成帝徵爲國子博士不起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

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篳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世有隱行云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卒于家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性恬靜不妄交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

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為長史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勅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去驎之

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里十餘篇多所啟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稱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眾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諡曰玄居先生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為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偽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

第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軻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為焦光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者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

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
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
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
弟子受業觀形而退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
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
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
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
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
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
以野服入觀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

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忠曰昔因喪
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
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乞還餘齒歸死
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
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
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謚曰安道
先生

宋纖字令艾敦煌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
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張祚
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
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
高尚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距而不見岌歎曰
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
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
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
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
十篤學不倦張祚備禮徵爲太子友逼喩甚切纖喟
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至姑
臧祚遣其太子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遂
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
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
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
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
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綜弟子著錄千
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
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
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
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至姑臧
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苻

氐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閒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

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臺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性不樂當世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

晉書 卷九十四 隱逸

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苟能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則塗雖殊而其歸可觀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不然流遁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奄其眞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累徵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言逵常抱羸疾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後以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尋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武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職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

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

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絶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中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輙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絶亦時相贍其

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虚閑高卧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晉史刪卷之二十六終

藝術

茅國縉刪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朕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

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眄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遂

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祖約鎮譙請洋爲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繋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

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温公不復還邪洋曰温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廻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洋曰風從

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脈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幷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默所害征西將軍庾亮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正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營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

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尋傳賊當來攻城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巳亥巳爲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晩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

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甍洋年
八十餘卒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
之術譙人夏侯藻母病因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
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
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
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
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
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
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

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
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
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
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
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
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
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
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旣而皆驗莫能學
也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
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

元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
當大荒窮雖爾愼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
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
也炤亡後其家大困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
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
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
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
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
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

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
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
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
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靑瓮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
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
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
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
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
兇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

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
免卿相也珝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
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
於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
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
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
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
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尅之
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來
不敢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珝使持節平北將

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愼勿紛紜及
攻晉陽為琨所敗珝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
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
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
異之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
已疾何如猛辭以筭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
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
果不起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侵辱

而無慍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
嘗使守稻群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
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
各欲得食牛方食柰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
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
之靈可以不收乎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
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
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柰何可倉卒起邪
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
扶卽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幅湊歸之如雲時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
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
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家邪悝曰是也靈至門見符
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
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絕靈所救
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
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
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
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
性柰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

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
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
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性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
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
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
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
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府洗之訖
還内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
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
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

勒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
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
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
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
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
曜日勒由此信之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
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乃
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
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
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
塹皆滿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澄在
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
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
群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令一童子潔齋七
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
有光童子驚曰有車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
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
之勒僭稱趙天王敬澄彌篤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
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
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

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
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
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
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
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
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
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
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為比支道林在京
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也

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眞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
料簡其著作郞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
祠奉請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季龍以澄故下
書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
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
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
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
愧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
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將圖爲逆
澄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

因事從容戒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
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
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
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
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墮羌圍
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
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
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
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刼垂
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

處爲賊所刼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
兵已至棄之而走季龍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
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澄嘗
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
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
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石宣將殺石韜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
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
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
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愼勿東也杜后

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
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便寓言不
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
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
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
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
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
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
見澄聞而嘆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群臣於太武前
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

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索充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腳統曰腳肉被啖為郤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

閤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蒙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

諮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毎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云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脩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西域諸國咸伏其神儁毎至講説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彊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及光父子敗姚興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使入逍遥園譯出衆經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

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
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
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
天下無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
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
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
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
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
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
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

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
曰因法相遇殊失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
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
舌不爛

晉史刪卷之二十八

列女傳

茅國縉刪次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
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
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
緒然則虞興嬀汭夏盛塗山有娀有㜪廣隆殷之業
大姙大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
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
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濟樊授規而霸楚譏

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
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
之於後具宜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
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
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
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於篇末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
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
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
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

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目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叅
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
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
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是可得爾乎
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
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
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
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
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
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

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
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
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
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恣縱非持
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
爲叅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琇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
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
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
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祜常送

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卒年
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適于杜
氏十八而孀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誓不改節撫育
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傅玄求
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
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爲憂懼或曰
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
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
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

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
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
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
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
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
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
十六卒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蚤亡聘之爲
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于叔妹
群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爲司空其子默

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食無重味服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於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孫氏孤魂無所依也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卒年八十三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顯名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女以烈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驤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

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爾潭即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卒年九十五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

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而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膝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兵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

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illegible]

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胤嗣又無朞功之親憐貧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間三喪俱舉葬

斂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聘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嘗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蚤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

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鳳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敕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

居鷂儀非急四海未靖禍難猶殷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而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諡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爲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汙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

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

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
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
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
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
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
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
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
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妻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

左群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
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
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
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
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
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
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
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
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
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群犬大嘷衆鷄夜鳴伏聞
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
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
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
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
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
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
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
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

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
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
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妻段氏字元妃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
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隣人
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
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如其志垂既僭位拜
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
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
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

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堅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堅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堅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當爲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蚤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毋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

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視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絶良久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艶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齎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何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

人本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　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